

## 东廓邹先生文集

### 序

言，心之声也。声成章谓之文。典谟训诰，焕乎尚矣。而孔圣之所删述与讲论乎齐鲁之间，其群弟子当时所记载，后人私淑所论著者，至今赖以立人道。绥猷叙伦，历万世无改焉。岂非本于天德之神明而洗心以退藏者？渊乎粹精，故吐辞为经，英华发外，言而世为天下则也。降而秦汉，心学失宗。其诸儒传经所论说，多出臆见。掇拾补辑于煨烬之余，训诂虽详，精义未究。故流而至于崇饰华兢，祖述虚玄。言之徒文，去道益远。千载之下，犹幸有宋诸儒，以大明理学。主静立极，两忘定性。其言实上契古圣，善学者可以从跃如之见而致道焉。文之尚也，岂曰秦汉云乎哉？是知探本以立言者，文之要也；崇德以论事者，文之典也；博说以究约者，文之致也。乃辨析太详，支离为病，使习学之道歧德性而为二，则不足以述天载之微。即疲竭精神于探讨，而于所谓形上者，竟迷于闻见之求。默识为难，圣学反晦。使非有阳明先生致良知之说，以指出人心之灵不在外求，则致知之学无有头脑可入，而不陷于义外之非者鲜矣。

东廓先生受学师门，独得其宗。而于良知之致也，盖已极深于不睹不闻之体，而研几于莫见莫显之际者。是故其所为文，如答述说记序论箴铭杂著之类，皆发自胸中所独得，随在立言，无一而不从德性拟议，以深明乎致良知之旨，而示学者知所用心。不滞见闻，可执其要，以求于声臭之外；不屑事为，可循其典，以终于果行之育；不病支离，可极其致，以协于克一之义。绎义考词，精微朗畅。盖已陋群言之无当，而还先生之彝训矣。故观先生之文，莫非教也；玩先生之文，莫非学也。学者由此而因言会心，悦心研虑，则庸言庸行，自是兢兢，不敢放过。无声无臭，只在人伦日用间。莫非三千三百，以为工课矣。翼圣经，阐师说，是文之集也，而岂徒哉！

森久宦江右，得侍先生讲论，深相知信。先生之季子颖泉君又辱在交游，有同志之雅。今来长宪吾闽，风化所被，犹仰象贤。间以先生文集若干卷示森曰，将梓之以惠来学，命森叙之。森虽不文，然素受先生教，又思阳明之学遍天下，而能发其蕴者，无如先生。故忘其浅陋而敬为之序，且以告吾闽之士，使由此而求阳明先生之学也。

隆天壬申仲秋之吉晚学生怀安马森撰

### 卷之一 序类

#### 槎翁文集序

往岁读刘云表祭槎翁子高之辞，称其为庐陵岱宗，而反复慨叹，以为古道所尚而俗子之嗤，未尝不迨尔而叹曰，古之不入于俗，久矣。求合于古，则必拂于

俗。而阉然媚于俗者，且将得罪于古。故士君子宁受多口之憎，而侃侃尚友于千载之上，然后可以对越天地而无愧，奚特槎翁已乎？

方元之不纲也，轻儒术而崇吏威，驱一世于权利之途，而子高恂恂以经史自课，敛精蓄锐，以肆于诗文，思与古之作者驰骋上下而无所挠。天下大乱，避兵里良山中，拾木叶，挹泉研石，以相倡和。遭逢国朝，以明经掌职方，出司北平宪事，茹糲被素，不以家自随，时从库吏假图籍千卷，鸣鸣几上。及贰礼部，摄冢宰，齿发耗矣，而志不衰。故其诗沉郁奇劲，自成一家。而其文雄浑闲雅，驰骤而有馀力。昔上蔡先生曰：富贵利达，今人少见出脱者，所以都看不得。迹翁之见，可谓透此关矣。故其自许亦曰，平生无能过人者，独富贵患难之适然吾前，曾不以动其心，孳孳焉惟文学之是乐。呜呼，使其移平生精力以从事于濂洛之绪，则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所立殆不可测。然而，已郁然可观矣。

诗曰《职方集》，宋学士景濂评之以传；文曰《槎翁集》，罗吏部允升手校正之。以属徐郡侯士元，俾登之梓。于时距翁百有五十年矣。以百五十年而残编散简犹为士君子爱慕，而思以永之，回视丰资高爵、气焰炫赫而今且荡为冷风者，所获不既远乎！刻既成，侯遣倅以示于山中。乃论其世，以风厉学者，使知求合于古，而无以俗为进退也。

#### 丧祭礼要序

爱亲敬长，民之恒性也。生而爱敬之，歿则无所用其情矣。故实其体魄而藏之，求其精爽而祀之，所以引其爱敬之情，恳切固结而不可解也。然而有过焉，有不及焉，率无以协于中道。是以圣人忧之，制为典礼，以诏来世，使贤知愚不肖者咸不爽其矩，以各全其天地之性，非直为观美而已。

西竺之地，僻在要荒，不获睹先王之礼乐，而其爱亲敬长、哀死慕亡之情，亦有所不能已。于是有佛之徒者，自以其智，剗为科条，而其俗亦相与遵而行之。其后浸淫以入于中华，而中华之人反相率以变于夷而莫之省忧也。譬诸深山穷谷，未尝得食五谷之美，而采薇蕨，拾橡栗，以充其腹，出而号于通都曰：凡欲饱者，从吾之教。则世必哄然笑之矣。以吾列圣典章文物之懿，不啻稻粮菽稷，而世顾舍之以奔驰于薇蕨橡栗之求，其智不亦僨乎！

吾友王天民分教宁国，悯其俗之葬祭杂于佛氏而懵然于先王之礼也，取文公家礼，撮其要旨梓而行之，以诱其士民，易于服习，庶几慎终追远而无憾。其用意之惻怛，闵闵然惧其饥馁而诏之以树艺之要方也。凡宁国之士民，其尚思耕之种之、耨之获之，食之而肥，庶其无负于模范之德乎！

#### 谕俗礼要序

礼也者，体也。人之有礼也，犹其有是体也。体不备不可以成人。礼不备，其

得谓之人乎？先王之世，教明而化成，上自王公大人，而下至于比闾族党，无非礼乐之布濩。忽然而有不由礼之人出于其间，则群视而骇之，若鬼物然，故相鼠之。诗曰：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言其自绝于人道也。及教之衰，礼俗废坏。士以词艺为学，而吏以法律为师。相尚以鄙诈，相便以易简。间有诵先王之典，则群视而骇之。噫，何其与古异也？

予尝受学于阳明先生，获见虔州之教，聚童子数百而习以诗礼，洋洋乎雅颂威仪之隆也。窃叹人性之美，无不可教。患上之人未有以倡之耳。比官广德，躬率诸生及童子习礼于学，虽毁齿之童，周旋规矩，雍容可观。因益以自信。复惧夫不能以家喻也，属刘友肇袞、王生仰酌四礼而刻之，名曰《论俗礼要》，以颁于士民。

刻成，读而叹曰：是固貌人之形也。画师之貌人也，耳目鼻口、四肢百体、毛发爪甲，俨然成人矣，而精神命脉，则非画之所能载者。仁也者，人之精神命脉也。古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于是，颠沛于是，举富贵贫贱无所摇夺，故所履中正而礼行焉，所乐和平而乐生焉。礼乐之文，非自外至也，由中出者也。犹人之精神命脉完固而凝定，则粹然见面盎背，以施于四体，无弗顺正而充盈者矣。冠笄之礼，所以重男女之始也；婚娶之礼，所以谨夫妇之交也；丧祭之礼，所以爱亲敬长也；杂仪所以正家也；乡约所以睦乡也，皆仁之推也。若徒以崇其仪节，肆其声容，而无忠信惻怛以主之，是精脉枯竭而支体爪发徒存，终亦必亡而已。凡我士民相与反而诚于身，笃其实以充其华，尽其人道以自别于禽兽，匪直为观美而已。圣朝礼乐之化，其庶有小补乎。

### 训蒙诗要序

夫诗以理性情者也。何谓性？曰仁义礼智信。何谓情？曰惻隐羞恶辞让是非。匪仁匪义，匪礼匪智，匪惻隐羞恶辞让是非，悉邪也。故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圣人教人学诗之法，无馀蕴矣。后之言诗者，不复讲于养性约情之道，而以雕辞琢句相角，故龕心浮气之所发，喜而失之骄，怒而失之悍，哀而失之伤，乐而失之淫。其弊反以荡情凿性。噫，所从来久矣。

予官广德之明年，聚州之童子而教以诗礼。一时教读或不解予意，杂以矜名喜利之词，是蛊童子之心志而教之邪也。乃取诗经之关于伦理而易晓者，及晋靖节、宋周程张朱及我朝文清康斋白沙一峰甘泉阳明诸君子之诗切于身心而易晓者，属王生仰编而刻之，俾童子讽咏焉。童子之心，纯一无伪。习之以正，则涵养薰陶，有以充其惻隐羞恶之端，而全仁义之本体，以优入于君子；习之以邪，则残忍贪冒以陷溺其良心，而违禽兽不远矣。凡父兄之爱子弟，孰不欲使为君子，而忍弃之于恶乎？童子之爱其身，孰不欲为君子，而忍弃之于禽兽乎？诸童子其即是编而熟复之，潜思实践，以先入之言为主，务以窥诸君子之门

庭，以驯入于堂奥，则蒙以养正，弗纳于邪，作圣之功，是编其阶梯已乎！

#### 康斋日记序

予尝读康斋日记，爱其固穷守道，瞿瞿以陶养情性为事，月琢岁磨，至老而不  
懈，其立志之笃，直以天地圣人为准。曰未至于天道、未至于圣人不可谓之成  
人。呜呼，充是志也，岂子子以一善自足者伦乎！

于穆不已，天之德也。纯亦不已，圣之所以合天也。自强不息，学者之所以希  
圣也。学者而甘于机械变诈，以自绝于善，固不相为谋矣。如欲去伪存诚，以  
入尧舜之道，则舍是安所从事乎？故夫修于大庭而屋漏弃之，慎于大节而细行  
忽之，锐于首途而末路怠之，皆息也。息则与天不相似矣。故曰，君子不动而  
敬，不言而信，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则无须臾之息，而天德纯  
矣。天德纯而王道出矣。此千圣相传之心法也。而世之从事焉者，寡矣。

或曰，康斋见道，乃于风日花鸟之间，恐未为得之。嗟夫，君子之学，以陶养  
性情为第一义，故不以万物挠己，而能役万物以为乐。以万物挠己者，私之也  
。私之则必争，争而得之则骄，弗得则悲，将不胜其戚戚矣。役万物以为乐者  
，公之也。公之则无争，直与天地万物同流而共贯，鸢飞鱼跃，俯仰无碍，浴  
沂咏归，古今同符。夫惟不挠于物，而后几于道矣。

国朝以道鸣者，文清、康斋、敬斋、白沙诸君子，其尤也。薛胡遗训往往流布  
，而吴陈鲜焉。尝欲择其粹言并传于世，而力未暇也。吾友皇甫冲偕其弟洵谋  
刻康斋日记，以为自警之方，且以嘉惠同志，此其志，岂足于一善者？凡百君  
子，各养其性，各约其情，无诘富贵而陨贫贱，以屹立于万物之上，则是书之  
行，将不为世道一坊乎！

#### 油田隆堂彭氏族谱序

庐陵隆堂之彭氏，咸祖凤山翁云卿。分而为三，曰伯琛仲琪季瑾。又分而为四  
，曰弘仁弘礼弘道弘辉。又分而为六，曰允忠允恕允宣允政允泰允趋。又分而  
为十二，曰幼初幼通幼清幼充幼立幼享幼嘉幼真幼孚幼谦幼信幼勉。惟幼初无  
传，而十一幼之子凡二十有八人，济济有立。

幼清之子珣，通经好义，始为谱以合其族。珣之子治率其族以遗稿登诸梓。予  
之卧山中也，治以文请。既而比上京师，南来广德，犹未有以复也。而治之请  
益虔。则告之曰，子尝观医家之象人乎？自元首耳目鼻口四肢百骸心腹肾肠  
，举无不备者，所以察其经络，摄其总会，时其燥湿寒暑，而施其汤炳针砭  
，以保其身也。家之有谱，所以谱其家之经络总会而医疗之，以保其家而已矣  
。今子之兄弟，凡五十有五矣，子之子之列，凡八十有六矣，夫孰非凤山翁遗  
体之分乎？是固一人之身也。古之君子视其族也，如一身，固无弗仁于其族者  
；视天下也，如一族，故无弗仁于天下者。何也？气相通也。气之不通，则一

膜之外且将痿痹而身病矣；一宫之间自为胡越而家病矣，况于天下之远乎！身之病者，汤炳针砭之可愈也。家与天下之病者，其何以药之？吾尝闻诸《西铭》矣，人人夙夜匪懈，以无忝所生，尊其高年，慈其孤弱，隆其贤能，而抚绥其颠连无告者，慈爱惻怛之情洞然四达，而不使害仁济恶者奸于其间，此联属天下、联属宗族之附子汤也。

凡凤山翁之孙子，其尚思拳拳服膺，以无负作谱之盛典乎。若祇以备其仪文，而略于爱敬之诚，譬诸象人之县，于市为门户，观美而已，其何以收医效之大成哉！治之昆弟甚文而志于礼，其诸子杲东彬彬向用矣。处则以是仁于族，达则以是仁于天下。使异时考德而论世者，于是编有稽焉，则予之言赖以有光矣。

#### 南台便养诗序

王君纯卿之南台，将奉其母太孺人以养。诸君子厚纯卿者惜其别，而喜其得以将母也，从而咏歌之。颂祷箴规，泐泐然也。某受而读之曰，美哉古之风乎？其犹有责善之义乎？是固非弥文矣。古之论养者曰禄养，养必以禄乎？则三桓丰而子骞陋，猗顿肥而颜氏癯矣。养止以善乎？三釜之喜，列鼎之泣，固圣门之至情也。然则，如之何曰“禄之不以义，非所以养也”？以不义养亲，是以鸩毒也。禄之以义，则秉义以事君而显荣其亲，愈于菽水矣。故忠经曰，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则福禄至，故得尽爱敬之心，以养其亲，施及于人。呜呼，其知所以养乎善以居其禄，禄以充其养。天下之养，其何以尚之？纯卿赖其母氏之节，以升于朝，奉命四方，勃勃有誉处。天子方新治理，简修进良，受四聪四目之寄，以试于留都，而又得便养以报其亲，是固行孝先忠，以致福禄之时也。靖共尔位，好是正直。上以对扬明天子之耿光，而内以显亲于无疆。使读是诗者，因言以察其义，因事以考其成，曰：诸君之与纯卿式克以古道相处也。则是编之传，其于后有耀乎。

#### 别司训杨质夫序

镇江杨质夫考绩将行，别于东廓山人。山人喟然曰：甚矣，岁之不我与也。予之获请于朝，以奉先大夫之养也，盖三年，而君始来。今君以九载之绩，孚于多士，书最于冢宰。而予之疏拙，日负于初心，进无以报国，而退无以显吾亲也。于君之别，能无廋廋已乎？

抑闻之，君子爱日，故仕则欲行其义，居则欲彰其道。以陶渊明之清节雅致，而犹感于荣木之憔悴。怛然内疚，以求不坠先师之训。质夫之弃我而去也，其尚脂名车，策良驹，以驰骤于道义之途哉？义之合也，虽一命三釜，有誉于天下；义之诡也，则三旌万钟，适以为嗤笑之资。故夫安定之胡、泰山之孙，以校官显，中牟之鲁、密邑之卓，以县令显，而林甫、似道以宰相胙茅土

，为世大僇。呜呼，百年之身，无智愚贵贱，一也。善用之，则磊磊落落，与日星争耿光。不善用之，则泯泯与蛇蚓等，可不慎哉！

质夫简静可爱，文僖靳公充道评其有西汉长者之风。释褐以为师，儒行有民社之寄，固安定中牟由此其选也。诗之训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忠以报国也；“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孝以显亲也。予与质夫宜思交厉焉。异时别而复合，其庶有以相考乎。

#### 赠州守眉山许君述职序

嘉靖乙酉冬十一月，州守许君若思入覲于天子。僚友陈彦明、周宗文征所以赠之者。予愧无仁者之实，其何以当之？

三载考绩，古述职之规也。今之州郡，视古侯伯。凡境内钱谷、狱讼、城池、学校、农桑，举户而栉编之，以课殿最。许君举进士，历外服，岁星将一周矣。以予之试吏事，又何以赞之？抑尝稽图牒、按吏民，广德虽僻，固高皇帝经营王业之始也。天造草昧，亲帅六师以临于州。州之父老壶浆以迎之。横山、祠山之间有龙章焉。四海底平，念从军馈运之劳，特轻税歛以优之。夫其亲冒矢石，有定天下之武；奎璧涣汗，有化天下之文；优恤根本，有保天下之仁。兹固圣子神孙所宜访求而继述者也。

天子方执金镜，以临明堂，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之，岂系钱谷簿书是究是图？许君迩耿光而承清问，其尚以是对扬休命乎？明天子将效法烈祖之业而光大之，以丕冒于万邦，万邦其受赐矣。是故，效法于武，则诘戎兵，以戒不虞，无不周矣；效法于文，则崇儒纳谏，辑熙圣学，无不慎矣；效法于仁，则怀保小民，至于海隅日出，无不普矣，矧吾广德一壘之泽乎！

予赖君之教逾年于此矣，每秉烛剧谈，慨然有为德为民之志也。故举其先务，以为献君，其得无意乎！

#### 贺伍郡守时泰平贼序

粤若大道之行，学术出于一，而文武之用敷诸成绩。及其隐也，学术出于二，而保大定功、和众丰财之教，郁而弗章。俊民用微，日奏于罔功。嗟乎，文事武备，却菜裔而比费人。如用真儒，万邦其宪之。俎豆军旅，孰谓果异方乎？兵法有之：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文以视利害，辩安危；武以犯强敌，力攻守。于戏，几矣！

松滋伍侯某，博学通经，明于大较。守吉之三年，勤于庶狱庶慎，以星出入，隆儒术，饬兵卫，服其官如嘉。会属邑不静，亟掩渠魁，市诛之。郡告无虞。维是虔州之阻，控闽带广，贼负恃溪洞矫鹜，为三省殃。天子历咨于二三臣，简命御史中丞阳明王公持节往镇之。至则檄侯襄戎事。侯符九邑，调吏民之良，编诸所教士伍，肄之刺伐坐作之法，刍茭糗粮，身与为劳。逸兵大会，谍

贼抽众扼险，内壅水自卫。乃遣先登士，取间道刊其灌树，鱼贯以上，遂披其阻，撇波而食。夜以计溃其堰，黎明鼓进之。贼愕眙失据，弗能支。执讯绥降，人用大康。不越时，振旅愷以入于郡。

安成尹徐君州考引侯德，以为往在嘉兴，破百战，遗孳于大江之滨，比守河南，盗戒不入境，逮于兹，懋树丕绩，其宜有辞于永世。守益曰，噫，兹儒者之武也，古之道也。敬述而为之诗曰：

皇矣神祖，集天寡命。列圣纘之，耿光丕覲。阻兹虔州，控广引闽。嚣众獠狁，探我天刑。帝谓中丞，汝惟义德，夷彼螽蟊，殖兹嘉稷。中丞谓侯，惟时笃，励相勗功，视臂于指。侯谓吏民，锻矛敌干。亲试之勇，疾徐桓桓。翼翼宵征，乃整乃暇。毕协赏戮，有经罔赦。谏俗握奇，士气蹻蹻。灌树可刊，泂泉可涸。载刊载涸，捣其狡穴。若履平地，不见巖嶮。逆魂错遘，交颈即诛。印图鏹勘，不爽龠铄。有潜于莽，哀吁无生。侯曰绥之，时亦天氓。德威交宣，皇猷孔昭。居人户歌，载途以谣。卒乘雍雍，宾御訏訏，大賚于郊，各宁而宇。彼其之子，世豢脂膏。暨厥列屯，待哺罄罄。孰知古道，亘古则同。师帅维吏，伍两维农。不有儒者，载胥无邦。肆予述之，以继泮宫。

贺徐郡侯士元序

吾尝核毁誉之情矣，仁人君子，其泽未必溥于众也，而儿童走卒訢然慕之。其贪婪悍鸷者，亦未必众被其毒也，而唾骂者如一口。甚矣，直道之在人心，无以异于三代也！

试举吾郡邑之长而评鹭之。某也刚，某也廉，某也勤敏，虽所谪罚，帖帖无怨言。而某否者，则亲昵之徒，亦不敢掩覆之。是何也？善恶之相悬也。若馨香之于腥秽也。人之鼻苟不至于风邪之所壅塞，则望而别之矣。

竹冈徐侯士元，以儒起家，洁白自将，遂握宪节以正齐鲁之郊。其守吾吉也，抚其兵荒羸孱而休息之，欲然若不足。唐柱史虞佐察其治，曰：俭以养廉，其素履慎矣；静以镇躁，其政体和矣。具礼币以厉之安成俞尹夔暨诸文学，乐侯之蚤有誉于上也，而求以赞之。

昔周公之训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明德之精华，神明犹歆之，而况于人乎。是以君子不患名之不令，而患德之不立。吾德腥矣，而欲人之不唾也，是以一手闭天下之鼻也。徐侯其勉之，惟日孜孜，无敢勉强，以式弘周公之猷训，使与颍川渤海同芳。简策吉之民，其尚永有赖哉！

贺郡守东沂冯君序

卢龙李容之告于同川散吏曰：吾东沂冯君之守吴兴也，岁适大饥，召富民以高下出粟，乡各有济，济各有规，故饥而不害。时盗贼充斥，尤严戢捕之方，宽不急之征，禁巨室之攘夺，遂无犯命者。明年，秋大熟，乃崇祀以孝鬼神，兴

学校以振士俗，梁城北冲突之水，以济病涉者。役成而民不劳。今年复饥，抗疏求蠲租以活民。巡按潘公特保留之，而清戎王公采民风以奖之，吾与僚友谋曰：非文不彰，非人不永，愿微一言以昭示来者。

维吴兴古多良守，若谢安之简，陆讷、蔡杨之清，陶回之惠，谢览之肃，扬长孺之明，颜平原之教化。凡兹众善，典刑具存。东沂践其位，行其政，其孰御之！法其简，则民不扰矣。法其清，则民不窃矣。法其惠，则流亡归矣。法其肃则奸究进矣。法其明，则吏蠹澄矣。法其教化，则士习孚矣。由是而祝于俎豆，镌于钟鼎，垂于简策，将与诸君子百世不可谥也。又奚赖于吾言乎？

#### 寿都运王君天锡序

王君天锡刺永州有声，众谓在用矣。及考绩，得长芦都运之命。时，逆瑾方以利痛天下。君计之曰，长芦利窟也，吾以曲出之，则民吾危；吾以正出之，则吾身危。危吾民孰若危吾身；危吾身孰与勉之乎？即慨然乞归，优游秀溪之阳凡十有六年。年七十矣，而气力日充以壮。外孙欧阳秩求言以为寿，东廓山人曰：嘻，宜矣，君之寿也。世之冠掠吾民，以市富贵者，凝冰焦火，悲喜交运，而神明离其宅，如蜗之升壁，涎涸而速枯。君察时勇退，捐崇位丰利，敛精韞华，以全天和。诗不云乎？“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寿福之冠也。善矣，君之求福也。继自今，其益懋永言之功乎？

昔卫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犹日诵抑戒，以成其德，自敬威仪，慎出话，至于不愧屋漏。其訏谟远猷，昭昭乎若日月之耿光也。君尝语予曰：吾自登第服官，惴惴然畏其职。今老矣，恒以德不加修、无益于世为惧。呜呼，世之君子惧于壮之鲜也，而况于其老！则自以逸乐而无虞。故年弥高而行弥天。君知所惧而充之，至于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则不僭不贼，而民则之，亦武公之业也。兹其为寿也，寿矣。何时登公之堂，歌抑之章以与君论寿。

#### 寿姚君鹏程序

茨溪刘忠愍公，擅春秋三传之学。其后，栗庵先生懋弘祖训，以淑多士。于时，家君易斋大夫及刘郡守持庆、伍少方伯朝信、姚君鹏程，咸卒業焉。嗣是，先后登仕籍、隐隐有声，独姚君挟其能。战艺于乡，三进不利，竟弃去，习阴阳家说。居恒率其诸弟珙龙崇奉其父仁斋翁，融融清溪间，不复有士进意。而诸君子有拔茅之愿，交口称誉之。县大夫上之铨部，举以为其学训术，俯首就小官，鞫录疾力，罔自逸，盖十有六年。自县令丞至郡守、贰藩臬，绣衣使者行部，宽毅察易不同，举器其职，莫有侵诟之者。自率其属至署市课，理狱讼，铃辖盗贼，输赋南北，几简剧纤钜远且近不同，卒无僨核不称任者。盖不负师门云。

正德乙亥，君寿周一甲子，珙等诣余，来征言。闻之内传曰，人受天地之中也

生，故勤礼尽力，致敬而敦笃，所以迓天休而永之也。皇极之建，人无有比德淫朋，治之隆也。盛治辽阔而师道立，则易恶至中，而善人蕃衍，教之隆也。君沐浴熙朝，而且能自得师良朋胜流砥砺而托羽之。考祥求福，探服行。天有显道寿其惟康，固自不僭矣乎。春日载阳，黄鸟嚶嚶。陈辞效祝，洗爵上寿。纓媿之良，章缝之英也。异时登于颐耄，光膺介祉，而诸君子亦皆谢政归老，蓝舆藜杖，商羊于兰皋椒邱之间，以与香山九老相为辉映，当必有日矣。书以俟之。

#### 寿唐母汪孺人序

新安唐谟作双柏之堂，鲍生象贤以告曰，夫柏刚直而磊砢，贯四时而不改柯易叶。谟之先君侍御豆坞翁，劲而不挠，以谪永城。遄起知桐庐，将复用矣，毅然致其事以归，有类于柏之节。其母氏汪孺人，抚其豕子，郡守诰以纁。先志既歿，于汝弗究厥用矣，则抚谟以理家政，督诸孙世业、世烈辈以学，年登大耄而视听不衰也，有类柏之寿。谟与勋谋曰，寿莫如文词，宜得传于世者，其幸惠教之。

予曰，嘻，寿者天下之同欲也，天下之人有寿于己者而弗思求之，惑矣。人之生也，孰非受天地之中乎？尽其生理，直之所以祥也；亏其生理，罔之所以殃也。夫亦在人择之而已矣。君子知寿之在己也，故立之教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福寿之首也。命，天地之中也，夫亦致其永言之功矣。子孝臣忠，兄友弟恭，长和幼顺，姑慈妇听，所以致永言之功，尽其生理而弗亏焉者也。夫所谓节者，以言乎生理之不挠者也。所谓寿者，以言乎生理之不息者也。其归一也。松柏之植于地也，生理敷畅，则郁然而茂。一或蠹之，则干柯虽存，索然槁木矣。是故尽其生理者，为能寿其身。不失其身者，为能寿其亲。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为能寿其家。谟与勋其尚有志乎？是欲柏之茂而培其根也。彼以文词为者，枝叶焉耳矣。

#### 寿李母徐宜人序

卢龙李君容之既成进士，出理吴兴之讼狱，奉其母徐宜人以养。期年，宜人寿六十矣。郡守冯君宗孔率其僚属交咏歌之，而遣使广德，曰：宜人相先宪副也，治家严而有恩。宪副以是尽力于公，无内顾之忧。比卒，二子尚幼，夙夜督之以学，长某有声学校，而容之遂承世科，以始政于湖。惟明与敏，翕然敷于上下，朝夕训谕，系宜人教也。其假一言也寿之。

予受而读之，曰：善乎，宜人相之能教，而容之之能受教，兹其得寿之道矣。吾尝论《烈女传》至雋母、严母之事，未尝不拊卷而慨也。严母之教延年，以仁义教化、安全愚民、无乘刑罚立威，与雋母之教不疑，欲其多所平反何异。然延年违母之训，至无以保其身；而不疑顺承母志，京兆之政，严而不残，炳炳

垂芳于千载之上。君子观于雋氏，可以知寿矣。狱者民之命也。曲直轻重，举协于理，无所容心焉，是之谓天讨。唐虞君臣，犹以惟刑之恤交相警戒，其慎且重如此。后世略于德而烦于刑，以爱憎之偏上下其手，而民不堪命矣。人之情孰不恶夭而欲寿也，于其亲长孰不欲其寿且康宁而祝之也。推欲寿之心，则能寿吾民矣；推其亲长之心，则能爱敬民之亲长而寿之矣。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善推其所为而已矣。

李君英年锐志，瞿瞿然承教宜人，以光宪副之业，而冯君恳恳然图寿僚友之亲，若其亲然，推是以敷政于吴兴，下流之惠，其同登于寿域矣。异时特笔循吏之传，以与雋京兆同垂不朽，则宜人、君之寿，奚独百年而已乎！

#### 堂北馀哀诗序

哀乐情也，过则无留也。留于情感也。留于情而不忒其平正也。圣贤之心，如大虚应物，无将迎之累。然《蓼莪》之诗曰“哀哀父母”，曰“昊天罔极”，至于昊天罔极，则其馀哀岂曰旦暮已乎？夫道明而后欲净，欲净而后情正。情出于正，则虽留而不害。性凿欲荡，以绝世之智，犹湛惑而不自觉。昭陵之望，非田舍翁言，几为来世口实，况其下乎！

三峰朱大夫母氏大安人钟，从其先大夫官，没于潞河。三峰举于乡，及成进士，官水部，历宪部员外，改内台。每往返其地，悲号愤惋若始丧。然知三峰者，泄其哀而鸣之，有《蓼莪》之遗音焉。于戏，观者可以察情性矣。

#### 袁云峰征士輓卷

云峰袁德彰，赣之隐君子也。异时负其才气，谓科第可俯取。猎经擷史，以应世之求，崛然有闻矣，而竟未有所合。乃隐居教授，薪以著述表于后。旁搜远勘，历寒暑不易。比耆矣，始闻大道之要，怅然自失。取其巨帙累牒而焚之。瞿瞿从事，不知年之不足也。

予之学于赣也，见童子数百咏歌周旋，洋洋先王威仪风雅之盛，而德彰岿然师之。因探其绪论，惓惓以平日之病为告。曰：始吾之悔也，以为舍己田而芸人之田也，而辛苦所拾，不过残穗遗秉，积之困厘，自为富厚，曾未知所以植吾苗也。今而知植吾苗矣，吾其不以馁死乎！予惕然伏君之勇。世知植苗者寡矣，使人人易其百亩之荒，则菽粟如水火，奈之何以其强力富年、甘腹之枵而不恤也？若德彰，可以起懦矣。

君之卒也，阳明先生谏之曰，古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千彰其庶几焉。中道而没，盖欺文之不幸也。同门之士咸有輓歌以泄不幸之情，而以首简来命。呜呼，是情也，将有旷百世而相感者，况吾党哉！

#### 送卢生子祥

学莫先于内外之辨。身者，物之对也。身为内而物为外。身者，心之对也。身

为外而心为内。古之君子战战兢兢，务存此心，以无负付畀之全，虽死生之变，直以仁为主，而杀身以成之，况于高爵丰禄，有可以滑其内者乎！后之君子，决性命，饗富贵，惟宫室妻妾、田园舆马是崇是饰，是营是图，至于亏其身以丧其心，冥然相与安之。呜呼，钩是人也，彼则弃其身以殉于物，而此则弃其身以殉于仁，何天渊之悬隔也！故夫良心之未亡，则呼蹴之食，匹夫匹妇能忍死而弗受。宫室妻妾、田园舆马、凡不义而得者，皆呼蹴之食也，而缙绅士大夫或不免焉，岂缙绅士大夫之智不及匹夫匹妇哉？丧失其内，则以自外至者为欣戚也，悲夫！

予之官广德也，四方之士不鄙弃予，相从于务内之学。壁山卢君养正司教宁国，介吾友王天民遗其子祥以来学。子祥朴茂可爱，于外染尚浅，且能箴吾之过。兹别而归蜀，予惧其挠于外而遗其内也，书是以之，使朝夕自察焉。天民与卢君为僚友，切磋于是必熟矣，其归而质之。

### 阳明先生文录序

钱子德洪刻先师文录于姑苏，自述其衰次之意，以纯于讲学明道者为正录，曰明其志也；以诗赋及酬应者为外集，曰尽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为别录，曰究其施也。于是先师之言粲然聚矣。以守益预闻绪言之教也，寓简使序之。

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诚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从游者三千，速省者七十矣，而犹有莫我知之叹，叹夫以言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没，门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夷考其取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则下学上达之功，其著且察者鲜矣。推尊之词，要亦未足以及之。贤于尧舜，尧舜未易贤也。走兽之于麟、飞鸟之于凤，虽勉而企之，其道无繇不几于绝德乎。礼乐之等，最为近之。然犹自闻见而求，终不若秋阳江汉、直悟本体为简易而切实也。盖在圣门，惟不迁怒、不二过之颜，语之而不惰。其次则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远，故再传而以祖述宪章，譬诸天地四时。三传而以仕止久速之时，比诸大成，比诸巧力，宛然江汉秋阳家法也。秦汉以来，专以训诂，杂以佛老，侈以词章，而皓皓肫肫之学，混杂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始克继其传。论圣之可学，则以一者无欲为要；答定性之功，则以大公顺应学天地圣人之常。嗟乎，是岂尝试而悬断之者乎？其后剖析愈精，考拟愈繁，著述愈富，而支离愈甚，有觉其非而欲挽焉，则又未能尽追窠臼而洗濯之。至阳明先师慨然深探其统，历艰覆险，磨暇去垢，独揭良知，力拯群迷，犯天下之谤而不自恤也，天下之人稍稍如梦而觉，沂濂洛以达洙泗，非先师之功乎！

以益之类，再见于虔，再别于南昌，三至于会稽，窃窥先师之道，愈简易，愈广大，愈切实，愈高明，望望然而莫知所止也。当时有称先师者曰：古之名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气节，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

，便是全人。先师笑曰：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是全人。又有訾讪之者，先师曰：古之狂者，嚶嚶圣人而行不掩，世所谓败阙也，而圣人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洁，刺之无可刺，世所谓完全也，而圣门以为德之贼，某愿为狂以进取，不愿为愿以媚世。呜呼，今之不知公者，果信其为中行之次乎？其知公者，果能尽除四者而信其为全人乎？良知之明，蒸民所同。本自皓皓，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虚常直，常大公常顺应，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所倚。不倚不尚，本体呈露。宣之为文章，措之为政事，犯颜敢谏为气节，诛乱讨贼为勋烈。是四者，皆一之流行也。学出于一，则以心求言矣。学出于二，则以言求心矣。守益方病于二之而未瘳也。故反复以质于吾党。吾党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

### 族谱后序

家谱一篇，先易斋大夫手毛也。不肖孤增大夫行实，梓而传之，以颁兄弟之行三十有六人。

因泣涕而申诚于后曰：念之哉，敬之哉，兹我大夫尊祖合族之志也。尊祖以明尊尊，故缩而谱之，以见本之一也；合族以明亲亲，故衡而谱之，以见支之同也。明于尊祖之意，则知吾之身即祖考之身，而保身慎行，继志述事，无所不用其孝矣；明于合族之义，则知吾兄弟之身即吾之身，而敬长慈幼，恤病振贫，无所不用其仁矣。谱也者，普也，所以普其仁孝之道，周流贯彻而无弗用焉者也。普以言者，谱所及也。普以行者，则非谱之所及也。凡我兄弟其念之哉，敬之哉。

昔者《小宛》之诗，兄弟相勉以善而作也。曰“明发不寐，有怀二人”，盖念其先也；曰“各敬尔仪，天命不弔”，所以承先德而获福于天也。仪也者，父子兄弟相接之礼也，父而能敬，则无弗慈矣。子而能敬，则无弗孝矣。兄而能敬，则无弗友矣。弟而能敬，则无弗恭矣。姑而能敬，则无弗惠矣。妇而能敬，则无弗顺矣。敬，德之聚也；福，德之原也。故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兄友兄之福，弟恭弟之福，夫义夫之福，妻正妻之福，姑惠姑之福，妇顺妇之福。古所谓自求多福，在我而已。若骄慢侈肆，以丧失其仪，父子相虐，兄弟为仇，夫妻反目，而妇姑勃谿，虽富连阡陌，官居鼎鼐，其何福之有？故曰“天命不弔”，言善则受福，不善则受祸，诚之至也。

先大夫之训曰：人生一世，如轻尘接弱草，苟不立节仪，是虚生矣；人性常要检束严整，则不轻以放肆；常要惺惺法，则自然日就规矩；不可斯须忘敬之一字。呜呼，此战战兢兢、集木临渊之道也。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凡我兄弟，其相与勸之，教诲尔子，式穀似之。凡我孙子，其引而弗替，则我大夫尊尊亲亲之泽，庶几日永而普乎！

### 赠程郑二生

程元静，名清；郑景明，名烛。自徽来学于广德，与之语易恶至中之学，欣然若有得也。予涉南都，二生僦屋以从，为久居计，父兄促之乃归，恻恻然不忍离也。

予曰，子归矣，焉往而非学矣？夫知其恶与中者，将非子之良知乎？易而至之，将非子之致良知乎？良知之本体，至虚至灵、至清至明者也。故其妙用之运行，事亲而能孝，从兄而能弟，交友而能信，联族而能惠，处乡而能和，其有弗能者，则气习累之耳。气习之累良知也，若病之累元气也。累有浅深，则其愈也有迟速。求其病而療之，则元气完矣。求其气习而变化之，则良知完矣。故夫烛之体本明也，在无阙其光而已；水之体本清也，在无挠其静而已。元静敏，而失之刚；景明朴，而失之柔。无阙其光，则柔者立矣；无挠其静，则刚者粹矣。刚而能粹，柔而能立，于中和之道也，其庶几乎。

### 赠王孔桥

庚辰之秋，再见先师于虔州。与二三友坐虚堂以观月，而悟吾性焉，喟然叹曰，吾性之精明也。其犹诸日月乎？月之行于天也，楼台亭榭，照以楼台亭榭，而未尝有羡也；粪坏污渠，照以粪坏污渠，而未尝有厌也。是谓无将无迎，大公而顺应。吾侪顾以作好作恶之私，憧憧起伏，相寻于无穷，是嘘云播雾，以自翳其明也。二三友欢然有省。其后，归山房，上京师，出判广德，复陟南主客，至于今庚寅，越十岁矣，而好恶之翳，犹未能扫荡而廓清之。盖赧然以愧，竦然以惧，悔吾才之不竭也。

王生孔桥见先师之岁，亦以庚辰，而卒业于山房。复相从广德以及南都聚处者，不下五岁焉。察其志，毅然服膺良知之教，将忘其家贫亲老，而欲以自成者也。顾予之不敏，未能有以成己，其能有以成子乎？

北风戒寒，归寿其亲，将访姑苏，历天真，吊兰亭而南也。同志之士，相率歌咏以赠之。因叙平日愧惧之实，以勸吾孔桥，孔桥其日勸之。戒慎恐惧，无须臾之离，以求复其初，无若吾之悔也。吾其少免于戾乎！

昔者曾子之称夫子，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盖吾良知之体，本无障蔽，本无滞碍，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裕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正，文理密察，浩浩乎日月之常照，而渊渊乎河江之常流。故曰皓皓不可尚。无偏无党，是谓王道。不知不识，是谓帝则。无声无臭，是谓上天之载。呜呼，至矣！惜阴诸友过而相语焉，其亦各以吾之愧惧者交勸之。

### 赠葛子开

葛子开自扬来学，请问良知之教。东廓山人曰：噫，良知之教，明德之本体也，夫亦在致之而已矣。子知夫稻粱之足以饫乎？曰：知之。知夫鸩毒之足以毙

乎？曰：知之。曰：子知稻粱之美也，则必食之乎？曰：洞朝夕食焉，未敢违也。曰：子知鸩毒之害也，则亦食之乎？曰：洞虽不敏，望其气而避之矣，矧敢尝其味。曰：若是，则可谓能致其知矣。子亦知乎仁义之为稻粱，利欲之为鸩毒也乎？曰：知之。曰：子之于仁义，能如稻粱而时食之乎？曰：洞好焉，而未能恒也。曰：若是则未能致其知矣。古之君子之致其知也，好仁而无以尚之，恶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其果且确如此。闲居为不善也，见君子而欲掩之，则其良知固明也，而病未能致之也。使能致其良知，知善而充之，不必著也，知不善而克之，不必掩也，则幡然为君子，又孰御焉？夫知稻粱而朝夕食之者，是自厚其生者也。知鸩毒而不知避，又从而食之，是自蹙其生者也。故自欺自慊（原作谦，据《孟子》“求自慊也”改），在人择之而已。

扬州之俗侈，吾惧其染于鸩毒也。子之兄子东，亲师取友，毅然思振甘泉行窝之教，方喜稻粱之日播也。子开勉之，夫亦思致其良知而已矣。

#### 赠考功况翰臣

考功况子翰臣，以世讲之谊数过主客东廓子而论学焉。东廓子曰：夫学，莫要于学其大矣。大人之学，以天下为一家者也，故欲明明德于天下。天下之不获，吾家之不理也。况子曰：夫爱，若是其溥也。昔之论交，则何严也？曰：可者与之，不可则拒之矣。曰：此子夏之所以不及也。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圣门之仁也。曰：子张得无亦过乎？曰：子张之过，在于堂堂。堂堂者，自高而卑人也。自高则弗能尊贤而嘉善，卑人则弗能容众而矜不能。故难与为仁，在曾子犹病之。及忠信笃敬，书绅而服行，则执德弘而信道笃矣。曰：子夏其为小子设乎？曰：小子之学，固将以为大人也。圣门之训弟子，则有成法矣。曰泛爱众，则容众矜不能之教也；曰亲仁，则尊贤嘉善之教也。曰：夫将不达其大乎？曰：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则已达其大矣。其曰商闻之矣，盖闻夫子之学也。夫达四海之为兄弟，则圣者合德于父母者也。贤者秀于等夷者也，其有弗爱且敬乎？疲癯鰥寡、兄弟之无告者也，其有弗教而抚之者乎？是故，以父事天而事天明矣，以母事地而事地察矣，以宗子事大君而将顺匡救罔弗竭其诚矣，以家相事大臣而协恭和衷罔弗归于正矣。兹大人一家之仁也。况子訢然曰，古之人所以远而有望、近而不厌者，其达此道已乎。未几，况子在考绩之行，将归省于家，而后北上，恐朝夕之弗继见也，征所以赠者，收以纳诸行李。

#### 赠范伯宁

刚也者，天地人之全德也。天不刚，不能以运；地不刚，不能以载；人不刚，不能以成位于中。刚之时义大矣哉。世之目刚者，类以廉介狷直，仅得其一

端。而负气好胜者，亦托于刚以自命。果若而言，则行行之由愈于如愚之回，而施舍升堂，比宫入室矣。故夫能辟能合、能寒能燠、能荣能悴，而后为天地之刚；能屈能信、能明能晦、能进能退，而后为君子之刚。君子之刚，圣门尝传之矣。曰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则无过不及者也；曰有道无道而不变，则无或息者也。或过焉，或不及焉，或息焉，皆以欲胜义，不能养浩然之气者也。浩然之气，中正而纯粹者。莫如乾潜跃飞，见而以时措之。故可以叱莱夷，可以比费人，而可以微服于宋；可以往千万人，而可以不愒褐宽博；可以不见诸侯，而可以三宿出昼。刚之为德也，其盛矣乎！

圣学不明，往往以气质所近、习俗所尚，恬然安之而不自觉。西汉之季，背公植党，至于厥角稽首，争献符命。而东汉之季，互相标榜，蹈于桎梏，而且以不与为耻。盖知刚者鲜矣。

桂阳范伯宁，自南宫而来也，以世讲之谊，数过予论学。察其志，以刚介自期，谔谔然有父风。其归也，胡生孺道征言以赠。述刚德以赠之。伯宁俛然充其志，以会于全也，希圣希天之阶，其容有不可升乎？

赠王克孝

泾野之子判解也，率其士民躬行礼让之教。继陟考功，士民眷然思之。王生克孝裹粮走数千里，以卒业于南都，岁云改矣而未归也。时与胡生孺道过予而论学。予曰，学之敝也，口耳晦之也。子之师以躬行倡之，庶其有彰乎！以子之志，服膺师训，行著而习察，违道不远矣。曰，何谓行著而习察？曰，著也者，心之著也；察也者，心之察也。爱亲敬长，仁义之良也。尽吾心之爱敬，而以事亲从兄焉，忠恕之道也。不本于爱敬而摹仿陈迹，以步趋之，曰道在是矣，是覩尧而效其周旋，其将能尧乎？曰，学之效先觉也，将非其全与？曰，圣门之论学，有成说矣，曰学不厌，曰为之不厌。学也者，为也，所以求全仁义之良也。仁以为己任，学也；死而后已，学之时习也。正诸先觉，考诸古训，则学之目焉耳。曰，夫学若是其一也，教之误上语下则何居？？曰，子以圣门之教为有二乎？鄙夫之问，扣两端竭，是无隐之教也。其曰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叹夫日用而不知者也。曰可以语上不可以语下，唉夫下学而上达者之难得也。故绳墨一也，不以拙工废；彀率一也，不以拙射变。如以为有二教，则是二绳墨、二彀率也，而可乎？曰，若是则奚有成德达材之异？曰，雨露之生物，一也，而物之材质纷其不齐也。有剖甲者，有茁芽者，有舒枝干者，有吐华者，有结实者，子且以雨露为有乎？成德达材，受教之异也。若君子之设科也，而岂有私淑艾之教哉！二生欣然，若有会也。克孝将归，孺道请所以赠之者。因书是说，使归而求之。

叙秋江别意

易栗夫学于南都，将道绍兴经归。同志之士及缙绅之能文者，咸有言以别。甘泉先生大书“秋江别意”于首简。东廓山人援之而不能止也，乃偕诸友携诸儿钱于燕子之矶。维时秋气方肃，皓月千里，潦水归涯，江流一碧。山人凭栏而笑曰，子知秋江之兴乎？天气之清明，莫逾于秋江之澄澈，亦莫逾于秋。夫天之体本清也，氛雾障之，则有时昏矣。水之体本澄也，淫潦汨之，则有时浊矣。良知之清明也，与太虚合德，而其澄澈也，与江河同流。然而有时而昏且浊者，则欲累之也。故圣学之要，在于无欲。甚矣，周子之善发圣人之蕴也！圣门之教学者，谆谆然以无意无必无固无我为戒。意必固我者，一欲而四名也。绝其意必固我之欲，而良知之本体致矣。曾子之称圣人曰，秋阳以暴之，江汉以濯之，皓皓乎不可尚矣。皓皓者，洁白昭融、莹然本体而已矣。先师之训曰，由志学而至于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于不惑，去夏而秋矣。今吾行年三十有九矣，栗夫亦三十有六矣，其果能扫氛雾、收淫潦，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江河，以复其初已乎？其将终为氛雾所障、淫潦所汨，以遂枉此生已乎？嘻，可畏哉！栗夫受教先觉，而切偲惜阴之会，聚书所居之楼而读之，名之曰“东觉”，兹复历鹿洞，涉凤台，以探禹穴，思友天下之善，以日新其德，其尚及时进修，无忘今昔之志，则形迹虽别，而心志未始不合也。栗夫拜手曰，宽也，其敢以聚散忘师友之规！于是，诸友歌诗以递觞之，命儿义及美鼓琴以侑之。东方既白，解维而别。

### 叙卷阿分咏

有虞之世，禹以克艰鸣，以正德、利用、厚生鸣；益以任贤去邪鸣；皋陶以知人安民鸣，以兢兢业业、毋旷庶官鸣。故凤鸣于庭。有周之世，召公以明王慎德、四夷咸宾，以顾畏民、祈天永命鸣；太公以敬吉怠滅义从欲凶鸣；周公以所其无逸、知稼穡艰难，以缀衣虎贲、知恤者鲜鸣。故凤鸣于歧。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臣主一德，大小同心，以召天下之和。览德辉而下之，凤鸟岂有不至乎？

弘斋陆子伯载，事贤友仁，以养其德，而泽其文采，固凤之徒也。天子召之，俾立高岗矣。邛首一鸣，以为禹为皋，为周为召，陆子其可以自默乎？凡我同志，载咏载歌，匪以酒食，而勗以周行，兹卷阿分咏之所以作也。卷阿之称吉士曰，维君子使媚于天子，维君子命媚于庶人。媚于庶人，非于誉也，以万物为一体，而图其安且利焉，下斯媚之矣。媚于天子，非面从也，将顺匡救，若手足之卫心腹焉，上斯媚之矣。上媚之而获怨于下，或诡随者也。下媚之而得罪于上，或亢激者也。不诡不亢，以适于中，兹凤德也，其为吉，孰大焉！

### 赠盛程斋北上诗序

南海程斋盛先生，以翰林出督学政于浙，入为符卿于留都，自起家进士，二十有七年矣。天子笃念老成，至是有春坊之召。将行，江郎周子用宾、涇野吕子仲木、约斋刘子绍功、黄岩刘子舜弼及予 而饯于其居。

程斋复张席以留客。皓月盈庭，花香入几。或道故谊，或商新得，衍衍然不能别也。程斋忽掀髯呼童具笔砚，请所以赠者。遂即席赋诗。黄岩先就，涇野次之，予次之。程斋亦作长歌以为别，独江郎山人默坐而笑。群公交促之，山人曰：“凡予所欲言者，诸君代言之矣，予可以无言。日者蔡我斋别予清凉台上，举觞以请言，予笑而应之曰，赠子以无言之言，先民之训备矣，多矣，在子之行而已矣，而又可加乎？”

守益蹴然避席而请曰：无言之言，则既闻命矣，若夫无为之为、无技之技，野草加固，亦愿有言。然《记》曰，“王中心无为以守至正”，又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夫其无为也，必有为也，守至正而已矣。其无技也，必有技也，容众善而已矣。昔者重华之圣，睿哲文明而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百揆如禹、三礼如夷、虞如益、工如 ，而济济相让，不啻若自其口出。圣帝良相之盛德大业，率由斯道也。先生入弼主德，出酌国论，其将以是加之意乎？

于是，程斋起谢，更献互酬，相与大笑而退。退则书所言及诗于卷，以纳诸行。

## 原寿

寿有几？曰有禀寿，有葆寿，有际寿，有贞寿，有盗寿，有引寿。精气纯固，寒暑弗能袭焉，是谓禀寿。抱朴守素，嗜欲弗滑焉，以无毁其初，是谓葆寿。逢时熙泰，无兵革灾荒，以阨天年，是谓际寿。执天之枢，握人之纪，以践其形而寿天下，施于来世，是谓贞寿。齿发岿然而德之弗逮，是谓盗寿。修身慎行而降年不永，其道寿矣，谓之引寿。引寿则陋巷之颜是已，盗寿则夷俟之壤是已。贞寿之义大矣。际寿以言乎时也。葆寿以言乎人也。禀寿以言乎天也。

曰，寿之术果孰从而得之？曰，古也以智得寿，今也以愚得寿。曰，奚为其异也？曰，寿之大害有三，而酗酒冒色不与焉。一曰利，二曰势，三曰名。二物之剥其生也，世所共闻也。三害之剥其生也，无以异也，而世恬然莫之闵也。古之人知身之重于天下也，不忍以其所轻害其所重，故曰以智得寿。后之人以其身殉于物也，度长絜短，筭无遗策，而闇于从事者，见斥为愚矣。故曰以愚得寿。

邱岗罗公凤闻而笑曰，子之言寿也，其有征夫？自吾之寓于金陵也，获阅五方之士，有颖献者，有博洽者，有通敏者，而纷然不免于三害，若牵黄臂苍以猎

原野，禽未获而车相继踣矣。吾观于愚逸顾公，年登大耋而备百顺也，其几矣乎。翁起家千金，均之兄弟而济及族姻，则闇于利矣；子姓登第受封秩，即敕断家事，不溷乡里，则闇于势矣；教其子东桥居士璘以忠许国，尝逆权贵，为迁客，至于今二十馀年矣，而淹外僚，则闇于名矣。兹非所谓以愚得寿者耶？益肃然曰，几矣。翁沐浴熙朝，受敦庞之气，而式克以愚自逸也，其诸有三寿焉。东桥公行修而望日隆，行且扩于有政，以愚逸之方寿天下，则翁之寿将永有闻。夫是之谓广寿。

### 叙靖寇录

尝读周礼至医师之职，凡邦之有疾病者、疢痲者，分而治之，岁终稽其医事，以殿最其食，未尝不叹圣人仁天下之周也。民之有疾也，备其牲醴货币以迎医。医者受其奉己，为之针焮汤丸以疗之。凡以相为赐也，而上之人又从而程督之，旌其能而惩其不恪，则医孰不劝勉畏忌以供其职？而民之不获其天年者鲜矣。夫设官分吏而布诸郡国，将非以医民为责乎？民之输贡执役而趋走之，将非求医于其上乎？针焮之不时，汤（4）之不辩，坐视危苦而莫之省也，则民将奚赖焉？

益也扶病南归，见邑人之苦有二焉，曰虚粮，曰盗贼。虚粮之毒也，若症瘕纠于肺腑，日蚀月削，尪羸而不可起。时则有双江危侯，惻然以身任丈量之劳，涤肠濯胃而新之。我士民是以有遗爱之集。盗贼之毒也，若阳痲阴俞、腐背穿肋，腥秽而不可迳。时则有白泉林侯，慨然以身任矢石之劳，凡肿疡折疡，祝而药之，劓而杀之。我士民是以有靖寇之录。夫欲寿欲逸欲富，古今所同也。逆其欲则怨，怨则有诅；顺其欲则喜，喜则有歌且谣。今与古不相远也。古之大师陈诗以观列国之风，是以美刺不隐而赏罚章。安福虽敝，固古侯封也。是独不可以备观风之末乎？

林侯兹以考绩行矣，当路亦荐之矣。有陈明主大计群吏之治而殿最之，使不恪者惩而能者旌，吾于林侯之行望之也。抑疮痍甫瘳，精气未壮，所谓两九窍、参九藏、节五味、调五谷以收医之大成，尝与侯熟筹之矣。明试车服之余，尚为九重敷奏之，备扬泽以固上游，纠窝党以洗污俗，严团保以杜厉阶，庶更生之危苦，跻于康宁耄耋，岂系策勋旦夕而已？草莽虽病，敬拜手以祝。

### 三穷图问答

弓冈子绘三穷图，东廓子与客观之终卷而叹曰，善乎，周氏之以穷为福也。客曰，夫穷与福乖者也，而奚可合之？其诸以蚤（8）之节，旌于朝，声于咏歌，将以名为福与？曰，否，以名为福，则世之埋光泯彩而弗旌弗咏，其遂为祸乎？客曰，其诸以遗腹之孤，致位通显，为廷尉，光其三世，将以禄位为福与？曰，否，以禄位为福，则世之抱真蕴孝而弗显，其遂谓之祸乎？客曰，然则

乌在其为福与？

曰，子不闻乎？天地之中，蒸民所受，养之以福，败以取祸，决诸能不能而已矣。故妇以不死其夫为节，子以不忝其亲为孝，而舅姑以不夺妇志为慈。凡以自尽其人道而不失天地之中也，能尽人道而无愧怍于天地，则独不独，寡不寡，孤不孤。命之曰以穷为福。不能尽而斲之，则与禽兽奚择？虽幸而达也，命之曰以达为祸。故君以能仁为福，臣以能忠为福，兄以能友为福，弟以能恭为福，朋友以能信为福，而穷与达弗论焉。曰，然则，禄位名寿，将不得为福与？曰，子亦知夫不待财而富、不待爵而尊、不待年而寿，虽蒙訛诟、犯刑戮，皦然揭日月而行者乎？且试以位与子商之。廷尉天下之平、世称达焉。而定国以为福，汤禹以为祸，俊臣以为祸，而有功以为福。由达推穷，由古推今，祸福果谁归乎？客惕然而退，遂录其问答以质诸弓冈子。弓冈子其日孜孜，然后当有图子之以达为福者。

道南三书序

昔在洙泗，以仁圣之道学不厌，教不倦，故道术之隆上接唐虞。及孟氏没而大义乖矣。守训诂，崇词章，趋佛老，贸贸且千馀载。至濂洛勃兴，始克寻其绪。圣学之要，揭以无欲而定性之教，直以太公顺应学圣人之常。天下之人

(13) 然如群醒之获醒也。游于门者众矣。而龟山归闽，独以吾道南语坐客，盖许之也。故其教曰，以圣人为师犹学射而立的，不立之的，以何为准？而反复慨叹，以学不闻道，虽博通古今，为文章或志于忠信原悫，不为非义，而视圣人作处，无毫发彷彿。其简易而不杂，宛然濂洛家法也。豫章延平颖悟虽不及，而朴实过之，其以君仁臣忠父慈子孝为福，以富贵为陋，最善发明祸福自求之旨，而采薇为圣、剖心为仁，始如影响之不爽矣。其以学者之患，未有冰解冻释而用力持守，苟免显然悔尤为不足道，最美发明深造自得之旨，而克伐未仁、缁袍未臧，正坐未能安居而资深也。迩来三百馀载矣，学者之志于道也，其果能轻富贵、安贫贱、孜孜于仁慈忠孝矣乎？博古今，守原悫，苟免悔尤，炳然以一善自足矣，而不厌不倦之学，且自诿以为不可能，则道南之一脉，不几于泯泯乎？

俨山陆子自大司成出佐延平，亟次是书而刻之，比复刻于吾邦，其昭往哲、范来学，甚盛典也。百尔君子，读是三书，慨然以圣为志，而不甘于自弃自小，则程门所谓第一等者，庶有望。不然，则未可与共学，而曰适道、曰立、曰权，终未免对塔说相轮之学。

叙永新乡约

古者大学之教，以修身为本。是学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庶人之等，悬矣。而身有不修，则亲爱贱恶、畏敬哀矜，举辟而不中节，以父母则弗能

孝，以长上则弗能敬，以乡里则能睦，以子孙则弗能训，以生理则弗能安，而非为日作，灾害日侵。故善立教者，必造端于庶人。比长闾胥，相与戒其奇袤，而劝其敬敏任恤。是以人人迁善改过。潜移默化，以升于大猷。我高皇之锡福庶民也，创为敷言，以木铎徇于道路，视成周之教，易知易从。而百尔臣工，忽为弥文，甚者漫不加省，孜孜以期会刑狱取办而上最。嘻，岂独古道之不复哉？

姑苏陆侯燦以司谏令永新，毅然以靖共自厉，曰，凡厥庶民，是训是行，将必在倡之者。乃询于大夫士之彦，酌俗从宜，以立乡约，演圣谕而疏之。凡为孝顺之目六，尊敬之目二，和睦之目六，教训之目五，生理之目四，毋作非为之目十有四。市井山谷之民，咸欣欣然服行之，而侯遂投劾以归，不及躬考其成也。

呜呼，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凡产于斯者，其夙夜无忘何极之教，而牧于斯者，尚以时稽试，察媿恶而诛赏之，是岂独永新之福？邻邑必当有取法者。

永丰太平坊邹氏族谱序

昔易斋大夫访族于永丰，遂历乐安崇仁宜黄，慨然欲作邹氏统宗谱，以敦亲睦，以萃涣散，曰，自正考父而下，其详不可闻也；自统制而下，世次未易稽也。吾欲泝于承务，衍于七仁，达于银青，以极诸派之流，其可乎？众咸訢然而功未克就。乃作安成澈源小宗之谱。首以谱序存旧也，次以制诰章恩也，次以经传格言端本也，次以欧苏谱例垂制也，次以宋方论议戒伪也，次以甲科节义昭的也，次以世系行实，而终以诗文征文献也。

守益守而藏之，弗敢违。宗兄国宁自永丰相视于广德，出而阅之。宁瞿然曰，吾欲续太平坊小宗之谱，请由是取法焉。以嘉靖己丑编次之，逾年而始成。顾安抚公（21）以勤王覆家，而太理公瑾以死难，貽累属戚，记志无所考，乃略其系而载其事。又六年丙申，偕叔父德化显伦及弟宗孟侄铎诣予而征言。訢然曰：子知吾之姓与孔子同乎？左氏所称正考父三命益恭，其后必有达者。邹之与孔同姓而异氏耳。予复之曰：子亦知吾之性与孔子同乎？良知良能，蒸民所具。直道而行，无异三代，亦同性而异世耳。孔门之教弟子曰，入孝出弟，谨言信行，爱众亲仁，而余力以学文。故由孝弟而达之，则立爱立敬，无或斲矣；由谨信而达之，则庸德庸言，无或怠矣；由爱众亲仁而达之，则嘉善而矜不能，无或弃矣；由学文而达之，则诵诗读书以论其世，无或陋矣。圣人之仁天下，咸若视其弟子也，而况于同姓，其可以不思自尽乎？

宁起谢曰，吾得之矣。能尽其性，为能光其姓。能光其姓，为能重其谱。请以是励我子弟，其统宗联属之法，尚与诸宗共图之。

庆郡侯竹墟公考绩

龙泉欧尹礼问为政之要，东廓子守益曰：夫知学者其知政乎！上天之载，阳舒阴敛，万物熙熙，以生以成，其于穆不已之运乎？圣人之化，仁育义肃，万物皞皞，以立以绥，其纯亦不已之学乎？故太上以学为政，戒慎恐惧，主宰常定，上下与天地同流；其次以资禀为政，宽和刚断，简静明察，若温凉炎冷，各专其一气；其下以私欲为政，杂行逆施，以干阴阳之和。欧尹曰：邃哉，学也！戒慎日密，其修己以敬乎？位育日宣，其安人以安百姓乎？弗能戒惧以学，则弗能太公以中；弗能太公以中，则弗能顺应以和。故七十里之政，以圣敬式九围；百里之政，以敬止光四方。东廓子曰：兹维要哉。天子方嗣群圣，以敬一敷彝训。凡我臣工，顾諟琬琰，是训是行，以锡福庶民，其亦永有嘉绩。欧尹曰：兹维鲜哉！惟我竹墟公居敬以莅吾吉，望之俨然，终日无倦，庭中肃清，吏卒如木偶，亦惟敬。听辞正刑，无官无反，无内无货，以俨天威，亦惟敬。属吏资禀，温颜询谏，有恭其职，爱若己出，亦惟敬。三载有孚，入报嘉绩于后，将日跻缉熙，气机翕合，云龙风虎，吾吉其焉得专之？东廓子曰：吾吉弗得专之，将与天下庆之。天下为一体，朝廷为腹心，郡国为股肱。故明主之笃恭也，无泄无忘，以普其爱。忠臣之靖恭也，无羨无援，以效其职。既明且忠，以建圣学，以达王道，将万世嘉绩是赖。敬书其庆以俟。

#### 叙永丰乡约

彭山公自侍御谪揭杨，以乡约和其民。中离子嘉与同志共之矣。继自仪制谪辰州，量移吉安，双江子喜曰，其可邀福于中离乎？乃属耆旧协俊彦以请于邑令彭君，躬受约束于太府。竹墟公喜曰，兹榕城经验方也。矧兹旱荒，民瘼其殷，幸有以疗我永丰。彭山子乃诣邑中，咨俗考典，核利病而罢行之。首以洪武礼制、社厉宴誓者二，教民榜文劝道者九，曰尊成规也；次以约仪者三，而列其申明约法，崇尚礼教，经理粮差，安静地方者四，曰酌民宜也；附以丈量县总，而列其乡总者五、都总者五十有三，曰稽官成、防吏蠹也。于是，视榕城之约加详矣。东廓子获请业焉，喜曰：夫教于乡者，其知一体之学乎？乡鄙合而为邦国，邦国合而为天下，若指于胫、胫于股、股于腰，精气恒相贯，而命脉常相系。故古之善教天下者，必自乡始。五家之长，防其奇豪；五比之胥，书其敬敏任恤；四闾之师，书其教弟睦姻有学；五族之正，书其德行道艺；而五党之长，雍容于上，以时考劝，而无有痼瘤（32）盭之虞。故曰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微眇而忽之，则善根不植。既萌而后绝之，则恶蔓不可胜禁矣。夫其恶蔓不可胜禁也，而欲以诛戮，速一切之效，是谓不教不戒，不免于罔民，岂曰痿痹？将剥发肤而溃心腹矣！程门之学，拳拳以识仁体为要，故蓝田所约，劝德业，规过失，交礼俗，恤患难，惻然犹有古之遗焉。我阳明先师绍明道而兴者也。试以兹约揆之，其王门之吕乎？然吕氏独倡于乡，而

季子得敷于位。位愈隆而敷愈宏。入告我后，用日靖四方，使高皇帝裁成辅相之仁，永永与成周比隆，其罔俾专于一隅。维我永丰有泷冈金牛之余韵焉。凡厥耆旧暨俊彦，懋对休运，相与敏德远罪，以自附于蓝田，其罔俾托诸空言。敬拜手以交祝其成。

#### 赠黄志学归惠州

学者不患无美质，患无实学。学术不明，则好仁好刚犹蔽于一偏，而智与不欲亦止以一善自名。故必自易其恶，自至其中，方是文之以礼乐之学。礼乐也者，非他，中和而已矣。柴愚参鲁、由喭师辟、赐货殖而億中，虽浅深不同，终是查滓未融。查滓未融，则不能廓然太公。不能廓然太公则不能物来顺应，与屡空之颜毕竟殊科。颜氏之屡空，只是查滓浑化，使终身如三月焉，便是皓皓不可尚矣。

黄生明伦自惠来学，刚善而欲有为也。书此以勸其别，且以求正于中离子。

#### 改斋文集序

改斋文集，吾友王宜学之遗文也。吾获友于改斋，见其学凡三改，改而日进于道。故其文亦三改，改而日几于道。始，宜学从朴斋大夫宦学南都，习闻文端公世业，博闻强记，以豪爽自许，所与游率四方英俊。稠人广坐，轩然指切是非成败，莫能撓其锋。至面折人过，恶颈发赤弗止。既而悔曰，柔克之戒，右有良方，若蕴内热，复投以刚剂，将入于狂。因以改名其斋。自是，敛华为实，约辩以讷，择直谅而后交，求信国文公遗像，出入奉以偕行。及自翰林谪三河驿，怡然就道。舟过泷水，为巨石所破，缘石跌坐，浩歌以自适。家人惊，求之，闻歌声，乃舫以济。然时或被酒譙骂，露其旧习。复自悔曰，病根未拔，稍懈将复萌。益务鞭辟近里，求查滓而消融之。既讲学虔州，深求致知格物之要。复寓书烟霞洞，以辨所谓动静两忘者，弗明弗措。其后召入史馆，步无妄趋，目无妄视。同馆迓其至曰，观白生来矣。盖靳之也，而改斋持不变。尝曰，深潜纯一之味，予恒愧此四字。使得永年，以充其学，其进于道也，孰能御之！

夫学所以治心也。心所以宣言也。言也者，心之声也，而可伪乎？观改斋之言，始也闳而肆，中也恣而介，终也温厚舒徐而有典则，信乎不可伪为也。鳧氏之为钟，一也，而其制异，则其随之。是故钟之厚也，其声石；薄也，其声播；侈也，其声柞；弇也，其声郁长；甬也，其震。夫是之谓诚中形外之学。改斋没，无子。其文颇散逸。其子婿刘教署泰兴教事，始蒐辑之。凡为诗三卷，文（41）六卷，语录一卷。两厓朱柱史子礼延而询之曰，嘻，吾之责也。乃与义城黄子忠议，刻之以传。往岁，两厓之试礼闈也，文颇不谐时好，议将黜之。改斋力荐之，曰，是卷也，不蹈袭而充然自得，必奇士也。遂入式。两厓

宦业日章，徹果收改斋知人之明。夫言以知人，在改斋子验之矣。读斯集而求之，当必有知吾改斋子者。

### 赠蔡我斋督学四川

我斋蔡君希渊奉玺书以敷教于蜀，其友守益钱之于雨花之台。适有农者负耒而耕于野，指而告之曰，子亦知夫农之稼乎？察种稂，顺原隰，芟其丰草，去其螟螣，是任是负，以就粒食。兹固后稷氏之方也。使舍其钱鏹，偃息在床，诵稷之遗方，而望仓庾之盈，其不馁而毙者几希。士之于道也，甚于饮食。群于庠序，以应上之需，固曰修契之教也，而诵说焉耳矣，词华焉耳矣。是其心将无馁乎？身之馁，则匹夫匹妇皇皇焉忧之。心之馁，则学士大夫或恬焉，而莫之忧。嘻，滋异矣。我高皇之训曰，学者贵将圣贤言体而行之，敦尚孝弟忠信，不徒务口耳，庶得真才。才一也，有所谓真，则有所谓伪矣。子臣弟友之道，行于庸德，谨于庸言，至于慥慥而后已，是洙泗之真也。是修其播艺以养父兄，畀尸賔利惇寡者也。

天子厉精更化，以光烈祖之休。而我斋适应兹选，移风易俗，斯其机矣。风之移也，在上之所好。上好华靡，则以华靡应之；上好笃实，其有不能为笃实乎？子之学也，毅然以颜子为师，而事贤友仁，追琢其德。其教兴化、教白鹿、教南大学，今协所好矣。蜀虽万里，其俗尚慤而隆礼，有足用为善者。赵过之治农也，代田以休地脉，深根以耐风旱，以征和之季，犹能转凋为丰，而况司徒氏之教，根于天衷，迪于日用，独不可以转薄为忠？吾未之信也。于是，君之年友刘君汝玉等闻之，相与议曰：我斋一行，而可贺者三，为明主得教化之臣贺，为蜀之士得所宗贺，为我斋得行其道贺。是弗可默也，遂征其言以授从者。

### 赠应仁卿秋官

应子仁卿书最于大宰省，予疾于榻而告行焉。曰：甚矣，学之难也。用意则助，不用意则忘。忘与助交病，而助之为病尤多。予曰：助长与利仁则有别乎？曰：利仁而用意，则入于助长矣。曰：异乎吾所闻。利仁之功，无终食而违，造次于是，颠沛于是，将非用意已乎？好仁而无以尚之，恶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谓非用意而能之乎？故曰“学如不用，犹恐失之”。学之弗能，问之弗明，行之弗笃，至于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皆必有事焉。集义以养气之功也，不得谓之助。助长之害也，譬诸揠苗。揠苗之于芸苗，则有别矣。农之芸苗也，茂草则芟之，螟（57）则除之，旱则溉之，潦则疏之。夫岂不劳？无非有事于根耳。图效欲速，并其根而拔之，是谓助长而已矣。周公之圣也，夜以继日，坐以待旦；孔子之圣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子且以为用意乎？不用意乎？应子欣然曰：吾今而后，日以集义为事，先难而后获，违道其不远乎？予

曰：子勉之矣。以子之敏，用其力于仁，何远之有？子归，见叔父天彝而商新得焉，其为我质之。

### 赠邵文化

良知之蕴，发于孟子。夷考孟子之行，何其善于致良知也。传食诸侯，众之所非也，而行之。齐饥发棠，众之所悦也，而不行。一见诸侯，众以为可为也，而不行。三宿出昼，众以为濡滞也，而行之。杨墨，众之所归也，而斥之。仲子，众之所廉也，仪衍，众之所谓大丈夫也，而又斥之。匡章，众之所谓不孝也，而不斥，又从而礼貌之。馈金，可受也，亦可却也。币交，可报也，亦可不报也。盖惟自致其良知，不徇毁誉，不拘格式，不求声名，为其所为，欲其所欲，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如斯而已矣。后之学者不知自致其良知，以为揆事宰物之本，往往依凭于外，以为前却，故知其不可为，而众或悦之，则靡然而从之矣；知其可为，而众或非之，则蹢然而辟之矣。古人之所以行，而心所不安，亦摹仿而蹈之矣；心之所安，而古人未尝行焉，亦隐忍而弗果矣。呜呼，良知之在人，犹轻重之有权，长短之有度也。不自精其权度，而称铢较两，揣丈测寻，嘒嘒然欲以开物成务，多见其惑也已。

吾友邵文化质粹而志敏，慨然自信于良知之学。其游南都，南都之君子皆乐与之交。虽予之不敏，扶疾而听之，欣欣然若有契也。兹将归吴兴，吴江多讲学之士，声应气求，当有勃然相感者。因述所闻于师友者以为赠。文化其何以处我？

### 赠胡孺道

胡生孺道自芜湖来学于南都。时北风方怒，长江无行舟。舟有鬻姜者，畏其腐，独棹以下。因呼而附之中流。白浪入舟，生惧欲旋。鬻姜者笑曰，尔第稳坐，无尼吾事。及暮，风小憩，生欲泊，复笑而不应，夜遂至于龙江。明日，生入以告于东廓山人。山人訢然曰：子欲求师乎？则鬻姜者是已。鬻姜者之志于利也，虽风波险阻，毅然而弗避，故遂如所期而至。子之志于道也，果如其志于利？弗泊弗旋，其将不有所至乎？圣门之教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夫以仁为利，毅然求必得之，造次于是，颠沛于是，是谓择乎中庸。而能期月守之，斯智之实也。循而化之，其志于安仁也，不远矣。世之明著衣冠、高谈仁义，一旦临利害，鹵然丧其常，度而欲避之，皆鬻姜者之所笑也。生惕然喜曰，彼以其利，我以吾义。而今而后，其敢忘鬻姜之志！既数月，其兄大用，召之归省，求所以自儆者。追书其说以励之。

### 赠廖生曰进

廖生曰进再见于南都，相与切磋良知之训，慨然若有得也。逾年，将归瑞州，求所以为别后药石之资。予曰：吾与子朝夕所切磋者，皆药三长两短也，而

何以复求为？子亦知夫长生之术，人所乐闻者乎？曰：然，曰：乐长生而不得其方，长生可得乎？曰：否。曰：得其方而不服食之，将能长生乎？曰：弗能矣。曰：服食之而或间其功，或杂以他方，其终可成仙乎？曰：终弗可成矣。曰：吾与子之学也，何以异于是？吾之所闻于师也，古圣相传之方也。定性之学，无欲之要，戒慎战兢之功，皆所以全其良知之精明真纯而不使外诱得以病之也。全其精明真纯而外诱不能病之，则从古圣贤虽越宇宙，固可以开关启钥，亲聆其声歆，而周旋揖让于其间矣。尧舜知他几千年？其心至今在。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孔子道德高厚，教化无穷，实与天地参，而四时同。兹吾儒长生之说也。世之没溺于辞章、摹仿于事功、勤苦于著述，症候虽异，均足以耗元精而滋疴毒，其于长生也，远矣。

### 赠杨生归蜀

人心之灵，万古如一日。试举目之分黑白，鼻之别香臭、口之辨甘苦，今人其有异于三代乎？以三代准唐虞，唐虞其有异于今乎？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谓也不能知是非，诬其心者也。夫以心体之同也，则宜其咸趋于善也，而或以入于恶者，物欲病之也。目之病也，则黑白眩矣；鼻之病也，则香臭淆矣；口之病也，则甘苦变矣。六籍之言，圣人医世之方，靳以去其物欲而全其灵明者也。至孟氏善发明之，道性善，称尧舜，毅然以疗一世之痼。尧舜者，性之离娄也。离娄之明，非有加于目也，能不失其本明而已矣。曹交之较汤文，索其桷也。曰归而求之有余师，揭其精也。夫孩提而知爱，长而知敬，入井而知恻隐，呼蹴而知羞恶，岂必待诏告而后能哉？心之灵明，是谓严师。是是非非，若黑白甘苦，粲然不爽，患在不能遵其教耳。遵而弗背，可以为尧舜；背而弗遵，不免为桀蹠。自谦自欺由己，而由人乎哉？

杨生科自江津来省其兄几川郡侯，侯语之曰，吉安惜阴诸友方从事于致良知之学，吾甚嘉之，汝其往请益焉。归，以告于蜀之同志，。生欣然受命，具书诸友，求所以为弦韦之佩者。予嘉其志，而思以赞之。力疾，述所闻以赠。

### 遗爱集序

遗爱集者，吾邑之庶士庶民为双江危侯而作也。侯讳岳，字季申，起家黔阳，成进士，出理吾吉之狱讼，廉洁自持，皜如冰霜，而平易近民，坦无城府。凡我九邑，莫不望以署其政教。维兹安福苦于虚粮，如泽水炎火，莫之御遏。乃疏于朝，呈于抚巡，列诉藩臬。郡邑得侯而任丈量焉。侯阅故籍，询土宜，尽得其为奸根株。乃诞告于庶民曰：绮罗之豪，坐享其粟。蓬藿之74，日削其肉。尔其无黷货、无玩法，以蹈于往弊。弊者有常刑。复礼于庶士曰：孺子入井，我弗敢逸。同室有77合，各宣其力。愿无吐刚，无茹柔，无倦终，万物一体之学，庶与诸生共之。复悬于大吏及僚友曰：维此惇独将以为福，维彼高

明将以为毒。请无眩于浮言，无摇于横议，以坏于垂成，庶圣天子嘉靖之泽，获与万姓共之。群公翕然报允。于是分野授任，布令陈考。三其籍以防奸，四其壤以定则，十其众以同好恶，五其会以广耳目。一之于神明，以被心志。四境之内，惕然欣然，夙夜服其事。侯以匹马从二吏数卒，躬往核之，以赏罚用命不用命。陟岩壑，冒风雨，犯炎蒸，毅然弗避。既而，内子没，殓之复来。孤稚呱呱，乳之复来。躬疾及疢也，疗之复出。及病不能支，犹集群册于玄妙观，以督其成。呜呼，侯之体国恤民，以遗爱于吾邦，可谓毙而后已矣。故其病也，胥祷之；其稍愈也，胥庆之；及其没也，胥哀之。凡咏者骚者、谣者吟者，古体近体杂言者，罔不各泄其哀，合而名之曰《遗爱集》云。

东廓子守益启而读之，泫然流涕曰：吾于是见好恶之公焉，于是见义利之交焉，于是见殃庆之定焉。是可以风矣。夫人之所欲，莫甚于生所恶莫甚于死。当其愤恶之极也，则宁死以速之，故曰“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当其悼善之郁也，则宁捐生以续之，故曰“如可赎兮，人百其身”。侯之没也，真有百身以赎之哀焉，是可以察好恶矣。夫以利交者，利尽则疏；以势交者，势替则渝。故翟公之客，当其罢位，涣然去之。而侯之既没，善类聚吊会哭，欲图其不朽者，不啻生存焉。是可以辨义利矣。世之哀侯者，率以位未隆、齿未崇为天未定，然至贵者道，至寿者德。道德有诸身，则无羨乎其外。侯以一身安危，为万姓休戚，戴天履地，充然无愧怍，所谓自求多福，其谁曰非庆？彼蔽贤而冒其位者，谓之窃；无述而冒其年者，谓之贼。贼与窃皆蹠之徒也。使盗蹠而贵且寿焉，其谁非殃？后之观斯集者，求殃庆之定，则知所以事天；辨义利之交，则知所以择士；察好恶之公，则知所以使民。故曰，是可以风矣。

### 毁誉篇

昔之评毁誉之等有三，曰“闻誉而喜，闻毁而怒”，释之者曰，兹常情也。吾而未臧也，誉之何加？吾而未否也，毁之何损？故莫若曰“闻誉而加勉，闻毁而加省”，释之者曰，兹好修者也。加勉于誉，则阳淑日升矣，加省于毁，则阴慝日消矣。然而未要其极也。假而不遇誉，则将不勉乎？假而不遇毁，则将不省乎？故莫若曰“毁誉两忘”。夫两忘者，非喜毁而恶誉也。彼以毁誉者，皆僥来之言也。人之为善也，犹其饥食粟而寒衣裳也。饥而求食，寒而求衣，岂以蕲知于人？凡以自快其良知而已。求以自快其良知，则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不显亦临，无射亦保，盖无须臾而不自勉自省也。彼其视僥来之言，若鹄之喙喙，鸟之哑哑，过耳而不留也，而奚足以滑吾之聪？夫是之谓自信之学。

梧冈王少尹莅吾邑斯年矣，司徒氏之监兑者，以才能奖之，而时适讪于下隶，皇皇而后白东廓子，为东川茹子及胡子曰，信矣，毁誉之难据也。梧冈子当

饥食渴饮之时，一切休息，与民更始，而洁己不污，孜孜举其职，此人所难者，而独以输赋受赏。夫赋之难完，邑之旧也。自核田告成，兴举飞洒诡寄而一扫之，则其完无难者。非所难而得奖，举所难而未得达，则梧冈其有以自信否乎？今夫凤之为德也，礼以为翼，义以为背，仁以为膺，信以为肠，一德弗备，则凤之所当自求也。若其昂首而鸣也，人喜之则以自足，人怒之则以自沮，其为凤也，亦浅矣。梧冈子尝见先师于贵阳，而时以戒惧之功过相磋，盖晞凤之徒也。其尚勉于自信之学乎！

### 泮水别言

松溪程侯与诸大夫诸士聚讲泮水之上，既拜召命，犹修荒政、颁乡约、经营书院，眷然不能别。邑之父老子弟相与列治状赴当道，闵闵然望其留也。松溪子曰，吾岂能忘情吾民乎？天下之化机，惟宰相得专其统之，惟县令得专理之，故士之有志者，不得为宰相则愿为县令。吾方欲就县令，而学以弘章善瘳恶之化，而愧未之能成也。

东廓子曰：予观于杨馆之相也，其犹侯之令乎？崔宽中丞也，而毁游观；黎幹京兆也，而损驺馭；郭子仪勋贵也，而散音乐。故上好廉介，则豪侈变矣；上好正直，则诡谲变矣；上好宽仁，则残刻变矣；上好诚信，则诈滑变矣；上好礼让，则贪戾变矣。侯不鄙吾民，敛其宰天下者而试于一邑。其抚良善，惻然恐其伤也；其芟奸慝，侃然恐其滋也；其宣畅彝训，肃然恐其弗章也。是以民莫不劝勉于善，愧耻慑伏，以无陷于刑戮。如天之福，不夺以三月，邑之福其未艾乎？

诸大夫曰：天非不欲福吾邑也，其以播其福于天下乎？圣天子方霁威严以旁招俊乂，岂繫以职方相淹？将资启沃跻寅亮，由此其选也。侯以试于一邑者而弘敷于天下，则爵不待渎，刑不待试，而天下将丕应徯志，请遂以馆为侯祝。

诸士曰：王道之寂，久矣，其本在于天德。昔在伊洛，以大公顺应为定性之功，与中和位育千载同源。故簿上元令晋城，改著作、权御史、丞太常，随其所至，上下响应，狡伪暴慢，且献诚致恭，而巍然为百世师。侯之入大史也，与念庵罗氏、方州杨氏切实磋之。而松溪又洛水之所自出也，懋而终之，焉知安福非晋城乎？请以伯淳为侯祝。

侯拜起曰：甚矣，诸君子之好我好，敢不驰周行以求光于先世！抑大公顺应者，性之则也；自私用智者，习之障也。相古安成以节义文章望于天下，迩来颇负恶声矣，诚欲明目张喙为诸公一洗之，亦愿诸公之懋终也。无摇尔习，无汨尔性，繫夙夜之祝。诸大夫诸士罗拜曰：甚矣，侯之爱我无已也。其忍忘德音而忝先正？于是登洞渊，泛泸江，徘徊石屋，歌咏盈卷而别。

### 赠郑景明归徽

东廓子与同志再会九峰之上，曰：曩者之会，五年于兹矣。二三子之新功也，何以商之？合辞而对曰：曩者之教，未之敢忘也，而未之能有所成也。曰：夫农之功也，种麦则有夏矣，种禾则有秋矣。以五年之积，而未有成也，得无有种不入土者乎？不然，不免于灭裂而卤莽之，故其实亦灭裂卤莽以相报乎？今吾与子约，子与良知约，无为虚见相诳也。曰：知善而不迁，知过而不改，则何如？曰：自度所不安也，抑且不敢。曰：知过而必改，知善而必迁，则何如？曰：正愧未之能也，是以无成。曰：若然，则二三子之病也，其在于因循乎？因循于此，则必眩摇于彼矣。古之不眩摇于彼者，出门使民、造次颠沛，参前倚衡，断断乎精明之流行，而不使须臾离焉，是谓戒慎不忘之学。能戒慎以学，则大公以中；能大公以中，则能顺应以和，裁成天地，辅相万物，胥由此出，而何无所成之患？若种不入土，则虽和风甘雨，将何所望其成？二三子惕然若有失也，相与誓于山灵曰：慎无忘兹盟也，以饫吾生。歛生郑景明，初学于广德，再见于南都。比予之疾，复聚于钱塘。兹不远千里以毕业于山房，其易恶至中之志，闵闵然若穉蓂之望获也。于其归省，述兹盟以为座右徽。是任是负，是舂是揄，是簸是躁，是释是蒸，以充肤革，以引来胤，是在景明无忘之而已矣。徽之同志切磋者，若鲍氏、程氏、潘氏、胡氏、戴氏、谢氏、李氏、吴氏、方氏、洪氏、余氏、王氏，皆预闻后稷氏之术也。瞻望弗及，悠悠我思，其尚为我交徽之。

#### 寿中山先生七十序

中山刘子退居秋江之上，敛其用世者经试于乡，年七十矣，而行日壮。离明的斋，崇正有会，乡约有议，惇惇然蕲其同升于善也。其乡之彦聚而谋曰：吾侪之得中山翁也，若病者之渐起也。自其兄弟怡怡，室无私蓄也，而竞欲者知让矣。自其祗谒先祠，贞教子姓也，而嚣傲者知敬矣。自其燕坐书斋，滋兰艺菊，举觞赋诗，油然无外慕也，而驰鹜者知息矣。自其亲师取友，孜孜正学，老而不倦，如有求弗获也，亢者知勸，画者知奋矣。由是而祝，其日寿也。吾侪其偕寿而有瘳乎？乃相率俨然以造于东廓子。东廓子曰：微二三子之请也，吾固愿寿之。往岁中山子与甘泉子切磋于观光之馆，时留滞广德，未克见也。其后与双江子幸振我于青原，又与莲坪子、念庵子鼓舞吾党之士于崇福，如使其日寿也，将邻国胥赖，而况于其乡乎？世固有丰于货、炫于势，乡之人望而震焉。然盭于道义，则心违怨而口诅咒之。刘子之财蔑以济也，权力无以拔于险也。而俨然冠裳，爱之敬之，从而祝颂之。君子观于好恶之公也，其思以善自寿乎？昔在白沙先生与一峰先生，期以斯道易天下，而江门由耆逾老，深造自得。及门之士云瀚川汇，使金牛而弗止于艾也。将吾邦之薰陶，奚让于江门？然则君子之寿，其天下万世系之。秋江与湖西鸡犬相闻，而肃庵公与一峰公

管鲍也。及令程乡实命，中山兄弟亲承周溪云谷之教，天之厚于中山子也。年逾于一峰，以缁白沙之绪，其亦有大属乎？太极所育，万物芸芸，而人岿然为万物灵。嗜欲不断，则天机不彻，将灵万物者而繇然为万物役，兹江门之所隐也。走而大者麟，飞而大者凤，人而大者圣贤。万物之中有为大者，而灵万物者顾不为焉。金牛之所期，宁独在南海已乎？二三子归矣，为我效祝于中山翁，日懋灵明，亦临亦保，以述庭训，以光师范，以无替先哲，以祇承于天，庶以寿于天下万世。

### 晋轩刘先生遗稿序

谕德刘晋轩先生卒之六十年，其孙新宁尹晓彙次旧稿，以登诸梓。得七言律三十，绝句五十二，五言律三，绝句二，五言古体八，七言三，古调一，记七，序八，题跋二，郤安南金书一，祭文二，而附以志铭一，輓章三。以其散佚非全也，名之曰遗稿。三峰刘柱史阳受学于新宁，拜手题其后，而虚首简以授于山房。

益乃拜手言曰：安成文献富矣，若忠文、忠愍公之忠，南雄公之廉，晋轩先生之介，世仰为祥麟威凤，无毫倪颂之肆。古廉两溪有集，敬斋春秋有传，犹足以论世之绪，而先生流落人间仅仅若是。然一角占麟，一羽占凤。先生之学其有得于晋乎？晋之象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明德之光，奚异皎日！一为云霾所翳，则蔀屋昏夜。世之迹声色、殖货利、殉权势、怵毁誉，浸淫昏蚀，皆云霾也。故晋而摧，如以静为裕，则独行正而无咎；晋而愁，如以进为忧，则贞吉而受福；縻于贪，则为109鼠之厉；狃于势，则为晋角之吝惜也。先生以众110之望，而未获锡马昼接，以成有庆之往，阅世变者有遗憾焉。益尝僭评先生，博识似蔡中郎，而弗笼于势；砺行似周恭叔，而弗摇于晚；绥远似陆大中，而无金以貽子；直节似卫史鱼，而未果进瑗以黜瑕。使得与罗一峰、彭敷五、王济之诸同袍摅其直谅，113大明而上行，以一扫怀利患失之风。则杨绾入相，声乐驺从，台榭不戒以减。中国相司马，辽人相戒无生边爨。倘优为之。先生却金书云，其来星临，其去云敛，俯仰无愧，直可质诸114神。廷臣清白，雕题震怵，巍然耸中国于九霄之上，胜于115万师矣。

益方韶时，先易斋大夫梦有子如先生，大书“绰楔有道学谋猷”之句，恒思洒扫门墙而弗及也。乃得与新宁尹切偲梅源东阳，以究未尽之蕴，以燕石弃珠玉，且悚且庆。后之观遗稿者，惕然尚友，洗濯明命，为麟为凤，以无堕于109鼠晋角，庶乎神交先生之全，旷世而亲炙之矣。

### 重刻临川吴文正公年谱序

初，文正公年谱二卷长孙当以肃政廉访托门人危学士素纂序，梓于世。自至正乙己至嘉靖甲寅，二百五十年矣。裔孙庠生朝楨复增历代褒典、诸儒奏议及叙

跋与状碑为四卷，捐貲而梓之，以首简征于青原。益尝读阳明先师所刻朱子晚年定论，附公所著尊德性说，未尝不三复思撰，杖履以究著察之蕴。乃今得以稽始末，考践履，自望紫气，至陨大星，凡八十有五年，如亲炙而评陟之，非平生一快乎？从古圣门以尊德性为宗旨。上帝以降，蒸民以受，粹然至善，灵昭不昧，而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轻重厚薄，天则炯炯。践此者为克肖，保此者为匪懈，而害此者为悖德。虽困勉之极、己百己千，只从此德性充之，初非溯流以求源；虽下愚之极，自暴自弃，只从此德性牾之，未尝丰气而嗇理，故困而学之，可与圣神同归。困而不学，遂与禽兽同列。不观诸牛山之木乎？伐以斧斤，牧以牛羊，牾萌叶而濯濯焉，是亦一山木；牛羊勿牧，以保萌叶，是亦一山木；斧斤勿伐，以全其天真，是亦一山木。谓养之者有二科，而牾之者有二质，其可哉？古之人高明博厚，悠久无疆，位育极功也。而本于中和，经纶大经，立大本中和极则也。而本于戒惧，戒惧之著察，其神乎！离朱不见其形，师旷不闻其声，而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非仁体之经纶。富贵不淫曰厚生，贫贱不移曰玉成，夭寿不二曰生顺而死安，是为事天事亲全归无二之学。泛滥于多岐，疑迷于影响，虽终身由之，犹未可以语上达，而况于精训诂、靡辞章、急功利，弗行弗习者乎！

公生当宋末，往往以空言相驰鹜，而盛年英迈，拔于流俗，自任以天下斯文之重，摧折穷山，箪瓢卒岁，日取易书诗春秋孝经，括古今以折衷之，而于三礼尤勤。一时硕流若程文宪、元文敏、董忠定，执馈质疑，迎致讲学，至力荐以官国学，节惠定谥，遂与鲁斋并望南兆北。一时杵五色以补二天，岿然可覆也。

一峰罗文毅所跋桃源行曰，仲连蹈海，元亮尚晋，公之志也。后十年，燕山一行，岂公之志乎？是以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书曰“慎厥初，惟厥终”，其所感深矣。益也，更有感。然宋籙告终，元纲不振，而华盖临川一山之间，犹有伟人出焉。圣朝熙洽，正学宣畅，无兵燹之挠、困饿之苦、左衽之变，山川具存，图书可稽，其亦有以斯文为任者乎？自道自尊，修德凝道，贞观贞明，与天地日月同流，是在后之人。

朝楨饬行联乡，割田以广礼制，慨然有免包银、蠲虚税之风。当道以实行奖其门。咨吴之世，率其宗盟，暨于俊髦，稽公素履而考旋焉，庶以迪兹年谱，无遏佚前人光。

尚志堂寿言

东廓子玩易于山房，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束书而叹曰：在昔圣神，明物察伦，合爱同敬，以建三才之极。乾清坤夷，自我立心；民胞物与，自我立命。举从良知良能而充之。故合德合明，贞寿于无疆。亦曰不失赤子之心。安宅弗居

，正路弗由，拂恻隐羞恶之良，以自失其本心，则欲然而小，将与萧艾螻蛄同晦朔春秋矣。

门人贺子义卿，自童子奉厥考文化甫之命以来学，四十馀年矣。文化甫食贫力学，养寡母王孺人，以节孝闻，而未展其志，乃发于义卿。义卿之守邳州，范围清规，贞釐百度，隐隐有声淮扬间。而颜宜人以寿祝于庶士庶民，咸以崇阶旦夕望也。既考最矣，以忤上官，拂衣径归。而宜人亦安之曰：吾昔汝父，养大母，菽水欣欣也。今汝稍腴矣，无以吾故改操。识者以媿尹母善养云。义卿与儿善姻家，而德涵往来二馆，亟使以请曰：昔吾祖叔瑀翁构尚志堂以自树，而葺谱睦族，忠文李公寔序之，孟珉翁出谷二千馀石勸賑，膺旌玺书，而复创义仓，以济孤穷。文安刘公以姻家铭而跋之。采也畸于世构，数讹于义仓废址，自附于居肆成艺之旨。愿微言于师门，以续二公，使母子相依，以顾明命而娱暮景。因述玩易之贞寿以为祝。

义卿率诸弟世荣辈俛焉以充其学，融气节以趋道德，捐纷华以研性命之蕴，则日著日察，由孝弟而通神明，其孰御之！即使义卿洪滔荣利，以与世浮沉，虽三旌万钟，谗讥交集，回视尚志世泽，如在霄汉，于师友切磋，孰隆孰污耶？故大上率性，以制其命；其次修性以复命；最下拂性以蹈命。知斯三者，其观寿如观火乎！作尚志堂寿言。

#### 天申集序

东廓子与绪山子游于泅冈，双江子肃客于崇玄之宫。四乡同志自远而切磋，盖钟氏预者五人焉。将别，钟生侃出天申集以征言，曰：昔先大父恭愍公以谏死于位，英宪二圣嘉之，有褒赠，有节惠，有延赏，有申赉，有祠典，而公卿至于山林有赞有传，有铭有碑有哀輓。虽儿童走卒，无不昭然以并忠文忠愍之列也。君子曰“显显令德，自天申之”，盖取之嘉乐云。诸生曰：夫钟子之述也，言其定矣。在昔南内潜居，沂藩改封，君臣兄弟之间盖岌岌焉。公独建大义，以及时省待、择日建储为急。当时在廷之臣，自章廖一二公外，非逢恶凯宠，则緘默保位耳矣。而诏狱所逮，备极榜笞藤杖，封下腐瘞。浅土诗云“视天梦”，梦言其难堪也。夫天则亦有未定乎哉？东廓子曰：嘻，子将索之于外乎？则贫贱富贵夭寿，纷纷其不齐矣，夫安得而定？子将索之内乎？则惠迪从逆吉凶若影响矣，夫安得而不定？且试以贫且死为凶乎？则让国而逃，饿于首阳，其将为天所弃耶？试以富且贵为吉乎？则争国而得，尊为诸侯，富有四境之内，其遂为天所佑耶？曰：然则奚从而观其定？曰：舍鱼而取熊掌，口之定味也；舍生而取义，心之定理也。故志士不忘沟壑，勇士不忘丧元，言素定也。古之素位以学也，夷狄患难，举有以自得。自得者，得乎其天而已矣。方恭愍公之上疏也，逆鳞之批，业已闻之。马伏而毙，亦已兆之。假而有畏速死之念

乎？则其仗义也，必馁矣。有觊后福之念乎？则其罹患也，必悔矣。弗馁弗悔，以求自得其天，即弗褒弗赏、弗志弗輓，其天者完矣，而况红葵肇其瑞，黄沙章其戒，白鹤表其异！天机炳炳，诚之不可掩如此。夫故大上尽性以知天，其次尽节以事天，其下悖（字迹不清，据文义而作）德以逆天。逆天者，虽宠利耆老，君子谓之天枵。

### 叙漳南道志

漳南道志，志漳南道之政也。异时汀氓怙其岩险，以干天刑，乃分汀漳二部为道，专官莅之。自佥宪伍公希闵始，其后颁敕，改提督兵备事，权日重矣。而自成化庚寅至嘉靖庚子，尚未有志之者。笔山侯公廷训之至也，奋志饬治，罔敢暇豫。首以平居自警三说，及取法晋城长沙二条，颁于吏民。吏民惕然改观矣。乃稽于旧政，臧否得失，有遗征焉。稽于疆域，则形胜、关隘、兵防，有遗历焉。稽于郡邑，则城隍户口、田赋学校，有遗录焉。于是属上杭伍令125旁搜博访，以成新志，而亲定义例，为上下二卷。首以敕命示责任也；次以虔台所辖、与全闽诸图明体统也；次以因革事宜存鉴戒也；次以于郡卫及十六邑及所，各为图为纪，详职守也；其镇海安边及各水寨巡司特为图，重边防也。至是，漳南之政粲然指诸掌矣。

笔山以其子秋官一元学二予，使来征言，且曰：漳南虽敝，先易斋公临之矣。守益尝闻诸父师曰，官箴之盥，士习陋也；士习之陋，正学荒也。故大人之学，直以天下为一家。君之使臣，其父之使子乎？子之受命于其亲也，仓庾之封藏，出纳罔弗晰也；墙垣寝奥之防，罔弗慎也；家众之联居耦耕，罔弗辑也；内奸外宄之萌叶，罔弗靖也；姻邻之交际连络，罔弗睦也，夫然后登之于籍，以报其亲，而貽其孙。谋臣之受命于君也，其有能理官如家乎？晰者或昏之，慎者或堕之，辑者或纓之，靖者或戾之，甚至于去其籍以便其身图。笔山之是举也，以馭郡邑，曰敏以孚士民，曰惠以尽职业，曰忠以范来政，曰智一物而群善备。其诸有得于一家之学，非耶？

昔者先公之政，减供给以甦里甲；禁侈俗以敦礼教；分千百长以鬻土豪。而抚讨剧寇，128疾不避，功成乞归，不待报而行。柱史李公如圭言于朝，锡金币于家。今乃得托，以垂不朽。其不肖孤寔有宠耀焉，夫安敢以谀芜辞！

中丞李公显申明阳明先师诸令甲，以收宁一。柱史王君某按漳，新朱子之祠，皆有志于风教者。而伍令125为希闵公之裔，力纘先志，以光其世。于法皆当书。

### 野亭少傅刘公摘稿序

正德辛未，益试南省，受知于野亭刘公。逾月，公赐敕扫先茔，亟趋以别公，握手语曰：吾归不复来矣。子国器也，善自爱，宁直无媚，宁介无通，宁恬

无竞。益拜而服膺焉。其冬，公遂致其事，而益亦侍先大夫汤药于家。

嘉靖己亥，益再入京，获见公之孙中书存恩，求公遗稿，得若干卷，为摘其范世者，图梓之，而归遗稿，俾藏于家。

序曰：圣门之论君子，以彬彬为穀率，质偏则野，文偏则史。史与野悬矣，而爽于中均焉。公顾避君子而甘于野，则何居？盖林放之问，圣人大之，而宁俭宁戚，视礼之本若偏胜，然伤世之陋，而思约之也。先进之从，慨然避君子而甘于野，迹公之志也。其以礼乐从先进乎？益历仕途，阅公卿大夫多矣，其有怯于进而勇于退如公者乎？其有翰苑二十七年始以东宫恩进学士乎？其有以南太宰召制诰、入文渊、进少傅、直英武，凡七越月以十二疏乞休乎？其有历相位，家无馀赀，既归，不问生产，犹分俸馀以颁贫饿乎？其有杜门谢客，自为墓志，戒勿请祭<sup>129</sup>赠谥、勿干谏輓乎？其有优恩存问，侃侃陈谢，直以史鳢尸谏自许乎？世方抵巇，独尔静退；世方濡滞，独尔猛决；世方骄逞，独尔慈朴；世方誇诩，独尔澹寂；世方软媚，独尔戇鯁。则见谓为野也，亦宜。近习导武庙初摇成宪，公叹曰，吾讲读旧臣也。疏戒逸游，崇圣德，力议近习。及乞休，慰留甚渥。复叹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吾不忍强颜以负初心，以干清议。呜呼，孰非旧臣？孰无初心？孰不闻清议？而公独萃以自任耶？归乡不见客，或劝之，答曰：谀词巧说不曾习学，卑礼谄态不曾操演。知者谓为粗鄙，不知者且以为简傲。即公肮脏于山林，其能脂韦于朝著耶？

上入正大统，两遣行人同洛阳刘公存问，上疏陈谢，愿缉圣学，守祖训，进忠真，抑邪谄，开言路，选将帅，惜赏賚，罢土木。其于馭朽履冰，眷然割切。又请时御文华，召辅臣及九卿长贰，及巡抚藩臬来朝者，各疏卓异，直写知见，无堕毁誉，萃诸御屏，而时拔之。公用世未尽之蕴，岂悻悻长往，不复预人间事耶？汉室安刘托诸木强而多智之平难以独任淮南逆谋独惮汲直而阿世之弘，如发蒙振落。然则，野者何负于国哉！悠悠岁月，德业不逮。宁直宁介，野态如旧。敝帚千金，坐愧国器。公绝笔诗曰：贪痴颜面如尘土，百岁我犹生气在。抱此英英，神游四极，其尚以为不负知己乎？

公之子元嗣以致仕恩入中书，与孙存恩咸不坠家训，能守官以亢宗，而力未能登诸梓。海内豪杰，宁无毅然思从先进者？当能梓之以为尚野者规。

诸儒理学要语序

东廓子曰：嗟乎，自子思孟氏没，而真儒几无传矣。非无传也，传之者弗真，则醇疵相杂，犹无传也。杨子云曰，通天地人曰儒。其言是也。大玄准易，载酒问奇，果且以是为通乎哉？天之高也，星辰之远也，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异俗，刚柔轻重迟速异齐，将奚而通之？语不云乎？闭门造车，出门合轨。言规矩同也。故善学者操规矩以出方圆；不善学者执方圆以拟规矩。夫无

思无为、常寂常感，天然自有之规矩也。中以言乎体也；和以言乎用也；戒惧以言乎功也；位育以言乎变化也。故曰祖述宪章。上律下袭，如天地覆载，如四时，日月错行而代明。曰杀而不怨，利而不庸，过化存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其天德王道之大成乎？以训诂者尚其专；以词章者尚其华；以著述者尚其博；以勋业者尚其成。其经营布置，层方叠圆，非无可观也，而天规天矩偏倚乖戾，贸然莫或图之。至元公淳公始克续不传之脉，揭圣之可学，则以一者无欲为要；答定性之功，则以大公顺应学天地圣人之常。揆诸邹鲁，何异代而同符也！以横渠之精思力践、妙契疾书，而犹不免于出入。明睿考索之箴，吾儒醇疵这几也。明睿者，其屡空乎？考索者，其億中乎？億中之敏，若善射覆者，十发而九中，然犹不免于億也。屡空者若置覆，洞然心目，无俟推测而得矣。洛中高弟宣畅师说，各以所闻，不免牴牾。而建安清田流派，至分门立户，几若不相容。然后之学者，沿旧则信耳以自是，党同则动气以相角。其能超然窠臼、直求天真，吾见亦罕矣。呜呼，安得江汉以濯，秋阳以暴，渊渊浩浩，折群淆以一学术乎？

嘉靖甲辰，吾友鲁明卿氏守茶陵，出其平日所抄诸儒要言，于宋自濂溪公而下得十人焉，于国朝自阳明公而上得五人焉，刻之涿江书院，以嘉惠诸生，其用心亦良苦矣。凡我同志，相与反身而求之，戒惧勿离，以深造集义之节度，则规矩诚设，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不言而喻，夫是之谓知言。

#### 重刻唐宋白孔六帖序

姑苏喜刻奇书，而白孔六帖尚阙焉。观风者摹善本告于虞山陈中丞曰，公老而劬学，其扩二公之传。中丞默思曰，是必得富而好义者共之。乃以告于太学生谭照及晓等。校讹补阙，毕力而登诸梓。梓甫成，而予自南雍归。中丞携谭生迓于虎邱之上，以请其义。

东廓子曰：圣门之学，其犹医乎？大上淳德合和，调四时，从八风，以通神明；其次察衡权别，逆从以密腠理，以固精骨，而无戾于圣度；又其次则稽针焮，注虫鱼，类同分异，旁搜冥索，以自附于岐黄。故博学而识与一以贯之犹殊门异轨，而况其下者乎？中丞曰：若是，则固可废与？曰：昔者圣门揭诗之要，一言以蔽三百，曰思无邪。而其训诸小子也，曰可兴可群，而又曰可怨，曰事父事君，而又曰多识鸟兽草木。故不善学者，虽诵关雎殷武，不能授政以专对；而善学者，虽孺子之歌，足以崇德而修慝。夫白孔二公之劳于是帖也，下至稗官野录、释偈道典，其为沧浪，清浊溷矣。是独不可择善而从乎？而奚以废为？曰：然则，可广其传与？曰：陆敬輿之居忠州也，聚今古集验方五十篇，以疗瘴疠。彼其匡君救时、郁而弗宣，殆其惻隐之绪馀乎？兹帖之刻，乐与好事者公之。比诸中郎之秘异书以自助者，异矣。而奚患其弗传？吾辈今之虎

邱，固亦六帖也。以登眺者取诸石壑，以奇丽者取诸烟树，以词华者取诸题咏，以伎术者取诸剑，以清玩者取诸泉，以雄霸者取诸阖闾，以禅谈者取诸生公，以气节者取诸东坡，以道谊者取诸和靖，以高风者取诸延陵，以至德者取诸泰伯。学者其善取之而已矣。

### 资治通鉴补刊序

嘉靖辛丑，益与李子本同官南雍，纵言及于治道，李子曰：治道之要，鉴于古而已矣。人之修容以窥鉴也，虽躁且惰者，瞿瞿思正其衣冠也，而况鉴于古。鉴于人，独无兴替得失之感乎？昔在司马公光，与刘子攸、刘子恕、范子祖禹接春秋以作编年，合十六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凡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善可法而恶可戒，寔倦倦焉。三代而下，其真资治之金镜乎！

益曰：予尝稽其志矣，古语有之，人举其疵必怒，而鉴照其丑则喜。故无心者可感通，而有意者或扞格。方公之辞枢密分司京西也，适当变法之冲，其所欲匡主庇民，咸托诸书以自见，使读之者触其天机，将有不言而喻，则幹乾转坤之功，岂必于身亲之？故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牛李维州之争，与豷夫弘羊之旨，同出而异条。兹其良工铸鉴之若心乎！李子曰：是书也，胡氏三省尝注之，刻藏南雍，而尔稍缺139焉。如及时补之，庶以广先哲望治之传。乃属六堂之彦，谕诸生以义助工者听。而徽州汪生文琯愿出力独任之，遂嘉而许焉。刻未毕，而予南归。李子命汪生以授首简于山中。披阅连日，粲然完矣，乃拜手而序之。

曰：富哉，鉴乎！善取诸鉴者，如邹忌之相齐以自鉴，如忌之悟齐王以鉴于国，其庶矣乎。夫忌之眇丽不及城北徐公，而其妻美之，妾美之，宾客交美之，及窥鉴而自视，瞠然以为弗如也。寝而思之曰，妻之美我，私我也；妾之美我，畏我也；宾客之美我，有求于我也。以齐国之富且尊，是三蔽者滋甚矣。入以告于威王。威王矍然下令，吏民面刺过者受上赏，上书谏者受中赏，谤讥于市而闻者受下赏。于是燕赵韩魏咸朝。是非善鉴之明征乎？宋之诸帝诸相，其自标许过齐远甚，果不为三蔽所眩，则必念稼穡之艰难，而不忍于纲花石起艮狱矣；察左道之诞，而不甘于班金籙、建神霄矣；严忠邪之辩，而不至于任汪道、黜宗李矣；预夷虏之防，而不至于恃六甲、割三镇矣；揽威福之柄，而不至于亭香兰、撰福华矣。悲夫，资治之望，竟为邻国所揶揄也！后有作之者，即殷鉴而求之涑水，其犹炳炳乎？虽然，有机焉。吾目无翳，则对影可以照鬚眉。糠粃入之，则抚形而不睹山岳。心体通塞之妙，何以异于是？是故，惟唐虞能精一以执中；惟伊傅能咸有一德以沃心；惟孔鲁能一以贯之而别于博学以识。兹出治之大本达道也已。豪杰林立，宁无出力独任之者？草莽虽病，尚拭目以观其成。

## 冷溪王氏族谱序

某童时习闻易斋大夫庭训，曰：红巾之变，高祖靖斋公以智勇为乡所推，保障二十馀年。时冷溪王翁吾吾以十万称富户，群贼谋噬之。公提兵以援，遂以子乐山府君赘于家。洪武初，兵部言旧僭名号，戍边逾十年。王翁以富户填京师，府君两以赘免，归与王夫人拮据立家，生四丈夫子。迄于今，澈源支皆王夫人之瓜瓞也。某谨识之，弗敢谖。及访于冷溪，则其彦曰乔曰崇曰濡曰应等，协力立始祖祠矣。谒之，则吾吾翁无后，乃议产龕以祔始祖，以永王夫人之孝。嘉靖辛酉，乔等相率以族谱征言，曰：王之先，出泸溪公。公之玄孙曰丞伯曰方伯，当宋理宗景定庚申，自邑城茅堂徙城南浮山之阳，是为冷溪始祖。二世祖麟叔生五男，曰诚存、晋唐、养素、泸川、申如，善殖产，以富甲于邑，称为十万王家。元末兵燹，谱系付烈焰，子孙奔窜四出。其后以武显，若云南蒙化卫指挥讳本；以文显，若湖广益阳县茅家山别驾昆季，讳澄讳渊，若四川眉州小南街知县讳榦。各蕃衍不替。四世祖爱吾，以儒捐贖，助本州姜侯明修大成殿及文昌井，事载邑志。吾吾翁，其弟也。五世祖尊阳，号竹西，本州副潘岳荐举为学宾。六世祖韶，任浦江二尹，徙于永新之田西。八世崇，以例举吏目于桂阳，有政绩。十世燦，任浙江仁和典吏，至乔则九世孙也。乔承吾考南轩之训，与兄方、侄輜裒集谱系，将锲梓而力未逮。独念族属落莫，无以光显前闻。而女之适名家，多以外孙显。讳仕明，女适封兵部尚书彭毓义，是生太（原作大）师文献公；讳叔贤，女适赠御史罗拙轩，是生宪副克庵公；讳则廉，女适封大理评事刘威，是生宪使东轩公，施于内翰；讳恭武，女适彭太师侄颀，是生员外峦如易斋公，施于我司成。其先世预宠嘉之，愿惠训言以贻我后之人，俾知所佑启用，无湮泸溪公之绪。某谨受之。会困于痰火，未克就。乔等每见，屡督之。则敬述所闻以复。

曰：宅相之兆，青鸟家尝言之矣。吾儒之夺神工、改天命，上不在天，下不在地，而决诸吾心操舍之微。慎而修之，可以升美大；怠而悖之，不免沦暴弃。古之善存其心者，自戒自惧，顾諟明命。无忝可以孝亲，匪懈可以忠君，友于可以和兄弟，协比可以睦姻邻。若然者，虽考涧阿、饫藜藿，不失为求多福。若怠肆淫泆，越厥命以自覆，虽都三旌、亭万钟，不免为自作孽。昔在泸溪公，以劲节浩气与忠简声气相求，英俊颜厚奸谀骨寒二诗，读之有踈千古、凌三光之兴。计一时气焰如格天阁者，荡为飘埃，贻来世嗤唾。识者将何所择焉？诸君创祠以尊祖，修谱以睦族，此仁义之良也。继自今，陈其文必核其义，事死如生，事亡如存，视贫如富，视疏如亲，务敦一本之实，而免于秦越之愬。达则与民由之，穷则修身见于世。庶式浚泸公之源，以放于海，其我易斋大夫之灵，预宠嘉之。

## 古城寿言

嘉靖乙巳之夏，东廓子与同志聚梅坡，历古城，纵言及于风俗，曰：夫家莫贵于范矣，国莫贵于倡矣，天下莫贵于教矣。谗说殄行，唐虞所不免，而纳言明刑，俾协于中，则海隅苍生罔敢不应，而顽苗且即工，其教之畅乎？否则淫酗以化，师师（疑为“帅”）非度，而大小且草寇奸宄，奚其教？唐非无侈也，豳非无隋也，鲁非无夸诈也，而崇勤俭，课耕桑，秉信义，相与守之弗变，其倡之隆乎？否则溱洧相谑，宛邱屡舞，覩然而无忸怩，奚其倡？石氏孝谨，杨氏清白，柳氏礼法，子弟若律令条格，瞿瞿惟恐获戾，其范之立乎？否则僭侈相竞，贪戾相戕，如城狐市虎，骇听而悚视，奚其范？吾党之士，果能徙义改过，惻惻焉讲学以修德，则范以錡鼎，倡以宫羽，教以铎鞀鼓磬，风移俗易，其犹有望乎。

自斋王子避席而请曰：贞善欲有言，然若吾翁醒<sup>149</sup>先生，其可以范乎哉？奉祖母周以色，养怡诸叔以厚存恤，<sup>150</sup><sup>151</sup>族祀以尊祖，籍宗法以联族，训不肖兄弟以志于学，兹登大耋矣。夙兴夜寐，犹以为子孙先。邹子曰：醒者，醉之对也。逐物则忘亲，殉私则背公，趋利则捐义。世方群醉而独醒焉，于孝谨清白有光矣。故能醒则寿。南野子曰：翁之七袞也，予与涇野子寿之，兹其可以倡乎哉？称淑者曰贵德而贱货；悼敝者曰贪富而好夺。充翁之志，贞教其子，虽禄食而田庐无增也，是恒其德而不爽又十年矣。前辈风流，舍是吾奚观之？邹子曰：贞者邪之对也。赵孟之贵，季氏之富，其吉而匪贞乎？证羊之直，蒙袂之介，其善而匪贞乎？静言之<sup>152</sup>，色取之闻，其誉而匪贞乎？执兹训也，以往郡邑将有赖焉。故能贞则寿。石竹子曰：岂惟郡邑？四方其训之。伯也吉，由平山历司寇司空，员至于浚州，愔幅如一日；仲也善，筮仕海阳，以爱民忤大吏，归而取善于吾党；季也誉，力穡以养。而诸孙一视一觐辈方跻芳擷华，以弘乃祖之训。邹子曰：范以基倡，倡以基教。崇卑广狭异也，而机緘则一。翁之子若孙暨我同会，人人醒其醒，贞其贞，寿其寿，则光邦家，茂德音，以保艾尔后，岂系有位者专之？于是，中洲子、东沔子、武山子、前川子、龙江子、两湖子褰衣起曰：吾乃今闻寿之义矣。人人有寿于己者，顾弗求耳。八月四日，翁维寿期，吾辈其如期相率寿翁，且求以自寿。

## 乐安东门重修邹氏族谱序

惟我邹之先，受氏于宋，著望于范阳。嗣是，刺史于临川，卜筑于宜黄，而大衍于天经天纬。其显于炎坪，迁于永丰，为吾派之自出，皆祖仁迁公。其迁于临江，显于乐安东门，以派于莲池，于杏村，皆祖仁迈公。往岁易斋大夫奉使于闽，道出乐安，寔与东门通谱。东门之迁，自德兴公始，代不乏才。曰灏，应淳熙癸卯贡，纂辑邑志；曰琳，又籍嘉定丙子乡书，授奉新簿，时有异才

之称；曰元凯，魁咸淳丁卯，终凤是判；曰宗信，悃孝行而望重乡邦。先世之文物，班班然。至九世孙曰思敬思仁思德。思仁再世无传，而二思之后，日以繁衍。又二世曰良，以进士知荣昌、松溪、邵武三县，有惠政，士民乞留之。特旨赐袞衣，升六品俸，仍掌邵武事。东里杨公荐其可大用，遂知衡州府。尝与兄斗编辑旧谱以梓，荐绅讽之诵之。其孙曰环，以乡荐知东流县。曾孙曰确，以乡荐知武陵，改藤县。文物愈彬彬矣。嘉靖辛卯，庠生硕与从子人望谋于众曰：谱三世不修，昔人比诸不孝，今泝正统癸亥，将八十年矣，其尚思纘衡阳公之业。于是，鲁璧等倡之，人纪等校之，人龙等协之，而硕等矢志以公笔削。首以祭式，次以世系，继以家规，终以文献。逾年而始就。其言曰：谱之为义，有孝敬之道八焉。视其原，可以永思矣；视其序，可以别昭穆矣；视其宗，可以亲亲矣；视其年，可以老老矣；视其爵，可以贵贵矣；视其行，可以昭德矣；视其规，可以世守矣；视其籍，可以征往矣。而终篇惓惓以立德立功立言期其后之人。又逾年，携示予青原山中，益受而读之。曰：子之言美矣，又何加焉！无已，则以孝敬之本为昆弟子姓切磋之。

夫孩提而知孝，及长而知敬。彼岂尝读书史、通名物而后能乎？良知之精明真纯，不为嗜欲所壅，则天机发露，如源泉混混，东注而不竭。故生必尽养，没必尽哀，祭必尽诚，兄弟必尽翕，族里必尽仁，莅官必尽敬，是谓溥博渊泉而时出之。在昔先民戒慎恐惧之学，造次颠沛，参前倚衡，所以懋浚其源，而惴惴其或壅之也。是以蕴曰德，措之曰功，述之曰言。彼修谱以昭先范后，则言之一端耳。子且以世之从事谱系者，咸能尽其孝敬乎？修嗣立诚，由盈科以放四海，是之谓有本。若以侈门户，徼声誉，奚异于沟浚以自盈也！凡我邹之世，幸相与深求其本，以无替我祖德。

#### 赠大岳牧沅溪何公巡抚山东

益尝趋曲阜，谒文庙，登奎文阁，徘徊泗上筑场之墟，因叹圣化之隆，参天地，同日月，而千馀年来，乃以训诂著述相倡和也，甚者以浮词徼世资，然则子臣弟友，庸德庸言，相顾慙慙，其竟托诸空言乎？比观汶上，跻任城，历徐邳之交，往往以黄河为盈涸。盈则比庐连畴，千里鱼鳖；而涸则官筏漕舟若雁鹜，不能咫。其视雷夏灘沮，浮济达河之绩，何以复焉？迺者白川周子疏治河之策，以沟洫为首，曰浚畎浚距川决川距海，故无不治之水，无不治之田。石塘曾子构书院于会城，择俊髦，简师儒，以崇正教而敦实行。呜呼，天其将启神禹之业、宣圣之学乎？其机兆矣！沅溪公乘其机而力任之，遗大投艰，式圣主嘉靖之休，而丕承大司空过庭之训，是忠孝交相用也。浚浚浚川之功立，则潦可备，旱可支，猾盗可限，骄虏可制，中原可富，而东南可纾矣。庸德庸言之教章，则父子可亲，君臣可肃，夫妇可别，朋友可信，万物可育，而天地可官

矣。夫惟叙惟歌之烈，谁不愿之？然非神凿而鬼输也。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弗入，若是其以饥溺在躬也。而斯来斯和，天不可阶，亦自忘食忘忧、绝粮微服得之。公其无诿以为难乎？君臣朋友咸以义合也。故责难为恭，陈善闲邪为敬，而谓不能为贼。世之都俞吁咈而切偲赠遗，其果恭果敬果贼，在公权度中矣。

#### 四友轩赠言

大司马甘泉湛先生莅政而优，日与四司马之属讲道于四友轩中。焚香尽炷而后退。诸僚欣欣相属，以为得师也。未几，公致其仕以去。四司之僚吴子麟、吴子藩，张子邦瑞、陈子一贯、王子畿、苏子木、陈子锭、赵子维垣、赵子伊悵然叹曰，吾辈何以用吾情也？乃诣邹子曰，原得一言以发明吾道之光，且使吾辈永有所箴规。守益起，问曰：夫何以谓之四友也？曰：昔者三原王先生构亭于署之东，植竹植松，植梅植柏，曰同声则相应矣，同气则相求矣。夫四物固天地刚大之气，历岁寒而不变者也。物且有之，而况于人乎？曰：圣门亦有之，得回而日亲，得赐而日至，得师而有辉光，得由而恶言不入。非孔子之四友乎？曰疏附，曰奔奏，曰先后，曰御侮，非文王之四友乎？故同声相应矣，同气相求矣。有文王则有文王四友，有孔子则有孔子四友，在三原则有三原四友，在甘泉则有甘泉四友。天机之不可掩也如是。抑尝闻先生之宗旨矣，心无一物，天理见前；参前倚衡，乃达乎性灵。嘻，兹圣派也。大虚之统万物也，生育震耀，收敛伏藏，而无一物能为大虚之累。故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天德之虚也。文王之纯于天也，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而丕显之谟，显西土而光四方。故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圣德之虚也。先生少学江门，而静养于烟霞。及入翰林，时与志违，又退居于山中。适新天子即位，任司成，历宗伯，擢冢宰，转司马，虽未展所学，亦既试矣。兹其归也，率吾党之狂简，去过不及以趋中和，使及门之士于回之仁、赐之辨、师之仪、由之勇，泯然无迹，夫是之谓大成而无所成名，其忘食忘忧之学乎？吾与诸君离先生而南也，迹有聚散，心无聚散，其尚戒慎恐惧，亦临亦保，以无忘轩中之训。

#### 复古书院志序

嘉靖壬戌之秋，新刻复古志成，尹郡侯一仁纂之，刘柱史阳订之，诸生黄旦、刘162、邓周、刘秉亮、谢于鲁校刻之。其首曰训述，曰碑刻，曰书割，曰咏歌，曰报祀，曰经籍，曰堂宇，曰界止，曰田地，曰什物。是惟良师帅所经纶，而严师胜友所赞筹也。其附录曰丈田，曰粮长，曰水夫，曰机兵，曰绝军，曰额丁，曰驿递舡，曰沙米，曰乡约。是惟乡父老所图回而谏俗询政所稽察也。

守益三复而叹曰：复古之义大矣。粤若稽古，始自放勋、重华，代天立极，纳

万邦于时雍风动中。其在莘野，自任以尧舜君民，鸣条桐宫，格于皇天。傅岩旁求，学古训以启沃，霖雨舟楫，休匹阿衡。洙泗之兴，明王莫宗。祖述宪章，好古以敏求。与天地日月贞观贞明。陋巷之有为，泰山之终身忧，毅然以尚友千古。信有崇卑，时有显晦，而复古一脉，系先民是程。惟兹书院，良师帅主其成，群师友协其志，而成人小子，疏附后先。四乡之父老扶杖而观德化，以迄于今。兹休飒飒成秩。异时稽古者，且有率由焉。凡我同游，入斯门，升斯堂，咏歌斯楼，藏游斯室，惟曰其先定厥志，乃克正厥事。惟臧否污隆自他厥。惟志所诣，惟天降衷，惟尧继天，惟尹传达厥施，惟孔孟弘厥绪。予惟法服是服，惟法言是言，惟德行是行。曰予德若弗类，予惟褻天，惟嚶嚶。古之人罔敢弗掩。惟流俗污世，罔欲自媚以贼正学。肆用有以行，舍有以藏，以酬良师帅茂对文明之休。庶无旷兹广居庸光于兹籍。

## 卷之二 序类

### 观光赠言

南都同志胥会于观光，语及道不远人之学，东廓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心则为忠矣，如心则为恕矣，而曷尝求之于外！使道由师友而得，则道在师友矣；使道由简编而得，则道在简编矣。简编师友最为近之，不曰“执柯以伐柯”乎？时，张子益在坐，趋而请其方。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自所恶言之也；求乎子以事父，求乎弟以事兄，自所好言之也。事上使下未易尽也。即所恶而勿施之，无俟外求矣，孝亲弟长未易尽也；即所好而施之，无外求矣。子益曰：夫简编师友，将不必求乎？曰：夫子固言之矣。友也者，辅仁也；前言往行者，以蓄德也。仁也，德也，果自外至乎？抑自其中出乎？古之人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真诚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则忿懣好乐无所滞，而大本立矣；亲爱贱恶无所辟，而达道行矣。故修己以敬，可以安百姓；戒慎恐惧，可以位育；扩充四端，可以保四海。是之谓不远人以为道。子益跃然曰：谦乃今知好恶之外无学矣，好恶之外无政矣。未几，大名阙守，子益以刑部膺命而行。同官之彦，同门之旧，相率问言以重其别。东廓子曰：子益别矣，无庸于多言矣。子益貌癯而志壮，位抑而政亨，学愈崇而执礼愈卑，其任重以道远也，孰御焉！

大名古为名郡，狄梁公、宋广平远矣。稽于遗政，有王文公、韩魏国之爱焉；南望澶渊，有莱公社稷之勋焉；西临鱼水，有元城尽心行己之要焉。是简编师友之炳炳也。子益其时择之而已，异时闻以治平，入赞皇极，无有作好，无有作恶，敛五福以锡万邦，其在大名乎！

### 锡封赠言

国家嘉群臣劳绩，率视品极推恩其亲，砺臣节也。群臣荣上之赉，论次其亲之

行义，相与歌之，昭亲训也。大夫士声应气求，飒飒然颂其迈而祝其有成，敦友谊也。其后相沿，以为弥文。蔑功而受之，曰滥；蔑行义而张之，曰诞；蔑规祝而侈大之，曰谀。嘻，敝也久矣！予去京师十有七年而始入，同志之友相与切磋焉，谓宜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会吕子信卿以柱史拜恩，封芝山翁如其官，而赠妣章为大孺人。钱子洪甫、尹子任之以例问言。予啞然笑曰：吾辈亦不免于弥文乎？二子肃然曰：彼以其文，我以其实，夫何伤？予瞿然曰：善乎其学之也。钩之诵诗读书也，而或以治闻，或以畜德；钩之射策决科也，而或以市利，或以行义；钩之守官莅民也，而或以肥家，或以肥天下。故以实出之，则好勇好货，无往非天德之流切；以文出之，则示礼示信，不免于霸术矣。以吕子之敏而好学，致忠以行其文，则将顺匡救，罔敢懈也，而臣节日砺矣；出言举足罔或忘也，而亲训日昭矣；规过劝善罔有燕辟也，而友谊日敦矣。在易之训，曰“修辞以居业”，曰“知至至之而可与几”，曰“知终终之而可与存”。义合内外，贯始终，其忠信进德之全功乎？是在吕子勉之而已矣。吕子亟为予言，乃翁好易，壁间画列上下篇，卦爻凝然，时有所思，作诗及乐府无虑千余篇，藻丽有思致，独不喜作时文觅举。其恬淡冲漠，于机械寂如也。而大孺人相封君讲画宗法，缉先人祠墓，收族贫者与饮食，有慈惠惇恪之遗韵焉。征诸钱子，亦若吕子之言也。欧阳崇一所谓“尊德义之致，树出处之节，以显吾道”者，其有望于吕氏乎？

#### 赠梧冈王少尹

戒惧之学目，唐虞兢业以来相传一派正脉，不睹不闻，以言乎寂然不动也；莫见莫显，以言乎感而遂通也。须臾勿离，则有以立常寂之中而扩常感之和。裁成天地，辅相万物，大事小事举从此出。学术不明，往往纵其气习之偏，罔知防检。忿懣好乐滞于内，而亲爱贱恶辟于外。故事君弗能匪懈，事亲弗能无忝，保民弗能如伤，而爱士弗能若己有之。毫厘千里，其机可畏哉！

梧冈王少尹尝（原作常）亲炙先师之教，及临吾邑，慷慨共其职，士民翕然。有誉处尝作毁誉篇，勸之以戒惧自信之功。比督赋南都，征所以别者，因申是说，以赞屋漏。夫爱人以德，同升大猷之公也；爱以姑息，载胥及溺之敝也。复古诸生方以斯学为务，使君协恭之馀，尚相与交砺之。

#### 赠宗伯昭

宽而栗，柔而立，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唐虞相传变化气质之学也。古也，从其气质之偏而变化之；今也，从其气质之偏而充拓之。故古今不相逮，非由资稟，尽在学术。以子夏之隘，不可者盖拒之矣，“汝为君子儒”，所以药其硜硜也，而终也，敬而无失，恭而有礼，视四海如兄弟。以子张之辟，盖难与并为仁矣，忠敬笃信，参前倚衡，所以药其堂堂也。而终也嘉善容众，执德信道

，以为有无圣门善教善学易恶至中以为来世法程，即是可以默识矣。

吾友宗伯昭英才博闻，功名可唾手取，而偃蹇不偶，乃与吴中诸俊杰大肆于古诗文，今年五十有一矣。视予考功，愀然相砺于先师之教。因述所闻以商之。古之人五十知非，言有悟也；六十而化，言有养也；九十有五矣而儆戒屋漏，言有终也。予与子盍交砺焉。无局于气，无眩于习，无忘于师训，无畔于圣学，庶乎其永二先大夫之绪乎？

#### 江西戊申同贡录序

石城许大夫新莅学政，合江右诸士子而甄别之，拔其尤以贡于天府。将行，训之曰：二三子其思自重乎！国朝选士之正途，维科维贡，咨尔江右，以贡位公辅、列台谏、莅藩臬郡邑，炳炳与科甲并重，迩来乃渐轻矣。天子励精图治，鉴于成宪，锐然以三途并用，甚盛典也。矧兹戊申，系我高皇用夏变夷，再开乾坤之运，诸生其务自重。茂对休运，以匹于前闻。诸生退而为同贡录，叙少长，纪里籍，列三世，以逮昆弟与嗣，将世讲之，而命予弟临曰：子，贡元也。其得司成氏弃诸首简，以为兹录重。叔父贵复督之。益乃拜手言曰：善而石城大夫之训也。贡之制，昉于夏后，而备于成周。牺牲青茅，以为祠贡；丝枲絺纻，以为嫔贡；丹漆罍磬，以为器贡；玉马皮帛，以为币贡；椽栝籩簋，以为材贡；金钱龟贝，以为货贡；玄纁玕组，以为服贡；羽毛夏翟，以为游贡；鱼盐橘柚，以为物贡。是以地无废材，用无废事。况人才所系，官天地而宰万物，其可贵可重，非服食器物局而弗相通。故浚明亮采，翁受敷施。而虎賁缀衣，大都小伯，以和我庶狄庶慎。自一行一艺，咸获自达于上。其选之之目，由后可稽者，则宾兴之典举于乡遂，而庠序之异贡于大学。其后世科举之所由基乎？汉氏贤良孝廉外，置大常博士，弟子以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所闻为式，犹有古之遗焉。唐之学馆，宋之三舍，文艺日炽，而德行微矣。是以递重递轻，递兴递衰。其好尚渐渍使然，非降才异也。试以扬州之贡稽之。瑶琨篠簜、齿革羽毛、卉服织贝，充然无让前闻也。独于人才乃弗逮于夏与周乎？二三子懋对良师帅之训，以自成自道。盛典能膺，休运难遇。以敬有官，以乱有政，以代天工，以补袞职，以康兆民、抚四夷，如金玉皮帛，式光于充庭之实。等而上之，则尚友千古，裁成辅相，以运天下于掌。等而下之，则卮言虚貌，攘君罔民，苦窳而不适于用，祇为鄙薄口实。思齐内省，其将孰择焉？古今轻重之辨，罔不由人。羿以力，浞以诈，则夏之士轻；芮伯以贪，暴公以逸，则周之士轻。贤良，一也。董仲舒以正谊则重，公孙弘以曲学则轻。郡文学，一也。梅福王章以刚直则重，张禹以软媚则轻。嘻，可畏哉！异时尚有按是录而稽切之，其孰重孰轻，自有袞钺在。

#### 安福三刻县总序

周礼司民，献民数于王，王拜受之，藏诸天府。天府至严也，王至尊也，而敬重版图，若天球河图然。嘻，其义精矣！积民以成甲，积甲以成图，积图以成都，积都以成县，积县以成万邦。万邦之基，必始于邱民。故王政之要，重邱民而致察于县成。污吏猾胥，必慢其版籍。奸豪飞诡，贫弱讐敛，姦心竞生，伪端交作，神出鬼没，而弗可诘。是以泽鸿日号，角雀日繁，而佩牛犊日逞。执是而曰倡九牧，阜万民，是筑台九层而圯其基也。

安福之刻县总，自松溪程侯文德始。按丈田之籍而提其要，以周民数，以核赋税，以均事役。奸豪无所凯，贫弱无所疚，而胥吏无所摇，其古之遗乎！嘉靖壬辰，景山李侯一瀚届黄籍之卷，惓惓以松溪为法，复刻而户授之。邑之父老弟子，沐浴庆泽，帖帖无后虞。岁壬子，交川汤侯宾释褐视篆，博谘故实，遴能以团局，矢神以被志，酌粮以均甲，惓惓以景山为法，而属刘簿鳌日督其成。比膺召命，亟刻之，梓而告于益曰：版籍情伪，南北异状也，而众言复淆之，虽夙夜从事，犹慨然于中。暨按新籍督赋，犁然无升合爽，然后信旧政必告之为忠。而二三子之劳，为有终也。愿微言以告后之君子。益拜手曰：兹总也，三刻矣，其世变风移之庆乎？维民有常怀，维天有常亲，维王政有常宪。日昃咸和，则父母孔迓；率割夏邑，则时日曷丧。故赤子以保，众胥亲之矣，否则戚；聪明自民，明威自民，故靖共以听，神斯福之矣，否则殃。以松溪景山二侯稽之，有刊以讪矣，有联名以毁矣，而口碑道载，帝赉三接。以今准后，虽百世可知也。后之君子，宪于交川，体信达顺，以迓续民命于天，肆吾邑无疆维庆，诸君子亦无疆惟休。汤侯入赞司徒，职版籍矣；程侯秉国钧，李侯柄言责，咸精白周礼，以翊皇极。古之道御，今之纪尚。乐与万邦邱民庆之。古不云乎，达于上下，敬哉有土。

寿年友宪伯南江子八十序

予与晋陵南江邹子敏行同第于辛未。南江子出令浦江，以考最为邃庵大宰所首称，入司司徒之政，委榷江州，为商民所便，不于国课外求羨馀。历员外郎中，擢参广西，以议旬宣政成副云南之臬事，寻以烦言改广西，遂致其事以归。居官二十四考，家无长物，遇有赢馀，则悉以供宾媼之资。其乏也，则甘淡薄以自适，未尝以戚容靠于人。处亲朋僚友至于儿童走卒，率坦坦无所忤。酷喜奕棋，每对枰忘寝食燠冷，老而不厌。于毁誉成亏泊如也。

予自南雍归，南雍之士送于晋陵，而予友少初徐子理邑政，乃约南江子祇谒忠公墓下。仰瞻睟容，旁睨宰木俎豆，咏歌眷眷，不能别，时南江子寿七十矣。相与握手执袂，以无忤忠公为赠处之祝。嘉靖庚戌秋七月九日，南江子登八十之寿，其冢子騫丞合浦，介子駮簿雩都，不获称觞宾筵。騫与騫谋曰，其得东廓司成一言以为寿筵祝。东廓子方为雩都序续刻思贤之录，发书而叹曰：吾何

祝乎？祝之以忠公而已矣。公之修名姱节，与日月争光，而其践履学术、微言细行，咸可以师来世。故鼓篋问道，辟馆授粢，究理乱，别邪正，以长育四方之英，其迪士可师也。浮舟蹑履，招禅讯仙，情与景会，前倡后酬，倏然揖古人于千载之上，其风度可师也。再列谏垣，犯颜批鳞，言路闭塞，哆哆朝阳，视叱时宰如叱婴儿，其节义可师也。拱比有轩，初心湛然，尔尔余息，亟询国事，欲匡主德，以与三五比隆争治，其忠爱可师也。知恩有堂，奉母训弟，欣然不知老之将至，其孝友可师也。了翁龟山推毂周行，而承君景深披襟壮语，人有一善若拱璧驷马而愿交之，其取友可师也。论孟有解义，易有说，操不售之具而北面潜心，若列圣亲指授焉，其嗜学可师也。训子学统，究极渊源，奏议足以世父业，而语余足以传师授，其贻谋可师也。是八可师者，将四国训之，百世慕之，矧在我同姓，越在我后嗣，顾可以自诿乎？

南江子之少也，以三礼举南畿第一，莅官居乡凡四十馀年，而动履罔愆，精采日康，兹复以景扬先烈，为义方训，其志尚可概睹矣。忠公之铭座右曰：“志难成而易败，时难遭而易徂。奉先训以夙夜无少尽于须臾，声载实而远骛焕祖考之规模。彼圣贤亦人而已，庶以此而为徒。”其自任以斯道之重如此，故炳炳寿于无疆。益尝谓同志曰：责难于君为恭，陈善闭邪为敬，吾身不能为贼。贼乎？恭乎？将孰从乎？知而莫择，孰云为智？择而莫处，孰云为仁？仁且智矣，是为无疆惟寿。请以为南江翁父子祝。

#### 复古书院赠言

联泉柱史孙侯聚于复古，切磋絜矩之义，中席而请曰：“慎比鄙人也。往肄业庠序，俯首词章，比入仕版，慨然功名之际，未免以气习用事，今乃知圣训之切吾身也。富哉矩乎！能者以战兢保之，则有猷有守，锡皇极以福万民；不能者以逸欲戕之，则作好作恶，拂群情以速菑于躬。”

益离席而拜曰：“益也，学于师友三十馀年，使君何取善之笃，而入道之敏也！圣门志学，以不逾矩为准，贤智而过，愚不肖而不及。遵道而行，半途而废，皆逾也。故立与不惑，知天命而耳顺，精神命脉，融结凝聚，以依中庸而达帝则。故天命谓性，指降衷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指实功也。自矩之大公，曰中，自矩之顺应，曰和。自大公顺应之裁成辅相、发育而峻极，曰位育。若然者，质鬼神、俟后圣，举幽明古今而无二矩。夫是以无恶无射，以有誉于天下。使君奉天子命以按南服，将清戎伍备胡虏，而兼理匠班军料，以济百乏之需，投大遗艰，其亦絜之以吾矩而已矣。益不佞，谨为群情诵之。如使清戎而果，足以充伍备虏，虽损于民犹可也。长解督迫，鸡犬弗宁，而新军入卫，旋踪逃归，万民荼毒，而国家无一矢一戈之利。窃悲夫割股以啖腹，而腹未得饱也。如使匠存而追捕班虽急其后嗣可也。匠亡矣，而摊于里甲，是毆里甲

而逃亡也。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原作傅）？宁无动魏文侯之叹耶？如使运军以口粮准料价限以年可也。逋以三十年而偿以一旦，马力穷矣而求不已，必逸必攫，将不待颜氏子而后知之矣。天子建中和之极，以馭万邦也。宰执者其工师也，台谏者议工师而赞之也。稽诸往牒，方圆（原作员）隆污其亦可鉴哉。露台惜金，后宫衣绌，虽纯駟不具，米石万钱，而终臻贯朽粟腐之休；柏梁竞丽，五利兆诞，虽告缙钱引株送秀斧击断而弗能靖。轮台一诏，宿痾尽扫。少主一图，国脉潜回。如层雾积霾，复睹炎光之烈。故循规履矩，迄可篋篋削而批之立以苦窳，矫而复之，犹可救补。当局群工，宁无远猷辰告者乎？使君勗哉！见宾承祭，须臾勿离。集众思以广忠益，责难明良，诚立神应，俾好仁好义，兴孝兴弟，式绍隆古之化。而外本内末，一洗而融之。是万邦黎庶举沐浴五福而拯于六极也。复古善类，其邛首胥祝焉！

维兹复古，松溪大宰肇其基，少湖相国翊其成，而使君慨然增田以嘉惠。我诸生其焉能谖之！诸生曰：无言不酬，无德不报。木瓜之情，古今同矩也。是以徼琼瑶以纳诸虎贲。

#### 虔州申赠

中丞秋崖朱公之莅虔台也，贻永感录以示益，叹曰：兹其锡类之典乎！为闾民彝，征天道，用招风化焉。未几，公移阃于浙江，兼理福建以靖乱，阶叹曰：兹其明良嘉靖万邦之略乎！顾怀德者何以谖之？为纪往勋，昭部训，志去思焉。公遣舟以迎，适馆授粢，论学于学圣之堂。益曰：学至无极翁精矣！匪圣奚学？匪天奚希？一者其本体也；无欲者其功也。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不迓声色，不殖货利，古圣精一克一工课，犹惻惻劝戒若是。吾侪自省何似？而依违逸乐货色中，不自洗刷，将奚以拔于凡民！矧曰与千圣同堂、两仪并立？故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其无欲之学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其无极之贞乎？公曰：嘻，繄尝两宰州治，三历部署，五莅藩臬，思以政为学而莫予助也。惩忿窒欲，迁善改过，敢不乾乾弗息，以对越明命！翌日，燕静观堂而论政焉。益曰：政者正也，以吾之正，正天下之不正，犹执矩于此，以方天下之不方而已矣。夫漳之海寇与宁绍相剽窃也，处之矿徒与建宁纠串也，皆屠贩逋逃，捐生以徼无涯之欲。古之训曰，民之多辟，无自立辟，绥猷无主，有欲乃乱。皆自上任之。衅端初萌，玩愒弗报。权贵聚藪，骇缩罔诘。肘腋耳目，漏泄情实。簿书相谩，胜败弗核。而甚者利之以拂民性，而菑其身。犯是五蠹，又奚尤于群盗？故匪廉、匪明、匪正、匪慎、匪断，举弗矩也。公执素矩以往，其患弗方乎？公曰：嘻，繄尝仰愧国恩，俯惧庭训，永感母氏之烈，思以学为政，而凛乎无税驾也。今齿发日迈，遗大投艰，敢徇规矩以自驰晚节！益曰：公勉之矣，学与政匪异辙也，古与今匪异性也。多欲之蠹，为蹠以淆诸物

；无欲之醇，为舜以同诸天。伯益仲虺，在公握其机用，赞尧汤于以弘移孝之模，而裁成辅相，身亲见之。谨拭目以祝，公戒行有期矣！藩臬之彦临溪张子永明、白坪高子彦肃，币以赆，公拜手却曰：玉帛，古以将敬也，而世以为赐，是货之也。张子顾高子曰：善而中丞公之教也。赠以财，孰若赠以言。乃诣濂溪祠以征言。益拜手谢曰：赠言，古以责善也，而世以相为颂，是谀也。高子顾张子曰：善而司成氏之辞也，赠以颂孰若赠以规。益复拜曰：夫诸君子恪共朝夕，锡福于我士民，固欲行古之道也。其敢不暢嘉命以纳诸虎贲。

### 赠董谋之

予往岁受学虔州，与董子希永切磋世讲之谊。后二十有八年，复寻郁孤、通天旧游，希永之冢子谋之趋而问学焉。予曰：生固名家也。197溪大卿之祖武，文僖宗伯之世德，其名而字之，既诏之矣。古之聪也，聪于道德；后之聪也，聪于势利。故鸡鸣而起，孳孳则同，而舜蹠且天渊。生其谋之而已。曰：聪之病此久矣，思以鲁对治之，则奚若？曰：聪明睿智，天德之本体也。柴愚参鲁，圣门之所指渣滓也。子欲以渣滓易本体乎？古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不以纤毫非礼戕贼天真。而世之机械变诈者，谓为朴鲁无用，从而嗤讪之。机变日深，礼度日败，而鹜然自以为至巧，若醉酒者之号呼而笑醒也。鲁氏之训曰：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其弘毅之学，任重道远，至于全归而知免。此岂鲁者所能乎？渣滓消融，本体呈露。江汉以濯，秋阳以暴，皓皓而无以尚。非聪明睿智达天德，其孰能深造之！故谋之而得，则为肃为圣，以保五福；谋之而弗得，则为蒙为狂，以入六极。兹武王之所汲汲而访也。濂溪元公一者无欲之要，阳明先师致良知之规，皆箕畴正传也。而虔州独薰炙之，庙貌巍然，陟降对越，凛然师保之临焉。谋之其敬修可愿，内断于天君，无为浮习所眩。

### 乡会祝言

禾邑之南乡，山环水抱，风气完固，世族相望，淳庞未斫。乃嘉靖戊申仲春十日，柱史南屏李君大合同乡吴、龙、尹、张、贺、段、洪、周十四姓之彦，胥约于葛泉，以迪德规过，兴利除害，取法前哲，斟酌时义。有会誓，有会规，有会条，期以潜摩礼义，同升于古道。每月一会，每姓值一月。至于秋，凡八举矣。少长咸奋，强弱得所，税赋以时，而盗贼屏息，公庭无讼牒焉。季秋二十九日，届柱史初度辰。同会之俊髦告于嗜艾曰：柱史式克寿吾乡，吾乡盍图以寿柱史？往者丈量之疏穀我民瘼，讲学之约迪我士习，揽辔之风，丕振于南畿。维兹司成东廓子，同讲于年谊，同启于昊天，同事于广德，是宜微言以为祝。于是，尚义吴翁锡逾大毫矣，命尹生珏及其孙庠生懋桂以来。东廓子欣然曰：兹宜寿哉，兹宜祝哉。寿者世所胥欲也。祝也者世所胥爱敬也。弗爱弗敬，而恶且戮焉，斯诅之矣。祝于子姓，祝于媿媿，祝于宾朋，则荐闻之

，举一乡耄倪而胥祝焉。予未之前闻也。世固有虚誉浮于宦辙、而隐慝蔽于比闾。席势以咆哮，则诅为蝮虎矣；鬻货以请托，则诅为棘蝇矣；诬善以媚忌，则诅为沙蜮矣。而畴以祝为？

南屏君克纘先大夫之绪，逾弱冠而膺仕朝著。逾壮而轰声徽宁，天下颀然以公辅日望之。甫强仕而归养慈闱，遂以目废敛其天明。用小试于乡，乡之沐德慕义，以为横渠画斧之风。皇皇然威风拱壁，祝其永安而永完也。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福履耄耄，其神明寔劳之矣。君之冢子承重尝学于予，预闻天人善庆之机，其尚贞率二弟某某，合敬同爱以缉熙而翁之志。而乡中十四姓之彦一德相承，无为阳率阴败，始合终睽，以干誓言，则浣溪巽山胥跻于寿域，将与蓝田无疆维休。

### 青原赠处

阳明夫子之平两广也，钱王二子送于富阳。夫子曰：予别矣，盍各言所学。德洪对曰：至善无恶者心，有善有恶者意，知善知恶者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畿对曰：心无善而无恶，意无善而无恶，知无善而无恶，物无善而无恶。夫子笑曰：洪甫须识汝中本体，汝中须识洪甫工夫。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

逾年，先生薨于南安，不及稽二子之成也。而二子交砥互砺，以求不坠遗绪。闻吾邦惜阴之会视四方为盛，冒暑跋涉，升九华，历匡庐，以至复古，大会于青原。吉郡同志欣欣携子弟从之，而南昌临瑞抚赣之彦亦闻风胥集，相与宣畅格致宗旨。工夫缜密，本体精粹，人人若先师之临乎上也。龙溪子以病逾月而归，绪山子泝澄江，入五云以别。同志瞿然赠处之义，益拜手绎以所闻。

曰：良知之旨，其天命之性乎？是性也，不睹不闻，无声无臭，而莫见莫显，体物不遗。不睹不闻，真体常寂，命之曰诚；莫见莫显，妙用常感，命之曰神。常寂常感，常虚常灵，有无之间，不可致诘，命之曰几。性焉安焉，知几其神，以止至善。天运川流，不舍昼夜。复焉执焉，见几而作，迁善改过，雷厉风飞，不俟终日。有所忿懣好乐则不寂，不寂则挠其体；亲爱贱恶而辟则感不通，不通则窒其用。慎哉其惟独乎！独也者，几也。于焉戒慎，于焉恐惧，日瑟僩，日赫喧，日精微，日广大。礼仪威仪，无适非仁；发育峻极，无适非天。是为诚立神通、全生全归之学。世之拟议言动，绳趋矩步，而贞纯未融，其蔽也支；独抱玄机，与造化游，而人伦庶物脱略未贯，其蔽也虚。皆师门所弗与也。况于矮人观场、狂犬逐块、游骑无归！愈测度而愈远，愈勤瘁而愈悖，愈担当而愈猖狂。其获罪于天命也滋甚。凡我同游，无智愚，无仕隐，无耄倪，从精神命脉处自怨自艾，自成自道，夙兴夜寐，无负此生，以慰二君子千里枉教之志。浙中诸友寄声胥勉之。异时沃天真，谒兰亭，历赤城石梁，放

于东海，归探鹅湖象山遗迹，共结江浙一社，以服膺师训，庶无为兹会玷。二君其有以处我。

### 续刻思贤录序

道乡忠公自少以道学行义知名，至两任言责，矫节鯁论，耀乎元符崇宁之间。其奏议序于杨文靖，其文集序于李忠定，其葬也，铭于陈忠肃，其复墓亭也，纪于叶水心，其思贤录也，序于杨铁崖，皆天下选也。谢子应芳当元季，慨然请于有司建祠宇，清莹域，请设书院，而采摭以刻是录，其诸尚友之志乎？嘉靖庚子，守益归自南雍，约南江副宪輓祗谒林庄公墓下，敦年谊，叙宗盟。后十年，南江之子駉簿于雩都，奉义方以刻是录，取后来修墓复田事迹，及奠谏题咏续之，而以肇庆之忠节祠、平乐之书院二记终焉。益盥诵连日夕。作曰：应芳氏郡后进也，表彰先哲，惻然欲永之，矧在我后嗣，其可弗恭以遏佚前人光？乃拜手而言。

曰：以益观于言路通塞之际，盖为往鉴永叹云。方宋之隆也，亲擢台谏，极一时之选。虽在狂直，屈己而优容之。故士争自洒濯，以犯颜敢谏济时行道，而鸣庆历和平之福。及其替也，偏听独任，窜斥接武，若与佞为市，与忠义为仇者。即有隐忧伏匿，熟视以言为讳，驯至靖康扳荡，夷狄横行而莫可药。故曰拱把干霄，养于豫也。蚁穴溃堤，慎于渐也。嘻，其几微矣！哲宗面对，以公辅器公，大中召还，驯贰吏兵，亦曰简在矣。论事弥不置非，曰皦然以洁直也。而一挤于章惇，再诬于蔡京，曾不得以所学报君父、奠宗社，展其比隆三五之志。爰及绍兴锡谥赠官，悼忠良以伤谄佞，然其如国计何？将厄运侵迫，匪独力支耶？抑国是206沓，匪降自天耶？方新州之窜也，祖问皆坐贬，旅舍不容榻，夜绝湘江，几葬鱼腹。欲挤之死也，而竟以生还。及伪疏之诬颁布天下，使闻之，真若有罪，而端人正士无敢为辨。欲夺其名也，而终以完名显。异时田画、王回、曾诞联列忠义，而惇与京褻然奸臣传首。呜呼，观是录者，可以深长思矣。

益尝论而重有感焉。邹氏自舍人公以水盂薤本，阴鹭苍生，而都官参军世守弗援。蕴极而发，以钟于公，坐不踞，立不倚，鏃羽师友，沉酣道乡，超然有悟于倾耳莫闻、拭目莫睹之真，故处卑官而抗时政，遇沉剧而常优游，当雷霆、迫鼎镬，而不改容易虑；餐脱粟、驾鸡栖，而阖门千指欣，若养三牲而食万钱。兹岂以声音笑貌袭者？公矢身许国，而安康慈训，以无愧公议为主，一视夷险而老不衰。公以长育人才为己任，踏门问道无虚席。而沈夫人相之，馆舍膳羞，区画不懈。病则为之粥药，至受遗赙，以颂贫空尤为知礼。公以正学自树，而子柄善述之。缴进原疏，光雪先烈，庄外敏中。了翁许其大受。而语录渊源，为龟山门下首称，则公之谕于亲、刑于家、燕翼于后，举皆可为来世矜式

。游定夫之祭公曰，志士仁人皆曰五百年之期，是维我公以斯道鸣乎？不然，何得之全而养之诚？则公之廉贪立懦而系百世思者，宁独蔽以忠义乎？公歿又五百年矣，迪维前人光，用施于我宗盟。鹄峙玉立，饮膏袭馥。宁无厚望，以续来思？

#### 义城黄姻家寿言

义城黄子聚于青原山中，语及古今之异，东廓邹子曰：古之君子，何其善自寿也！忠鯁者以谏君寿，刚介者以去奸寿，循良者以爱民寿，行谊者以作人寿，恬退者以洁己寿，虽所立不齐，要之磊磊落落，与日月争光。后之君子，则或盩于是矣，故疲精竭神以徼时好，而不免与春禽夏卉一过而无留。黄子曰：夫善有诸己，咸可以寿矣。圣门之论寿，则独归仁，则何居？曰：此寿之全功也。令尹子文之忠，陈文子之清，其饬躬砺行，亦足以名后世，然非自然无欲之心发之，终不可以语圣学而上达天德。亦临亦保，文王之仁也，而亶亶穆穆，与无声无臭合德。不厌不倦，孔子之仁也，而皓皓肫肫，与渊渊浩浩同神而并化。兹非吾儒长生之说乎？黄子訢然曰：吾今而后知寿之大也。

嘉靖辛丑秋八月二十有四日，义城子跻六十之寿，杖于乡矣。予以鹿鸣之雅、芑萝之好，系官南雍，弗获举觞以寿也。乃抒前语，属义儿以进于宾筵。惟我义城资颖而志卓，早以能诗举江右第一，及升进士，官行人，力谏先帝南巡，杖阙下，谪南太（原作大）学。皇上新政，复其官，寻擢御史，巡京城，风采凛然。阉寺衔之，诬以事，遂谪莲塘监司。选诸生受学，济济有造。及量移维扬，起督贵阳学政，众谓日显矣，而以谤以位。既归，怡然邱壑，足迹不入城府。督率族党及于乡闾修祠续谱，敬老慈幼，恤贫扶倾，瞿瞿然不懈其素也。在易有之，视履考祥，义城子其善自寿也乎！若由是而深造以道，戒惧勿离，毅然愿学孔子而师文王，则行著习察，居安资深，亶亶皓皓之仁，其将孰御之？异时杖于国杖于朝，当有颂寿之全功者，兹特其权舆云。

#### 艮山叔父寿言

叔父艮山翁之寿七十也，门生彭方伯夔率同游以请曰：国家优儒之典，凡郡邑文行显于庠而屡试弗售，锡以冠服，复其徭役。愿以为庆。叔父辞弗许。比寿八十，益归自南雍，率同宗以请曰：国家尚齿之典，凡行谊为乡族所重，锡以冠服，颁以肉帛，愿闻诸有司以为庆。亦固辞弗许。嘉靖甲寅春三月九日，寿升九十矣，时仲子临官于泰州，谋于兄谦弟同及有曰：以吾父之力学而弗售于科第，以不肖辈之淹而弗获章服以荣也，畸于人而合于天，其天以寿酬吾父乎？泰之僚友暨诸生汇次群玉，题曰瞻云祝寿，司成兄以弁其端，谦等具以请，叔父叹而许之，曰：自吾先世，未有登于耄者，吾何修以迓天休？其吾祖考遗庆乎？吾其可荐郤群望，以遏佚我前人光？

益乃拜手颺言于众曰：若亦知吾祖考积善之艰乎？静斋府君当红巾抢攘之变，以智勇为众所推，保障乡里，乡里免于流离者垂三十年。大父乐山公两经籍没，仅存一线之绪。大母谢与姒李娣邓，矢志守孤，莹然以三节亢一门。我毅轩大父力贫，事寡母藉束修以养，而节食以济饿者。至易斋大夫与叔父力学艰险中，孳孳孝友，以迪于俊髦。大夫晚始获显，而叔父未显而获寿，谓之天道厥亦有征。夫益尝稽于天人之蕴，富贵寿考，天所以劝善之权也。锡之以财，俾以济乏也，而善日裕；锡之以位，俾以救物也，而善日播；锡之以年，俾以范后学也，而善日永。若不善而冒是三者，是窃天之权而侥幸也，殃必逮之。殃之所逮者，同宗怨之，同游耻之，弗庆也。虽庆，且将出于所强。叔父屡庆而屡弗许，众胥郁也。及许之，众胥庆也。稽于人情，可占天道矣。益侍函丈，从容问寿之要。叔父曰：吾不以嗜欲戕元气，不以元气佐喜怒，视荣枯得失若祁寒暑雨之相遭也。是以神凝精啬而保其天年。富哉教也！凡我同宗暨于同游，相与究世泽，运天机，以求所以自寿，则叔父之模范以永，盖未艾也。谨以赞于宾筵，遂贻于泰州。

#### 明水陈姻家寿言

益再见先师于虔，与明水陈子切磋通天岩中。圣主嗣统，彙征京邸，南洲应子赞之，以儿善缔姻好焉。比谪广德，而陈子官主客，以刚简之功无虐无傲相砥。未几，忤权贵戍闽，而予应罢主客以归。荐历艰险，以困衡之方能喻能作相期。暨，各返初服，聚冲玄，历岷台，入青原古屋之间，以戒惧之学不睹不闻为归宿。盖自正德庚辰，至于嘉靖癸丑，凡三十有四年，而陈子寿登六十矣。世之祝寿者，率以纡朱佩紫、囊金篋帛、势焰炫赫动四方观听。此皆景春胸次，以妾妇为大丈夫耳。大丈夫德业当与两仪并立、四时递运，大行穷居，初无加损。故千驷之富，不敌饿夫一匡之烈。取消童子，蜗角蚊睫，乌足以识之。刚柔者，质也，易恶以至于中，则弗囿于质矣；险夷者，境也，忍性以增不能，则弗夺于境矣。弗囿于质，弗夺于境。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三千三百，出王游衍。其神知之所为乎？圣门称耄期好学，以武公为准。蓁竹以继，辑熙屋漏，以先烈文。其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斲思？非知微之显，灵光炯然，其孰能与于斯！故切磋琢磨，瑟僖赫喧，至有斐而不可谖。世之绳趋矩步、未能皓皓于中，忽恟栗者也；养心缮性而不屑于外，略威仪者也。举不足以语精一博约之神。

陈氏自宁国徙抚，代有闻人。至明水子，英年高科，以力谏南巡杖阙下，直声隐隐动朝绅。既起蹶，锻炼日熟。亲炙师友，深造自得。充是而弗止，其进于卫武，将孰御焉！采芝阳明，白首黄绮。先师之命，夙夜其保之。谨命儿善及诸孙德涵、德溥敬祝于宾筵。

## 贞寿篇

天道于穆不已，故曰贞观。日月东西环而不穷，故曰贞明。圣学自强而不息，故曰贞寿。寿也者，自其贞体之常运常照言之也。若弗运弗照，以纰缪其天则，虽逾百龄，而芒然不足以语寿。阳明夫子以致良知觉天下，其诣以无极之贞精明流行，与天同运，与日月同明，俾后知后觉咸升于寿域乎？而学者往往挨傍于资质，牵绵于俗态，穿凿于闻见测度。卑者溺情欲，高者执意见，而眩其不二不测之贞。其于传而习也，远矣。安成惜阴之会，云蒸星繁，视异邑为盛。而好学好礼、不以流俗自寿者，益得于翁焉。曰石屋彭子世望，曰梅源刘子伯光。彭子自衡山晋陵以玩易于石屋二洞之间，其言曰：“吾始以圣人非学至也，而循吾资以自适。今乃知学之可以圣也。日用变化，自有主宰吾资质者存，一时而不合天德，便是罪过。”刘子自新宁以隐别墅，植梅浚源，以光谕德公之休。其言曰：“向者之误也，以学术批抹俗习，自以为莹矣。赖天之灵，始有见于天地之心，真阳来复，一毫阴慝无着脚处。吾敢不竭馀年以无负此机！”是其虚以取善，实以砺行，勇以自强，然为一邑赤帜。凡我成人小子，精进者可趋帜而奋，因循者可望崖而赧。其于师门之助，不既弘乎？石屋翁以己酉季冬寿升七袞。庚戌季夏，梅源翁亦升七袞矣。同志征言以寿，乃书以为宾筵祝。继自今，交砥互砺，日就月将，以求不息之贞，则忘食忘忧，老至不知，好古之发愤也；胜怠胜欲，觞豆毕铭，丹书之执兢也；如圭如璧，屋漏不愧，拟戒之瑟僖也。是之谓自作元命而求多福。诸生有起而请曰，子与二翁同德也。曩也默，而今语；曩也往，而今止。则何居？曰：子将求之于迹乎？万物芸芸，睹色而闻声，皆迹也。若迹之所自出，则离娄莫睹，师旷莫闻。贯语默，齐行止，一穷通，阅古今。倏然侗然，与贞观贞明同神而并化，然后可以游吾贞。

## 恩光世纪序

中丞应台傅公敛其家藏敕诰及庆吊赠遗诗文，属天泉潘子曰：子史氏也，其为我辑之。潘子退而繙阅连日夜，以敕谕敕诰为皇言纪，以寿笔山翁及恭人；刘序记赋颂诗歌为嵩祝纪；以铭状祭輓为哀逝纪，以中丞城上蔡、备泯洮、镇甘肃赠诵为德政纪。合而名之曰恩光世纪，以复于公。公曰，司成东廓邹子旧史氏也，其为我序之。潘子以告于石屋洞中。益披读连日夜，绎之曰：皇言教忠也，嵩祝教孝也，哀逝孝之永也，德政忠之贻也。善而潘子之以忠孝赞中丞也。忠孝之致也，格皇天，孚金石，豚鱼而况官府间乎？准四海，俟百世，而况同时接温听厉乎？然陈辞上征，倚闾阖而闭关；217行求全，投明珠而按剑。世未尝乏也。遇不遇者时也，达不达者境也。在昔先民，进德修业，与几存义，不以时眩志，不以境易操，故锡马三接弗为亨，雉膏不食弗为困，群小交憎

弗为愠，而四海宗之弗为泰。是以真诚恻怛，瑟僴赫喧，而令闻广誉弗谖于万世。非是族也，则鞶带之锡，钟彝之勒，只以为来者口实。尝稽纪而论其世矣。

笔山翁七岁而肄于庠，三十始禀，五十始贡，而偃蹇不改度。断事于陕晋，倅于颖，雪冤滞，慰悍鸷，拊疲癯，叛卒相戒勿犯。靡署投间于家，挫锐葆冲，娱莱妇，养凤毛，逾大耋以化，而委蕴于中丞。中丞释褐筮仕，筑城凿池，毅然壮万民百世之规。投艰蒙谤而不卹。比持斧列省，分阃西鄙，镞于所游，222郤砉然。遂次膺廷荐，以镇西庭。虽荐士之左迁，移镇之烦言，愈挫愈坚。迄于兹，勋誉日烜。其诸孝思永言，忠贞世笃，非耶？湛恩耿光，昭先而范远，可以为傅氏黄钟大吕矣。拟傅之世德，光于说命。若金作砺，若川作舟楫，若大旱作霖雨，若酒醴作麴药，若和羹作盐梅，罔俾阿衡专美，有商公经营四方告成。

圣主启心沃心，终始典学，招俊又，康兆民。对扬休命而永锡尔类嗣，当炳炳然纪诸惇史。225俾商岩专美有传。

双江聂子寿言

双江聂子文蔚守平阳，陟潼关宪使，扑被径归。荐者与娼者持三年而始白天官卿，请于上，有召命矣。岁在丁未，月正十有三日，跻度之庆，郡之同志约于青原，联舟于文江，谋祝寿筵觞。

有谈毁誉之定者，曰：双江子之筮仕华亭也，即以剽繁闻。其按八闽，慨然有揽辔澄江之志。比治姑苏，以礼教风于士民，盖动而得誉，然谤亦随之。迹者扑骄虏烈焰，障畿甸，为长城，天子瞿然有平原何叛乱之咨。公卿荐之，台谏荐之，谓立升要津矣。而贝锦鬼蜮，几不可诘。赖公议昭明，以终誉处也。双江子其展布四体，用对群望乎？益曰：学无毁誉，毁誉以言乎声也。譬之耳焉，鹄之喑喑，鸦之哑哑，各通于听而不留。而以毁誉异，是以鸦鹄为欣戚也。

有谈出处之时者，曰：昔水云公之课子也，将以补袞职，若明命而发四方也。聂子只义训以恪官箴，知有吾君，知有吾民，而不知有权贵，不知有夷虏，亦曰仰希先哲，俯愧来世，而岂拟世途之巇险若是也？白水之虻，可敌金牛，以怡吾神，以敦吾宗，以惠吾乡、终吾齿而安矣。从子司谏，门生朝著，足以报国承家，展未尽之蕴。若复229车九曲，以拯颠崖。于世道计，则得矣，其若自为何？益曰：学无出处，出处以言乎迹也。譬之途焉，水乘舟，陆乘车，泥乘橇，山乘橐，随所遇而通其变。而以出处异，是以水陆为前郤也。

有谈寂感之几者，曰：双江子之志卓矣，而才不足以充之。驱驰四方，舍矢如破。及闻阳明先师之学，精思力践，若虞机张而省括度也。晚而自得，恍然有悟于未发之中，而深惧以义袭为格物。其有意于寂以妙感已乎？益曰：学无寂

感，寂感以言乎所指也。譬之日焉，光其体也，照其用也。而以先天后天分，是以体用为先后也。夫倚于毁，则绝物；倚于誉，则合污；倚于出，则溺而不止；倚于处，则往而不反；倚于寂，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倚于感，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故曰“德輶如毛”，言未化也；“无声无臭”，则至诚而化，焉有所倚？是之谓肫肫维仁。仁而肫肫，则渊渊浩浩，与天同运，与江河同流，与日月同明。是之谓仁者无疆维寿。双江子，同志之贲育也。吾辈共筑寿坛，拜以先足。凡我同志，各勇于自寿。众以次胥寿之，请无让。

### 赠邑博鲍子陟教江陵

谈利者主于富，故取弃核盈，幽析秋毫，自百金以至于侯封。谈势者主于贵，故集菀避枯，巧登垄上，自一命以期于三旌。谈学者主于道，故顾諟天命，砥砺民彝，自善信以期于圣神。昔洙泗响息，讹行淫词满天下。时则有邹孟氏道性善，称尧舜，岿然与抑洪水同功。汉唐日远，濂洛勃兴。定性一脉，以大公顺应，学天地圣人之常。道南之祝，龟山先生寔当之。其言曰，学必至于圣，犹射必至于的。世之博古今，能文章，自以为博雅矣，而略于实践；忠信原悫，不为不义，自以为敦行矣，而眩于著察；事求可，功求成，立得功业，自以为利物泽众矣，而不本于规矩准绳。故学不闻道，与圣悬隔。甚矣，其传之明洁而恳恻也！

江陵木铎，龟山尝柄之矣。安于州县，不求闻达，而德望日重，千里来游。鲍子行矣，郡邑亦同教矣，流风遗韵，其尚有可闻者乎？为我谄于江汉之间，其亦有严霜烈雪，松柏独茂，以尊君父，攘夷狄，劝讲圣学如康侯乎？其亦有指斥执政，坐贬英州，榻前论事，疽发于背如质肃乎？其亦有请益上蔡，尽说《论语》洒扫应对、本末一贯，如朱翊善乎？由乡而国，由国而天下，由天下而古之人，尚友论世，以无恶于志。若富贵者，以侯封三旌为的，是为不忘久要之期乎？卓矣考亭新安之先哲，而道南之正传也。凡近高明，孰为归宿？同俗同理，孰为决择？婴儿巨人，孰为荣辱？一时万世，孰为天寿？鲍子勉之，且以教于江陵二三子。

### 张文定公文选序

甬川张文定公读书中秘，五转而为司成，双二转为少宗伯，乃兼学士，掌翰署，加太子宾客，掌詹府，升大宗伯。其所奏对，莫不称上旨，向用矣。以母夫人高年，数上疏乞归。上优礼之，改留都大宰，复参赞司马机务，俾内致其养，而外得输其忠。将大拜焉。比没，赐祭葬，赠官锡谥，咸出异数。而荐绅大夫士相吊，以为靖恭含弘，清俭博达，隆然公辅之望，而未得以培元和衔，（空缺两字）莫不嗟悼之。东沙子以诸父继为司马，评陟其宦绩学行以传。比保236江右，选其文三十有九卷刻之，用垂来礼，而俾来征言于山房。

东郭子读之终编，曰：嗟嗟甬川，其诸古之豪杰，非耶？圣门之评人品也，自行己有耻，等而下之至于斗筲；自事君容悦，等而上之至于正己而物正。钩是人也，胡若是悬也？趋向殊而翼越分；造诣殊而堂室判矣。斗筲鄙器也，容悦寺妇也，其弗足齿，较然矣。而眩者犹滑之。兢兢言行，必信必果，皇皇社稷，求可求成，亦足以耸瞻听，而适莫作用，瑕瑜互形，辨已微矣。孝弟章闻，信于宗党。中天下而定四海，泽润生民，此宜无间然者。而澠淄犹有别。盖著察之难精，而渣滓之难融也若是。某也受学先觉、取善四方三十有二年矣。思得古之豪杰相与并趋而深造之，于甬川公倍戚戚焉。

公年十五六，即能沉酣经史，撰拟诗骚，众悚然异之矣。有司举以明经，乃与闻石塘、汪雷峰、王定斋、余湖南诸君子友也。游神高门，耻238妮妮者五服官翰苑，作观颐之录。每夕纪过以自防。侍养家食，藜藿不厌。三起督学政，贞教多士，辄自免以归。及迁春坊，陟南雍，跋涉久而创艾切，作昭事之录。畏天（这里空两字）而比赞政柄，务持大体，不斤斤小苛。（这里空一字）吏部九年，不调诸手。所铨注者，往往位已上，绝不为意，惟时时发愤，曰：髭齟幸有闻，颠毛种种，尚未有成。古亦有言，行迈屡税，谁执其咎？故观诘博望文，见愤邪褻身之介焉；观郊祀议，见飡帝爱国之诚焉；观纳言劝忠颂，见抑奔竞、杜货赂、廓耳目、致太平之兆焉。而最其得意者曰《中庸传》，沉潜融会，卫道翊教，慨然以一德为政鹄。虽横渠考亭，尚未犁然于怀，兹岂冒识而肤觐之耶？公之题座右曰，为子当以父之心为心，为人当以天地之心为心。只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仁孝之道尽矣。

某亦近觉此义，即存即省，无二境界；即知即行，无二轮辙；即安即勉，无二源流。于以阐惟微之绪，启无极之真，全生全归，最为正脉。而明善诚身，九峰与公辨者，于鄙言尚未达也。公赞阳明先生像曰：欲起九原而弗得，徒瞻遗容而兴喟。某于公遗文亦云。东沙司马于某以斯学相期也。敬书以质之，且以告后之豪杰，思尚友文定公者。

#### 高吾司马陈公文集

世之丧吾者众矣，其孰从而高之？饕婪者以吾为蚂蚁，巧佞者吾为狐狸，暴戾者以吾为狼虺，谗媚者以吾为蝇蚋，虚浮者以吾为猩鸱，其能雾隐如豹、触邪如豸、恶杀如驹、虞呼萃如呦鹿、高举如冥鸿亦鲜矣。况乎出入以度，隐显不测，如祥麟神龙，睥然昭简册而亘宇宙乎？荀氏之言曰，道义重则轻富贵，志意得则骄王公。披挟所有以自较于高，志犹未醇也。居仁由义，直养无害，浩然天地，不移不屈，大丈夫全生全归，舍是将安准的哉？又曰，昔卫武公逾耄望期矣，仰抑之功至于不愧屋漏。旷百世而感者，如祥麟神龙，可仰而不可攀。关中举以《订顽》，命曰无忝。无忝之义，福泽以厚生，忧戚以玉成。存顺

事而没宁，无往非高吾之醇。公其日孜孜焉，以光240圣之规。

### 宝泽集序

休宁之吴，以商山为望，至御史少微，以经术知名于唐，而国录俯与邕州安抚倣以节气并显于宋。邕州从学南轩，受知考亭东莱，归养其亲于竹州之上，与龙川、稼轩、止斋、水心、石湖相友善。曾孙咨深上其集于朝，谥曰“文肃”。高风懿范，流被后昆。谨礼淑身，咸不陨先植。名硕胜流，泐泐然有遗赠，有纪志，有题咏。至于孟悦，已十世，琮十有一世矣。孟悦惧其散逸，辑编为集，名之宝泽。而琮捐金以倡梓之，俾世世子孙得以兴其孝思之诚。工告完矣，托其友毕子翰以征言于行窝。

东廓子发而读之终篇，叹曰：吴之泽，其盛乎！吴之孙子，知其所宝乎！古之人酒必祭觞，食必豆，凡以不忘其先也。矧食先世遗德！覆冒乐利，而文献无所于征，乃靡靡宫室田园，以徼私图，是弃麟角凤羽而宝鹤毳鼠朴也，安足以语爱敬之方？知爱敬其先，宝藏什袭，梓行以垂永久，俾观听曰是麟角也，是凤羽也。惕然以省，而油然以慕。若是亦庶矣。然犹宝乎其外也。圣门之训，不宝爵位，不宝财货，不宝文辞，揭揭然曰善曰仁亲，以为律令。维皇降衷，仁义具足。止慈止孝，止仁止敬，止睦止婣，止贞止烈。若取诸宝藏而时出之。璀璨晶莹，举无亏缺。是之谓在内之宝。以文肃公之急君慕亲、亲师取友，挺然立于百世，岂曰从外增益之？

凡吴之世，各充其善，各仁其亲，始家邦以达天下，如执玉捧盈，罔俾少离，是毅然以凤麟自持也。于以光先烈、贻后范，将为来世所宝。

### 青原寿言为方子元忠书

官阶之品，福仕为士，士进为大夫，大夫进为卿，卿进为孤为公。世靡然趋之，虽鸡鸣孳孳，欲罢不能。忘食忘忧，未有以逾也。圣学之品也，可欲为善，善进而信，信进而大，大进而圣神。此无异饥欲食、渴欲饮、寒欲衣。自生自成，而世藐弗盼也。将先觉者虚设此阶以诱来学乎？昧昧我思之，父兄以斯教乎？子弟以斯学乎？师友以斯切磋、而上之人以斯砥砺乎？公卿大夫之品，予夺在人，成毁在命，固有欲而弗遂者。仁义礼智、乐善不倦，自我予之，谁得而夺诸？自我成之，谁得而毁诸？故能志于学者，为能自寿。能自寿者，为能寿其亲。能寿其亲者，为能寿天下万世。

### 复初赠言

予判广德，作复初书院以迪于士民，别来岁星一周矣。而鲤湖子以柱史至，亟求而振厉之。于是涣者萃，颓者兴，阙略者完。予起废南都，相晤而笑曰：子之取善于予也，其犹燕之取士于隗乎？取士于隗而天下之士至。取善于予而天下之善至矣。鲤湖子曰：吾闻诸师友矣，目之初，罔不明也，乃或障之；耳之

初，罔不聪也，乃或塞之；心之初，罔不睿智也，乃或蔽之。君子去蔽以复其初也，若除目之沙尘而拔耳之木楔也。其未除而拔也，其有不戚然隐乎？比其复也，其有不跃然快乎？吾方从事焉，而未能也。继而，与南野子、龙溪子曰究斯道，政教日有闻。三载绩成，庶士庶民相率诣行台挽留之。未几，有岳州之命，皇皇焉无以援也。乃属彭杨二生彙群善，走南雍以征言。曰：侯之莅吾州也，寒暑三变矣，而萧然一室，不以家自随。剖决庶务，夙夜不辞劳。故庭无滞案，狱无淹囚。其事大吏，处僚友，雍容以正，初不强合，久乃翕然以信。尝署建平矣，革宿蠹，省妄费，公庭肃肃无讼。及借治望江，以身捍权贵之需，一力一财不妄费。至于贞教诸生，亶亶忘倦，有善若己出；有不善若恫瘝乃身也。兹必得言以章有斐，勿援之德。

东廓子曰：以予之交于侯也，习闻其世矣。大母应及母氏孙，力贫抚孤，以再造王氏。而侯竭力以养，邑博士捐俸助之。其节孝之懿，举不啻其初者也。及成进士，取善四方，扩于有位，以孚上下，即二子之言也，其诸复初之验乎？目复其初，则明不可胜视矣；耳复其初，则聪不可胜听矣。钩是聪明也，而障以塞之，于是乎洁无以堤身，敏无以集事，礼无以交众，惠无以逮下，刚无以讦强御，而教无以敷成人小子。故古之明德亲民之学，以至善为止。至善也者，帝衷之初也。切而磋之，琢而磨之。蕴之为恂栗，发之为威仪。则盛德至善，斐然而不能忘。充鲤湖子之学也，其取善于卫武而后快乎？若然者，将柱史不为华，倅州不为卑，佐郡不为钝，而陟岩廊不为利。无往非进德居业之地，善不可胜用矣。

二生归以告诸师。诸师拜而致之侯。侯拜而受之。曰：吾将终身从事焉，以无忘兹复初。

#### 赠虞衡叶子之雷州序

虞衡叶子之报政也，大宰上其考，俾复任于南主客。吴子偕同乡之仕于京者，请所以赠。予时适署南院以行，曰：无以赠也。夫叶子陟明伊迩矣，姑少待之。未几，果拜雷州之命。秋官张子偕同乡之仕于南者，请所以赠。曰：无以请也，予尝诺吴子矣，虽忧疾，其可爽之乎？

昔圣门忠信笃敬之教，能之者可行于蛮貊，而不能者弗行于州里。州里之于蛮貊，悬矣，而好恶无以相远，其天真一也。学术不明，而各以资质为政。才敏者以才敏胜，辩捷者以辩捷骋。赫赫然树功伐，徼声名。甚者至于拂百姓以从己之欲。自予登第，三十六年矣。历观士习之变，喟然兴慨也。得才敏不若得敦朴，得辩捷不若得简默。简默敦朴，其于凿天真浅矣。夫叶子身若不胜衣，言呐呐若不出口，然守均州、补郴州、二宁国、郎虞衡垂二十年，而兢兢守其职。故检其溢征，以薪恤于上，抑中贵而削其冗员，民是以妥焉；申饬属吏

，馭以恩信，盜是以靖焉；整戎備，刷簿書，造賦冊，長是以責成焉。致三澤之產，而擇其良。修陵寢而工不愆于素。天子是以齎焉。宗伯崔子稱其一心專志，可以事君。而作事其有所試已乎。

雷陽雖濱炎海，然無侈靡機械以戕天真。其朴魯儉勤，易以導于善也。行矣，叶侯，無眩于習，無狃于成，無忽于遠，聚民所同好而勿施所同惡焉。其尚永言于參前倚衡之功乎？往歲桂州相國贈郴州之行，曰“出守已經年，還家無薄田”。夫官與民相須者也。田畝不增，則民之田日辟矣。居244不華，則民之居日奠矣。夫豈家賜而戶與之？不侮不奪，致之245相之所以相，守之所以守，其位殊，其道一而已矣。

### 贈林子民服省親

子亦知夫人之愛其拱璧乎？裘以文錦，櫛以丹漆，加之以肩鉞，若是亦至矣。然必時發而省之，璧則如故也，而時省之者愛之也。親也者，吾身之所自出也，奚啻千金之璧也！而老壯之相渝，霜霧之不測，旦夕且異狀矣。然或冒于色，沒于貨，餌于爵祿，貿貿莫之省焉。是愛其親不如璧也，而可乎？林氏之秩深矣，陟明尹迹矣，而顛顛焉求省其親而不釋也，其亦可以厲俗矣。

曰：若是則吾輩之示得歸也，將何以庸吾情也？曰：夫孝莫大于省身矣。古之稱善事親者，莫如曾氏。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夫人之臨深而履薄也，凜乎恐其陷且墜也。當是時也，雖有淫聲，莫之敢聽也；雖有美色，莫之敢視也。夫耳目口體者，非我之有也，父母之遺也。莫或妄視，則無忝于目矣；莫或妄聽，則無忝于耳矣；莫或妄言，則無忝于口矣；莫或妄動，則無忝于身矣。故任重道遠之功，至于啟手足而后知免。夫能敬慎其身，以無忝所生，則雖離千里，固跬步在親側也。若縱欲以貽戮，雖烹臠芎而養，亦豕畜之而已。

于是三君訢然起，謝曰：吾聞省親乃得省身。請書以贊林子，且以為吾輩儆。可乎？

### 萬安郭氏續譜序

中丞郭子之治水于濟也，時旱甚水涸，南北行俱滯。鄒子執訊請其術。曰：吾烏有他術？吾惟浚其源，俾無涇；約其流，俾無泄。如斯而已矣。雖黃河之悍，世所駭以為神也，以吾觀之，循其勢無捍，防其隙無潰，其亦庶矣。未几，雨水大至，舟往來如歸。鄒子嘆曰：善而中丞之學也。禹之行水也，允賴被于萬世。然夷考其術，亦曰順而導之，使得其所歸。故見稱其大智。明日，郭子手其家譜一編以示，曰：此吾考贈方伯古叙公所編也。龍泉之源自縣尉日瑞，因官而家是，為始遷之祖。其后，德祥徙萬安之橋門；德新徙龍泉之台南；德耀守塚祠，仍居新康里。是為三派之宗。自吾考傳于持平暨原定、子隆

，凡三世。自吾考泝于大父希正、曾大父尚禹、高大父文明，以至德祥，凡五世。自德祥泝于显谟阁学士曰知章，以文学侍从，凡九世。自显谟公泝于县尉君，凡五世。自县尉下及于子隆，通二十有二世云。

邹子受而读之，叹曰：中丞之学也，其有本乎！夫爱亲敬兄，不学不虑，天然自有之性也。充爱亲之心，则思以尊祖矣；充敬长之心，则思以睦族矣。古之君子立家范，置宗会，营祠宇修谱牒，汲汲若不暇者，亦曰顺而导之，俾同归于善而已矣。贞教不明，于是乎富与贫相忤，贵与贱相厌，知与愚相诳。而为湮为泄，为捍为溃，是谓泊五行以斲彝伦。赠君之续是谱也，其有浚源约流、循势防溃之志乎？观其谕词，曰“为吾族者，性敏则学儒，质朴则力稼，入则为孝弟，出则为忠义。庆吊相通，休戚相关，庶不坠显谟公之裔”。顾局于位，未展也。中丞日陟高位，以续先业，俾老老幼幼，沛然锡福于庶民，以上翊皇极。是编也，殆其滥觞乎？

#### 赠大司寇北川周公考绩

夫位者，在可崇卑也；名者，人可毁誉也。道也者，不以崇崇，不以卑卑，不以毁毁，不以誉誉，将大行穷居弗加损也。而况一南北出入久速之间乎？在易之履，曰“视履考祥，其旋元吉”。旋也者克自周于道也，故无入而非日休。昔者卫武公以列侯入相，年聿耄矣，而其自周于道、切磋琢磨，罔有暇豫。故相在尔室，不愧屋漏，恂栗之纯也；不僭不贼，鲜不为则，威仪之孚也。公之位、之年、之德，其尚与武公同其绩乎？将有斐勿援。百世且考之矣。谨汇群言以告于旅贲。

#### 永丰平溪邱氏族谱序

东廓子曰：封建废，而民无定主矣；井田废，而民无定业矣；谱系废，而民无定宗矣。民无定主，则视其上如逆旅之翁，哄然而留，哄然而去耳。其有怀德畏威而不忍欺者乎？民无定业，则视其身如栖苴之在溪，倏然而盈，倏然而溃耳。其有利用厚生而不肯徙亡者乎？民无定宗，则视其类如秦越之相值，漠然而肥，漠然而瘠耳。其有尊祖睦族而不相遗弃者乎？

诸生起，请曰：民之散也久矣，何以救之？曰：其惟讲学乎？大人之学，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故大德以居大位，而其次分能授之，天下莫与争贵焉。大德以享大养，而其次分土任之，天下莫与争富焉。矧本乎祖而生，因异派而同源也。其肯凌弱暴寡、欺愚苦怯，以陷于痿痹者鲜矣。王政之大，未之能议也。君子若欲敦俗以成化，其先明于谱系乎？

嘉靖乙未1535年，安成举惜阴之会。中山刘先生自永丰率同志之彦以相切磋，而邱生助实与焉，获闻一体之学。明年六月，偕其叔一鸿致父老之请。曰：平溪之邱，以方平为始祖。由平溪以上，可谱者二十世，曰唐二居士，家洛

阳；曰和，自洛阳徙郾，以武功仕周，历隋入唐，授交州大总管，爵谭国公，子十五人，多至大官，而行恭为知名，以平高昌功封天水郡公；曰崇，袭父爵，以言事忤高宗，降虔州指挥使，遂家其里，曰灵村；灵村之五世曰观，与其侄显以文学进，而显仕至尚书；观之子曰方节，大理寺丞，其弟曰方崖，潭州通判，元和中，以朋党事播迁吉州大平乡，其里曰车溪；车溪之四世曰德明、德仁，发解南省；又六世徙永丰，其里曰平溪。吾欲统其系于前，以浚吾源，使子弟由是而学，咸知尊吾祖焉。由平溪以下十九世，曰克勤，博贯经史，著造物循环图说，行于世；曰勉行，国初同知思明府事；曰子强，丞余杭，赏罚明信，吏胥无敢虐，乡民载一统志；曰子汶，教宁都；曰惟德，知丽水；曰遂良，知兴宁；曰永常，教刘阳；曰公安，教会同；曰以均，以文华继其世。吾欲详其行于后，以导吾之派，使子弟由是而学，咸知睦吾族焉。

东廓子曰：善而父老之志也。使人人知尊其祖，蒸尝必预，冠娶丧葬必告，凛凛然不敢以非义玷其先也，则虽世无禄，而相统相联之规犹存矣。使人人知睦其族，喜必庆，忧必吊，患难必恤，惻惻然不敢以疏远忘也，则虽无世业，而相保相调之规犹存矣。是古道之可救于世者也。凡邱之世，善继其志，无采其华，而务茹其实，其斯以为善学乎！异时重访泷岗，历湖西，以升金牛，尚当与父老切磋之。

#### 邓氏族谱序

邓之先出汉高密侯禹。禹孙鹭以佐命世勋列国史。鹭二十六世曰璠，唐中元元年自尚书江西节度使权知袁州，以循吏载郡志。璠自筠州徙宜春，七世曰梅魁翁，始居安成之瓜畲，以积善业儒入家谱。其后，孙支蕃衍，六世彦璋徙吉水醴塘。七世应先徙金溪，岿然徙上元田。八世戊可、珉可徙圳口。九世传芳徙清陂。十世凤林徙安田六都。十二世资本处蠡湖、复古徙川源。十三世必敬、望立、望谦徙赤谷，应瑄、应琛徙南门。而十二世九超复自金陵徙洋田。十三世子良自醴塘徙丰田。皆系籍瓜畲云。大德戊戌，其彦用和甫始修谱，以联其族属。洪武庚申所谦翁率其子姓息、县令凤韶、推官德刚、教谕隆章，正论补漏，以广其传。永乐乙酉，志文、九渊、楚材征文以终之。正统戊午德温翁偕晋初、汝闾复续焉。嘉靖丁酉，凡百年矣，庠生周及栋及璐请于父兄而重修之，以无遏佚前人光。梓成，征言于予。予稽于其献，则曰铎、曰师孟、曰文卿、曰燎、曰贤伯咸登进士第，而贤德官秘书郎，以疾辞归，赐衣弗受。文文山高之，大书“南阳草庐”为赐，以节义相期许。其领乡荐、入胄监、任教授，迄元弗替。入国朝，曰显、曰明、曰秀并登第，列御史；曰荣、曰察、曰一鶚以乡举仕郡县，而教黉序、表乡闾者，代不乏才。稽于其文，则自元御史丁文苑至于忠愍刘公，炳炳可覆也。乃复于三生曰：二三子亦无忘忠愍公之言乎

？曰子能顺其亲，少能恭其长，尊能慈其卑，贤能育其不肖，富能济其贫，达能顾其穷，生能不忘乎死，是之谓有德。致族之盛在德，处族之盛亦在德。呜呼，后世隆德之风微矣！纷拏喧豗，惟势力、智计、财贿是营是度，戾亲鬩兄、侮弱给愚、忘生背死者相踪也。肆皇天弗尚凶而身圯而族以踣坠而世乘郤胥原降在皂舆，崔卢李郑化为微寒，自古已慨之矣。

凡邓之孙子，服膺先哲之训，修德讲学，改过迁善，蕲鉴于前闻人而光大之，将佑信助顺，以载郡志，以列国史，岂独在其家牒！书不云乎？吉凶不僭在人，天降灾祥在德。二三子率文献以求多福也，尚夙夜敬图之。

平川郭郡侯寿言

嘉靖甲寅仲冬四日，泰和平川郭郡侯届六十之庆。先期族党、婣戚、朋旧骈跻宾阶以祝寿。郭君曰：在礼，亲在恒言不称老。应奎赖天之福，得旦夕侍吾亲，方惴惴无以显扬也。其敢以老自庆？客曰：闻诸先正，劬劳之念，未可以举若具庆则可以郭氏之有世德，封君中山翁望于大耋，矍铄如壮齿。而桂芬兰茁，有来楚楚。君以解绶戏綵振舞斑之绪，盛福真乐环四封鲜与京焉。若郁而弗祝，其若群情何！

于是，族之庠生曰应贞、贞一、尚会走山房以请曰：吾兄励志古道，未第时从甘泉公以学，就官二十载，直己守道，随所至，辄有立。始官礼科，勘宗藩抚臣，不为阿。比忤当路，左迁镇江、姑苏，不为愠。运河方梗，陟水部，提督之，尽瘁经营，膺加俸锡金之宠，而不为功。出守嘉兴，理繁劓剧，一不当意，拂衣亟归，而不为濡滞。大宰有“涉及谨素著，年力未衰”之慰，而抚按交奖不容口。淡泉中丞素慎许可，独称“直躬洁行，真静不渝，有古大臣之节”。归家逾十载，养亲训子，睦族和乡，从青原诸君子切磋旧学。超然万物之表。是以愿一言以光寿筵。

东廓子曰：益获交于而兄，群行熟试之。其孳孳问学、精思力践，吾得之青原。其瞿瞿斋戒、祝亲祷神，吾得之武功。其萃涣振颓，绍晴川南野之绪；利害有涉矣，而不以滑和上说下，劝同升大猷，吾得之云津海智。夫学莫要于修德，行莫急于爱亲，义莫重于轻爵，而仁莫大于纳世于善。兹寿之所以基而弘也。身其康壮，犹将庆之，而况乎大耋在上，葆艾尔后乎！燕及婣朋犹将庆之，而况于昆弟、族党、薰蒸而无间言乎！是其可寿也已。

君以平川自号，乐水也；以兼山名堂，乐山也。知与水合，故不滞于万物；仁与山等，故万物不能挠。若然者，宰御阴阳，出入动静，无方无体，而周流六虚。博厚高明，与宇宙同悠久。是为渊渊浩浩之寿。愿因二三子以祝，益也请从而后可以寿亲，可以寿族，可以寿吾道。

社布王氏重修族谱序

王氏之先，望于太原，由太原徙蜀，由蜀徙吉郡水之东，复徙于荷山。五代梁龙德间，长者讳该，富甲乡邑，好善乐施。由荷山择地，居安成之连岭。其后曰栋头、曰茅塘、曰什乡，东向皆自连岭而徙。宋绍兴间，长者十三世孙念三宗白翁葬母氏刘于邑东之社布大坑，庐墓不忍去，因家社布。其后曰花树、曰白竹、曰高村，皆自社布而徙。无季兵燹，旧谱散失。宗白翁十一世孙乾澆、十二世孙邑尹奎，因修祠堂参稽家传，缔缀联属成帙，征言于少司成张公，尚未及梓也。嗣是，十一世孙郡丞一鹏续而修之。自长者而下，所徙为一图；自宗白翁而下，所徙为一图。仍以五世串修，名齿卒葬咸载，而先世诰敕名翰及碑铭序记附焉。嘉靖甲寅冬，祠堂告成，始克登诸梓。金谓宜有言以发明爱敬之道，命庠生士钶及汝深、钦鼎介彭生师存以请。

时，予聚讲东山，与诸生切磋为学之方。大上曰修性，次曰修行，次曰修文。修文者以言辞容止为说也。其蔽也华而无实。修行者，以行谊事功为说，其蔽也，实而无本。其惟修性乎？顾諝明命，戒惧不离，显仁藏用，举天地万物而位育之。是之谓合敬同爱之学。诸生瞿瞿若有感也。则复于三生曰：夫修谱之道，亦察于斯三者而已矣。谱也者，普也，普爱敬以位育于一家也。故缩而普之，自父祖以訢于始迁也，而众明于尊祖矣。衡而普之，自兄弟以敷于群从也，而众明于睦族矣。人人尊祖而睦族，则位育普于四海，犹运之掌也。教之隆也，以四海为兄弟；其壅也，以一家为秦越。臧否盛衰，降衷匪殊，学不学之别耳。世家颀民，搜罗旧典，以淑其宗党，俾之庆吊相及，有无相通，善相劝而过相规，亦曰隆爱宗敬，以古道相范也。陈其数而弗践其义，是谈食而蕲饱也。践其实，弗达其源，是食而鲜知味也。知味之真，行著习察，式好式乐，无饗饗而离，以肥其躬，以肥其家，以肥于邦国，古之盛德大业、发育峻极，由此其选也。

咨王之世，典刑不远。若慕亲庐墓，若好乐施善，非爱敬之可见者乎？振而浚之，以尚友千古而达天德，是在后之人。三生欣然曰：吾闻修谱乃得修德，请告诸父老，以范我来胤。

赠瑞州庄琼泉郡侯入覲

维皇降衷，是仁体也，而蒸民共之。反身而诚曰安仁，强恕而行曰利仁。弗诚弗恕以拂天地之性曰贼仁。自天子至于庶人，臧否理乱，恒必由焉。二千石之职，所以承上泽而布诸下者也。三载考绩，黜陟幽明，亦曰赏能以劝而惩不恪。使元精元粹充贯融液，剗疽痂，砭痿痹，生生自庸非以饰好恶也。

瑞阳以郡为僻，旧称媿俗，迺以难治闻。肆介川作之，琼泉绍之，而僚属和之。风行而水波，是为至文；仁形而民服，是为善化。宁独使柳侯专颂声于宋乎？抑神爵之主，厉精赏罚，总核名实矣。而伪增户口，犹以蒙封。颖川之牧

，以教化行谊增秩赐金矣，而为相乃损于治郡。此无他，精神命脉笃实光辉，于仁体尚隔尔。旧政必告，业云忠矣；十驷犹违，业云清矣，而未许以仁。是圣门求人之脉胳可覆也。庄侯其勛之。

### 大桥朱氏族谱序

朱氏自汴迁闽，历升至苏。宋天禧间，元航以大理寺丞出宰安福，其第三子闾州通判祁，始居安福之朱村。六传至评事斐，乾道初终于王事，其冢子子材始徙大桥之梅溪。子材生仲兴，仲兴生国辅、国贤、国平，国平子景周、景谟以厅事为祠，祠子材为一世祖。元季废于兵燹。至九世临，登成化进士，金宪于蜀。请于诸父即旧址兴复之，彭中丞礼纪其成。历十四、十五世，族日繁衍。自祠堂而近迁者，曰白塘背，曰白塘树间，曰逢田，曰锣邱；小拆者曰冻上，曰羊久，曰沙田，曰高园，曰洲上，曰小陂，曰磐石塘；远迁者曰泰亨，曰冻头，曰汶源，曰严田，曰永新城西，曰樟桥。岁时祭祀，则翁萃于祠，食指千计，皆三国之裔云。

嘉靖癸丑，长至祭毕，金宪之介子261与祀皆解邑符家食，升子姓而告之曰，祠幸辑而谱未梓，得无阙典乎？世滋远矣，居址析矣，生齿滋衍矣，不有谱以联属之，则贵以位骄，富以财骋，巧智以能雄，将奚以敦仁义之泽于悠久？乃遴练达者司出纳，文艺者司纂编，敏有力者司使役，凡四十有六人，各任其劳。未逾年而梓成。首遗文，次谱例，次总图源流，次分派世系图，终之以祠堂记。无泛无漏无诬，而庠生调耀孟琮恩輒骈然征言于益，以范来胤。昔者圣人作易，以同人系否所以昭倾否之方也。天下之情，扞格则为否，而贯属则为同。父而同于子则慈，子而同于父则孝，兄而同于弟则友，弟而同于兄则恭，宗族而同于宗族则睦。故上下左右前后一，是以同其好恶为准，则其象曰类族辨物，所以审易而致同也。同人之贞，为离为悔为乾。乾天也，离日也。覆之以公而照之以明，则刚健辉光，沛然保四海，而为大有之元亨。藩篱以桔之，萑苇以蔀之，将胁弱暴寡，诈愚苦怯，缩然菑逮于躬，而为比之匪人无邦矣。勛哉，大桥庆泽永矣！尊祖联族，训迪尔哲矣。无吝于宗，无僻于郊，无伏于莽，无乘于墉，以中正相克，而出门以通天下之志，则否倾而亨大有，其孰能御之哉！或曰，谱止于，将非各与？曰：万邦协和，自亲九族。万邦作孚，自刑寡妻。隆古大道之行，爱亲敬长，达诸万邦。浑然理一谓之仁，粲然分殊谓之义。若天覆帔而日照临也。是之谓大同。朱氏诸耆彦以治易有声，而切磋文明之学。敬以是赞之。

### 万安丈田奖绩

闻诸父师曰，仁者能以天下为一家，故其爱君也，如爱父；其爱民也，如爱赤子。虽艰阨困笃，图回经营，毅然以身任天下之难，而安处其谤。故至诚惻怛

，裁成辅相，足以起危證而跻诸寿域。尚赖匡救，乃在庸罔念闻之后，而投之无邮，终以袞衣章甫颂之，岐黄医案具可覆也。若出瑕进遽，遗直如矢，而经都鄙，制沟洫，炳然遗爱，犹有华扁之遗焉。区区蜀邦，翼懦主，支强敌，亦曰开诚布公，集众思以广忠益，而识者且以兴礼乐许之。故曰，医有工拙，症无剧易。以予观于李侯万安之役，其以子产武侯为式而兴者。充此以肃藩臬、镇边陲、立严廊而弼皇极，善推所为，事半功倍，如运掌，如置邮，何古方之弗验耶？

### 赠大参近沙方子荣陟归寿序

黄州方子志尹自南宫受学于主客，比成进士，官司徒，千里执讯，以切磋也。及陟藩参饬戎备，咸在我江右，时获预商政教之善。嘉靖辛亥之春，简命陟山东大参，专理苏松四府粮事。而予游九华始归，与诸生会于东山之文塔。方子肃使以别，且告归省，为具庆之寿。曰：任頼义方以有今也，维是服官于外，旷定省有年矣！兹幸而沐恩，得以取道桑梓，而家君松轩翁八十有九，母安人彭八十有二，偕寿于堂，若有三公莫能换者。窃附门墙，预闻老老长长之道，仰祈一言以归寿，是吾亲拜黻袞荣也。予发书欣然曰：休矣，方子之得于天也！为人子者，孰不欲其亲之寿乎？孰不欲身之荣以效于亲乎？然寿者未必荣，荣者未必寿。其能兼得而躬逢，鲜矣！方氏其有隐德哉！予将申之以老老长长之方，俾万姓同跻于寿域，其可乎？往与诸生肄业《大学》，至平天下之章，曰“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夷”。考其条理，则反复于用人理财，而老老长长若阙略然者，恒以疑之。及升仕版，历试民宜土俗，然后释然以信。使用得其人，以乐只为父母，则同民好恶，以义为利，丰源节流，生财有道。故老有所终，幼有所养，鳏寡孤独有所归，是谓大同之休。若用非其人，外本内末，务财用以致菑害，则仰不足事，俯不足育，乐岁苦而凶年死亡，其何以望小康耶？国家财赋取给东南，而苏松四府为东南最。今民力竭矣，时事棘矣，非得福星如鲜于子侁诸公以宜子上下，将何以济？当路委重投艰，而以属吾方子，非以福星相期乎？方子归寿双亲，以罄爱敬之诚，而举斯心以加诸万姓，及老及幼，锡类而不匮焉。兹非亲之所望于光显者乎？鲁恭之告君曰，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之于子。一物失其所，则天地为之舛。故爱民者必有天报。方子之得于天，吾固意其有隐德也。由是以充之，以迓休于天，骏功令闻，脍炙口碑，其所以黻袞于亲而荣且寿者，尚日未艾已乎！

### 寿莲坪甘郡侯先生七十序

嘉靖庚戌之春，益周一甲子。同志之好我者，率贻寿言。而永新诸友征莲坪郡侯以寿发圣学晦明之几，而以纯亦不已为矩，视海筹蟠桃直以为幻化。予读之

悚然，惧无以副也。其冬，予与师泉刘子及朱生调、王生一峰、朱生震、二儿美善餐霞于齐云，卧雪于九华，乘风泛月于长江鄱湖之上，紫阳化城，若见羹墙，斗山水西，若奏韶夏，然后知向者浅之为游也。以足迹之所游，方新而未能，则心体之学，其亦可知也已。

献岁辛亥八月之吉，莲坪公周甲子又十年矣。诸友议所以寿者。诗不云乎？木瓜琼瑶。公既投予以琼瑶矣，予何以报之？其诸报以纯亦不已之学乎？天道之枢，为物不二。曰于穆不已，故四时常行，百物常生，无往非无极之贞。圣德之要，为功不二。曰纯亦不已，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往非无欲之纯。学之未能希圣希天，病根安在？正坐不纯而杂焉耳。包漫于世情，倚靠于气习，充拓于才艺，于是乎有纷华之杂，有事功之杂，有闻见之杂，有测度之杂，有著述之杂。故其下者夸千驷以为富，耀一匡以为烈；而其高者博闻强览以为博，穷探力索以为精，夜半双睫，早了六经，以为继绝学。其于圣门慥相慥顾、皓皓不可尚，判若不相关矣。圣门端本澄源之学，戒慎恐惧，须臾不离。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保天命之纯，而不使一毫杂之。从日用常行之内，以直造先天未画之前。故大公为中，顺应为和，参天地为位，尽人物为育。若然者，章矣而不见，变矣而不动，成矣而无为。是之谓不显惟德，与无声无臭同神而并化。以古所称万寿无疆，由此其选乎？

维莲坪公初肄竹居翁仁厚之训，偕其兄某以易学为后进式。比成进士，官金陵，与东岩夏子、壮渠魏子以行谊相砥砺。及守惠州，抚民瘼，肃吏治，偶忤上官，拂衣径归。归而取善青原，深造正学，与南屏李柱史启九邑大会于昊天观，汲引俊髦，眷然欲同升于大猷也。出游祝融，历石鼓、岳麓，探奇览芳，洋洋风咏之乐。晚而静养中寨，抱膝长吟，狎白鸥，眠锦石，期与造物之游。不及同匡庐冲玄之约，其所以亦临亦保，日瑟日偶，尚愧予之未能穷也。公尚勉终之哉。公之子文可学于予，而子婿一峰又予甥也。亲戚相知，宜寔兼之。尚当贮碧霄之霞，烹双华之雪，分长江层湖之风月，以献玉瓊，而与公论寿。

郑氏寿亲祝言

嘉靖辛丑夏四月七日，宪副郑子有母氏八十之庆。诸与郑子戚者、交者、同升者、联官成者，各具币肃馥，诣风台次第祝百岁觞。司马熊子、司空宋子、少宰费子、御史大夫胡子王子文子、廷尉董子议曰：郑子吾南昌之彦也，积学砺行，历台端以声于时，而大孺人又庐陵之所自出，劬躬储祉，衍衍享其养。以乡之谊也，其胥图庆而祝之。则以属于南雍邹子。

邹子瞿然，曰：予其可以祝乎？以群公之敦乡谊也，知郑子之能悦亲以信友矣。以郑子之悦亲以信友也，知母之能善教以昌其后矣。乃趋而询其世于郑子。郑子曰：濂母欧阳氏，系出宋大师文忠公谱所载，子孙蕃衍，居安福者其派也

。曾外祖梅庵工诗而喜游。诗社挽留之，因居金陵。而省庵郡侯七岁善属文，以奇童动朝野。母之生有奇兆焉。嘻，其庆泽深矣。曰：母事吾父遂闲赠君恭谨，不妄言笑，相得如宾。先祖妣病卧数寒暑，躬进药物，行起必扶抱弗懈。嘻，其顺矣。曰：母侍庶母李如妹，爱濂无异二弟，而二弟事母无异濂。邻之悍妒者感愧以改。嘻，其惠矣。曰：不肖辈有过，母郁郁然不乐，比其改也，乃释然如初。濂是以得从诸君子游，而河举于乡，渠克于家，系母教使然。嘻，其慈矣。则趋而复其懿于群公曰：是其可以祝乎？天所佑者信也，信则可以祝于天。人所助者顺也，顺则可以祝于人。鬼神所福者谦也，谦则可以祝于鬼神。非是族也，若抱水以祝火，将力愈固而愈溃。予于是有奇祝焉。昔在欧阳之母，实出于郑。今兹郑之母，复出于欧阳，是何其相互显也！文忠公以通今学古为高，以犯前面敢谏为敢，以济时行道为贤，故炳炳然齐声于韩范，而俎豆于圣门之庑，岂系式寿其亲？将乡邦寔宠嘉之。郑子之昆弟，以然以文忠为归，而深于求明善诚身之学，则亲志日豫，友誉日孚，上以翊于天子，而下以膏泽于万姓。百世之庆者，将以郑为祝。

#### 絜矩篇赠纪山曹柱史

上帝降衷，而蒸民受之，天然自有之矩也。从容中道，执两端以用中于民，是为自诚明之性。反身而未诚，或过焉，或不及焉，择中庸而服膺之，以复其天则，是为自明诚之教。是矩也，放之则弥六合。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与覆物载物同化。卷之则藏于密。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与无声无臭同神。矩之为德，其盛矣乎！故圣门之志学，以不逾矩为极则，而平天下之至德要道，不出于絜矩。子之事父，臣之事君，方圆不可胜数矣，而所求乎子，即事父之矩也；所求乎臣，即事君之矩也。上之接下，下之事上，方圆不可胜数矣，而所恶于上，即使下之矩也；所恶于下，即事上之矩也。语有之：闭门造车，出门合辙。言矩之一也。故质鬼神而无疑，幽明一矩也；俟百圣而不惑，古今一矩也。君子之学，本诸身，征诸庶民，举天下万物而纳诸裁成辅相之中。矩行于家曰齐，矩行于国曰治，矩行于天下曰平。若工师之建清庙，门堂寢室、栋宇桁桷，巨细长短殊制异态，无一不协于轨则，而主宰纲维，举自吾矩时措之。世固有眩视规矩而责方圆者矣。求诸人而无诸己，非诸人而有诸己。其弊也，自用自专以菑其身。世固有秘规矩而略方圆者矣，有诸己而不屑求诸人，无诸己而不屑非诸人。其弊也，自私自利而未可以兼善天下。呜呼，斯道何由而明且行乎？斯士斯民何由而闻大道，蒙至治乎？

#### 择言篇赠瑞之潘侯

为政之要，如保赤子而已矣。保赤子之方，酌其欲而已矣。父母之爱其子也，所欲孰不思聚之？所恶孰不思去之？而往往眩焉。则言之公私，未易择也。

欲均平者则恶偏，欲综核者则恶欺，欲严肃者则恶纵。侃侃恻恻，以翼政体而护命脉，虽逆耳，皆公言也。公则同，逆则苦而难入。欲慢上者，则恶核实；欲藏奸者，则恶秉明；欲请嘱者，则恶执法。嚅嚅喞喞，以伺便而觊宠。虽逊志，皆私言也。私则异，逊则甘而易茹。古之择言者，逆耳必求诸道，逊志必求之非道。是以远谗谄阿比而来天下之善。故唐虞以是明目达聪，禹以是择昌言，孔门以是疏附奔走，而子贱以是弹琴而邑治。夫天下事变之曷，至于邑则綦矣。天下官守之劳琐，至于令则綦矣。故能为良令者，必能为良相。天下者，一邑之积而已矣。

### 岳牧寿母

山东少溪谢侯之作牧于江右也，其母大淑人李以嘉靖戊申五月朔日寿登大耄矣。侯望云效祝，以抒孝思，而执讯山中以问寿。

益发帙读之，曰：母之福，其备乎？世所称诸福者，曰寿曰荣，曰多男子，恒博观而罕备焉。母逾初度而耆，逾耆而耄，鹤发童颜，含饴弄孙，曾嬉嬉如少壮时，其弗谓寿乎？母归东溪翁，宦游二十馀年矣。儆戒家政，俾无内顾之忧。初任神武参军，以武庙登极封孺人，继二定州，判巩昌、大府二郡，副转运于闽，进阶致仕，光显矣。而仲子九仪以柱史遇皇太子恩，晋封宜人，翟冠霞裳，宠光方新，其弗谓荣乎？母训子暨孙严而有法。九鼎官藩封，九韶贡辟雍，九式稟于庠，九275力于家，而少溪侯位遇未艾。孙男凡八，曾孙男凡五，洗先绳绳，不敢越礼教。其弗谓克昌厥后乎？益方聚青原，与诸生肄及鲁颂。因复于侯曰：鲁国山东境也。昔在僖公，敬明其德，以求伊祐。俭以足用，宽以爱人，教以迪士，义以翊霸，威以膺淮夷而惩荆楚。故史克颂之曰“永锡难老”，祝其寿也；曰“燕喜寿母”，祝其亲之寿也。夫能老人之老，则众思老其老矣；能长人之长，则众思长其长矣。一戾于兹，则曰寿曰荣曰后有繁，而违怨咒诅且将加之矣。萃是三福，而德以将之，则大夫庶士，莫不咸宜，是谓无疆维休之福。

少溪侯以柱史按吾江右，适举宾兴之典，比视京畿学政，出执臬于浙，以至今岳牧也，敷政明刑，在淑问之献焉；执轨范俊，有德心之广焉；申威讪奸，有群丑之屈焉。是好德以萃诸福也。请徼福于鲁僖，以助孝思之祝。抑谢之所自出，非申伯乎？维岳降神生，甫及申戎。有良翰文武是宪，申伯以赞中兴，而宣王以锡命圭，具可覆也。谢侯日缵先德，柔万邦以辟四国，以复公侯之始，异时尚有孔硕肆好，以颂百福而光三寿，将超于龟蒙海邦之表。兹特其先驱云。

### 乐安董氏新谱序

乐安董氏之先，居临川扩源，墟墓在黄山寺，至赠司徒公合，当五季开平初始

迁流坑。时地隶庐陵，曰庐陵派；兄含仍居今宜黄，曰北源派；弟全徙鄱阳，曰德兴派。原谱刻于宋，以司徒为一世祖。至元丙午，有庆始修之，兵乱而废。乙已知县尚与县丞养性润色之。洪武丙子，复于桂林刊行之。凡十有六世，是为旧谱。成化丙午，御史时望准东里杨公新式，先修桂林一派于前；正德辛未，象继修校书一派于后。嘉靖辛卯，润等复辑理之，凡二十有六世，是为新谱云。

董生燧，自南宫来学山房，携与诸生纵观之。观其谱序祠记，自吴文正公至虞文靖、揭文安至于双江聂子、南野欧阳子，曰其训规盛矣；观于登科题名之录，领乡荐者百余人，升进士者三十人，而居魁元者五，其武略、通经、贤良皆班班然，曰其科名盛矣；观于衣冠袭庆之图，自监镇监务至郡县、监司，七十余人，自监场监院至台谏、卿监、侍从，三十余人，而开国子男者二，曰其爵位盛矣；观于流坑山水之图，为宅兆者四，为绰楔者五，为书院者四，而列居比居者鳞次然，曰其风气盛矣；观天新祠之图，为师保、为魁元、为追远、为孝敬、为育贤，祠司徒而下三世、及族之显者，合食焉，曰其祠祭盛矣；观于宗派之图，自司徒生赠司空稹，司空生明法文广、屯田文肇、校书文晁、道者文亨四大派，明法生正己，屯田生解元滋、职方渊、大保淳，校书生光禄淇、察推洙，道者生知县汀，为七小派。垂六百年，聚族逾数千指，曰其族盛矣。东廓子曰：兹惟盛哉，亦兹惟艰哉！夫诵其训规，则思所以践之矣；荣其科名，则思所以达之矣；享其爵位，则思所以立之矣；保其山川，则思所以光之矣；奉其乡祀，则思所以爱之矣；联其宗派，则思所以和辑之矣；缵其世业，则思所以勿替之矣。思其艰以图其盛，盛乃永于无疆。昔在文正公之序谱也，直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董氏训，是三立者固一原也。良知之精明，本自大公，本自顺应，不以自私用智杂之，则蕴之为德行，发之为事功，宣之为言词。德之不明而求多于权谋博洽焉，则功如管商，言如屈宋，君子弗由也。文仲之言既云立矣，而不仁不智且为圣门所278，则穆叔所评要未可据为定也。

凡董之世，无汨尔私，无凿尔智，自昭其明德，则科名可重，爵位可显，山川可灵，祖宗可格，族属可仁，子孙可覆焘，庶凡式践先正之规。

#### 永丰聂氏族谱序

聂氏之谱，以卫大夫奭为始祖，世居霍邑，其显者曰代王280傅昭，曰丹阳太守友。自霍邑徙新淦之拏埠，曰新淦尹达义。自拏埠徙永丰之磊源，曰四十四郎，传至奇甫、文甫。自磊源徙下市，曰恭甫、衡甫。自四甫至宪副豹，凡十有几世矣。宪副自平阳陟潼关，扑被径归，属其从子司谏静曰：吾弗能康济天下，宜以束吾宗。宗法之先务，曰祠曰谱，頼先世之绪。祠幸有规，将以时辑焉。维是谱牒未修，无以终吾水云大夫之志。乃出大夫宋时抄本一编，稽群谱

，启坟志，阙其疑，而传其可信。自四甫而上，为谱原，揭其统也；自四甫叙为谱图，每房各具，别其派也。次以谱系嫡常为嫡，别常为别，存宗法也。次以外纪文行足征者载焉，垂文献也。首之以谱例，终之以谱戒。主于尊祖睦族，周贫笃远，合敬同爱，油然而孝弟之训。于是，聂氏之宗，磊源下市，欣欣瞿瞿，协以从事而登诸梓。编排字号，人受一帙，若商鼎周彝，珍袭罔弗虔。益获观于石屋，叹曰：大哉学乎！其联属国家天下之规乎！爱亲敬兄，始于孩提，而老老以及老，长长以及长，则终于尧舜。正学日支，舍其良知良能而义袭于外，故弗能公是非，同好恶，视人犹己，而天地万物为一体。双江聂子悦先师之教，力量气魄一日而千里。故按闽守苏，历平阳，慨然以身殉主而庇民。其劳于邑，则举丈田，立乡约，兹复眷焉。家范以承先志，其诸真纯恻怛，天机弗容己，匪以要誉而恶声也。吾将期聂氏之彦共进斯学，其可乎？人之方病也，目眇耳聩，鼻壅口爽，而心志百体举烦惫，拘挛木强，而不适于用。幸而遇良医药石之，针炳之，除其苛毒而融其元精，则能视能听，能持能负，能虑能运，随触妙应，有不言而喻之神。聂之宗欣欣瞿瞿，得医而瘳矣。继自今，老者主其断，少者效其劳，懦者鼓其气，浮者敛其实，敏者持其久，同心一德，以共宣畅一家之教，而不使眇聩拘挛以奸其间。祖吾祖也，族吾族也。贫者远者，吾祖吾族贫且远也。真纯恻怛，天机自弗容己，将醇谨礼法，不戒以孚，而万石河东罔得专美。其庶曰康济之兆乎？

某获交于聂子，而静复从予游。其彦之肄庠序者，曰环曰珮，曰乾曰澹，曰有善，曰概曰凰曰策，皆聚青原崇玄，预闻一体之学。喜新谱告成，其机可变而至道也。敬书首简，以致忠告。

### 善养对

东廓邹子起废之南都，中丞浦南胡公延于东湖书院之上，纵谈及天下事，中丞曰：子知大司寇渔石唐公之归养乎？见明天子教忠之仁焉，见渔石公移孝之忠焉，见大夫人得天之庆焉。守益避席而对曰：昔者翩雏之咏，孝子所弗自遂也，而归养夕闻赐卹辰报，其于孝理也，不曰仁乎？昔者绝裾之往，忠臣之弗忍自奋也，而释褐许国三十馀载，扬历中外，犹得致其事以终养，其于显亲也，不曰忠乎？昔者善养之诚，慈母所弗自兼也，而康宁维祺，坐享其禄，逾耄入期，海内以为美谈，其于天祐之顺也，不曰庆乎？曰：夫善养之于禄养也，颇有判乎？曰：无以判也。古者以德昭位，而以位昭禄。故内有以遂其养，而外有以播其善于众。及其敝也，三牲五鼎，或覩以为不义，而啜菽饮水，陶然以天真自乐，于是善与禄始判矣。曰：若渔石之素也，其弗谓善以致禄乎哉？秀斧始持，则谏度靡及；教铎载振，则规约孔昭；晋执臬事，则宪度日肃；漕赋是督，则调度有经；协赞邦治，则臧否无淹；出总三边，则夷夏底宁

；入掌邦禁，则宽严优优。故自其莅官曰敬，自其恤民曰惠，自其造士曰敏，自其战陈曰勇，自其交友曰信。夫五德者，固善之舆，而禄之基乎？曰：兹惟休哉！公尝受学于枫山先生，得经济之传，其程门之和靖乎？和靖弗获展于南渡，而公式际休运，展嘉靖化。传曰“老老以兴孝，长长以兴弟。合敬合爱，以格上下，以协神人”。夫是之谓万物一体之学。夫是之谓以善养天年。中丞归语少湖徐子，曰：吾适感于东廓子之言也。吾受司寇之知而恒思以报之，其为我第其语，将以献诸金华。

### 赠闇斋罗郡侯

予赴会冲元，凡三月始归。归而闇斋罗郡侯视篆吾邑，亟趋而谒焉。侯倾盖询土俗民宜，恻恻里甲小日之病，若痒痾在躬者。予面叹曰：古之人以爱人为学，以好问为裕。侯以是心抚吾邑，邑之父老子弟其有瘳乎？未几，风采一新，誉闻四达。问诸小日，曰：官有簿正，而衙无妄支，公钱有馀裕矣。问诸狱讼，曰：庭无留牍，吏洗手了公事矣。问诸钱粮，曰：称收无耗，而征敛有常限矣。问诸勾摄，曰：公差不下乡，以里役追呼，而鸡犬夜宁矣。问诸市肆，曰：薪米外无横索，市289帖帖矣。问诸船马，曰：按籍而手拨之，强无乾没而弱无频发矣。问诸学校，曰：待士不失礼，亦不徇情，凡以事至庭者，玉石判之，士用是屈抑得申，而顽顽者自屏矣。其待士夫也如学校，而待邑博士也如士夫。政是以和而颂声作。甫三月，当道檄以督兑于省，庶士庶民皇皇然弗能留也。邑博士倪子某、鲍子某、陈子某合诸生以请曰：其以申邑人卧辙之情。东廓子曰：于训有之，德之流行，速于置邮；饥渴所甘，事半而功倍。孔孟所以絜天人之枢，核兴替之蹟，虽历千载，炳然若左券符也。民之待下流也，奚待饥而哺之、渴而沃之耶？不匮其财，则民有馀富矣；不瘁其力，则民有馀逸矣；不剥其生，则民有馀寿矣。彼其之子，其毒未必痛，子众也。而封豕虺虎，望而恶之。展如之人，泽亦未必溥也。而闻其风者，如祥麟威凤，可望而不可狎。故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侯以善播于士民，而士民歌咏嗟叹，以慕于侯，君子可以占直道矣。齐，一也，诸儿殒户下，而桓以九合；晋，一也，州浦罹匠氏，而悼以三驾。故善治者不易民，而善驾者不易马。泰豆氏之御也，齐辔御，节掌握，内得于心，而外合于马志，山谷非险，原湿非夷，进退履绳而旋曲中规矩。不善御者反是，唇燥体瘁，而时有佚马什辙之虞。罗侯才敏而趋端，尝两柄冠县，怀远教铎，当道交旌之，陟判于杭。杭剧郡也，能声晔然。复旌于当道，乃以忧去。起复，遴补吾吉，以署吾邑。其轻车熟道，沛然泰豆氏之韵也。执是以行四国，至于海隅，将优为之，而于吾邑乎何有？抑令先公之命名也，以闇然日章为驰驱之范，而侯揭以名斋。用顾諝义，方圣门相传一脉，戒慎恐惧，懋建中和之极。故敦化川流，裁成辅相，赞化

育以与天地参，由此其选也。方欲与侯切磋之，而式遄其驾矣。庸采舆论，以纳属车，且以为輶轩告。

### 存耕寿言

东廓子曰：夫知存耕者可与语寿矣。程门之训心如穀种，善乎其言仁也。均之穀也，而无生之性，曰秕；均之人也，而无生之性，曰罔。人之罔也，不如禽鸟。穀之秕也，不如稂莠。故善学者之保真性也，闵闵然若农之望有秋也。耕而种，种而耨，耨而获，获而食，食而肥，以饫于家邦，而寿域于四海。世之贪奕酗酒，纵耳目之欲，四体不勤，而菽麦罔辨，其弊也，惰而馁。狙293垄断，淫巧机械，以等候封，而诋胼胝为田舍翁，其弊也，浮而无恒。掘冢冗室，上争下锢，以陷不轨，曾不得与斗酒瓶粟，酣歌而安寝，其弊也，悖而立辟。若是者，往往中道掇剥，而弗永其天年矣。故志于谷，而水旱不易业，命曰良农。志于仁，而穷通不易操，命曰良士。是以百谷用成，俊民用章，而无秕无罔，以自别于稂莠禽鸟。嘻，兹古之道也。而请事焉者罕矣。

淡轩倪子朝惠，旧学于观光，比拜邑博士，与野航鲍子涛、清泉陈子力毅切磋于文明，日励诸生以尚古之学，因饫闻其世而喜焉。高大父谷良与从子恕以文学联举乡书，振其家声。大父溪隐伯全寿登九十，有司礼以为大宾，恩赐冠服，率其族千余人，输赋供役，维谨争讼，罕至公庭，州中以义族归之。父镐纯朴俭勤，修溪隐之业，以率其族，杖于乡者八年矣，州守周筠川、王西塘敦请宾席，固辞而始就。尝颜其燕居曰“存耕”，而语倪子曰：吾无慕于外，守先人菑畲，恒恐羞之。将以未展之蕴祝吾子若孙，俾世世薰袭之，无落吾世植。298翁其默与古期、以生之性自治者乎？懋矣，倪子偕其僚友，以率我俊髦，从事于芸苗之学，临渊履冰，参前倚衡，忽徇时以忘，勿计功以助，将成性存存，生机磅礴，沛然大顺，以永仁寿之蕴，其庶永存耕于无疆乎？

益蚤从相国敬所公游，习闻全州清淑醇古之风。而山水复重，天下龙隐漱玉玉髓漳并，恒梦寐思一至焉。吾友云东龙子、西山虚斋二陈子，比复相招而未及游也。何时探月岩，登春台，浩歌熙熙亭上，以与诸群君子论寿？

### 庐陵下村周氏族谱序

周之先居怀州河内，自河内徙郑之荥阳。宋南渡后，自荥阳徙庐陵之永和。相传与益国公必大同谱。其自永和徙下村，由思荣始。自大湖徙桃花岫，由廉州郡守夔始。天顺间，郑州州守渊起家进士，以旧谱兵燹，锐意修之。弘治间，廉州守归休于家，复图续之，皆未就绪。嘉靖间庠生斐、国子生祐续之，就绪而歿。岁乙巳，别驾祉归自肇庆，谋于伯兄裕禄曰，谱不续且废，坐孤先志，吾不敢怠。若假借门第，援以为宗，吾不敢诬。于是从兄弟合成砚覲操儒及族之长吉賚原大定臻咸黜其义，而委成焉。乃考校编摩，缺疑存信。断自元德

翁为下村始祖，而各派之徙者，曰马铺，曰婆岭下，曰旨营坑峰备列之。首之以宗图，次之以支派，附之以祠规，终之以家乘，而择子弟之敏达者，先庚仲甲壬泰戊东壬承治其籍，穀佃蕪磐叔甲役其劳。以己酉冬始事，至庚戌春而告成。适青原举大会，俨然以首简来命某也。

尝闻修辞立诚之学矣。世之修谱者，旁据远引，宏词巨册，靡靡然自以为尊祖睦族也。非其祖而祖之，非其族而族之，果且能尊与睦乎哉？画工之貌像也，耳目肢体居然矣，而须发或加损焉，君子犹以为不似。其亲谱也者，凡以貌其本支也，而至于假借援引，以加诸其祖，其为须发也不既赘乎？维廉州公以鯁直振郑州之绪，愀幅无华，有实惠及民，为名流所称许。肆别驾祉偕其兄禄瞿瞿以讲学为志，与四方豪杰交砥而深造之。故慎重谱牒，勿怠勿诬，以懋终其庭训。虽以益国之忠义文章居相，密尔遗像犹存于里，而凛凛然不能假一词，其诸有验于与几存义之学乎？昔在无极翁之继绝学也，言圣以诚为要，言五常百行以非诚为邪暗塞，言日休日优之辨以实胜为善。夫非周氏之黄钟大吕乎？凡周之彦登斯谱者，翕然以忠信为志，谨于庸言，信于庸德，而罔肯苟焉以自欺，则真诚融液，惻怛周贯，可以裨身，可以承先，可以联宗，可以焘后。达之可以泽民，而卷之可以善俗。尚以为兹谱光。

赠撫台东沙张公司寇南都

皇朝体国分职，用敷极于万姓。周览却虑，建抚台于三司之表，若周之鉴，若唐之黜陟，若宋之安抚，亦曰事权重而体统一也。林卧静思，仰屋而窃数之。为官择人，则引养引恬而享其庆；为人择官，则胥戕胥虐而享其殃。迹者或以逸欲教有邦矣，安得举陆敬輿五术八计之条、蔡君谟蔽蒙姑息之诫，列诸座右，以代忠告乎？公与某言，愤然痛之。排斥旧习，洗刷新机，若失火而救之，不以浮言滑和也。方欲建曲突徙薪久安之策，而遽敛其惠以行矣。南都重地，304305旧业，日就月将，用缉熙于素学，将遗大投艰，沛然游刃有馀地矣。敬尔由狱，列用中罚，可以为苏公；克施有政，惟民其父，可以为君陈；执讯获丑，獫狁于夷，可以为南仲；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可以为仲山甫；泮奂尔休，凤凰翺翺，可以为召康。公其诸在所遇而已。

中斋王郡侯赠言

古之人其学不厌也，知天地之为父母也；其教不倦也，知四海之为同胞也。父母全而生之，吾其可以自逆自褻，以辱降衷乎？四海皆兄弟，吾其可以自私自画，举不中不才而弃之乎？故戒慎恐惧，须臾不离，立大本，经纶大经，以育万物而参两仪。夫是以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众寡，无小大，无升沉利钝，壹是皆中和位育之实。世之君子，孰不愿学也，俄而厌；孰不愿教也，俄而倦。非降才殊也，彼其视天地也甚大，而视四海也甚疏。其志隘，故其操摇。

其操摇，故其功懈。夫焉能以尚于中行！

### 寿大司马两洲王公七十

往岁起废考功，公不鄙，以伊尹祝之。兹以武公为报，其庶乎！武公之自修也，由慎言语以至谨侯度，由摄朋友以至承万民，由洒扫廷内以至遏蛮方，无众寡，无小大，无远迩，瑟僴赫喧，富有而日新，遂以睿圣显于圣门。圣门之论学，凛乎其严也。的许其果与达与艺矣，而未许以仁；有许其忠与清矣，而以为未知；有许其忠信廉洁、无可举可刺矣，而以为不可入道。独于睿圣推尊为来世法。策竹有斐，绩于敬止。屋漏无愧，匹于不显。直与三王同堂而两仪并位。夫是之谓无疆惟寿。公尚日孜孜焉，至善不谖，善类其胥祝之。

### 方山存塾诗稿序

方山朱邑侯自新繁解组而归，辟幽轩自娱，手不释卷，戒俗务勿相关，独以吟咏为尚，抚景对时，感慨古今，辄于诗发之。士君子唱酬，多所规讽。尤好汉魏古选，取而和之，以粗风雅馀韵。年逾大耋矣，积久成帙，名曰《存塾诗稿》，示谦也。其子孟瑛、孟瑶、孟珍等将寿诸梓，介柳川王生钊以征言。

东廓子益曰：世之眩其尚也久矣。学之昭也，以道义为尚。约情复性，澡德励行，如执玉捧盈，罔敢须臾忽，务以归全帝衷而无忝所生。方且视勋业为浮云，词藻为雕虫，瞿然若弗暇也。而况轩冕珠玉，又乌足以滑和？及学之湮也，以势利为尚，崇侈饰华，繇然疲役，决性命以取怜市儿。方且以章绶为荼毒，以族姻为鱼肉，求一时之暇、一言之几道且不可得，况于撷芳六艺，猎奇百家，以笼牢万象，驱驰千古，与大方竞休耶？

方山讳禄，字克学，幼而颖敏，缙介轩金宪公之绪，偕其弟西溪邑令祀驰声文苑。试于有政，直行己志，稍有掣肘，扑被竟归。归而睦族和乡，贞率诸子姓以究惜阴之旨。四方以讲学至者，馆粲切劘，老而不倦。益尝与三峰刘子阳趋讲资福，翁邀于鑪峰之阳，亟谈世政。以圣主宵旰、四效多垒为深耻。即使都高爵，食丰禄，夙夜尽瘁，扞冲裹革，可以鬻犬羊而宅鸿雁，宁独昌于诗乎？三峰子善诗，评翁诗格甚精。予特论其世，以慨古今之变。观斯集者，其庶审所尚云。

### 庆新岑陶公考绩

迺者学《易?仰上》，窥见圣门相传学脉。仰观俯察，嘘吸一体。故自强不息，天行健也；厚德载物，地势顺也；省方设教，风行地也；遏恶扬善，火在天也；折狱致刑，雷电皆至也。夫是以范围曲成，通乎神明，与贞观贞明同运而并照。及学之湮也，五伯假名，秦汉少恩。而发育峻极之德业，辽阔而弗续。肆我圣天子久于其道，畴咨豪杰，以嘉靖万邦，而尤重二千石之选。维新岑公茂对休运，以播仁闻于我九邑。饥食渴饮，鼓舞载道。用奏肤功，以降景福。

其将兆古道之可行乎！

西山春卿陈子初度寿言

初度之庆，邃矣！世踪而行之，陈其数，莫测其义也。六甲者，天之干也。五子者，地之支也。以十干乘十二支，而天地之运周矣。周则复始，是赤子之初也。予将祝以赤子之心乎。月正者，岁之初也。元日者，春之初也。体元居正，以复其初，其西山子之自贻哲命，以自求多福乎！

二生请曰：古之称大人德合天地，明合日月。若是，其发育峻极也。而赤子云者，将不待增益于外乎？曰：吾闻之，千寻之木，起于肤寸之萌芽。谓肤寸无所益与？则何以至于千寻？谓有所益与？则肤寸之内，将何以益之？故善学者，养于灵根，闾然内充而日荣。不善学者，增饰于枝叶，的然外暴而日悴。兹古今学术异同之脉络也。曰：愿闻古者不失之功。曰：帝降纯粹，知爱知敬。不待师资，不藉经传，而天机炯然。故曰万物皆备，言全生也。生知者知此也，安行者行此也，命之曰反身而诚；择善者择此也，固执者执此也，己百己千者能此也，命之曰强恕而行，言全归也。故终身之慕，可以为大舜；冰渊而知免，可以为曾子。曰：今之所以异，则何居？曰：孔门医神案，具可覆矣。多闻见，则不能开疑殆以致悔尤；工憶度，则不幸而多言；为礼乐，则短丧而安，緼袍不耻而以自诵，克伐不行而以为仁。非圣人之裁成，则精一一脉，固不俟训诂辞章而支离障蔽矣。回视赤子之心，肫肫皓皓，超然声臭。而一毛犹有伦者，果同耶？否耶？曰：若是，则何以自求多福？曰：古之称至富至贵，举无待于外也。自其德之博厚，酬万变而不匮，富莫与裕焉！自其德之高明，超万物而不挠，贵莫与荣焉！自其德之悠久，历万古而不朽，寿莫与永焉！故采薇之异，可嗤千驷；陋巷之乐，可配玄圭。曳杖之歌，而教思无穷。参天地而同四时。二生瞿然避席，曰：邃哉是义也，敬受以献寿筵。兹固立心立命，来学之所望而的也。其乡国敢专承之！

广德州志序

嘉靖丙午，某判广德二年矣。日与诸生从事于复初之教。会茶陵龙子大有视州政，亟以州志见委，曰：是州虽小，高皇尝临之矣。天戈所指，有创造之勤焉，而旧志弗称。子盍图之。予曰：兹惟艰哉！崇朴则易于野，尚文则易于浮，核实则易于刻，博爱则易于滥。是四患者，惟子其诏子。龙子曰：夫能复初者，可以语志矣。惟皇上帝，降明德于民，若明鉴然，妍媸卑高，其孰能遁之？故勉而修之之谓学，修而宽之之谓识，觉而达之之谓才。夫是之谓三美矣。予曰：未之能复也，忿懣好乐，有而不化也，而明之体病矣。亲爱贱恶，辟而不节也，而明之用病矣。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夫是以一尘不病而万化以贞。请由是而学焉，其可乎？乃简同志之彦而属之曰：夫学

而无倦，识而无障，才而无窒，朴而无野，文而无浮，核而无刻，博而无滥，吾与二三子盍敬图其始。于是稽群籍，访故老，定为图为表为志为传，凡十有七卷。逾年，将就绪，而龙子与予陟南都以去。后政者不相谋，遂以中尼。比予卧疾山中，而胡子万里自关中来视政，亟遣使索旧稿，如龙子之委。乃束稿付诸生，使敬图而终。而复于胡子曰：复初之教，其责又在于子矣。子其与诸生日昭明德，以立大公而扩顺应，章好以示民之俗，慎恶以御民之淫，使四患以屏，三美以臻，勒成邦国之典，则谋始者藉以不替，而效法者视以不眩，皆子之赐也。观风者行，采之以献明王，祇承烈祖之休，布神武以覲耿光，缉圣学以化人文，霑至仁以苏劳瘁，将明明德于万邦，而况一州乎！草莽虽病，敬拜手以乐其成。

### 赠宗伯西玄马子北上序

大司成西玄子马子陟宗伯以北，其乡之仕于金陵者司谏渭北高子十人，俨然来征言，曰：以西玄子之交与子也，盖以礼乐相示也。兹行矣，请所以赞之。东廓邹子瞿然曰：予乌知礼乐？闻诸师曰，中和者礼乐之则也，戒慎者中和之功也，位育者，中和之敷也。礼乐之用广矣，大矣，而一言以蔽之曰中和。予尝验之矣。戒慎之功为欲所迁，则有所忿懣好乐而滞吾大公之体；亲爱贱恶以辟，而窒吾顺应之用。故立大本而经纶大经，终无以达于天德。古之君子出门使民、造次颠沛、参前倚衡，无往非中正和乐之融彻。故以亲父子而仁，以肃君臣而义，以礼朋友而信，以兴俊民而章，以治神人而和，以抚夷貊而宾。故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中和之德也，其尽矣乎！不本于中和而索于外焉，是弗集义而袭以取也。故玉帛钟鼓在圣门已慨之，其所由来渐矣。诸君肃然起，曰：以西玄子之素也，其优为之乎？曰：予有所试矣。往在史局，问天下士于梓溪舒子。舒子曰，年友马仲房氏质直而好义，尝共疏止南巡，出服外僚，无几微见颜面。予于是知西玄子之直。及起废考功，甘泉大宰与大学争，文移累数千言不决。访之，从容答曰，吾平生未尝阿人，亦未尝凌人。有高皇之典章在，竟不费一语而定。予于是服西玄子之平。比署南院日与太学生接，诸生以以学规严，不少假借，颇有怨语，继而窃议曰，司成公无私。予于是信西玄子之公。夫直以任天下之重，则将顺匡救，罔不竭其诚，而主德日隆矣；平以息天下之争，则歆羨畔援，罔或干其正，而群僚日协矣；公以任天下之怨，则310独高明，罔不获其所，而庶士庶民日福矣。在陕之先哲，炳炳方策，有遇事辄谏，主瘠而肥天下者；有峭直无枉，决圣主于一见者；有矜严好礼，动止有则，为人所仪表者。以予所睹，泾野子其人矣。若西玄子于泾野子，不有光耶？由是而日懋戒慎，以斯道为己任，则显西土以光四方，由此其选也。亦临亦保，亦式亦入，而万邦作孚，直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同

神而并化，兹唐虞凤仪兽舞之派，而周官关雎麟趾之源乎？西玄子其思孳孳焉。入告嘉猷，出参国是，丕236庶绩，行将燮理寅亮，俾昭代中和之极，金声而玉振之。予与诸君其跂足以俟。

### 赠愚谷李先生擢太仆正序

嘉靖辛丑夏，愚谷李先生由应天丞简命太仆正以北，府学之师胡君儒偕诸僚、率诸生诣观光堂而请曰：昔者书纪罔命，以作大正；诗赋楚宫，以富駉牝。先生其自此升矣，愿徼于古之赠。

东廓子曰：诸师诸生其亦讲于古之学乎？夫知古之承弼者，可以语书矣；知古之渊塞者，可以语诗矣。承也者，顺也；弼也者，匡也。美而顺之，过而弗匡之，则为谀为儉，将何以克祗厥辟？故绳愆纠缪，格其非心，则出入号令，胥钦胥臧，而万邦以休。夫笃实曰塞，深远曰渊。深远则不鹜浅计矣，笃实则不尚虚谈矣。故布衣帛冠，训农通商，敬教授方，至于民生康而物力阜。夫愚谷子固东鲁之产也。以其所学，褻然举天下第一，其督学江右，入赞南雍之教，遂历符卿，以敷治京兆，兢兢式举其职。而综核六经之旨，究其异同得失，亶亶忘倦，其所尚友，奚啻伯罔卫文已乎？罔命之作，以绍先烈。而大司徒君牙之册，亦曰对扬光命，定之方中，与鲁颂之駉并赋。而思无邪一言，括三百篇以蔽之。位虽日升，道固无异术矣。至若畜养之当制，厩监之当修，牧地之当勘，收市之当广，追陪之当恤，有司业既治之，亦曰以承弼塞渊之源运之而已矣。

诸师顾诸生曰，是言也，其犹行古之道也。遂受而归，以告信人。

### 庆司马净峰公平徯

益也，获预闻一体之学矣。一体之爱，惻怛同贯，无安排，无拣择。故病在元首则疗元首，在心腹则疗心腹，在肢节则疗肢节，在齿发爪甲则疗齿发爪甲。其经营度回，无昼夜，无寒暑，无老壮，求跻康宁以自快，而曷尝自以为功？而亦曷尝以蕲誉，处古之人后？弗尧舜，若挞于市；匹夫弗获，若若推诸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吾友义城子、双江子、南屏子亟称公早有志天下事，毅然以古人为标的。本以笃实，出以整暇，而持以悠久。故随所遇，粲粲成章，要自学术中基之。世固有砥名砺功、急难让夷、皜然自树于尘坩之表，与玩时愒位、误君蠹民有间。然欢虞皞皞，王霸判矣。

公入告成功，启沃圣心，立天德以敷王道，则杀而弗怨，树威也；利而弗庸，非售恩也。夫然后与天地万物同神而并化，将万邦庆之。兹特其权輿云。

### 赠修斋王君之浚州

浚之人恶饥而思饱，恶寒而思燠，恶劳而思逸，与中华同乎？曰：将无同。曰：浚之人喜孝弟而厌乖争、喜和睦而厌侵斗，与中华同乎？曰：将无同。曰：

：以恶饥寒之同也，则利害无异，可以治矣；以喜孝弟之同也，则是非无异，可以教矣；以利害是非之同也，则曲直无异，可以听矣。而子又奚疑焉？圣门之论行也，曰忠信笃敬，参前倚衡，则州里蛮貊无不利有攸往。子之治平山四载，而民以为惠；教单县五载，而士以为臧；听讼司寇六载，而众以为允。是道也，果从敬信出乎？抑有所增补于外乎？昔在卫武，訏谟远猷之学，慎尔出话，敬尔威仪，以谨侯度，至于不愧屋漏。故可以惠朋友，可以及万民，可以洒扫廷内，可以戒戎作而遏蛮方。是无众寡，无大小，无远近，参前倚衡，已试之方也。修之则贞而吉，弗修则匪贞而有眚。子其敬修其可愿而已矣。

#### 赠中白王子陟太仆

予尝判广德，历建平，博询高淳南陵马政之病。方马之养也，私有分饲，公有点验，死有陪赏，种种弗胜计也。使派马课而以时出之，不犹少彘乎？及马之解于京也，重价而求之异，方路有刍秣，瘦损有改市，种种弗胜计也。使征价而市之，北土将无愈乎？以中白子之世家学，协于大正，以忧国恤民也，其将调和之耶？荡涤之耶？温补之耶？抑将无所措手而视其斃耶？嗟乎，天下之积蠹久矣！匪直马政也。土木当止也而方殷，征输当宽也而日迫，边备当预也而姑徐徐，言路当通也而愈壅，士习当振也而更靡。然以移则剩几投会，以永天年而免夭札。医世者独能愬哉？夫台谏之司，明目达聪，非药石之所出乎？中白子与僚友之彦相与协恭。赠处之。

#### 赠苕溪吴侯守安庆

夫知学者其知政乎？君子之志于学，以求仁也。故不以其所能病人，不以其所不能忌人。不以所不能忌人，故尊贤而嘉善。不以所能病人，故容众而矜不能。是以仁爱贯彻，无恶无斃，以永终誉。夫不能而弗矜，是视溺而幸之也。善而弗嘉，是不欲人之登岸也。将奚以对天德而协于群情？

#### 卷之三上 疏类

##### 制策

皇帝制曰：创业以武，守成以文，昔人有是说也。然兵农一致，文武同方，其用果有异乎？文武之分始于何时？兵民之判起于何代？尝质诸古矣，书称尧曰“乃武乃文”，于舜称“文明”，禹称文命而不及武，于汤称圣武而不及文。周之谟烈，各专其一，且三代迭尚而不言武。周列四民，而兵不与焉，何也？汉唐宋之英君主令，或创业而兼乎文，或守成而兼乎武，或有未备，亦足以善治。论者又谓，天下安，注意相；又谓天下虽安，忘战则危。是治兵之道，果与治民之道同邪异邪？我太祖高皇帝以神圣文武统一天下，建官分籍，各有定制，列圣相承，率循是道，百五十年，治定功成，实由于此。然承平既久，玩愒乘之。学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业，蠲贷之诏屡下而人多告饥，流徙之余

，化为寇贼，以遗朕宵旰之忧。今赋税馈运，民力竭矣，而军食尚未给；调发战御，兵之力亦劳矣，而民患尚未除。或者官非其人乎？而选举之制、黜陟之典、赏罚之令，亦未始不加意也。兹欲尽修攘之实，谨恬嬉之戒，文治举而武功成，天下兵民相卫相养于无事之天，以保我国家久安长治之业，宜何如而可？子大夫志于世用，方策试之日，不暇以微辞隐义为问，姑举其切于时者其为朕陈之。正德六年辛未三月十五日。

臣对：臣闻帝王之御世也，有安定天下之大功，有化成天下之大德。安定之功在乎武，化成之德在乎文。敷文教而择人以治民，则民安而文德洽；修武备而择人以治兵，则兵强而武功立。惟文武并用，故功德兼隆。此唐虞三代与我朝之所以久安长治而非汉唐宋以下之所能逮及者也。恭惟皇帝陛下年当鼎盛，运抚盈成，科贡慎选，蠲贷屡下，武举设科，僭乱授道。文德既敷，武功亦振。文武之道固克尽矣。兹进臣等于廷，降赐清问，首举创业守成之文武异同为言，次及于二帝三王与汉唐宋诸君之得失，末复及圣祖之定制与今日守成玩愒之弊，而欲求所以保长久之业，即尧舜禹汤文武祖宗列圣之用心也。臣敢不披沥肝胆，以对扬休命于万一！

臣闻帝王治天下之大要有二，曰文与武而已。仁以育天下，故凡奖崇儒彦、怀保黔黎，于以经纬天地而为安定之功，皆文之属也。义以正天下，故凡选将择帅、振励卒徒，于以消折奸宄而为安定之功，皆武之属也。有武而无文以济之，则过于义而伤于刚，无以存浑厚之治体；有文而无武以济之，则过于仁而流于柔，无以立精明之治功。故是二者犹天之二气，不可相胜；犹车之两轮，不可缺一。陆贾所谓久长之术，正在是也。若所谓创业以武，守成以文，是盖各就其重者言之耳。如使创业者而无事乎文，则肇修人纪、重民五教者非耶？如使守成者而无事于武，则克诘戎兵、张皇六帅者非耶？慨自封建裂而文武分，井田坏而兵农判，文事簿书，武事弓矢，而各职其职矣。兵执干戈，农执耒耜，而各事其事矣。噫，兵农一致，文武同方，古之法岂不可复于今耶？盖尝质诸古矣，钦明文思、睿哲文明、文命之四敷、人纪之肇修、五教之克重，尧舜禹汤文武之文德也；四凶之诛，三苗之征、防风之戮、升陬之师、牧野之战，尧舜禹汤文武之武功也。彼称尧之德，曰乃武乃文，盖举其全而言之。舜禹称文明文命而不及武，汤称圣武而不及文，周谟之烈各专其一，盖就其偏而言之耳。论者徒见三代迭尚而不言武，而不知尚忠尚质尚文之中，武备素具矣，岂轻武乎？徒见周烈四民而兵不与，而不知井邑邱甸同成之中，兵政默寓矣，岂忽于兵乎？自是而后，则有可慨者矣。诛秦兴汉，武功已著，而大牢一祀，庶知尚文矣，终不足以盖轻儒之失；除隋肇唐，武略已振，而崇文一馆，庶知尚文矣，终不足以掩惭德之讥。扫五代而致建隆之治，武威亦云肃矣，夜分

观书，文教是崇，而终不足以复帝王之旧。创业若是而处，可兼乎文耶？宣室召贤，务德化民，而殿廷习射，终莫刷凶奴之耻。廷英论道，文风丕振，而淮蔡甫平，遂以肇骄恣之祸。求遗书而致大平之治，政教亦休明矣，河西河东既平，两浙纳土，而终不能复中国之旧，守成若是而处，可许其兼乎武耶？夫弓鞭是事而文教不纯，则除乱之功不足以比汤武；词章是尚而武功不竞，则致治之美又岂能如成康乎？论者又谓，天下安，注意相。夫任相以治民，道也。然任相而忽将，则缓急何所倚耶？又谓天下虽安，忘战则危。夫讲武以治兵，道也，使恃治而忘乱，则安全可常保耶？大抵文德敷而后民生遂，武功立而后兵力强。缺一则偏，缺二则亡，御天下之常道也。帝王与后世异者，其几正决于此。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武功天下，以文德致太平。自今观，文取自科贡而铨于吏部；武取自阀胄而铨于兵部。其建官有定制矣。兵隶于五行以供戎行，民编于版图以供租赋。其分籍有定制矣。而又机务参赞于兵曹，编镇总督以宪臣，则文武有相维之势。无事率军士以屯田，有警僉民壮以御守，则兵民有相通之用。良法美意，超越近代。神功盛德，远追帝王。史臣赞曰“独禀全智，功高千古”者，岂溢美哉？列圣相承，率遵是道。督文臣以安民而德公愈洽，督武臣以强兵而功业愈盛。但承平久而玩愒生，亦势之所必至者。故学校之法具存，而士或失业，无经济之实，而有奔竞之风。蠲贷之诏屡下，而人多告饥，无击壤之乐，而有弄兵之虞。则所谓文以治民者可虞矣。列屯而坐，老弱待哺，徒费馈运之劳，而未见御侮之效，应檄而行，郡县坐食，徒见调发之扰，而未闻平盗之功。则所谓武以治兵者，可虑矣。是安得不上廛宵旰之忧也哉？夫文武之道有不可偏之用，故当求所以并用之法，及其久也，无不弊之法，则必当求所以（致？）弊之人。为今之计，亦惟求其人以行其法尔。彼文德之未覃敷者，岂不以司文治者之不得其人乎？必也慎师儒之选以正士风，重守令之责以司民治。其始进也，精科贡之途以求之；其既仕也，称职者有赏，不职者有罚。俟其既久，然后公黜陟之典以考之，务使董庠序者如胡瑗，如孙复，牧郡县者如龚遂，如卓茂，则必能明礼义而士得所教，尽循良而民得所养。菁莪棫朴之化、鳧鷖行苇之俗，庶乎可复见矣。武功之未丕宣者，岂不以司武备者之不得其人乎？必也广将帅之选以通豪俊，谨袭荫之格以革疲冗。其始进也，严选荐之法以求之；其既仕也，赏其胜任者，罚其不胜任者，俟其既久矣，然后公黜陟之典以考之，务使应募举者如韩信，如郭子仪，出阀胄者如谢玄，如曹玮，则必能汰冗卒而民利以兴，剿寇贼而民害以除。兔置干城之美、在泮成献馘功，庶乎可复见矣。由是而修攘之实尽，恬嬉之戒谨，文德敷于九有，武功耀于四方。兵坚于捍御，而蛮夷滑夏者自息矣；民乐于输赋，而奸宄肆

行者自化矣。陛下之治，可以追帝王，陋唐宋长久之业，而复宗祖之旧矣。至于终篇，陛下复策臣曰，子大夫志于用世者，策试之日，不暇以微辞隐义为问，姑举其切于时者其为朕陈之。臣荷教养之恩，膺科举之荐，用世之志，因臣愚之夙怀，而切时之务，又明主之欲闻，凡策问所及者，谨条陈于前矣，臣之愚意，尚亦有切于时者，敢为陛下毕尽其说。

臣闻，惟学可以养天德，惟勤可以兴王道，惟亲近君子可以维持此学，惟总核群臣可以励翼此学。四者克尽，则文武之道可以次第而举。伏为陛下别白而重言之。

夫人主者，天下之主也；一心者，人主之主也。本心之善，其体甚微，而利欲之攻，不遥远其众。非有以辨别之，则理欲混淆，而天下之大本无以正矣。是故莫先于讲学。而所谓学者，非涉猎记诵，以杂博相高也；非割裂装缀，以华靡相胜也。要必读经师意、观史师迹，味圣贤之言，以求义理之当，察古今之变，以验得失之几。如高宗之终始典学、成王之学有辑熙，则庶乎此心之理可明而天德全矣。天下之于君，合四海以富之，萃五位以贵之，岂予以可安之地而娱之乎？一身之系甚重，而万几之责甚繁，非有以宰制之，则正务丛挫，而天下之大治无以成矣。是故莫要于勤政。而所谓勤者，非衡石程书，以烦琐自劳也，非卫士传餐，以强明自任也。要必朝以听政，暮以访问，操威福之柄而绝逸游之乐，察民物之情而存祇惧之心，如商汤味爽丕显、周文之日昃不遑，庶乎此身之责可纾而王道兴矣。讲学于己，而不资于人以辅之，则暴寒不一而学或废矣。是必资道教训者以明睿智之道，资传德义者以防闻见之非，资保身体者以适起居之宜。左右皆资老成，陪侍悉资彦俊，而邪昵之私无所容焉，则朝夕延见之益，足以为维持此学之助矣。程颐所谓辅养主德，要使跬步不离正人，乃可以涵养薰陶，正此意也。勤政于己而不责于人以分之，则劳逸殊势而勤或弛矣。是必责司铨衡者以用贤才，责司钱谷者以足同用，责司刑罚者以平狱讼，谏官责以直言得失，将帅责以御侮敌愆，而牵制之私无所扰焉。则夙夜匪懈之益，足以励翼此勤之助矣。欧阳修所谓善用人者，必使有才者竭其力，有识者竭其谋，正此意也。然此者皇祖贻燕已行之效，特在陛下丕承之耳。

臣观皇祖之论侍臣，有曰吾每于宫中无事时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又尝命书大学衍义于两庑壁间，曰以备朝夕观览，则其讲学之功可考矣。有曰朕念创业之艰难，日不暇食，夜不安寝。又曰朕即位有言，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晡时而后还宫。则勤政之迹可考矣。又尝退御白虎殿，召刘三吾论治道。则其亲近君子之效可考矣。尝谕中书省臣曰，阴阳乖戾，卿等宜辅朕修省，其尽心力以匡不逮。吏部命官则曰，宜公平

以别贤否，通政命官则以公情直亮以处厥心，庶不负任使。则其总核群臣之实可考矣。李绛告宪宗曰，正身励己，尊道德，远奸佞，进忠直，以与祖宗合德。吕大防疏事亲、事长、治内、待外戚、尚俭、宽仁、尚礼、勤身八法，以告哲宗曰，尽行家法足以为天下。况我皇祖之法又超轶唐宋者耶！

陛下欲闻其切时之务，不以微词隐义难臣。而愚臣欲摅（原作擄，据文义改）其用世之志，岂敢以謏闻谄说渎陛下？伏惟留神省览，深信而力行之，则立德立功初无难事，用文用武自有馀地。宗社之福，生民之望也，岂特愚臣之幸哉！干冒天威，不胜战栗之至。臣谨对。（御批第一甲三名）

### 圣功图疏

南京吏部考功清吏司郎中臣邹守益谨奏，为感恩献愚，少裨东宫圣学事。伏蒙圣恩，擢补东宫官僚，恩命下临，无任感激。古人蒙一饭之惠，犹思效报，况奉圣上特擢臣等，隆以清秩，委以重任，岂直一饭之德比也！臣等所由万倍感激，图报无涯也。

仰惟皇太子今未出阁，臣僚未得供职，未得陈说文辞，图以涵养睿资，预培圣功之基。惟日闻正言，见正事，习正道，久而默化，习与性成而已矣。臣等又闻，古昔圣学，图史箴戒，日陈于前，以维持身心，无不备具。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朝夕饫闻。善言日进则德日崇，谤言日闻则过日寡。帝王乐求谤言，何也？图以优进圣域也。臣等窃取古意，绘为圣功图一十三幅，装为一册，献上东宫殿下。伏愿皇上少垂圣览，如谓臣等所绘图册或有少裨东宫作圣之资，敕下内侍谨厚人员，将臣等所绘图册时进皇太子观玩，未用讲解文义，且观图象得意，契悟自深，愈于讲说之烦也。臣据事直辞，无所忌讳。虽未及古人拾遗补过之盛节，亦庶几言无饰伪，欲皇太子预养纳言之量，无俾古人树诽谤木者专美于前也。又图象惟绘大意，于古之服器制度俱未精考。神尧大禹高宗文王及汉明帝传说桓荣，或冕裳，或便服，惟据圣贤图象绘写大略，未敢肖真也。至于字画，惟凭儒士劳良佐、陈佃按书册誊录。虽有差讹，不敢洗补。臣演说误谬，直由学说肤浅所致。臣谨备陈罪状，伏乞圣明察臣感恩图报之愚，亮臣等献芹之悃，恕臣等讹谬之故，宥臣等不识忌讳之戮，特敕内侍人员时进东宫睿览，达臣等区区微诚。臣等不胜戴恩惧罪、屏伏战栗之至，差千户曹昂齎进以闻。

#### 一、文王世子问安图

谨案：此是文王为世子时事亲的礼，万世帝王宜效法他。仰惟皇太子殿下大孝为天下法，皆要学文王。此图便是个样子。今时时玩此图，自能兴起孝心，扩充良知良能，为天下法。

#### 二、文王世子视膳图

谨案：此是文王为世子时事王季的礼者。史称王季寿一百岁，文王朝夕视膳，固是圣人大孝，足为万世法式。想文王是时年四十以上，武王年亦二十二矣。亦见圣人宫廷间天伦至乐也。伏惟皇太子殿下常玩此图，可见古圣王事亲的礼，涵养孝心，恭视圣膳，太孝为天下法。

### 三、文王世子齿胄图

谨案：此是文王为世子时，入学与同学之人让齿，万世仰为盛德。古者入学，皆服士服，天子之子，亦服士服。今考古图，亦无定式，惟模写大略如此。况大学齿让，后世难行。洪武初年，尝建大本堂，先勋臣子谨慎者侍东宫。亲王讲读，亦无齿让之礼。臣等再难复诡计。惟皇太子殿下时玩此图，亦见古圣贤谦德忘势的意思。

### 四、汉儒桓荣授经图

谨案：此是汉明帝为太子时桓荣授太子经，及为天子，尊桓荣以师礼。史书以为盛事。汉时去三代未远，犹有古风，太子自称名、自称童蒙，皆是谦德之盛。我圣朝儒臣辅导东宫，礼有定式。仰惟皇太子殿下时玩此图，亦见上古帝五教太子的意思，可以涵养圣德。

### 五、神尧茅茨土阶图

谨按：此是史称帝尧俭德天子，宫室服器俭素如此，百官臣庶又愈俭素可知也。天下尚俭，天下所由富足也。我宣宗皇帝俭德同符帝尧。仰惟皇太子殿下时玩此图，见古帝王俭朴气象。况又恭遇皇上应时创制，宫室服器，依礼修正。規制大备，为万世法。我殿下惟式成宪，享万世太平而已。猗欤盛哉！

### 六、大禹菲饮食、恶衣服图

谨按：此是孔子称禹所行无108隙可指，自用饮食则菲薄不奢侈，祭祀鬼神则极丰洁；自用衣服则粗恶不华美黻冕，用以祭祀则极美好。奉身则简，事神则丰，所以无108隙可指。帝王富有天下，岂无甘旨饮食？岂无洁好衣服？惟帝王为天下仪表，帝王好俭，则天下皆俭；帝王好奢，则天下皆奢。天下皆俭，财用便足，百姓便安；天下皆奢，财用便不足，百姓便不安。大禹尚俭，实万世法。仰惟皇太子殿下时玩此图，崇俭为天下仪表，大臣有所取法，不敢贪侈，实天下万姓无疆之福。

### 七、大禹卑宫室、力沟洫图

谨按：此是孔子言禹自己宫室则卑小，民田水路、引水灌田的皆尽力，薄于奉己，厚于为民，所以为盛德。汉文帝欲为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人十家产也。遂不为。帝王富有天下，百金甚小，不肯轻费。文帝德盛如禹。禹平水土，又开沟洫，教民灌田。江淮河汉之水，旱则引入沟洫，田得浇灌；涝则水循沟洫以趋河海，不致泛滥。民无旱涝之忧，岁常丰稔。又田有

沟洫，夷狄寇贼遇沟则止，不能驰突，故世极太平，无夷狄资寇之忧。仰惟皇太子殿下时玩此图，见得古帝王勤俭的意思，涵养圣德，万世之福。

臣等再按：尧都平阳，禹都安邑，皆冀州也。后拥太行，前列三岳，黄河环绕，由碣石入海。淮水自桐柏山，江水自蟠冢山，东北入海，环向帝都，天下第一形胜之地。惟土狭山峻，漕运为难。我圣朝都燕京，亦古冀州之境，形胜与尧禹同。普天下万水朝宗，万山朝拱，圣朝万万世太平基业也。臣等谨附说焉，为殿下考观方輿万一之助。

#### 八、周王稼穡图

谨按：此是周室有天下八百年的根本。周自后稷教民稼穡，《诗》言“贻我来牟，帝命率育”，言后稷教民种麦，奉天命育百姓，能体天心天命。后稷后世有天下也，至公刘又修后稷之业，《诗》云“乃场乃疆，乃积乃仓”，言公刘教民稼穡，致民富足，疆场皆有仓积也。至大王又修后稷之业，《诗》云“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言大王迁岐，教民疆理田亩，勤力稼穡也。至文王又修后稷之业，《书》云“即康功田功是也”。至成王时，周公虑成王不知稼穡艰难，不知百姓命脉所依，作《无逸篇》，首以稼穡为上务。是周室有天下根本也。至康王召王以下，太平日久，不恤百姓稼穡辛苦，周室遂衰。伏惟皇太子殿下时玩此图，见得帝王恤民重本的意思，实万世无疆之福。

臣等再按：古称帝都以丰镐为上，秦汉隋唐皆都焉，谓之关中。自今观焉，俊又有黄河泄散王气，前南山蔽塞离明，西有羌戎为患，东濠涵潼关，仅足自守，不能兼制全宇。视我圣朝神京宇宙全气皆囿嘘吸者，万万不及也。臣等谨附记焉，为殿下考观方輿万一之助。

#### 九、周室后妃蚕织图

谨按：此是《礼记》及《诗经》所载蚕织的礼。天子诸侯后妃夫人视蚕绩葛做衣服，不惟自己勤俭而已，实所以化天下，使天下妇女皆勤养蚕，皆勤绩葛，则女有馀布，人皆足衣，天下所由太平也。仰惟皇太子殿下时玩此图，见得古后妃务本勤俭的意思。

#### 十、宫中隙地种蔬图

伏读我圣祖政要，俭朴之德超出千古。圣子神孙万世法也。百七十年，大内宫殿有宜撤旧为新、易敝为坚者，我皇上应时创制，又皆完固，万年无疆之业也。伏惟殿下仰思皇上创制之勤、太祖垂统之懿，时玩此图，将以遵式皇上建立之谟，不敢复有改作，鸿图永固，实太平万万世之保。

#### 十一、西苑耕稼图

皇上西苑耕稼，知百姓艰难，与大舜耕稼、后稷稼穡、文王田功、武王重民食、成王播百穀同此恤民的心。仰惟殿下时玩此图，体皇上忧勤惕厉的意思。臣

等又记悯农之诗，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谓人藉农以养生，宜恤农辛苦也。又曰“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穀。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言农人困穷，未有丝，先图卖，未有穀，先图粜，救急不暇，如割心头肉、眼前疮也。又曰“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偏照逃亡屋”。大臣宫室，剥民自奉，筵张绮罗，侈贵极矣。乃又近君藉宠，愈为民病。民不堪命，遂自逃亡。君王能照及此，必思所以恤之矣。伏惟殿下常讽诵此诗，可见农民贫苦情状。再念农夫八口之家，耕田百亩，粟入几何？输租几何？牛种几何？粪土几何？徭役几何？除输官租差役之外，所余几何？乃知百姓真是辛苦，真是艰难。赃官又剋削之，夺其衣食。下情不能上达，哑口忍饥，实是可怜。乃益见皇上西苑耕稼的是痛念百姓艰难，圣德超出上古，足为万世法。

## 十二、西苑蚕桑图

伏睹我皇上定西苑蚕桑之制，与上古帝王重祀务本同一忧勤惕厉的意思，不特取法有周一代而已。臣今只尽蚕丝大略，若夫后妃蚕礼图，不敢尽画，惧渎也。伏惟殿下时玩此图，体皇上务本尚俭、化天下的意思。臣等又见蚕妇诗云“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绮罗者，不是养蚕人”，谓城妇女不养蚕却服绮罗，乡间民妇辛苦养蚕，不得绮罗自身服用，所以泪下也，愁苦之情也。盖民间蚕妇终年辛苦，养蚕作丝，精的织为锦绮，皆以供官；粗丝为紬绢，皆以易米糊口，不得自用。单衣受冷，老幼同度风寒，幸无灾荒，乃得活命。不幸赃官拘捉伊夫与儿，刑逼索钱，即并常日衣服俱卖与人，以救身命。民间妇女极是艰难。殿下常念及此，乃知皇上定西苑蚕织的礼，专为恤念百姓妇女辛苦的意思，实天下万姓无涯之福。

## 十三、商王高宗访道图

谨按：此是高宗访道，傅说首揭学之一言，以嘉惠万世，万世君臣讲学立极的样子。明君惟知学，故不敢自用，而求助于俊乂，使布满庶位，天地万物，赖以位育。其曰逊志，曰时敏，犹千圣相传心学之要。逊志者，如海之虚，无所不纳，故能取诸人以为善；时敏者，如日之运，昼夜不停，故能笃实辉光，以至于圣神。商王中兴，实由于此。臣等又伏读我太祖高皇帝作大诰，其君臣同游篇曰“昔者人臣得与君同游者，其竭忠成全其君，饮食梦寐未尝忘其政”。所以政者何？惟务为民造福，拾君之失，救君之过，补君之缺，显祖宗于地下，欢父子于生前，荣妻子于当时，身名流芳，千万载磨。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君臣同游之言，即商高宗访道傅说之心。高宗访傅说，望以讲学启沃。我太祖与下同游，望以拾失救过补缺。高宗讲学，惟以为民。我太祖于臣下曲尽恩礼，亦惟望之为民造福而已。高宗之心即太祖之心也，皆立万世人极者也。仰惟

皇太子殿下熟玩高宗访道图，证以圣祖格训，又玩我皇上赐臣敬一等箴，体我圣祖与臣下讲学之心，即圣祖君臣同游之心，即高宗访道之心。道统正脉，传之万世。臣等不胜大愿！

（奉圣旨：邹守益假以图疏讥刺朕躬，下礼部参勘。复奉圣旨：姑念纳忠，免罪。钦此。）

## 大礼疏

翰林院编修臣邹守益谨奏，为守礼义以明国论事。伏蒙皇上欲隆本生之恩，屡下群臣会议，以求天下之公。而公卿至于台谏百执事交章论奏，推大宗小宗之议，辩正统私亲之等，惟恐皇上舍己从人，务以礼尊亲，而群臣献可替否，思以义事君，甚盛节也。继而一二奸人妄以强说欺君上，激圣怒。陛下不察而误信之，尊号之上，断自宸衷。大小臣工，莫敢匡救。近日建室之议，复劳圣谕诘责，以为欺朕冲年，甚失纲常，败父子之情，伤君臣之义，而公卿至于台谏百执事畏惧天威，不敢复陈一言，以解陛下之疑。而所司以渐奉行，道路相传，且谓有孝长子之称，是陛下徇情以为孝，群臣顺令以为忠。若长此而不已，则陛下独断于上，而不顾天下万世之公论；群臣依阿于下，以苟一时之富贵，而忽宗社长久之计，弃礼害义，非国家之福也。

昔鲁元不忍之寝疾，惮于易簧，爱之至也。而曾子责之曰，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今之致隆献帝，非但一簧之失也。以献帝之明，念曾子之守礼，其不以陛下为姑息之爱乎？昔鲁公受天子之礼乐以祀周公，盖尊之至也，而孔子伤之曰，鲁之郊禘，非礼也，周公其哀也。万世之下，将有非礼其哀之叹，上累献帝，陛下其安之乎？大小臣工引经援古，欲陛下专意正统，罔摇异说，于献帝尊称，存始封之号，避皇考之嫌，而于陵庙岁时遣重臣代祭，俟皇嗣既蕃立后安陆，以全百世不祧之尊。然后宫闱无僭越之嫌，而在本生得追崇之宜。播之宗藩而安，传之天下而服。此群臣忠爱惻怛之至情也。陛下不察而督过之，谓忤且慢，则睿智清明之心有所摇夺，而喜怒哀乐不无失其平矣，

夫陛下入继大统，以考孝宗天下。臣民爱戴孝宗之德而思报之，于陛下谁敢有二心者？况圣德高明，视朝讲学，孳孳图治。在廷之臣，莫不感激。初诏思佐大平。大礼至重，孰敢为欺？欺之一字，非独不敢宣之于口，实不敢萌之于心。独一二奸人变乱黑白，指忠为欺，离间上下之交，摧挫忠直之气，而求以投间抵隙，窃弄威福。此先王之所必诛而不以听也。陛下不加诛斥而误信其言，臣恐奸谀渐进，共济邪谋，公论元气索然遂尽，天下之事有大可忧者矣！臣历观前史，论所后所生之义者，昭昭可考也。冷褒假犹之徒，当时所谓忠爱，后世所斥以为奸媚也。师丹司马光之徒，当时所谓欺慢，后世所仰以为正直

也。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古也。臣愚以为大小臣工宜披肝沥胆，仗节尽忠，守师丹司马光之正，以开悟圣心，不可怵于威严，迁就回互，二三其德，以冒宠禄。而陛下屈己从善，不吝改过，察群臣忠爱之情，信而用之，其忤旨去国者，召而复之，使各展布四体，弼正阙违，而不冷褒假犹者，斥而绝之。庶几圣志坚定，国论昭明，无复敢有动摇宗庙、离间宫闱。而圣德大孝光于四方，大平之治尚其可图也。

昔者先帝之南巡也，群臣交谏沮之，先帝赫然斯怒，重加罚黜，岂不以群臣之斯慢违犯为可罪哉？然皇上在藩邸闻之，必以是数臣者为尽忠于先帝也。今日入继大统，独不能容群臣之尽忠于陛下者乎？今天变地震，灾怪频仍，民穷盗起，白骨盈野，至有父子兄弟相食，此自古以来所罕闻也。所宜上下交修，畏天忧民，寝食弗宁之时，岂可泄泄相安，自诿无虞？

臣待罪史馆，预修先帝实录。每见奸人用事，政刑日非，潜然出涕，愧无匡救以报先帝之德。若复缄默自全，以负陛下，面从背言，死有馀愧！是以冒陈狂愚，冀彻圣听。使异日史册之上，德业日光，则臣屏伏田里，亦与宠荣。干犯天威，不胜陨越俟罪之至。

（奉圣旨：邹守益这厮，出位妄言，不修本业，既知忌惮，又来渎慢，好生轻易。着锦衣卫拿送镇抚司，打着问了来说。）

薛文清公从祀疏

司经局洗马兼翰林院侍读臣邹守益谨奏，为钦奉圣谕，以议祀典事。近该御史杨瞻、樊得仁建议，要将礼部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薛瑄从祀孔子庙廷，礼部复题。奉圣旨：着翰林院詹事府左右春坊、司经局、国子监堂上官人各上议。钦此。臣仰窥圣心主张斯道，鼓舞来学，博采舆论，慎重祀典，敢不竭图末议，以备采择。

臣谨按：孔门评论人品，其上曰中行，其次曰狂，又其次曰狷。中行也者，中和之德，立大本而行达道者也。门弟子称孔子之时中，曰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若大和元气，周贯天地，运行四时。当时惟颜子善以身发孔子之蕴。夷考其好学，曰不迁怒，不贰过。其深潜纯粹，蔼然春和气象也。故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狂狷也者，虽未免于习气之偏，然其嚶嚶尚有毅然以圣人为必可至，使其工夫缜密，则狂可中行矣；不屑不洁，懔懔然恐浼乎其身，使其工夫弘大，则狷亦可中行矣。故道以中和为至，学以中和为的。《中庸》之作，首戒惧以指其功，终位育以要其成，而后圣门之传赖以不坠。两汉而下，非无愿治之主、匡时之佐，而往往发不中节，无以参天地而宰万物，正坐学之不讲尔。故虽以唐太宗之英睿，自以为表彰以圣学，而从祀孔庙二十二经师，皆以专门训诂为功。至于马融王肃辈，败名害义，亦滥列焉。非陛下明圣

，烛照千古，其孰能鳌正之。夫训诂日繁，著述日富，缠绕于文义，比较于异同，摹拟于仪节，恣情凿性，去道弥远，而犹偃然以为孔氏之学。譬诸为释氏之徒者，不从事于明心见性，而造寺饭僧，诵经读偈以望成佛；为老氏之徒者，不务于致虚极、守静笃，以收无为无欲之化，而炼金石，习术祝以求成仙。皆铺糟糠而弃其醇也。

我列圣以道德礼乐化成天下。文章政事之臣，咸足以匹休往古。然勃然以理学为宗，实自瑄倡之。瑄之深造自得于濂洛静虚动直、大公顺应之旨，未敢妄许，然其自幼至老，笃志力行，惓惓亦自以复性为教。考其出处进退之间，不折节于权奸，不谢恩于私室，不曲法于贵近，不慑志于临刑，不濡滞于相位，一时翕然尊信，以薛夫子目之，此岂可以声音笑貌取者！揆之于古，其近于狷者之流乎？世之议瑄未宜列于从祀者，或以其见理未莹，不足以传斯道，则虽颜曾而下，已有不得其宗者，是责于瑄者大备矣。或又以其少于著述，不足以羽翼圣经，则虽颜曾之得其宗者，视后儒已有所不逮，是求于瑄者又大浅矣。夫祀典之重，莫严于孔庙，非所进而进之，是为俎豆之玷；可以进而难之，亦适以阻进修之路。斯二者，失中均也。

皇上懋隆敬一以建中和之极，折衷群论，自有天则。臣以为进瑄从祀，树之风声，以昭国家之盛，其于世教未必无补。谨疏。

### 九庙災自陈疏

南京国子临祭酒臣邹守益谨奏，为自陈不职，乞赐罢黜以弥天变事。准南京礼部祠祭清吏司手本，准礼部咨开监察御史党承赐等题，为答天戒，严交修，以隆圣治事节。奉圣旨是：宗庙災变，朕心震惊，所宜痛加修省，以实事天。两京文武大臣，著自陈时政阙失，着各衙门条奏，务切民瘼国体，不许虚应故事，泛滥弥文。该衙门知道。钦此。钦遵备行到臣。

臣闻隆古交修之训曰，后克艰厥后，臣克艰厥臣，政乃义。黎民敏德曰，先王克谨天戒，臣人克有常宪，百官修辅厥后惟明明。故君而克艰，则能以天之心为心，是谓善事其天；臣而克艰，则能以君心为心，是谓善事其君。昔在殷王中宗，桑穀生于朝，而拱异亦甚矣。访于伊，陟德以胜妖，故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五年。其在高宗，飞雉升庙鼎，而鸛116亦甚矣。听于祖，已克正厥事，故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历观史册，鉴戒甚明。或多难以兴邦，敬胜怠也；或无災而殒祚，怠胜敬也。故修养之所以引年，国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所以至天圣贤，其任重道远，决诸一念之真纯而已矣，决诸真纯之一念无或转摇而已矣。迺者天心仁爱，火及宗庙，往古災变于今为烈。陛下孝思恳恻，深自怨艾，谕告臣工痛加修省。至有欲投火中之言，与桑林牺牲之祷异代而同神。

即此一念，皇天后土实共鉴之，高庙暨列圣之神灵实共鉴之。若保此真纯，无或转摇，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务以上天之心为心，则知人安民，命德讨罪，绥万邦而抚四夷，若决江河，沛然克俟外求矣。

臣感极而泣，仰屋窃叹，以为皇上忧勤如此其切，孝诚如此其至，凡厥臣工，休戚一体。股肱当竭其膂力，耳目当竭其聪明，务以陛下之心为心，无或有怀私售欺，以便身图而负国恩。庶几各守常宪，以尽修补之义。其能者且洗心尽瘁，以共济艰大，而不能者宜引咎求退，无窃禄位而靡民膏脂。臣伏念《大学》古称豪杰之关司成，首任师儒之责。而南畿又为国家丰镐之重，师道不立，则善人不兴；善人不兴，则善治不复。其于政体枢纽匪轻。

我高皇帝之规曰：本监正官总理一应事，务须要整饬威仪，严立规矩，表率属官，模范后进，不可尸位素餐，因而怠惰。以臣之愚，自知甚明，学术肤浅，不能以宣畅圣道；才识朴鲁，不能以练达国体。虽勉加鞭策，欲效涓埃，而终愧尸素，宜先罢黜。若再持禄贪位，以忝官箴，将何以严交修之实，而廓维新之休乎？

伏望圣慈，将臣放归田里，遴选时彦，以端化原，庶修省以实，灾变可弥矣。

（奉圣旨：邹守益假以自陈，言词乖刺，着冠带闲住。）

### 勤王饗功颂

正德乙卯岁六月丙子，宁王变起南昌，震惊神畿。都御史阳明王公自赣将命入闽，脱险丰城，趋保吉安，大征义旅，以遏乱略。七月辛丑誓师以东，癸卯驻樟树镇。列郡各以兵会。庚戌申誓于市，诛伍斩将有经罔赦。辛亥克南昌，壬子师进东湖，与贼遇，连战大破之。丁丑水陆伏起，火舰并进，遂擒元凶以归，功奏天子。八月辛未犒诸军，大燕群僚。维时，监察御史谢源、伍希儒，以监督与；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通判谈储、胡尧元，推官王暉，知县王冕、李楫、刘源清、张淮，以克敌与；都御史王懋中、编修邹守益、郎中鲁直、御史张鳌山、佾事刘蓝、知府刘昭、进士郭持平、驿丞王思李中，以急义赞谋与；其余效忠宣力之士，咸序以位。

于戏，诛乱讨贼，繄万世大闲，章诸声诗，以昭风教，大史职也。乃作颂曰：高皇诞膺明命，列圣昭德，鸟翔鱼泳。屏翰是树，孚佑同姓。兹宁藩，狻彼梟獍。帝命中丞，往釐南闽。神实留公，脱民罟罟。爰奋义旅，奉罚自天。鸾凤鹏鹗，夹以翩翩。遂克狡穴，遂俘大憝。山川重光，鬼神奠位。天相皇国，不空我师。世济骄奸，浹日以夷。爰犒诸军，百工咸在。我皇报功，尚有大赉。维我新国，无蹈匪彝。服我忠孝，以公蓍龟。维公懋德，载终九仞。敷时文明，拔茹以进。维皇建极，聿定元良。贞于万邦，配天无疆。

卷之三下 说类

## 学说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所以为贵者曰性。性之所以为性者，曰仁义礼智信。能尽是五者于天地之间，则仰不愧，俯不忤，而可以为人。一有亏损，其则已自得罪于天，而况于斫丧而无忌。则虽颀然须眉，而反为虎狼、蜂蚁、鸿雁、睚眦之罪人矣。钩人之形也，则钩人之性也。而至于为虎狼、蜂蚁、鸿雁、睚眦之罪人，何也？物欲累之也。学之道，所以闲其物欲而反其天地之性，以求无忤于为人而已矣。

昔者圣人之论好学，曰不求安饱，敏事慎言，就正有道而已。其称颜子，亦曰不迁怒，不贰过而已。是圣人之学可考也。故曰“学而时习之”。学者学此也，习者习此也。习而曰时，不息之功也。学之病莫大乎息，息则物欲行而天理泯矣。天理与物欲互为消长者也，无两立之势。故君子戒慎恐惧之志，由闻以至于不闻，由见以至于不见，由言以至于不言，由动以至于不动，一也，无须臾之离也。道不离人，人不离道。人与道凝，然后可以践形而无忤。夫是之谓善学。以训诂者专矣，以记诵者博矣，以词章者华矣，而于道顾背驰焉，则学之蠹也。况乎窃孝弟忠信之成说，以为利禄之媒，偃然播其恶于众，而号于世曰是学也，可乎哉？

某之醉梦，二十有九年矣。日颠踣于荆棘泥淖，而自以为康庄也。赖先觉者大呼而醒之，将改辙以追来者。而八九同志相与磨砢而夹持之，以图不枉此生，乃为推学之太宗以申告之，而时观之以自警焉。鹿鸣之什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古人之于酒食之顷，相爱以德，而不以姑息如此。故夫有四端而谓不能者，为贼其身；谓君不能者，贼其君。盖自童韶时固熟诵之矣。谓其友不能者，庸非贼其友乎？

今之师友姻族津津以追时好，攫世资交相劝诱，曲为恩厚，一闻讲学以希先王之道，则循墙若刺己者，其取舍界限亦异矣。诸生以是列诸座右，过而观之者，其且以吾好为生乎？其且以吾为贼生乎？

## 留别同志

学者之病，在于界限之不明。称之以尧舜，则蹴然以惊；目之以桀蹠，则艴然以怒。而其定计成算，以为上不敢为尧舜，下不至为桀蹠，阉然处其中，以安身立命，以为是亦足矣。而不知善利之间，曾不容发。一舜一蹠，悬若天渊。譬诸良民资贼，不可以更互出入而为也。吾辈既怨艾其身，思为良民矣，自旦以至于夕，自饮食衣服以至于事君莅民，自壮年以至于耄耋，当猛自点检，不可苟且放过。虽不至为屠埋攻劫之事，亦不可陷入穿窬攘窃中，然后可以对越国法而无愧。愿与诸君勉之。

尧舜之世，比屋皆良民，故四凶不能逞其恶；桀纣之世，比屋皆盗贼，故三仁

不能行其志。然与其以盗贼受赏，宁以良民即刑。此三尺童子知其决择矣。今日自三尺童子至于垂白之老，孰不知盗贼之不当为哉？往往阴行其实而阳掩其名，自以为可以欺天下后世，而匹夫匹妇已如见其肝肺矣。

吁，可畏哉！吾与诸君周旋久矣，每反复体认，以为孟氏善利之辨，尽发千古作圣之诀。今将别万里，念所以相长者无逾于此。诸君若不以为非，笃信而力行之，则虽别万里，犹同堂合席也。若诵于口而违于心，修于大廷而弃于屋漏，则虽日相周旋，已判若胡越矣。诸君其何以交警我乎？

方山说

予读刘云表为其友彭丽文记方山四寓轩，称其恬退雅循，飘飘于田园金谷之表，未尝不叹丽文之能聚物以自乐也。虽然，触吾身而感吾心者，孰非吾之物乎？而奚以聚为？

《记》曰，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食味、别声、被色而生者也。故万物之声色臭味，举以供吾之耳目鼻口，而吾屹然立乎其上而君宰之。一失其道，则耳以声聋，目以色盲，鼻以臭塞，口以味爽。所以害吾心者，岂独田园金谷已乎？古之知道者，坦然由于约，乐毁誉之变，而不以滑和。华冕葛巾，首之寓也；赤舄蹠履，足之寓也；桓圭钱镈，手之寓也；短褐狐貉、华辂朱毂，身之寓也。一以为云行，一以为波流。使择冠而冠，择履而履，则喜于聚，悲于散，而所以自乐者，只以自累。试使毁琴沉棋，捐书褫画，屏其亭沼，而反丽文于雁州隆堂之间，则其乐尚有存者乎？无也。故乎绝物以为超者，异端之虚也；徇物以为私者，俗见之隘也；寓于物而不累者，圣人大中之矩也。

丽文之昆季皆好文而与予游，异时徜徉昆季间，尚悉相与语之。

芸田说示诸生

嘉靖四年六月既望，予以事出吴兴，见有膝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召而问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铁为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荡撼于苗中，未尝若是难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则宜。泥田则根难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溪之田寒，则根难死，必若是者五至焉。若稍驰之，草侵吾苗，数口之家，将饥死于沟壑矣。

予闻而凜然。人之情孰不恶劳而欲逸也。以其恶死之急，则夺其恶劳矣；以其欲生之急，则夺其欲逸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难也。然人知恶身之死，而不知恶心之死，何也？仁义之心，人皆有之。存之则进于圣贤；失之则入于禽兽。是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者。草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害吾仁也，惮其难而不知去，其弗思焉耳。质美者，查滓便浑化，犹沙田之草易除而不留也。次则泥田矣，次则山溪之塞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实者也。

呜呼，天下之勇于芸苗者寡矣，欲斯民之无饥，胡可得哉？予方困于饥馁，思理百亩之荒，以望于有秋，而草盛苗希，惴惴乎无所获也。今而后知所以芸吾田矣。二三子咸欲厚其生也，则盍于是焉图之。先难而后获，其庶矣乎！

### 省斋说赠陈君彦明北行

僚友蓬莱陈君彦明思从事于曾子之学，以省名其斋。予与之处八年越月矣。其持论<sup>129</sup>然有条，其处事绳绳然而底于济也。间遣其子辰受学于予，肫肫然求以教之。予曰：是无逾于省之说矣。曾氏之学，任重道远而得孔门之宗者。自省其身，始《大学》一书，盖记其不日学之功效，以绍来世者也。而自省之功，莫切于独。独者人之所不见也。省于人之所见者易，省于人之所不见者难。闲居自放于恶，见君子而后欲著其善，则其省也伪矣。君子所以大过人者，其惟省于独乎？故曰“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贯隐显动静而一之，此吾曾子自省之实学也。后之善学曾子者，莫如公明宣；而不善学者，莫如邢和叔。宣于居庭、应宾客、居朝廷，瞿瞿愿学弗怠，而和叔特假三点检之名，袭而取之。吾辈戒和叔之覆辙，而驰驱于公明氏之范，庶其得圣门而入之乎？君蹴然起，谢曰：吾子何足以承之？吾愧乎童习之而尚纷如也。予拜手曰：予将赖君之省，以与君之子交相赞而已矣。未几，君入庆天子万寿将行，州守许君若思曰：省斋劳于王事，兹三祝圣寿矣，课功酬勤，且将有四方之陟，盍有以赠之。予曰：此皆吾彦明自省之地也。颂天保之章，而祝<sup>130</sup>天子之百禄，以孝事君也。<sup>131</sup>皇华之章，而谏谋度询，以恤民<sup>132</sup>，以慈使众也。以孝事君之谓忠，以慈使众之谓仁。忠则上信之，慈则众归之。推是以行于四方，无异道矣。勉矣省斋，其无忘于曾氏之学乎！

### 日惺斋说

宜兴杭锡贤卒业于太（原作大）学，闻甘泉先生之教而乐之，以日惺名其弦诵之斋。异日，诣吕泾野而请言，泾野申之以上蔡之义，炳炳然也。将归，复过予而请益焉。予曰：子之取诸师友则既勤矣，何我何能以赞子？子其诚之于身而已矣。在易乾之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夫非日惺之功乎？进德修业，小事大事，而其要曰忠信，曰修辞立诚而已。故知至而不至之，则无以为诚之始，知终而不终之，则无以为诚之成。于穆不已，天之诚也。乾，天也。乾乾者，对越在天，弗以日夕息焉，思诚之学也。天岂远乎哉？昊天曰明，及尔出王，昊天曰旦，及尔游衍，无往而非天也。无往而非天，则无往而非上帝。故曰“上帝临汝，毋贰尔心”。无往而非上帝，则无往而非鬼神。故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呜呼，道之不可须臾离也，若是其严也！故忠信笃敬之功，至于立参于前，舆倚于衡，然后与天为一，无愧于日惺之学。上蔡先生曰：迩来学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鸚鵡能言，不离禽鸟。学

不以诚而兢以词说胜者，将不入于禽鸟乎？夫学以入于圣贤也，而或沦于禽鸟，是则可畏也已！锡贤惕然曰：封也，敢不终始于学，以求无愧于屋漏！

### 谦斋说

先民之训曰：满招损，谦受益。谦也者，忠信者也。满也者，骄泰者也。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道之得失，损益之大关也。世之论谦者，率倚于卑逊退让以自名，而所谓益者，类以富贵福泽当之。是浅之为谦而陋之为益也。在易之谦，曰“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故可以卑以自牧，而可以利用侵伐，可以行师而征邑国，非倚于退逊也。其益之象曰“见善则迁，有过则改”，迁善改过以诚其身，故饱乎仁义，不愿乎膏粱；令闻广誉，不愿乎文秀。天下之益，其孰能尚之？是以益之以十朋之龟而吉，益之用凶，事而无咎。处约处乐，无入而不自得，非以外物为加损也。九五之占曰“有孚惠心”，则忠信者也，故勿问而元吉矣。其上九曰“立心勿恒”，则骄泰者也，故莫益之而凶矣。嘻，其严乎！予之始生也，先易斋大夫命之曰益，其冠也，字之曰谦。及长，取善于四方，而始得其义。夙夜兢兢，思以服膺父师之教而未能也。毗陵同宗之彦拙隐翁名其冢子曰益，而益复以谦名其斋，其燕翼之谋、祇承之方，何其不约而同乎！某季太（原作大）学生尚征言于予，因述予之兢兢者，俾敬图之。

### 青原嘉会语

嘉靖癸巳七月既望，同志咸集于青原，以从事于君子之学。东廓子守益喟然叹曰：兹会也，先师尝命之矣。乃于今十有四年，始克成之，兹惟艰哉！凡我同志，相与无忘于师训，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是能致其良知，君子之自求多福也。知善而著之，知不善而掩之，是不能致其良知，小人之自作孽也。呜呼，戒之哉！

或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诚意之功也，致知格物将无阙与？曰：好恶之明觉谓之知，好恶之所在谓之物，故为善去恶之格物，即知善知恶之致知，而好善恶恶之意诚。诚意致知格物即是一时，即是一事。曰：正心修身，其将二事乎？曰：有所忿懣好乐，好恶之滞于中也；亲爱贱恶而辟，好恶之偏于外也。是诚意以格物之功未尽也。故无所滞于中，则廓然大公，大本立矣；无所偏于外，则物来顺应，达道行矣。故格致诚正修，即是一时，即是一事。曰：齐家治国平天下，其将二事乎？曰：亲爱贱恶，必有所接之人，是人也，非父兄妻孥则邻里乡党也，非邻里乡党则四海九州之交也。好恶行于家庭而无辟，是谓修身以齐家；行于乡党而无辟，是谓修身以治国，行于四海九州而无辟，是谓修身以平天下。故修己以安百姓，即是一时，即是一事。曰：夫非有位者之事乎？曰：《大学》之教，所以教天下之为君子也。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

，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未尝分有位无位也。絜矩之道，所以平天下也。而其目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夫上下前后左右者，天子庶人共之，特有广狭众寡之分耳。曰：双江聂子所谓忘与助者，于此何以别乎？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真诚恻怛，以充其良知之量，是必有事焉，集义以养气之功也。为善而弗纯，去恶而弗尽，是怠弃其良知者也，故谓之忘。有所作好，有所作恶，计功欲速，并其根而拔之，是戕贼其良知者也，故谓之助。曰：忘敬而后无不敬者，其庶勉于助乎？曰：程子言之备矣。必有事焉，却是行其所无事。信如和靖（原作静）之言，是逃助而入忘也，其语意亦未莹矣。凡预斯会者，各务自致其良知，无分于烦简，无分于昼夜，无分于穷达，毅然必为君子，而不忍一失足于小人之途，则家国天下尚胥赖之，其谓之嘉会也固宜。不然，则山英水伯且将议其身、谤其师门矣。鹿崖胡子令乐安，以官守不能会，资遣诸生及其弟134以来，授之一册，俾剖记其所闻。于其归也，书此以质之。

#### 录青原再会语

国家建学立教之美意，于始入学甚可见，特学者行不著而习不察耳。始入学，则拜孔颜，曰圣人之徒也，犹僧入门而拜佛、道入门而拜老子，曰佛老之徒也。其趋向之的，不既昭矣乎？拜毕而升堂，揭之曰明伦。圣人人伦之至也。欲学圣人，则从明伦做工夫，所求乎子，则以事父，而所恶勿施焉。斯父子之伦明，否则昏矣。故明伦之功，即是明善，即是明明德，非以能诵说为明也。佛老之徒，徒工诵说而弗践其教，则吾徒必辟之矣。而躬自蹈之，将不为佛老之徒乎所辟？

学者主于旧闻，以明善为知，诚身为行，不察孔孟宗旨只是知行合一之教，故知事亲从兄而弗去，乃为知之实。而择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则比于自投罟获，不得为智。知斯二者，是谓择善。知而弗去，是为固执，皆明善之功也。博学也者，即学之为父子焉，学之为君臣焉，学之为夫妇朋友长幼焉。无往而不学，谓之博学。笃行也者，即其学问思辨之不息者也。学陶则为陶，学冶则为冶，学函矢则为函矢，曲艺则亦有然者矣。而学圣之功，乃以诵说文辞当之，可乎？

学圣之要，濂溪先生所以发明孔孟之蕴也。一也者，良知之真纯而无杂者也。有欲以杂之，则二三矣。无欲也者，非自然而无也。无也者对有而言也。有所忿懣好乐，则实而不能虚；亲爱贱恶而辟，则曲而不能直。故定性之教，曰“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大公者，以言乎虚静也；顺应者，以言乎动直也。自私用智，皆欲之别名也。君子之学将以何为也？学以去其欲而全其本体而已矣。学者由濂溪明道而学，则纷纷支离之说，若奏黄钟破

蟋蟀之音也。

廓然大公，所存神矣；物来顺应，所过化矣。故赏善而举之，非作好也，罚恶而诛之，非作恶也。天命天讨，而吾无加损焉。是之谓王道。后世封即墨以示功，烹阿以示征，犹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礼。毕竟霸者作用，非真纯无杂之发也。然赏当其功，罚当其罪，犹足以使民欢虞。若虐<sup>136</sup>独而畏高明，好恶拂民之性，则欢虞亦不可得矣。学者果有真切作圣之志，而不为俗习所摇夺，则其精神命脉自真纯而无杂，而酬酢万变，无往非真纯之运用。苟以俗习杂乎其间，则酬酢万变，必杂而不纯也矣。辟诸种嘉谷于土，则苗实皆嘉谷矣。种莠稗于土，则苗实皆莠稗矣。种草莽于土，则苗实皆草莽矣。未有种草莽而得莠稗、种莠稗而得嘉谷。诚之不可掩却如此，可不畏哉？

习俗之大累，只是打富贵贫贱头不透。故圣人吃紧为人，举极贫极富者，使学者决其趋向之途。有马千驷，富贵莫尚矣，而民无得称；采薇以饿，贫困莫尚矣，而至今称之。匹夫匹妇之良知，可以一笑而悟矣。世之学者，虽穷贪极欲，未必至于千驷之富，就使至焉，亦无德而称，而况不至于千驷乎？澡身砺行，未必至西山之饿，就使致焉，亦于今称之，而况不至于饿死乎？

呜呼，师之所以为教，辨弟子之所以为学，其将为夷齐邪？其将为齐景邪？嘉靖甲午闰月乙卯，同志再会于青原，二百余人。文君<sup>138</sup>周教泰和，林君朝相教万安，闻之忻然相与切磋焉。二邑之士，喜其得师也。持卷以书切磋之语，曰，使二君子展卷相思，虽别犹未别也。因力疾书此，以求正惠。而好我其何以示之？

思默子说

东廓山人曰，默而成之，吾不得而见矣，得见思默者，斯可矣。吾圣人无隐之教，若天道粲然，而群弟子犹求之言语之间，无言之戒，所以药其病也。以子贡之敏，而有何述之疑，盖知默者鲜矣！夫以子贡之敏，料事如鬼神，固武叔、子禽辈<sup>139</sup>对而震焉者也，而斥之以为不幸。陋巷之颜，呐呐如处女，而退省其私，亦足以发，独以不惰许之。是夫子之教学可知也已。孰愈之问，婉以发其机也。而犹较诸闻见之多寡，盖尚未悟也。博学而识，正以质之，而子贡始悟矣。性与天道，默而识之于文章之表。非圣人之善教、而赐之善学，其何能异于斯。后之学者，莫不黜百家，尊孔氏，斯道可明矣。而孔氏之实，郁乎其尚闇也。故听其言，观其文词，孝弟忠信之道，泐泐然矣，而徐考其事父从兄事君先施，果能不悖其言、不愧其文词已乎？虚诞盛而朴实微，利欲炽而德行息，若群饮朋醒，贸贸然而无所救之。故默之道，不可不深长思也。上天之道，无声无臭，天德之默也。不显惟德，百辟其刑之，圣德之默也。不动而敬，不言而信，内省不疚，以慎于人之所不见，其君子思默之功乎？

吾友徐汝佩受学于阳明先生之门，直而140，辩而有章。先生以思默箴之。汝佩奉以周旋，弗敢失也。比来广德，徘徊于复初之间，慨然交厉，思有以践孔氏之实者。因书是说，以赞于屋漏。

### 达寿说

天下之同欲，莫逾于寿。君子所以大过人者，其惟达寿乎？知爱知敬，五方之孩提共之，不待教诏而天机混混，其达之源乎？悖德悖礼，方命而圯族，其汨五行以斲九畴乎？老老长长而德教四达，其宅四隩、陂九泽以赖万世乎？三代之英，因民同欲而利导之，罔有谗说殄行以干天和。是故百亩以彻，九式以贡，而寿达于征赋矣。三日以役，五十以免，而寿达于庸调矣。司刺断中，士师受之，而寿达于讼狱矣。司救施惠，司关去几，而寿达于饥荒矣。掌戮以搏，环人以谍，怀方以致物，象胥以传言，而寿达于寇戎夷虏矣。岂惟民哉？数罟以禁，斧斤以时，藪牧以阜，而山林鸟兽鱼鳖熙熙然罔不获其寿者。

先师阳明夫子以良知教诸生，其寿天下之矩乎？益也愚而恚，恒思执古之道，御今之俗，庶几身亲见之而寤寐弗逮也。浮峰张侯元冲密迩学于先师，以天子谏官旬宣吾江右。江右虽敝，固采卫之望也。浮玉以西，章贡以北，其溪下流久矣。嘉靖己酉之春，大恭人唐寿登八十有五，同胥庆以慰望云。益谨以锡类不匮之义，拜首为达寿祝。侯其章志贞教，敛福敷锡，帝规帝矩，克絜于上下前后左右，使财用足，刑罚中，礼俗142，协气嘉生，薰为太和，则所以寿亲无疆，岂絜翟芘以荣、臙芘以养而已乎？

绪山子相聚永和，称大恭人之寿曰：质庵方伯以风义节概俎豆乡社，而幼服姆教，善承继姑，是曰能巽；励庵郡守缵易庵参藩之绪，狷介峭特，以忤权贵，而服疏茹粝，萧然官邸逾二十年，是曰能俭；浮峰甫晬而孤，诸兄元楚、元杰未室也，而食贫力教，俾从名师胜友，以弘世业，是曰能训；迎养谏垣，时亲箴劬，俭以养廉，称述光范，喜愠不形，壮耄一致，是曰能恒。聚四懿以备群福，若鉴湖耶溪之趋于海，无弗至矣。郊祀进阶，移封以荣，则有若康靖；手诏存问，叹尚福寿，则有若文定。咸张氏旧族也。等而上之，饰戎车奏，肤公以匡中兴，尚有孝友家法在。

### 医说留别长安诸友

东廓子曰：善教者之淑群才也，其尤医之疗病乎？善学者之淑其身也，其尤抱病而求疗乎？嗟夫，中行之德邈矣！有能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亦足以慰吾思矣。夫直而不至于温，不足以为直；宽而不至于栗，不足以为宽；刚而不免于虐，简而不免于傲，为足以为刚且简。唐虞教学之方，其医学具可覆也。审声视色，察脉参藏，寒则温之，热则凉之，俾阴阳顺适，精气和平，而各反于元神之中，则天下无夭札矣。如使寒而寒之，热而热之，则适足以增邪毒而戕天

年。夫增邪毒而戕天年，岂爱身者所愿欲乎？

益也，受药石于先觉，惴惴然思以葆吾真也。四方同志不鄙而从游焉，因胥劝胥规，以融夙痼，而薪拾级于寿域。自入长安以来，山阴蒋子怀德、宝应张子旦、山阳冯子焕、莆田林子应箕、婺源胡子宗宪、武进白子若圭，皆有志于斯也。聚首未几，抗旌以南。因留别语，以为摄生之助。在《易》有之，“无有师保，如临父母”。文王之圣，正从亦临亦保中来。故缉熙敬止，寿跻百年，而陟降上帝，与天无疆，是为圣神中行之极。

### 复初亭说

天命之性，蒸民同秉之初也。惟君子求复其初，故戒慎不睹，恐惧不闻，以至中和。惟圣人能复其初，故为显维德，百辟其刑，与于穆同运，无声无臭。无声无臭，只在人伦日用间。子臣弟友，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过，便是孔门自叙功课。一念不敢，则与上帝陟降；一念而敢，则与夷貊禽鸟伍。嘻，其机严矣！予判广德，作复初书院，以迪州之俊髦，而刘友宾朝亦以复初名其藏修之亭。书是以赞屋漏。

### 凤说赠易子督学之蜀

东廓子曰：凤之为王者瑞也，自黄帝阿阁遐矣。其在唐虞，则契为凤。精一之学，敷于五教。劳来匡直，俾万邦黎献丕应徯志，以自别于逸居之禽兽，故凤仪于廷。其在成周，则周召为凤。敬止之学，宣于二南，关雎鹊巢，烜然王化，而兔置羔羊，举不愆于度。故凤鸣于岐。洙泗之兴，祖述宪章，而从游速肖，赧赧以仁义羽翼之，虽王泽之息，凤鸟不至，然走兽飞鸟，出类拔萃，岿然定论，以有子为不阿所好。寥寥千载，濂洛勃倡，而关闽诸儒翕然以和。世方庆朝阳之再睹也，而何澹胡紘辈鸮击而鸦噪之，至使中材解体，销声更名，他师是禁，天下不得为凤也。迹其言，曰“贪黷放肆，人之真情”，“廉洁好礼，为伪而已”。呜呼，鸮鹞嗜鼠，螂蛆甘带，果然充腹，自为至适矣。仰睨焦明肃爽，遴而后集，介然以忍饥渴，则宜其窃哂之。然使充其类也，将驱天下而为鸮鹞螂蛆乎！

圣天子敬一之箴，集唐虞成周以嘉惠海内，识者颀然仰王道之昌也。蜀邦虽远，固神禹之丹穴，而范淳夫、张南轩、魏文静雍雍振绝响矣。易子栗夫才敏而志端，事贤友仁，慨然九苞千仞之兴，仪于春卿。公卿荐其行谊，奉玺书以敷教宣化于蜀，兹非契于周召重任乎？往尽乃心，率乃诸生从事于子臣弟友之要，庸德庸言，慥慥相顾，是沃醴泉，饫竹实，而不忍以鼠带眩之。其鸣于廷，鸣于岐，鸣于陋巷汶上，焉往而不为焦明肃爽也！

卷阿之雅曰，“凤凰于飞，翺翺其羽”。蔼蔼吉士，媚天子以达庶人，天子之瑞也。泮水之颂曰，“敬明其德，允文允武。济济多士，克广德心”。而憬彼

飞鸮，亦咸于桑黹。好音之化，一国之瑞也。吾于易子兹行卜矣。

### 岷川说赠刘司谏

青宫备群僚，益与少湖徐子同司经局，以海内同志聚讲，逾七十人，瞿瞿然规过而劝德也。未几，予求移南都，遂归于山中。而刘子养痾岷川之上，眷然以予出处介念。予执讯报之曰：无以介也。子不观于川之流乎？引台榭，灌兰蕙，未以为荣也；决粪壤，浸瓦砾，未以为污也。夫德性者，吾所受于上帝者也，谁得而加损之？大行穷居，盈科之异名耳。

刘子复入司谏，属邑大夫潘子曰：邹子语我甚爽也，为我征绪言，并亲书于岫。庶大直之朝夕对东廓子也。益曰：嗟夫，久矣圣门之取诸水也！以立本者，尚其源；以取善者，尚其容；以建功者，尚其遇；以新盛德者，尚其不息。矧岷川为导江之始，而称渚之首。故曰井络缠曜，会昌建福。善而刘子之以岷为学也。夫岷在徼外，发羊膊，下白马，数百里未能滥觞也；历龙涸石镜数千里，迳汶阕才二百馀武耳。及于逾虎牙，达155尾，出巫郡，以会方津，不方舟，不避风，不可以涉。故知微之显，闇然日章，名浮于实，不能盈朝，言立本也。川之于众流，无弗纳也。曰绵曰洛，曰湔曰涪，曰嘉陵，曰渠曰渝，咸自夔入之；曰沱曰沅，曰资曰湘，曰沔曰蕲，则自荆入之；曰青衣，曰羊山，曰马湖，曰垫江，则自徼外屈曲附之。故舍己从人，无问陶渔，訑訑声音相距千里，言取善也。金堤以天府兴谣，锦里以濯工取丽，滟滪以象马垂戒，船官以鹄鹢遐观。故或峻激奔瀑，鱼鳖弗能游；或澄潭迂湍，蛟龙生而实藏。兴万状，随遇无为之先焉。知此可以语变化矣。徼外不息，乃达巴夔。巴夔不息，乃殷荆扬。荆扬不息，乃会溟渤。吐日生星，包乾括坤，亘万古而无昼夜舍焉。知此可以语天德王道之要矣。

以刘子之志于圣域也，百折而不回；取友回方，眷焉以身下之。其居乡，呐呐不出口；立朝，则侃侃无所眩。爰规爰劝，其在于不息乎？昔者聚语于京师矣，退省其私，亦足以发，颜之所以颜也；不闻亦式，不谏亦入，文之所以文也。良师胜友，切偲一堂，惕然收敛，湛然精明，非见宾承祭时乎？出门使民，乃贰尔心，有众寡，有小大，于帝降之性，全生全归，得无息乎？自己亥至于丁未，凡九载矣，正考绩幽明之期也。子之乡初泉刘子，予畏友也，别亦六载矣。岷川子与初泉子交相考焉。时有以迪益，益尚有以报子。

### 莲坡寿说

昆山周翁存中以莲坡自命，寿登于耆矣。其仲子大礼以司空郎陟兴化守，将归为寿。司空之僚周君野、王君一槐、沈君启俨然造焉。曰：夫莲之产于泥也，亭亭以敷馨香，其诸士之之挺然于俗乎？俗方尚放逸也，而持之以恪勤；俗方尚富丽也，而矫之以简俭；俗方尚巧宦，欲其子之速化也，而督之以正学。

兹其不愧于莲已乎？

邹子竦然曰：益也固愿闻之。夫水至柔也而穿木啮石，其浸渍使然也。流俗之浸渍人也，酷于水，故曰其何能淑载？胥及溺伤。士之挺于俗者，鲜也。幸悉翁之素，曰翁少充学宫弟子，中岁以痼疾谢去，付之诸郎。及大伦业大学，大礼举进士，叔季治生以养，众谓翁可逸也，而栗栗自检，惟恐有过举，是之谓尚恪。兴化君宦十年，家徒四壁，翁与晏孺人以安命相慰。粝羹缟裳，未尝有外慕。是之谓尚俭。兴化君筮仕京师，从大宰甘泉翁以游，喜曰：吾儿有志于学，可无大过矣。及就养南曹，命与曾汝馨氏、王汝中氏温故而求新，近复切磋于观光之堂。是之谓尚正。

曰：昔在周之先哲，爱莲有遗韵矣。中通外直，亟称为花之君子。翁之自命也，与所尚弗偕焉，其有志于君子之徒乎？惟兴化君服膺圣学之要，毅然无欲，出门使民，参前倚衡，无往非一之流行，则静虚动直，不在莲而在于我，庶于濂溪有光乎？夫能挺然于俗者为寿其身，以挺于俗为义方者为寿其子，以挺乎俗守家法者为寿其亲。三寿备，而馨香永孚于无疆。

同野说别京中诸同志

君子明德之学，以天下为度内，非意之也。明德之本体，原自刚健，原自精明，以直养而无害，则覆载若天地，照监若日月。故在贤则导之，在众则容之，在善则嘉之，在不能则矜之。夫是之谓大同之学。一为私欲所挠，则忿懣而不知其美，好乐而不知其恶。故系小子、系丈夫，虽过不及有等差，其乖于中和一也。抑乡原之同流俗，亦众所同说也，而终不可以入道。彼其媚世一念，已增本体之障。故非刚健精明、肫肫无倚者，不足以上达天德。在易之同人，以良遇乾，文明以健，而曰“同人于野”，曰“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文王周公其善发天地日月之蕴乎？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呜呼，至矣！

益再入长安，获从诸同志切磋所闻。及陟南都，相与依依不能释也。王虞部挺持同野图以征别言，舟中书此，归之以求正于同志诸君子。夫迹有聚散，心无聚散。果能戒慎恐惧，须臾勿离，则常健常明，可以考三王而俟千圣。矧一南北之隔，何异几席间！如其未也，犹不免同人于宗之吝。

毅寿说

圣门之训，惟刚毅为能近仁，惟弘毅为能仁以为己任。知毅者，其知仁乎？知仁者，其知寿乎？益也，幼逮事王父，以毅名其轩，饬躬砥行，大耄弗懈。迪我大夫弘于官箴，至于我诸孙，竞竞世训。乃今观于胡氏之懿，盖民地同符云。

帝降之衷，至大至刚。其中正纯粹，虽在蒸民，与贞观贞明合德。及教之湮也

，圯之以浮薄，眩之以昏惑，旷之以纵肆，溃之以骄汰。元精元神，繭繭万物之役。故载沉载浮。譬彼杨舟，言弗能毅也。曰载胥及溺，言弗级淑而寿也。硕人长德，时屹于深山长谷中，若岁寒凛凛，而松柏独劲，宁集木临谷，而不日富以忝生；宁馐耕如宾，而不溺于衽席；宁话桑麻、乐琴书，而不计有无；宁课外传、伴夜读，而不以一子教；宁不预馆阁，而无滑崇卑；宁逐纵仆，而无玷官常；宁优游亩，而无闵有司。稽古以证，在圣门许之近仁，非耶？无圯其基，无眩其构，无旷其儻，无溃其成。衍衍一轩，气凝神爽。游衍出王，逾耆望耆。龙光有赫，宾席归庆。在天道锡兹纯嘏于仁而寿者，其犹信也耶。

维白湖子出按南服，丕扬义方，肃群僚，蒸多士，绥填寡肆，越有成绩。任重道远，尚事斯语。宽裕发强，斋庄密察。溥博而时出之，真是昭事上帝，聿怀多福。弘毅一脉，庶于身亲之。益愿与白湖子日孳孳焉，以广祖父之寿。

晴江说赠虔台中丞喻公

长江自岷川汇洞庭彭蠡，以临姑熟东梁西梁，夹持天门，南酺为夹河，曰大信，下达于采石，以放于海。中丞喻公为诸生时，周览而乐之，以晴江颜其藏修之所，曰：江流万里，会归溟渤。晴光下临，俯仰涵碧。然与吾神契。鱼泳鸟飞，樵唱渔答。若聆轩辕氏之乐，而靡惧靡怠靡惑也。彼其行潦潢污，俄倾盈涸，孰与吾江？彼其风雨濛濛，罔象出没，孰与吾晴？以是学成行饬，举进士，为司徒属。夙夜有恪，嶄然耸观听矣。以亲老，连疏乞终养。时乘扁舟，奉亲以嬉游。南登龙山，北临牛渚，澹然忘轩冕之在躬也。亲没，以荐者起为东昌守，有惠爱。遂兵备密云，参政陕西，陟湖广江西左右辖，奉敕提督虔台，联南赣惠潮汀漳林桂，以绥南服，勃勃将大拜矣。偶台谏有烦言，得致其事以归。时近沙方子兵备岭南，以公务入浙，而丹峰林子署分巡事，约分守浮峰张子入而请曰：以翁之宏才而未展也，论者之纷而皂白罔判也，元冲也，策也任也，何以重翁之行？中丞曰：智也犹有晴江在，吾归而谒于七贤之祠，则景哲仰烈有馀修焉；放于十咏之亭，则批风抹月有馀适焉；稽于化鹤牧鸥之迹，则守静陶神有馀慕焉。虽吾亲逝矣，犹有故吾者在。三君退而叹曰：休矣，翁之达也！走侂具颠末以征赠言。

东廓子曰：公之取诸江也，某也知之。其取诸晴也，则晴弗固，顷刻变化也，其焉能齐之？世之恩怨予夺、成亏盈虚，交发而桥起，皆晴雨也。古之达生者，不矜誉，不慑毁，不耻穷，不羨通，不贪生，不怛化，翛然洞然，游于寒燠晴雨之表，是以乘天地，驰万物，而神无所于迁。曩中丞之归也，以言者起。而今也，以言者归。将微尚有介于晴雨乎？闻诸父师曰，圣门之授受，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良知炯然，与大虚同体，离朱不能用其明，师旷不能用其聪

，惠施不能用其辨。是谓江汉以濯，秋阳以暴，皓皓不可尚。敢告官师以为晴江祝。

### 易轩说

先奉政大夫以易名斋，某侍侧，尝请其义，喟然曰：易之时，义大矣！童子欲知之乎？道之在天下，若大路然。由于以逆于羲皇，由安福以放于四海，由庶民以达于王公大人，举往于其中者。以是而事父谓之孝，以是而事君谓之忠，以是而从兄谓之弟，以是而交朋友谓之信。故皇极之敷言，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是道也，不可须臾离也。故君子富贵而不敢淫，贫贱而不敢滥，夷狄患难而不敢惧，所以导王之道而会其极也。吾思勉之，夙夜从事焉，庶其不离于道乎？彼诡外狭中，以殉一切之利；弃父胁君，紵兄卖友，方奔驰于罟擗陷阱，而自以为得志者，吾不忍为也。近世一种议论，以圆通软熟、合乎污世为宽厚长者，偃然窃易之名以自居，是以乡原之术乱中庸之道也，其害滋甚矣！某简而藏之，不敢论。其后恒举以迪诸生。

王生仲实言其外舅彭翁钟灵有志于易也，以名其轩，欲得其说以广之。予谢未暇也。翁没，服除矣，生犹以为请。曰：翁虽不及闻先生之教，然其三子范、端、楷恒思世翁之业，得而顾諟之，是覆焘翁之子孙，其惠博矣。呜呼，是先子之教也，予过矣，不及广翁之志也！其敢有隐于翁之子孙？其尚相与敬守之。

。

### 弘斋说

万物皆备于我，弘之源也。反身而诚，安焉而弘者也。强恕而行，勉焉而弘者也。恕也者，以如心为义者也。所求于子，则以事父，而所恶勿施焉，斯诚于孝矣。所求于弟，则以事兄，而所恶勿施焉，斯诚于弟矣。所求于臣，则以事君，而所恶勿施焉，斯诚于忠矣。所求于友，则以先施，而所恶勿施焉，斯诚于信矣。及其成也，与安焉而弘者一也。然孝弟忠信之理，自吾心出者也，非求之于父兄之身而后有也。后之学者不求诸我之物，而求诸物之物，遂以多闻多见为圣，而萍实商羊，举夸而归诸吾夫子之神。其教人也，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以是为弘之义。呜呼，是无怪乎支离烦苦，而终不可以入圣也！曾子之语弘曰，仁以为己任。仁也者，心之德也，奚用求之于外也？毅也者，弘之不息者也，死而后已。即其求仁之功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也，非有二途辙也。

。

吾友周道通旧教于邵武，曾生溥思其教，不远千里以省于宜兴。道通携至南都，谒诸名公以请益焉。其别也，以弘扁其弦诵之斋。予因广其义以勸之。八闽之胜，旧称邹鲁。使人人知吾心之备万物也，知尽吾之心无以异于圣也，将舍

其崎岖趋于康逵，以驰骋于弘之义。斯道也，其庶几乎！

### 心龙说赠彭山季侯

彭山季侯从事阳明先生之教，精思力践，恍然而悟。曰：心之本体，其犹龙乎？戒慎恐惧，天命靡宁。主宰常惺惺，矩则常定。故潜见飞跃，随所遇而应之，是以警惕主宰变化者也。彼以自然为宗者，譬诸水与镜然。自妍自丑，自去自来，而无所经纶裁制，则习懒偷安，皆缘此起。故大易以乾为首，以龙为象，文王周公其善发明心学之蕴乎？

东廓子曰：兹天德也，不显亦临，无谢亦保，非文之警惕乎？不知不训，顺帝之则，非文王之自然乎？故不已之功，与于穆同运。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荡；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滞。荡与滞皆有适有莫，不可与语比义之变化矣。是故，果行育德，非以奋发也；向晦宴息，非以因循也；容民蓄众，非以兼爱也；俭德避难，非以为我也；明罚敕法，非以立威也；议狱缓死，非以售恩也。夫是之谓龙德。侯曰：我其切磋焉，以试于政。

甫二年，政日有闻，遂自吉拜长沙之命。邑之诸大夫诸士暨诸僚诸友诸文学，咸绎其政以赠，曰：侯其善于希龙乎哉！夫乡约是程，奸慝是剪，民风可醇矣；泮宫是萃，书院是经，士习可振矣；赋则是核，侵渔是芟，吏蠹可清矣；靖共是劝，眚灾是宥，官箴可昭矣。侯之警惕变化也，其有征夫。东廓子曰：昔者益闻之，龙以无欲为神，人以无欲为圣。欲也者，非谓世味之豢也，倚闻见，工思索，摹事功，稍以人力增损，便不免适莫。故亿中之敏，不如屡空之愚；烈火之畏，不如德化之怀。侯其缉熙戒惧，全体超脱，以与造物游乎！由不大声色，以跻于声臭俱泯，乾乾其至矣。天子方御六龙以孚万邦，而侯信于久蛰，日普德施，茫洋穷乎玄间哉。龙德天下，其奚文明乎？

### 致远堂说

某之起考功也，距主客八年矣。会碧山李子翱将报政，觞旧僚于堂之后，则宗伯渭崖霍公、泾野吕公撤淫祠改作之，焕然矣。李子中觞而请曰：夫学以广才，静以成学，尝闻武侯之训矣。兹欲以致远名其堂，愿徼福于武侯。时考课戒严，未遑也。既而有召命将行矣。廓斋曾子汝檀署司，复申之曰，以贻我来僚。某乃拜手言曰：静之学不明久矣。恬慢者其喜静而忘乎？险躁者其厌静而助乎？弗慢弗躁，以升于中和，其犹古之遗乎？夫寂然不动者，静之源也，感而遂通者，静之达也。天之降才，钧也。学有异，则才因以异。故自其忿懣好乐，有而弗化也，则大公之中滞矣；自其亲爱贱恶辟而罔节也，则顺应之和壅矣。滞与壅交病，将近小者且僨，而奚远之能致？善学者戒慎恐惧，无须臾之离。不睹不闻，立其寂矣；莫见莫显，达其感矣。常寂常感，常神常化，故致于庭除而齐，致于比闾而治，致于四海九洲而平。故曰“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发育万物，峻极于天”。宁静之学也，其远矣乎！以武侯之有志于古也，其效亦可覆矣。开诚以容天下之诈，布公以祛天下之私，集众思以通天下之志，故赏不遗远，罚不阿近，而贤愚咸乐为之用。天之未兴礼乐也，其时厄之乎？学则弗讲，而侈然以小道自用，机械以通变，私刻以见功，偏拗以任怨，其才美非无可观也，而致远则泥矣。凡我同志退居是堂，无玩其华而思食其实，出门使民，参前倚衡，无往非宁静之运行，庶几追隆中以寻洙泗，是堂也，其永有光哉！

### 三畏堂说

东廓子会秦麓子于长安，复会于安山，语及戒惧不离之学，曰：兹学也，其圣门尊德性正脉乎！天命之性，全而生之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全而归之也。故自其德性之大公，命之曰中；自其德性之顺应，命之曰和；自其大公顺应之裁成辅相，命之曰位育。古之修己以安百姓、守约而施博，由此其选也。王子瞿然曰：孝尝请事于斯矣，少也颛侗闻先公宫保训，漫未知循，迨弃游黉舍，日徇于词华，以徼时好。丙戌通仕版，与礼曹之僚读及性命道德，疑信交杂。乃后改馆职，督学于晋，取经书奥义而探讨炎，稍稍有觉，而功间于暴寒，眇乎未之有得也。及读君子三畏章，冷然以省，遂揭以名吾堂，用自附于丹书几觚之诫。子其许我乎？

邹子迫然曰：子得之矣。君子之戒惧，以顾諟天命也。若谢之于的，目无妄视，耳无妄听，心无妄思，闵闵然薪以中正鹄也。大人者，其羿乎？圣言者，其穀率乎？苟无桑弧四方之志，纵欲以戕生，将标正鹄于门外，而奚慕于羿？奚齿于穀率。昔殷之丧师也，沉酗于酒，乃罔畏畏。故黜师保，屏典刑，以自绝于天。乃周之兴，克自抑畏，明德慎罚，故丕远耆成。求闻古哲，以旧邦受新命。由古暨今，循则昌，悖则忘。入则圣，出则狂。确然未之或易也。子果有意于几觚之诫乎？存此之谓敬，达此之谓义，是无须臾而忘丹书矣。秦麓子惕然起，拜曰：吾敢褻吾德性、越厥命以自覆没？

后二年，东廓子自南雍道浙东。追次其说，以纳臬台，用赞于屋漏。

### 时中说赠景山李侯

东廓子语景山李侯曰：杨氏为我，其衣葛乎？墨氏兼爱，其衣裘乎？子莫执中，其衣单夹乎？单夹酌葛裘之中而用之，亦良策矣。而盛暑严寒，咸有所不利。惟圣门无意无必，大公而顺应，故暑而葛，寒而裘，温凉而单夹焉。是之谓时中。自其中之一定而不易，命之曰经；自其中之屡迁而不居，命之曰权。李侯曰：权与经将无异乎？曰：无以异也。权者称锤也，物以钧来则应以钧，物以石来则应以石，物以铢两来则应以铢两。其屡迁而不居，即其一定而不易者也。侯忻然曰：吾乃今知时中之学。昔之论政者，则何纷乎！曰：其纷也

者，皆意必也。曰“治大国如烹小鲜”，曰“其政闷闷，其民醇醇”，此衣葛说也；曰“火烈民望而畏之，水则玩而狎”，此衣裘说也。圣门之论政，可以折淆矣，曰无适无莫，义之与比。这平天下之大经、大权也。侯忻然曰：吾乃今知时中之政。

侯之莅吾安成，洁己爱民，于世俗逢迎新格，未尝滑和。会柱史韩峰沈公来按，遇雨，候者弗备，疑韩峰者以为且迁怒，疑侯者以为且改以狗时好。既而，侯素履弗渝。且求邑之诸生躬理推收，夙夜匪倦。而酌贫富，均里甲，邑民翕然赤子之爱。沈公具礼币以奖之，曰：心慈祥矣，事节俭矣，政恺悌矣，民其安矣。邑之诸大夫、诸文学聚而议曰：是举也，足以章昭代旌别之公焉，足以征当道取善之明焉，足以坚使君学道爱人之泽焉。相率俨然以庆于庭。诸生有趋而进曰：夫慈祥之云意者，得无少鹰鹯之志乎？有趋而应曰：鹰鹯之不如鸾凤昭矣，意者以鸾凤相期乎？邹子颯然曰：二三子亦绎其义乎？夫慈祥，仁心也；恺悌，仁政也。不及焉，则为惨刻；过焉，则为宽纵。若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是为先王大中之矩。帝之仁者，莫如尧舜，然明五刑，章四罪；王之仁者莫如文，然戡黎遏莒；师之仁者莫如孔，然诛两观，堕三都。故曰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杀民。譬诸天道，为暑为寒，为温为凉，均元气之覆帔也。故万物以生以成而莫之测。其在中庸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肫肫而无所倚，夫然后与渊渊浩浩同神而并化。李侯勉之！戒惧勿离，以收中和位育之效，由邑国以达诸台谏，展诸廊庙，兹特升高之楷梯已乎？

张景仁字说

学莫先于择术，术亦多岐矣。斗筲以从政，垄断以罔利，夏畦以谄笑，是术之悖也。知为我矣，一毛不拔；知兼爱矣，而摩顶放踵；知忠信廉洁矣，而以媚世，是术之异也三已。不愠175乘而遗，半李而咽，闭门逾垣而避，是气稟厚而学术未莹也。闻见以择善也，而于知为次；信果以慎行也，而于士为三；緼袍不耻矣，而未足臧；克伐不行矣，而仅为难；博施济众矣，而非仁之方。是学术疵而未归于全也。学术之全也，其惟仁乎？仁者人也。仁人心也。舍人而学，是人与禽兽不远矣。舍心而学，是仁在腔子外矣。若然者，于圣门藩篱，睥睨弗获，而况177178179入室耶？

泰和张景仁之先君子怡轩缙司空柏轩先生之绪，名其子曰术，而字之曰景仁，炳然义方也。从学古城，历青原，入冲玄，避暑武功，亦知所从事矣。咨尔景仁，善事其心，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执玉捧盈，以保赤子之良，而不为多岐所眩。则出言举足，从前先后，无往非戒惧流行，三千三百，盎然仁术，庶以无负父师之训。

卷之四 记类

## 安福重修儒学记

正德辛巳，安福重修儒学成。御史中丞孙公燧程其令，郡守徐君冠节推王君暉缉其谋，邑令俞君夔经营恢拓，以定其绪。缙绅大夫及山林之逸俨然造焉。由兴贤之衢，西历于泮宫，北入于儒林，瞻于戟门棂星，以拜大成之庑下。又北升于明伦堂，东北入于师儒之舍，东西观于斋，又东谒于乡贤名宦，南出于号舍。焕然改观，以为元丰、绍兴所未备也。司教事刘君勋、杨君绘、薛君騫喜相语曰，兹文运更新之几乎？相率征言，以纪成绩而昭示来学之士。

某窃闻之父师曰，学校者，士之肆也。师以孔子，栖之正鹄也。揭以明伦，示彀率也。嘻，其义精矣。孔子，圣之大成也。南面王祀，而春秋灌献之从以四；配列以七十子，而续以汉唐宋之诸儒。所以教学者之为圣人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明明天叙，敕而敦之。自尧舜敬敷以来，未之有改也。以孔子生知安行之圣，而子臣弟友之道<sup>201</sup>（飲？）然，以为未能由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以至慥慥君子之域，退然若不敢当。是圣人之彀率可知矣。由其彀率，以至乎正鹄，然后不愧于肆，而为良工。今之为士者，果能不愧于学校乎？对越圣贤，陟降庭阶，诵其诗，读其书，偃然以为孔氏之徒矣；试于有司，洋洋乎孝弟忠信之辞，虽使游夏命词、予赐操笔，几无以逾<sup>202</sup>。而其所以事父事君从兄而先施者，顾疾背而远去。一旦升于民上，则功利刑名，簿书筐篋，杂然以为大蠹，而亲亲长长之化寂然，以为迂缓而不切。吁，学校之设，其责望于士者，岂拟其至是哉？今夫佛者之教，吾儒之所进斥者也。而为其徒者，犹能绝嗜欲，苦筋骨，服行其师之说，之死而不变。况吾列圣大中至正之规，未尝远人以为道，而学者不能笃信力行，顾静言而庸违之，将不为佛者之徒所哂乎！

吾邑以多士名于东南，渐渍国家长育之化，灿然以忠节文学章彻，迩来亦渐漓矣。兹学之修，气机其复淳乎？邦之俊髦来游来歌，盖亦思循孔氏之彀率，以中乎大侯之鹄？正目倾耳，出言举足，皇皇然其欲肖之也，惴惴然恐其违也，孳孳然时习而日新之也。穷则以是薰于乡党，达则以是匡于天下，而其次亦以泽于藩省郡邑，则庶其不愧于学校之教，而良师帅崇厉鼓舞之德，亦永永有光矣。

## 广德州新修复初书院记

嘉靖丙戌秋七月，新作复初书院成。先是，书院为老子宫，直大成殿之后。守益请于巡按桂林杨公、督学光山卢公，以东郊淫祀徙道士居之而虚其址，属诸学宫。二公报可，乃用方定位，以宏新规。召诸生而议之，僉曰：明明六经，维圣之模；反求诸身，觉我迷途。其中为尊经阁，桓桓希文，参我军事；先忧后乐，师于百世。其后为范文正公祠，耿耿原采，重义轻死；树曰银杏，忠魂攸止。其东为怀忠祠，楚楚青衿，居肆成艺，相观而善，罔有不至。其西为

集英馆，而前两翼为斋房。名宦吏之率也，在门之左；乡贤士民之望也，在门之右。合而门之，曰复初书院，于义始备。于是遴能鸠工，市木畚石。财出于赎金，或毁淫祀以佐之。经始于乙酉冬十月，越十月而工成。会步氏有田讼，守益以义谕之，愿入田三百馀亩于书院。乃请于巡抚静斋陈公。公欣然允之，而书院之规可以长久矣。

守益乃合诸生而申告之曰：若知复初之义乎？天地之中，而民实受之。其綢緼化醇，若父母之于子也。子受父母之遗，全而无亏者，圣之所以合德也；失而思复者，贤之所以无忝也；颠覆荒坠，若罔闻知，则为悖德，为不才。父母兴怒而殛之矣。二三子其念之乎！今夫有人以十金之产、一命之位，一旦而失之，其夙夜营营，恒思所以复也。至于仁义之良心，所以别禽兽而参天地，其当奚止十金、贵奚止一命哉！而往往不思复之，惑亦甚矣！六经之言，圣人医世之方也。善医者审声察色，针炳汤丸不同，而所以损有余、补不足、无伐天和，以求复其元气，则一而已。圣人之言，浅深详略不同，而所以抑大过、引不及、使人易恶归善，以复其天地之中，则一而已矣。元气复，而人人充肤革、顺四体，同升于寿，医之功也。元性复，而人人亲父子、正君臣、肃长幼、别夫妇，以同升于善，其圣人医世之大成乎！昔者孔颜之授受，千圣心法之要也。而其言曰，克己复礼为仁；其目曰，非礼勿视听言动。己者气习之偏也，礼者天然自有之中也。去其气习之偏，无或过焉，无或不及焉，以适于中行，而希圣希天之功全矣。故复卦之系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盖许其庶于中行也。

二三子之朝夕于斯也，若止以追时好、覬人爵而已，则吾不敢知；如以易恶至中，复天爵之初，则吾知其免于戾矣。乡贤名宦者，乡国之善士也。范公王公，天下之善士也。瞻止大成，孔颜巍然。而循于庀下，古之人也。以天下之善士为未足，而慨然尚友于千古，诵诗读书以论其世，期以克肖于天地。无为十金之产、一命之位所摇夺焉，则复初之教，其庶有以药世之痼而瘳之乎？后之君子，孰无是志？尚日省而时緝之，以无荒前功，其亦永有赖哉！

### 贞寿堂记

贞可寿可？贞，寿之原也。天地以贞观，故开辟一也。日月以贞明，故东西循而不已也。人受健顺之贞以生，食味别声被色，以灵于万物者也。能者以礼义保之，则心安理得，将与天地日月同为不朽。不能者以淫纵败之，则为鸟兽，失其所以生之本矣。鸟兽之年，虽累百寒暑，得谓之寿乎？吾尝谓，忠臣节妇、孝子顺孙，虽蹈刀锯，沸鼎鑊，犹勃勃有生气，不害其为寿也，而况于身之康强、子孙逢其吉者乎。

吾邑之草塘谢节妇，归于朱君日惕，甫二十有六而寡，抚其孤元申以亢世业

，训其孙仁以取科跻仕，年几八十矣，而衍衍享其养。少司空赵公瓚表其堂曰“贞寿”，大宗伯毛公澄传其行，士君子交咏之。而节妇之名啧啧然动闾里。呜呼信矣，贞之可寿也！

贞也者，人咸受之者也。保之则寿，败之则殃，无不自己求之者。臣之于君也，子之于父也，妇之于夫也，其道一也。凡登斯堂而顾斯名者，尚各敬修其所可愿乎哉。

### 伍氏先祠藏书记

中丞孚斋伍公，以读书袭贵显五、六世矣。默自念曰：古之人有秘异书以自助者，有贫而阅书于市者，吾不忍为自秘之隘，其使诸生免于阅市之苦乎。尽敛其所藏之书，自四书五经以及诸子历代之史，度于先祠之楼，使宗族乡闾之子弟咸读其中，而以书来命，曰：子为我示其读之之方。

呜呼，圣道之高远也，怅然不知其门，而何以为二三子规？无已，则以所闻于父师者商榷之。东邻之叟，目不知书。或授之不龟手之方，冬月以泔泔纆无苦。大将出南方，挟以水战，三军赖之。西家之少年，蓄《素问》《难经》及《和缓秘反映》，讽诵不置，闻有奇方，重舍求抄之。与人辨，无撻其锋者。而肺喘咯咯，不能愈。或迎之医疫，竟与病者枕籍而毙。今夫五经四书，圣人救世之药方也。能服食之，则得其一剂可以利三军。不能服食之，虽破万卷而不足以活七尺之躯。二三子其安从乎？汉唐诸儒不知葆天真，法阴阳之正脉，而致诘于禽鱼草木金石之间，为岐黄注脚。其驳者厌弃参芪，且以砒附救急效矣。独宋室诸君子郁为医道中兴。其调节元气，订砭肿痲，勃勃有成效。及其弊也，抄录比对，哄如聚讼，精神日昏，而无以拯夭阏之患。试以历代之史而覆之，其病症药物，粲然具在。法古方而用之，则安且生，违之则危，弃之则死，无铢两爽也。今三尺童子，掠先儒成语，以言证制方，聊应科举之程式，而未尝一服食之。呜呼，国家之取士也，亦曰试医而使之。盖能言其脉之异候，针炳之异施，丸散汤饮之异剂，是亦足以药吾民矣，而岂知其身之尚未药也！古圣垂训，救世之仁。朝廷养才，化民之教，至是且荡矣！

二三子其思反之乎？察吾之病，以求诸圣人之方，精制而熟咀之，以寿其身，以寿天下国家，一洗西家少年之陋，无为东叟所笑，则孚斋公藏书以惠来学之盛心，其亦将无负己乎！

### 浮山李氏祠堂记

李氏之家浮山，旧矣，祭奠率在便。寝至礼部侍郎拙庵公讳绍，以清节真气弘其家声，始敛录入稽，礼典以为祠堂，未就而卒。其后，弘斋金宪君瓚与质斋方伯君瑢继志成之。择子弟之良曰廷善、原高、原叙、原京董其役，输免伟然矣。正德癸酉，不戒于火，惟正堂独存。风雨旁射，而鸡豚出没其中。琼州郡

丞敕慨然悲之，曰：是祖考之作室也，若弗堂弗构，为不孝大罚。即与岳州守锐及族之彦协力重修之。涂墍丹雘，历数寒暑而始完。琼州念其締构之难也，具书山房，以求记之，曰：其俾吾族子孙思吾之难，而图以保之。

呜呼善哉，琼州之志也！竭其情以报祖考，而思以昭示之后世者也。凡创造之难，其经营图回，寝食且弗甘也。越世则侈然广厦崇楹之中，而忘其父母之勤劳，日圯月漏，颓败乘之，盖天下国家之通病也。思其难以图之于易，预省而亟葺之，则力不劳而先业巩矣。拟尤有难者。记曰“养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今夫高其台榭，饰其园囿，而其祖考曾无边豆之地。此固失其本心者。祠宇营矣，醴盞荐矣，祝嘏修矣，而无洞洞属属之诚以行之，是虚器也。修饰于十目十手之间，而闲居违之，锐进于首路，而中道弃之，则其辛勤而仅得者，且举而失之矣。故君子之敬其德也，战战兢兢，一出言举足而不敢失，以成其身，以貽其亲之令名，然后可谓安且卒矣。

凡李氏之子若孙，尚思所以敬德，勿煽于忿欲之火，勿秽于淫比之鸡豚，勿漏穿于富贵贫贱之风雨，以式荷于先拙庵诸君子之休，则奥阼门闾，其将日洁而高乎！

#### 重修静学王先生墓记

君子之学，求无愧于心而已矣。无愧于心，则无害于仁，故箪食豆羹，处之犹富；抱关击柝，处之犹贵；鼎镬白刃，处之犹生，而况其他乎？彼多行可愧，而冒焉以居之，若臧之位为窃、原氏之老为贼。贼与窃，皆蹠之徒也。如使盗蹠而富贵且寿，三尺童子其孰肯愿之。故曰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非独君子有是心也，君子能不失其本心而已。昔者尝怪夷齐之事。富贵人所欲也，而逊国以逃；死人所恶也，而谏伐以饿。彼独非人之心腹肾肠乎？而甘于流离困踣，若得其所大欲者。彼其心诚有乐乎此也。仁者安仁，乐之也；智者利仁，勉之也。求无愧于其心，一也。以司马迁之博闻强记，而追愤其事，至呼天以诉之。夷齐之心，其真知之者鲜矣。

国朝靖难之师，靖学先生王叔英以修撰奉命募兵广德，事不可支，沐浴具衣冠，书绝命词，复为赞书于案，遂自缢于玄妙观之银杏树。其词从容和平，有采薇之遗音焉。有诏治奸党，其二女赴井并死，其妻系狱死。人为上其所赋诗，上曰：彼食其禄，自尽其心尔。乃置不问。呜呼，尽心之义大矣！尽其心以殉君之谓忠，尽其心以殉父之谓孝，尽其心以殉夫谓之贞。贞烈之女，士思以为配；忠义之士，明主思以为佐。故文皇帝之言曰：使练子宁等在，朕固当用之。盖至是好恶定矣。群臣祇若德音，以好懿德。凡饬边豆、崇墟墓，罔有弗虔。

先生墓在祠山之麓，东里杨公士奇题其石，翠渠周公瑛述其事。嗣是，置田立

祠，相沿弗懈。益承乏是邦，感先生之义，乃移玄妙观于东郊，而建祠于树下，属之学宫。命义民甘葺理其墓。中以碑亭，缭以周垣，榜之曰“怀忠”，使过者式焉。复为论次先生之心，以诏来世。系之以辞曰：

受中以生，孰匪正气？嗜欲所伐，天机日瘁。有能充之，塞乎天地。课其得丧，孰愚孰智。西山之薇，嗤彼千驷。圣谟洋洋，来者其志之。

### 九华山阳明书院记

青阳九华山之胜，与匡庐武夷竞爽，至李太白始发其奇。嗣是，诗人隐士仙释之流，相与经营其间，而未有以圣贤之学倡而振之者。弘治壬戌，阳明先师以恤刑至池，爱其胜而游焉。至正德庚辰，以献俘江上，复携邑之诸生江学、曾施、宗道、柯乔以游，尽蒐山川之秘，凡越月而去。尝宴坐东岩，作诗曰：淳气日凋薄，邹鲁亡真承；各勉希圣志，毋为尘所萦。慨然欲建书屋于化成寺之西，以资诸生藏修，而未果也。

嘉靖戊子，金台祝君增令兹邑，諏俗稽典，始克成其志。中建正堂，大书曰“勉志”。西有廊室，而亭其后，曰“仰止”，合而门之，曰“阳明书院”。池守韩君楷、二守张君邦教视而嘉之，更议置田以膳学者。而九华之名，将与白鹿、云谷焕然昭方策矣。诸生乐其绩之成也，不远南都，以来征言。

守益窃闻绪言之教矣。先生之教，以希圣为志，而希圣之功，以致良知为则。良知也者，非自外至也。天命之性，灵昭不昧。自途之人至于圣人同也，特在不为尘所萦而已矣。二三子亦知尘之害乎？目之本体，至精至明。妍媸皂白，卑高大小，无能遁形者也。一尘萦之，则泰山秋毫莫之别矣。良知之精明也，奚啻于目？而物欲之杂然前陈，投间而抵隙，皆尘也。故戒慎恐惧之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所以保其精明，不使纤尘之或萦之也。纤尘不萦，则无所好乐忿懣，而精明之凝定，廓然大公矣。亲爱贱恶无所辟，而精明之运用，物来顺应矣。大公之谓中，顺应之谓和。中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天德纯矣。和以行天下之达道，而王道备矣。此邹鲁之真承也。古先圣王兢兢业业，克勤克俭，不迩不殖，亦临亦保，率是道也。故尧舜禹汤以是道君天下，孔颜曾孟以是道为天下师。后之学者见圣贤之君师天下，其成功文章巍巍若登天然，而遂以为不可阶。譬诸入明堂清庙之中，见其重门层阁，千万方圆，前瞻后盼，眩然以骇矣，而不所以创造图回，规矩之外无他术也。二三子其将求之规矩乎？将求之方圆乎？良知之教，操规矩以出方圆也。而摹方效圆（原作员）者，将复哄然以禅疑之。呜呼，爱亲敬长，吾良知也。亲亲长长，以达天下，将非致吾之良知乎？恻隐羞恶，吾良知也，扩而充之，以保四海，将非致吾之良知乎？孰为礼，孰为非礼，吾良知也，非礼勿视听言动，而天下归仁，将非致吾之良知乎？是邹鲁之真承也，而何禅之疑？禅之学，外人伦，弃事物，遗肝胆耳

目，而要之不可以治天下国家，其可以同言（原作年）而语乎？

书院之建，群多士而育之，固将使之脱末学之支离，辟异端之空寂，而进之以圣贤之归也。二三子朝夕于斯也，其务各致其良知，勿使萦于尘而已矣。处则以是求其志，达则以是行其义，毁誉不能摇，利害不能屈，夭寿不能二，使尚论道术者按名责实，炳炳有征焉。则良有司鼓舞之典，其于圣代作人之助，规模宏远矣。岂系山水岩壑之遇而已乎？

### 南京礼部主客司题名记

高皇帝定鼎金陵，稽古建官，爰立礼部。其长曰尚书，二曰侍郎，以掌天下之礼乐。其属有四：曰仪制，曰祠祭，曰主客，曰精膳，其长曰郎中，二曰员外郎，主事。以赞尚书侍郎而布礼乐之禁令，以祀天神，以祭地祇，以享人鬼，以肃百司，以选庶士，以谐兆民，以宾四夷。文皇帝徙宅燕都，礼乐自北出，庶务用简，乃裁员外郎，而主客独受琉球、暹罗方物，纳苏木、硫黄、椒锡于内府。岁时郡国荐其茶、橘、梨及鹅鹚鲫鹑，达于大常光禄，以献寝庙，于庶务万简。故居是官者，众咸庆其静，于进学为宜。

嘉靖丁亥，守益自广德承恩而来，辰而入旅，见于堂，循庑而下，受士暨吏庭参。与吴君鸾郤坐南轩中，焚香对谈，及巳而退。因顾而笑曰：是其果宜于学乎？既复惧其无所事事也，顾而相戒曰：得无溺于静乎？夫时有动静，学无动静者也。疲精外骛，汲汲焉以求可求成，是用智者也，命之曰动而动；凝神内照，而人伦庶物脱略而不理，是自私者也，命之曰静而静。戒慎恐惧，无繁简，无内外，无须臾之离，以求复其性，是去智与私，而大公顺应者也，命之曰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动静定，而中和备矣；中和备，而礼乐兴矣。是以郊焉而天神格，社焉而地祇升，庙焉而人鬼享，远焉而四夷柔，迩焉而百司恪，庶士用章，兆民咸殖。夫是之谓位育之学。以主客之静，宜可以学也。或厌静焉，以滑于动；或喜静焉，以溺于静。是官不负吾辈，吾辈将不负若官乎？吴君肃然曰：负与弗负，吾与子勉之。

逾年，吴君以请假去任，予亦病不能出。越七月，扶病卧司中，视三司皆有题名，而主客缺焉。乃搜于旧政，得郎中陈君敬四十有五人，员外王君恭二十人，主事颜君暹六十有四人，募匠而刻诸石。观斯刻者，将指而评之，曰孰能学，孰弗能学；孰负是官，孰弗负是官。则斯石也，固吾主客之盘盂也，其可缺哉？刻成，僭书其说，以贻我同志。

### 扬州府学新置学田记

嘉靖己丑，两厓朱君廷立以御史按治于扬，始至，曰：于乎，扬俗尚侈蠹之自商始，吾其申饬于商，无或华居室、美衣服、盛宴食，以眩民视，违者有常刑。时陶君俨为扬州守，延而议曰：扬俗尚侈变之自士始，惟我与子匡翼于庶士

，曰冠曰婚，曰丧曰祭，咸率训典，以立民准。既越时，陶守复于两厓曰：惟商畏威，惟士克由礼，惟公之休，惟士有困乏，欲趋礼而柅。请得以赎金市田于学，凡郡邑诸生弗能婚、弗能葬、弗能给，及学官之廉而贫者，咸议所以佐之。两厓曰：嘻，富而约之，贫而弗能助，是教弗溥也。惟子与我协赞其宜，以溥兹成。陶守退而属其僚郝君守正、白君镒，相度原隰，核沃避硗，务永其利。扬之民卞玆割田百亩，以为义倡。就其旁买田二百四十亩，合三百四十亩，以输于学。会黄君国用量移推郡事，叹曰：教之弗明，狱用滋丰。盍昭兹义典，俾久而孚？乃与教授陈君克昌酌其佃种出纳之宜，无或市恩，无或敛怨，无或启奸，勒诸碑阴，以范来者。

守益曰：书不云乎，“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古者制民恒产，而迪以庠序，申以孝弟，无有贫富，各正其德而厚其生，是之曰王道。奢丽而弗以禁，则是纵诸恶也；贫乏而弗以援，是弃之弗纳于善也。民是以日入于辟，而弗永其天年。夫制民之产，未之能议也。议为之，兆自诸君子始。惟尔诸生，无先于食而后其学。惟司其事者，无以利疚于义。上下一于德义，以光嘉绩，庶以训于四方。

### 炯然亭记

炯然亭者，吾友武昌朱子礼之所作也。子礼为诸暨宰，受学于阳明先生，闻炯然良知之教，以省其身，以修其职。政成，入朝为监察御史，益思为德为民。以充所学。犹惧其弗习也，作亭于所居，以识不忘。

嘉靖己丑，按治于维扬。执讯金陵而论学，因以问记。守益尝预知良知之教矣。天命之性，纯粹至善。炯然在中，随感而应。范围天地，曲成万物，而各中其则。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若执规矩于此，而千万方员率由以出，是圣门一贯之蕴也。子曾子发圣人之蕴，而易之以忠恕。中心为忠，无所偏倚，而炯然之大本立矣。如心为恕，无所偏倚，以应万物，而炯然之达道行矣。《大学》之书，扩忠恕之教以教天下者也。天下之平亦大矣，而不出于絜矩。矩也者，天然自有之中，而千万方员率由以出者也。天生蒸民，有物有则。孰无是矩者？患在逾之而不能絜之耳。圣门之学，以不逾矩为极功。然十五志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皆所以求不逾矩者也。故曰下学而上达。达之为义，炯然精明，行著习察者也。行而不著，习而不察，募方效员而昧于规矩。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盖知炯然之学者，鲜矣！莫我知之叹，伤乎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也。知我者其天，五十而知天命。良知精明，与天合德。天即圣，圣即天乎！天之体本明也，昏之以云雾，云雾扫而炯然矣，故曰“浩浩其天”。水之体本明也，昏之以潢潦，潢潦净而炯然矣，故曰“渊渊其渊”。人之良心本明也，昏之以物欲，物欲

屏而炯然矣，故曰“肫肫其仁”。曾氏之称夫子曰“浩浩不可尚”，仁之肫肫也；“江汉以濯”，渊之渊渊也；“秋阳以暴”，天之浩浩也。

呜呼，炯然之德也，其至矣乎！勗哉朱君！传而习之，夙兴夜寐，式克弘于遗训，则出门如宾，承事如祭。立参于前，輿倚于衡。是炯然者，将无待于亭而得之矣。

### 凤林浮桥记

凤林桥在邑之北郊，西受泸水，东注于螺川。暴雨时至，奔放两涯。南北行者望洋无所归。操舟者谢利其间，时或漂溺以食鱼鳖。异时，邑令钱分宜令，从者舟覆中流，号呼求活，两令惋恨，竟弗能措手，闻者恻然，无不悲之。

正德辛巳冬，守益谋于先大父之友刘君祚曰：自宋以来桥几废兴矣。石之费可千金，舟之费可五百金，顾安所提金乎？君谋于其友姚珙，珙曰：石云僧本传颜氏子，年少而坚忍，可使募之。予曰：可乎？予尝恶佛氏诱民膏脂付之泥土，甚至纳诸烈火之中。兹举也，异其常，是吾儒恻隐之教也。乃请于俞尹夔出赎金以倡之。邦之庶士庶民各以其力助焉。遂市石以甃两涯，市木为二十三舟，市铁为锁以鱼贯之，辟通衢而属诸北门。凡用金二百二十五两有奇。越嘉靖癸未春，以讫役告。其财寡，故物力薄；其权微，故岁月淹。然本传之力，则已竭矣。时予方北上京师，诺记之未就也。及来文德，本传不远千里，冒盛暑以申前请。曰桥之不废，系斯文是赖。君始之，亦宜终之。

呜呼，予何爱一言以病吾邦人？闻之父师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善充之，则导利以利天下，而天下之广，视如一家。不善充之，则壅利以自封，而一家之近，且视如秦越。古之君子，充其不忍人之心，以布于庶政。宅有桑，田有疆，乡有塾庠，川有梁，泽有障，若一家之耕织。诗书、门巷、道路一事不底于绩，则戚然弗快于其心。故以言乎其至诚恻怛，溥溥渊泉，而不以私欲奸之，是之谓天德。以言乎其法式详明，匹夫匹夫期于各获其所，是之谓王政。桥梁虽微，王政必先焉。夫分符以牧其土者，将非民之父母乎？比屋以食其土者，将非其兄弟族党乎？父母之于子也，其有坐视其垫厄而莫知省者乎？兄弟族党之相睦也，其有不同其好恶而独享其利者乎？利之行于世，若泉之行于地也。导利以利天下，是决汝汉，排淮泗，润及万物而不竭。壅利以自封，则堤淫潦而激之，其溃也必且伤人。为仁则庆，为富则殃。千古简册，炳炳可覆也。

继自今，良师帅充不忍之心以保赤子，邦之父兄子弟充不忍之心以广出入，守望之爱，上下相亲，贫富相恤，大小相扶持，体信而达顺，大同之道也。一桥之费，其忍使废而弗兴乎？

### 庐陵黄氏先祠记

庐陵黄子忠自监察御史谪广之莲塘，过故里而筑堂以延宾焉。默自思曰：宗庙为先古之制也，吾侈于宾而俭于祖，何居？乃请于父兄，协于子姓，谋立祠以奉先而合其族。于是洁庵翁节宿宗人婚葬之资，以主于上。而其族之彦，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宣力于下。人相督劝，功是用义。逾年而祠完矣。

子忠以公事归自莲塘，徘徊叹曰：吾赖父兄之休，子姓之劳，以享兹成也。吾先世祠于斯，尊尊也；族合于斯，亲亲也。吾黄氏其将懋于礼乎？遂驰书以告，曰：子礼官也，其以礼励吾宗。

予读而瞿然，曰：予乌知礼意？抑尝体诸心，征诸古，正诸先觉，而察其略矣。礼之所由生也，则人情以为本。先王缘人情而为之，品节条贯，抑其过，引其不及，以归于天然之中，非直为观美而已。先祠之建，孝子慈孙不忍死亡其亲，而以追养继孝者也。故晨必谒，出入必告，朔望必参，时节必献，属属乎若其祖考之生且存，无所不用其爱敬焉耳。及祭之日，斋戒盛服，致其精明，出主于祠，洋洋乎其若君临之也。参神以拜，展见常仪也。然而或至焉，或不焉，故灌神以齐之，齐则可以献矣。献而无词，不能以达也，故有祝。献之以三礼，成于三也，而孝子慈孙之情，尚未充也，故申之以侑食。出户而俟，勿勿乎欲其飧之也。噫歆而启门，恐骇之也。献茶既飧而虚口也，过是则利养成就矣。然祖考之情，不若是愬也，故嘏以代之。饮之福而胙之以答主祭也。祝立西阶，告利成以答助祭也。然后辞神以纳主而216焉。是其礼度之雍容，慈孝之贯洽，若父子祖孙合席而燕，献酬诏告，无以异焉者。嘻，其义精矣！立春祭先祖，以报本也；季秋祭弥，隆所出也。忌日必哀，终身弗忘也。冠娶妻必告，弗敢专也。是礼之可因，虽俟后圣而弗易也。独四代之列，以西为上，而同堂之祭，并列于南面，使祖考而生存也，正恐有未安者。予之梓礼要也，龕中之序，以中为上，而以版障之，若异宫然，不嫌并列也。堂中之序，以高祖居中南面，曾祖居东，祖居西稍南，考居东稍南。而东之其亦庶几不拂于情乎？

子忠癯然，若不胜衣，而勇于以礼自检。又得洁庵翁以主之，八人者以赞之。尊尊亲亲之化将日懋，于礼宜无难者。继自今，率其宗人以求礼之本，充其良知良能，以致事生事存之实，致其爱而爱焉，致其敬而敬焉。爱日致而愈存矣，敬日致而著矣。则一举足，一出言，惴惴然恐辱其身，以玷其先也，而况其奠献兴俯之仪，有弗能肃于礼者乎？子忠名国用，于洁庵翁为所生子，奉命出后其世父，故不敢以父洁庵，亦礼也。

宁国府乡贤祠记

国家彰善瘅恶，以化民俗，制自守令择郡邑之德行道艺者，生以乡饮酒礼之，没以乡贤祠之，昭荣辱，别赏罚，其劝诫至精也。人之情，不相远也。世所

宾礼而俎豆，则油然慕之矣。其所摈斥，则戚然赧之矣。故咸俯然修其德行道艺，迁善远罪而不敢懈。及教之弊，或华于文采，或显于爵位，或席势于子侄，冒焉以居之，而山泽之敦庞纯固、其世浸微者，或蔑焉以泯。于是俗始靡然，以易视听，则亦相骛于华，相构于显，相轧于势而已矣。嘻，张官立法，将以纳民于轨也，而顾教以偷，法端使然哉？

东广区君越之守宁国也，晋谒郡之乡贤，退而考其世，无有纪焉，曰，是无以诏我郡人。乃砉石以来征言。予受而稽之。自晋孝廉何公琦，至我朝中丞董公杰，有孝友者，有忠义者，有廉洁者，有鲠直者，在宗正学者，有优相业者，有勤吏事者，有敏训迪者，有擅文学者，谒谒然足以励俗矣。夫自晋迄于今，世之相去也远矣。民之生于其间也，亦繁矣。或为世俎豆，而或摈斥而不预焉。有志之士，独不可以油然而兴，戚然而改乎？故章其孝友，而俗知笃亲矣；章其忠义，而俗知报国矣；章其廉洁，而俗不贪矣；章其鲠直，而俗不诡随矣；章其正学，而道术一矣；章其相业，而覆餗者惧矣；章其吏事，而素餐者惭矣；章其训迪，而乐育者奋矣；章其文学，而通今学古者出矣。兹区君所以风厉郡人而诏之之志也。

吾友汪君佃，方僚于君，君尚相与核之，其有冒焉而居者乎？思以革之；其有蔑焉而民者乎？思以阐之。然后列其姓氏，书其德行道艺之实于石，使百世之下劝诫者有征焉，则所以宣上德意而正民俗者，将百世有光矣。

#### 至止堂记

甘泉湛先生讲学于观光之馆，葛生涧自扬而学焉。既归，作行窝，合同志而习之。先生过扬，升其堂，题之曰“至止”。

涧使其弟洞以告益，益曰：富哉至止之教也！子之兄之作行窝，居云广矣，位云正矣，道云大矣，非先生之身临之也，其得为至止已乎？二三子之学于斯也，非朝夕居之，其得为至止已乎？夫广居、正位、大道者，蒸民所同受也，而能至其止者鲜矣！子不闻东家之子与西家之叟乎？东家之子富家也，厌其岑寂而遨游于市，酣歌恒舞，猖狂而忘归。所亲怜而劝之，嗔而不从。西家之叟富与东家等，恶其烦嚣而逃诸深山，荫岩松，饮涧泉，枯形黧色，之死而不变。世之逐纷竞华、眩于名利而拂惻隐羞恶之良，其遨于市之类也；世之沉空守寂、外人伦、遗事物而自以为明心见性者，逃于深山之类也。其为失所止，均也。夫受亲之居，弃而旷焉，则众哄然以为逆其亲矣。受天之广居而鹜然旷之，其将不为逆天乎？君子知天命之可畏也，戒慎恐惧以求复其初，事亲以孝，从兄以弟，事上以敬，抚下以慈，接朋友以信，而岑寂烦嚣举无所滑焉。终食必于是，是曰时至；终日必于是，是曰日至；终月必于是，是曰月至；终时必于是，是曰三月之至；终身必于是，是曰纯亦不已之至。纯亦不已，则与天

合德矣。是之谓至止之极。二三子之学于师也，以体认天理为宗旨也。天理也者，吾心之得其中正而无过不及也。过也者，贤知之助也；不及也者，愚不肖之忘也。勿忘勿助，以求至乎其极，而式光于师训，兹二三子之责也。

洞喜而识之，归以告其兄，登诸石，以诏同志。

### 婺源县新修紫阳书院记

泰和曾侯恂之尹婺源也，适文庙之灾，撤淫祠辟而新之矣，复自念曰：吾邑之先哲若紫阳朱先生，天下所宗也。郡有书院而邑无之，何以诏其乡之子弟。躬度胜地，得保安寺之址，而议改作焉。宪副汪君恩喜而告曰：畴昔之朝，有祥云见寺上，移时始散，越月而再现。众咸谓佛氏之祥也，而岂知为吾道之兴乎？乃即佛殿为中堂，奉安晦庵先生神主，以西山蔡氏、勉斋黄氏配，以婺源之受业而有功者从祀焉。堂后为楼，名之曰“瑞云”。楼下为讲堂，揭白鹿之规以规诸生，而两翼为号舍，以居之。复规其西，将以创韦斋公祠。祠未及作，而侯以召命北矣。乃属其僚曹丞鳌征记于南都。曰：愿发明先生之道，使二三子知所从入。

益也不敏，何足以发之？无已，则以白鹿之规与二三子商之，可乎？夫天命之性，精明真纯，蒸民所同具也。充其精明真纯之本然，而外诱之私举不能挠之，行于父子，是谓有亲；行一君臣，是谓有义；行于夫妇，是谓有别；行于长思，是谓有序；行于朋友，是谓有信。唐虞之敷教，三代之绥猷，庇是道也。以是而学，是谓博学；以是而问，是谓审问；以是而思，是谓慎思，以是而辩，是谓明辩。以是学问思辩而不息焉，是谓笃行。曰正义，曰明道，曰迁善，曰忠信，曰笃敬，曰反求，欲其尽乎是也。曰惩忿，曰窒欲，曰改过，曰勿施，惧其戾乎是也。故自弟子之职，入孝出弟，而尧舜之圣亦不越此。使人人充其良知良能，以达之天下，各亲其亲，各长其长，则唐虞三代之隆，其何远之有？

先生之规，炳然具在。固将望天下之咸升于古也。二三子为其乡之子弟，歆慕奋发，当有以先天下，而又得良师帅辟邪崇正，鼓其机而感之。仪刑在望，丽泽方新。其尚思得其门而入之乎？抑先生之志，继往开来之志也。继往开来，慨然以为己任，故穷探远勘，折衷群言，不遗余力。所谓其忧深，故其言切；其虑远，故其说详。然以其言切而说详也，后之学者遂逐字析义，逐事寻理，点检于枝叶，而忘其本根，逆洄于渚汜，而不知源泉之浚，则亦岂得为善学先生者乎？圣门安百姓之功，在于修己以敬；位天地万物之功，在于戒惧以致中和；保四海之功，在于扩充四端。圣学之要，曰一者无欲也。无欲则静虚动直。定性之学，曰莫若廓然而大（原作太）公，物来而顺应。皆自根而枝，自源而派，大本达道之方也。先生之学将亦有异闻乎？二三子其审而入之，升堂

造室，泝濂洛以达洙泗，真无愧于唐虞三代之行，则瑞云之兆，尚于虹井有光哉！

### 原道堂记

圣人之道，尽其性而已矣。性也者，天地万物一体者也。充其一体之量而无弗爱焉，谓之仁。裁成辅相而各适其宜焉，谓之义。故君臣父子昭其伦也，冠婚（原作昏）朝聘昭其仪也，车服放殍昭其政也，蚕桑219亩昭其养也，诗书礼乐昭其文也，斗斛权衡昭其用也。夫是以仁育义肃四达而不悖。天得以清，地得以宁，禽兽得以畜，草木得以蕃。大哉，圣人尽性之学乎！由此以治民，尧舜汤武之为君也；由此以事君，伊傅周召之为臣也；由此以范后，孔颜曾孟之为师也。

圣学不明，而老与佛之徒乘其废坏而入之，自以为道德，自以为性命，而藐视仁义，若有所不屑者。故其为教，外伦理，蔑礼法，遗弃事物，以得罪于圣门。后之儒者蒐猎缀缉，以求宣畅先王之典，则又多其辞说，繁其仪文，而未能反身而诚以距跛行。或乃陷于子子煦煦，以为二氏所哂。甚者到于静言而庸违之，贼仁与义而莫之省忧也。呜呼，圣道何由而兴乎？

吾友陈君原习，自太常谪署海阳之教事，惻惻然思进诸士于道，而士犹旧习未释也。默而思曰：潮之所尊信，莫如韩子。韩子之学，固辟佛老以闲圣道者也。牖明而祛蔽，其在兹乎？乃请于郡守王君袍，二守萧君世科，葺祠宇，复侵田，以树风声。而辟原道堂以居诸士，相与洗濯而新之。

未几，陈君量移广信，以金浙臬，具书征记，惓惓焉以嘉惠潮之多士。嗟乎，陈君之爱于潮者勤矣！尔多士其勤于自爱乎？陟降斯堂，顾名而思义，勿惑于异端之空寂，勿溺于俗学之泛滥，毅然充惻隐羞恶之良，以达诸国家天下。曰富贵，曰贫贱，曰夷狄，曰患难，不使须臾离焉。夫是之谓志道，夫是之谓据德，夫是之谓尽性至于命，庶以无负尔陈君，且以无忘尔韩子。

### 世经堂记

世经堂者，李郡侯人龙义方之貽也。李之系，出有元札刺尔氏。四世五王、五忠、一武，望于东平。至六世镇抚，始调松江万户府，因家华亭，延名儒鲁道源为诸子师，咸以《春秋》取第。国初，可才丞昌黎，可良国知永平，而可礼以李为氏，改名曰宽，署华亭训导，陟安远令。子萱复举京闈，世其学。郡表其堂曰“世桂”。业《春秋》者率出李氏，至跻禁籍相望。

萱之后四世曰希贤、曰元祥、曰政，咸升科贡，膺勋封，而希颜魁南省，督学政，终于宪使。人龙成进士，推济南，入为柱史，以历吾郡。故封君筑室，东第扁曰“世经”云。侯切磋青原白鹭间，俯然自励，曰愿以诏我后之人。夫偃武功而右文学，曰“世桂”者，昭其世也；超爵禄而隆道义，曰“世经”者

，昭其志也。世之业《春秋》、邀世荣，肩相踵也，而能求圣人之志，吾见亦罕矣。祖述宪章，上律下袭，亦曰大道之行，三代之英，未逮而有志焉。河不图，岐不凤，周不东矣。而天与斯文，若启而若授之。乱贼悠悠，洺水猛兽，诱而弗正，是愬斯人于鸟兽也。于是取二百四十二年君臣行事，一绳以王道。即合于道，虽下士远夷，必章于天命；即与道盪，则周之王、鲁之君、齐晋之霸，必以天讨施焉。皋陶为士师，尧曰宥勿宥，曰辟勿辟。辟宥在法，皋陶无爱憎也。木铎所寄，非上帝之皋陶乎？辟宥在道，过化存神，裁成辅相，万物得所。是尧舜文武复起，九京整顿，隐桓定哀，宇宙相续不落莫矣。故曰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也。作也者，缉其息而熙之也。其事则桓文，桓文为盛，其文则史，史各载简其义，则以王道绳乱世。游夏不能赞一辞。天子之事，其王者之迹乎？不曰道，而曰迹，见诸行事也。世之议者谓，假南面权以褒贬。假若而言，则周之不天，鲁之不王，又将何说以解？故王者之迹，缉熙而不息，则忠君如孔父，靖国如季子，安邻如奚，服义如完，行法如子突，洁身如子衷，进于礼如邠黎来。若耳提面命，瞿瞿规矩绳墨中，而悖德蔑义，淫泆凶悖，凛凛乎若斧钺在颈，是谓诘淫息波，与神禹周公同功。

邑志称，安远新废学，以崇教抚刁坏而服化。至于宪使，居丧以哀，讨贼以勇，却舶舟宝环以介。而郡侯懋昭先烈，以御勒御史，以嘉穀育氓，以脍炙嗜善，其于世经，有获已乎？先大夫以《春秋》受学，忠愍公诸孙侃侃举故典以训。曰：广平出佐骄主，而平津以相国绾侯印。然正谊明道数语，凛凛洙泗家法，而发蒙振落，且为淮南所哂。益服膺弗敢忘也。凡李之世，永永勿替，尚顾諲尔前楹。

### 尊道书院记

尊道书院在瑞州市南玄妙观右，旧为广福寺。正德间，华林盗起，寺僧与盗联邝，郡守按之，没其庐，以为筠阳书院。兵火草创，仅存其名，而无士以居。嘉靖己丑，改为小学，并其名亡矣。

丁未，天泉潘侯自翰林左迁，量移推郡政。至则祛元凶，平积逋廉，积年教唆摘伏如神，民大悦服。乃询父老，稽故实，知书院废颓状，恹然以为己任。会署篆于袁，未及辑理也。既归自袁，名实孚上下，政腾荐剡令出子来，进合郡士严试之。拔其尤六十人，厚赠嘉筵，陶养于书院。书院无所居，至借于玄妙观。侯毅然振兴，鳩工市材，咸乐义助。正堂曰“尊道”，示本也；会堂曰“同善”，协一也。堂后为正学祠，祠周程张朱、象山阳明诸大儒，昭的也。四斋两翼，创号会六十馀间，居肆之宜也。合而树绰楔，曰“尊道书院”。侯躬勤以导之，训规以贞之，择师以董之，纪会以匡之，时以稽之，劝惩以励之

。越三月而焕然落成。士习津津。侯复图置学田，立仓役门役，与白鹿洞相悠久，尤将浚河以为襟抱。郡之俊彦告于诸荐绅曰：维兹玄妙观，一道流耳，高宫崇室，金碧交辉，所以尊崇其师者如或见之。吾圣人之道犹天，然吾徒者顾尊之不及老氏，将怠与懈因之乎？天假良侯，以刑弼教，以会于皇极，是百世嘉绩也。宜勒坚珉，以章往而范来祀。

东廓子发状叹曰：富哉，尊道之教乎！二三子信以老氏之徒能尊其师耶？尊以文，弗尊以实，是狎而侮之也。春台大牢，熙熙欣欣，遨游醉饱，莫知其所归。而致虚极，守静笃，澹兮以为无味，将孰识其真？吾儒通弊，则何以异于是？广夏细旃，摘经猎史，绳趋矩步，嘉唐虞而乐商周，其器与文足观矣，反而验诸圣门，果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慥慥而相顾否？果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竭吾才而卓尔否？果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启手足而知免否？果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致中和而信育否？果非仁无为，非礼无行，孳孳为舜而自反否？果能此学矣，则德自我修，道自我凝，礼仪威仪无一而非仁，发育峻极，无一而非天。是为尊道之至，待人而后弘。训诂尔，词章尔，经义尔，记诵愈博，辨析愈精，执柯代柯，睨而视之，其为狎与侮也滋甚。学圣之要，一者无欲。定性之学，大公顺应。至于先立其大而致良知，不剿群说，不眩旧习，虽所入有异，而所趋则同。其尊敬捧持，充实光辉而不可御，此七君子者由此其选也。

勛哉，潘侯！贞率诸生，夙兴夜寐，顾諟明命。由七君子之途辙，以深造邹鲁而自得之。无茹其华而落其实，以为老氏所张喙焉！于以张皇国家化成之休，而精光射于百世。岂独瑞之士擅其泽乎？益客岁偕刘子邦采游匡庐，取瑞以归，与况子维垣、廖子暹切磋全生全归之学。而潘子篝灯连榻，三宿不能别，曰：驂也，亦愿请事焉。

方延客书院规摹草创而别，甫期成功。敏捷如此，非才与诚，曾何以感孚若桴响耶？夫劳力费财，以建嘉绩，潘侯敬始之矣。不劳力，不费财，以保兹嘉绩，而缉熙勿替，诸师诸士盍相与敬终之。

#### 彭鹅溪蘧斋记

蘧氏之欲寡其过，使者能言之，而不为昭昭申节，不为冥冥惰行，至见信于南子。其于忘食忘忧，慥慥皓皓之功，切磋之必熟矣。夫冥冥昭昭异焉者，是为人而寡过也。外虽美，其中也必伪。昭昭冥冥无异焉者，则无众寡，无小大，无顺逆，无往非求快良知之地。是之谓自信。信则美，美则大，大则化，又奚不可升之有？以丽川之悔往追来，强于为善，距古知非，逾二年耳。由是而果于自信，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过，将笃实光辉，日新月盛，其希于化也，孰能御之？

往岁自小台过广法，途与诸友论学。其长者曰：吾老矣，无以为也。渠方有目疾，因劝之曰：翁奚不迎医？曰：医未能良耳。曰：城有新至者，其去蒙拨明，众争迎之。翁瞿然询所止，惟恐迎之弗至也。予靳之曰：翁老矣，又奚以为也。在座者皆失笑。夫知医目而不知医心，是弗知非者也。知医矣，而障翳未净，精明未纯，是弗化者也。鹅溪勉之，来学跂足以望子矣。

### 荒政篇

世之谈曰：救荒无善政，欲备之豫也。果若而言，将荒遂弗救乎？父母之于子也，饮之食之，教之诲之，顾之复之，惟恐其病也。不幸而病，其将弃之乎？故求荒如救病，酌其虚实，时其升降，而葆其元精元气，使不阙其天年，是亦医之善也已。

尝读云汉之诗，饥馑荐臻，周馀几无子矣。宣王侧身修行，宁以躬丁耗斲之菑，而豕宰庶正趣马师氏膳夫左右，以鞠以疾，以图惠其宁。故蒸民常武，赋明命塞王犹赫赫中兴之休。则荒政之方，其犹可覆视乎？

圣学不明，长民者以速化为术，而閭閻疾痛，愬不相贯。故申灾不时，则蠲恩隔矣；赈恤不蚤，则流亡滋矣；保御不周，则盗蔓起矣；劝贷不明，则请谒摇矣；支給不实，则饥者不予，予者不饥矣。若是而谓政之无善也，固宜。

又曰：学之不讲久矣，杀人以政，与挺刃无异也。挺刃杀人，司辟者必致诸辟。凶年饥岁，死沟壑、死萑苻、死疫疠相踵也，籍口于岁，乃遁辟莫之致，如吾民何？未论濂溪明道，假令鲁中牟、龚渤海，其能旦夕安乎？双溪曾君之是举，为之兆也。其劝借而偿，权宜剂耳。偿而必追，是追捐瘠也。贷而不偿，是失信富室也。古之救荒者，或立赏格，以崇其名；或优差役以报其费。是以义为利，贫富其交无恙乎？懋矣。曾君精求病愈之剂，以孚于上下，使婉婉赤子饮食教诲，熙然于寿富康宁，以宣畅昭代中兴之政，于吾道尚亦有光哉！

又曰：吾道之荒也，久矣！宋人助长，犹有苗可堰也。百亩恒产也，播莠稗，长荆棘，贸贸罔恤，传后谩之遗，闵闵有秋，丰年以绥万邦，戛然莫之孚也。愿因诸君子共救之。

### 刘氏小宗祠义田记

东廓子偕莲坪子游于衡岳，刘君崇简以文甫趋会于石鼓，切磋义利之辨。曰：义与利对，利与害对。善学者以财发身，则合爱合敬，无往而弗利。不善学者以身发财，则胥戕胥虐，无往而弗害。故喻义喻利，匪自天降，安得挽俗习之戚戚，以归帝衷之荡荡乎？

逾十年，以文自湘潭归于家，置酒会族里，酌亲疏而施之。置常稔之田一百二十亩，岁收租入一千桶，明列丘，假立券，以归于小宗祠。择祠之彦曰孟宿、曰仲湖、曰彦诚、曰如山、曰廉、曰钦善、曰仲鼎、曰一麓、曰如周，协力而

司其出纳；其目曰敬老、曰葬祭、曰贍士、曰义馆、曰嘉劳、曰奖守、曰给乏、曰赙族、曰恤姻、曰助婚、曰助葬、曰扶病、曰施棺木、曰役法、曰济无告、曰修桥梁，而终以生谷二千桶贷于所不及赙者，拳拳以范文正公为标的，嘱诸子庠生师韩、师皋等世守之。远近闻者，啧啧叹其义。而孟宿诸彦合祠征记于石，以为永久规。

古之君子，其嗜于义也，若渴饮饥食，不容须臾离；而避于利也，不啻野葛雀鸠，望其气而畏之。是以视四海如其户限，而视万民如同室之亲。居族善族，居乡善乡，而居位以泽兆民。波庶类，永誉于万世。迹文正公先忧后乐之志，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岂系以创义田惠宗党遂为快哉？峨冠鼎食，鹜然科第爵位，而职思其义者，鲜矣！仆妾厌轻肥，而族属为沟中；瘠犬马，饫菽粟，而祖考无边豆之献。牙筹回回，昭阙后嗣。后嗣举而败之，如沃雪然。孰知天平义庄易姓改物，而范氏子孙犹按籍而稽之。古今义利利害之机，其左券相符已乎！

咨尔以文，无一命三釜之资，而闻善必行。举半生辛苦经营，以为尊祖睦族之典，怡然无难色。其加于人一等矣！吾将表之，以风于世。使藐尔韦布，有志于义者，竦然自树，褰裳以升；而巍兹冠弁，未涉于义者，恍然自失，易辙而趋。则人人亲其亲，长其长，无不祠之祖，无不睦之族，幽明富贵，荡荡王道。醉酒饱德，而免于野葛雀鸠之毒。非移风易俗一大快乎？譬之舟然，厥长操之，群从楫之，虽峻濑逆流，迄可以济。譬诸屋然，厥父基之，子孙堂之，则涂墍丹雘，终焕然有立。维刘氏诸彦，暨尔后胤，尚一乃心，坚乃志，无或阳顺阴违，始锐终退，庶宣昭兹义于无斁。

### 潜江县重修儒学记

潜江旧隶荆州，圣主龙飞江汉，升安陆曰承天府，而改潜江各邑隶焉。匡直绥和，视他邑为优。四川夏君泗之莅邑也，抚奠流竄，增饰城垣，慨然思展维新之政。瞻止学宫，厥址维隘，厥栋维摧，厥甍维颓，大惧弗称天子之耿光。谋于邑之大夫士民，移诸爽垲。大夫士民欣然捐千金以助，而推谢引礼、谏李典膳棠分督之。时，众志胥协，义问宣昭，抚按若竹墟屠公某、聚庵谷公某、梅林胡公某伟其议，监司若何公某、施公某赞其决。郡守若刘公某、孙公某宣其勤。经始于庚戌秋某月，越辛亥冬某月落成。中为圣殿，前为两庑，又前为戟门，为棂星。道义门在其左，射圃厅在其右。对峙二坊，曰某某，曰某某。后为明伦堂，为两斋，又后为敬一亭、启圣祠，翼以乡贤名宦。又后为诸师衙舍。举无改成规，而欹者正，湫者辟，高者葺飞，密者鳞次，黯眇者彩张。诸大夫士民相与释菜讲颂，雍雍如也。邑博士谭子世美、周子文达子纲属于引礼，诣山房以请曰：曩者真志实行之规，获睹绪言矣，愿纪成绩，以嘉惠我多士

。昔在洙泗之上，祖述宪章，上律下袭，其敦化川流，直与千圣同堂而两仪并位。然举趾发轫，实自志学始。学者志不逾矩之学也，所求乎子，天然之矩也，能以事父，则不逾矣；所求乎臣，天然之矩也，能以事君，则不逾矩矣。故庸德必信，庸言必谨，一毫不敢放过。至于相顾而慙慙，则礼仪三百，威仪三千，质鬼神，俟后圣，举幽明古今而无二矩。世之学者记诵词藻，偃然宗孔氏矣。饰轮辕，资羔雉，以邀爵位。甚者遗亲后君，緬规矩而改错，其为敬为湫、为黯眇，将孰从而新之？

我高皇帝之训曰：学者贵将圣贤言体而行之，敦尚孝弟廉耻，庶得真才。而大狩之谕承天，拳拳尽孝训子、抚幼敬长之间，宛然洙泗模范也。云龙风虎，声协气比。部使者至于郡邑，翕然鼓舞，翕然劝相。泮宫言言，边豆有楚。咨尔多士，洗濯旧习，其果忘食忘忧，以不逾矩为志乎？其果事上使下，从前先后，絜斯矩以御家邦乎？古今真妄，毫厘千里，正辨志第一义也。《尔雅》有言，汭出为潜，蟠冢微涓，潞龙渊，会峡石，潜通罍山，沛然以朝宗于海，其闾然而日章乎？潢潦暴注，奔放四出，几若云梦，不旋踵而涸继之，是为的然日亡而已矣。

继自今，师严其训，士厉其业，官稽其课，俯然请事忠信之学，不失义，不离道，俾稽休运。曰邦旧命新，寿考作人，式与周室比隆，于新宫永永有光。幸慎无负！

#### 全椒县儒学增修记

全椒县学在襄河之南，异时水失其性，激射学宫，弦歌日废，人文不振。正德壬申，督学柱史黄君下教，迁于河之北，讲诵乡射粲然如制。适阳明先师来卿于滁，集邑之俊髦，切磋于良知之学，于水之必下、人之必善，千载一揆。诸生彬彬，颺颺趋于正教，而科第亦彙征不替。司谏南山戚君，其私淑而兴者也。

嘉靖戊戌，巡监觉山洪君以同志按邑，贞度崇教，亟访戚子于南谯讲所，谋欲拓之。南山子请曰：讲所所独也，学宫所同也。乃率诸师生相度规画，发羨馀二百七十金以增修之。凡宫墙颓圯，筑之削之者四百馀堵。前临通衢，表以二坊，曰成德，曰达材。其东有墩，亭之曰观澜，盖取诸孟子云。督学午山冯君赅而主之，229山吴君以代觉山至，从而协之。舜原杨君以清戎至，复檄羨金赞之。会李尹舜民始任，欣然承之。凿泮池以弘古制，广隙地，崇敬一亭以尊圣训，凡越岁而工告成。教谕赵珊、训导吕230231峦嘉侯成绩，遣诸生以征记于南都。

东廓子曰：诸师诸生，其亦信于孟子之训乎？今语人曰，水之必下，与尧舜周孔时同，则哄然信之；语人曰，人之必善，与尧舜周孔时同，则恍然而有疑。

是何薄于自信也？夫薄于自信，则其信诸水者犹眩也。重湖巨浸，风恬浪宁，仰印天光，渺渺一碧。虽正明目而观之，且无以辨矣。及于浅濑急湍，滨旋交横，则凡有目者洞然而无疑。故曰观水有术，必观其澜。善而孟氏之觉天下也。夫孺子入井，而呼号匍匐，若洞瘵乃身；豆羹呼蹴，而蒙袂辑履，忍死而不食。此亦人性之澜也。天下之观性者，其果能洞然而无疑已乎？尝试稽于孔门之授受矣，性曰天命，道曰率性。良知良能，溥博而时出，兹非源泉混混乎？戒慎恐惧，须臾勿离，所以修道也。兹非防其壅障而疏濬决排之乎？修道而性复，则立大本曰中，经大纶曰和，范围天地曰位，曲成万物曰育，兹非宅四隩、弼五服、修六府，以赖万世者乎？故善学者如禹矣，不善学者如鲧矣。世之封闭俗习，以遏天机，相矜以辞华，相轧以功利，相诩以技能，至于横溃四出，遗亲后君，皆鲧之徒也。先师之切磋于斯也，夫非述禹之方，以叙彝伦乎？诸监司之规画而协赞于斯也，夫非望诸师诸生之咸为禹，以会归其极乎？继自今，无疑于信，无狃于习，无厌于学，无倦于教，思日孜孜于地平天成之绩，而以方命圯族为戒，则孔孟之宫墙，巍然数仞，固可以得其门而入矣。由是而成曰德，由是而达曰材，由是而稽古曰监成宪，由是而从今曰极之敷言。是训是行，庶以无负尔良师帅，且以无忤尔邑之彦。

#### 宁国县重修儒学记

宁国县儒学，旧在县治东夫子巷。相传夫子南游，曾信宿焉。宋末以兵燹徙东门外，国初始定今址。而痺隘弗称，众咸以为疾。先是，王司训皞议欲东迁弗果，乃以礼劝耆民袁升等，市学南地而辟之。嗣后，劳尹绍科与添注叶少尹洪定义南迁，又弗果。嘉靖戊戌，樊司训玘与其僚刘希易、刘均锡及诸生佥议新之。会升之仲子袁尹泽归养于家，慨然纘父之志，于学南捐田三亩，道凿泮池，复偕侄国子生袁橘分乡募义。而耆老朱文熙等协其费，杨廷贵等董其劳，中丞欧阳公铎义之躬临规画，行县以礼礼袁氏。而柱史冯君天馥、邢君第咸嘉焉。仍毁淫祠佐之。会助义者弗辑，袁尹瞿然曰，吾其可以稽上之令。遂以建家祠储材鼎修文庙，而馀以助明伦堂。郡守曹君迈奖之，曰倡义崇功。复按行学宫，以罚金百令钞尹奇，市民圃而拓之。于是隘者宏，卑者崇，焕然改旧观矣。诸生王国臣、吴深等交相庆曰，吾邑其遂新乎？不远征言，以纪成绩，以诏于来学。

邹子曰：是绩也，可以诏矣。夫捐财以隆义，乡之彦也；崇学以敦化，有司之良也。嘉善以翕功，官弗费而民弗扰焉，当道者之休也。昔者夫子之南游吴楚间也，二三子亦闻之矣。绝粮于陈蔡，今边豆有楚矣；沮封于书社，今王祀有章矣；狂歌于衰凤，今佾舞乐奏有秩矣。以古准今，臧否何相悬也！在《诗》有之，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岂春秋时帝降之衷顾弗逮于今也？夫亦曰有以障

之。故以爵位者，忌其进；以勋伐者，媚其成；以意见者，訾其偏。夫耳目之障也，将泰山弗睹，而雷霆且弗闻。及其障之撤也，则天聪天明，自足以辨朱紫而审声律。故善学者无他焉，自撤其障，自复其明而已矣。虽然，今之三尺童子，亦知尊圣道如天矣。其视春秋时，岂尽莹然无障也？亦曰习闻而沿见之。故以诵说者，拟诸言；以测度者，研诸隐；以文为者，摹诸蹟。是三者，于訾媚有间矣，其于圣道，未免于障也。

二三子其乘新学之机，以自新其德乎？其果能庸德而信，庸言而谨，慥慥以相顾乎？其果能江汉以濯，秋阳以暴，皓皓而不可尚乎？其果能经纶大经，立大本，知化育，肫肫而无所倚乎？真纯而无障，自诚明者也。有障而去之，以复其真纯，自明诚者也。二三子其毋自倖焉！未新也而若疾，已新也而若有获，务求造于知之而成功，则广大高明，与学宫俱绩。先圣周流于昭之灵，洋洋且宠嘉之，其于尔乡之彦、有司之良、当道者之休，尚有闻于来世。

### 江汉复修二堤记

嘉靖己亥九月，江汉修二堤，越壬寅十月告成。中丞石泾陆公杰主其议，少宰东桥顾公璘赞其决，郡守李君元旻、吴君惺宣其劳，而佥宪双华柯公乔督其成。自江陵、公安、石首、沔阳、景陵、潜江，修江堤一千七百余里；自黄家堡至汉阳玉沙，增旧堤一百三十里；自南北湖、龙家赛，创新堤六十五里；自荆门、钟祥、京山、沔阳、景陵、潜江、汉川，修汉堤二千余里。

江汉之父老聚而议曰：惟我荆郢之间，汉泾其北，江泾其南，自春秋迄于五季，率倚堤为命。国初，郡县长吏夏月犹听政舟中。正德以来，江自郝穴入汉，首决黄师堤，而沿汉诸堤渐溃。民无山阜可依，至巢木栖屋，死者阖门饱鱼鳖，生者枵腹填沟壑，盖三十年矣，而始获今日之休，如天之福。继自今，良师帅咸若兹也，我民其永有生乎！宜勒贞珉，以彰嘉绩，以范于来政。郡邑之长闻之，曰：善而父老之议。夫江水缓而荡，荡则易决。汉水迅而浊，浊则易淤。淤则宜疏，决则宜障。古之筹此者，具有范矣。往者黄师之决，至厘宵旰，蠲租颁帑，后莫之继也。沔阳储守疏修二堤，而议者难之。以为须十年之劳，十万之费，相率惮缩而莫敢任。肆我皇上展孝陵寝，锡仁甸辅。一时公卿发谋协劳，请专宪臣以督之。因田以起庸，因丈以给饷，凡倚任简用，远迩高下，经费器具，粲然有章。民不告劳，禀不告匱，而江汉百万赤子，广输二千里，脱鱼鳖沟壑之戚，訢訢然得以庐其庐，田其田，而波于子孙。较之于古，将不得为瓠子之塞、宣房之筑乎？乃骈然征言于山房。

东廓子曰：益也闻之，古之圣哲以万物为一体。其在唐虞，泽水未平，百谷未播，上下同德，相与忧勤惕厉。视溺犹己溺，视饥犹己饥。故真诚悠远，博厚高明。至于地平天成，蒸民乃粒；九泽既陂，云梦其一耳。诸君子之是役也

，式承圣天子游豫之休，以锡福于江汉，其有饥溺犹己之志乎！今中丞入为司空矣，少宰入为司寇矣，郡守或陟或罢矣。长顾却虑，以永更生之绩。双华子素所蓄积，其尚思以懋终之。虽然，赤子之生死岂惟水乎？狱讼滥，则以枉死；力役繁，则以劳死；夷狄盗贼横行，则以锋刃死；饱食煖衣，逸居而无教，则以醉梦死。是皆大丈夫经纶化育分内事也。障百川而回狂澜，其亦有巨堤已乎？后之君子，尚稽于前政，劝其能而惩其不恪，则斯石也，固思齐内省之堤也。其属吏之简用者，时则某官某官，皆有劳焉，法得附书。

### 永新重修兴文阁记

诸师诸生，其粤稽文王之文乎？穆穆敬止，亦临亦保，演羨里乐辟靡，伐崇墉，駮昆夷，质虞芮，显西土，以光四方。其纯亦不已之德，与于穆不已同神而并化。洙泗源流，错综不齐。有以约礼对，则曰博文；有以力行对，则曰学文。而忘食忘忧，老至不知，上律下袭，祖述宪章，皓皓肫肫，与四时日月错行而代明，是天之与斯文而大成也。

正学不传，往往并学文而眩之。词藻注述，是饰是崇，而孝弟谨信、爱众亲仁，判然不相关，况望洗心斋戒，以神明其德乎？好古之士，慨然厌之敝而欲易之，孰若会人文之大成，使庶民兴而邪慝息耶？帝降之衷，精明纯粹，无有歆羨，无有畔援，蒸民与文王所同也。善学者，以兢业葆厥真，全而生之，全而归之，无所待而兴，以顺帝则，是谓豪杰。不善学者，以逸豫灭厥德，举之弗胜，行之弗至，而诿曰上无以倡也，是谓凡民。凡民之与豪杰，非昏明强弱殊也，在志无志之辨而已矣。固有博闻强记而躬行未得，其蔽也华荡；笃志力行而不著察，其蔽也实而支；有探性命、测玄妙、自以为极深研几矣，而脱略细行，批驳圣言，其蔽也高而虚。虽清浊殊科，其未免歆羨畔援均也。

诸师诸生，其敬念之哉！诞登于岸，荡荡平平。陈蔡之厄，亦羨里也；杏坛之乐，亦辟靡也。将居上居下、处顺处逆，攸往不利，而况一科第之多寡，一爵位之性卑，又乌足以滑吾经天纬地中耶？

### 惠州府兴宁县浮桥记

兴宁士民欣然愿立石以诏后政。黄子执讯以告，曰：奎也，昔受学于安成，获睹凤林浮桥记，眷然有感于一家之义。去秋过故里，有溪曰武梓，捐俸易木而石之，里无病涉焉。兴宁犹夫家也，力倡吾民以建兹役，幸而告成，是吾民之好义而兆可行也。是以愿邀福于凤林。

予读孙樵题褒城驿壁，未尝不懊然叹于学术云。学术之昭也，视官如家，视民如子。而其湮也，视如传舍，粉饰以娱过客，甚或毁瓦画墁而利之。先曰之教，曰惟天地万物父母，惟元后代天，惟公卿百执事代元后。故郡邑之牧，迄于今以父母称。积邑为郡，积郡为藩，各藩为天下。崇卑广狭县矣，而酌天时

，顺地宜，拊育顾复，惻怛融液，初无偏而不举之处。故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视匹夫之237塚垫弱，若推而坠诸沟也。川泽不梁，国以亡觐。邮桥不修，县以罢黜。由小观钜，正从以秦越传舍相愬耳。

### 濂洛遗祠记

吴中顾以三顾村为望裔，出晋司空和宋未中二者，有隐德，以兵燹尽捐其资，留薄田遗子公廉。廉生愚，读书敝几，追濂洛之绪，时称原鲁先生。嘉靖初，诏房遗逸，有司采父老遗言，举祀大仓州学。其第五子爽幼赘于钱，为塘北顾氏。三传至于海隐封君启明，徙居长州。而长子存仁起进士，为司谏，力搜先德之遗。于是三学诸生呈于郡240守金侯，择吴县卧佛寺旧址，给佃建祠，扁曰“濂洛遗儒”云。司谏君托吴郡博来凤，执讯告曰：存仁幼视祖父习闻原鲁公读书四十馀年，常凭一几。几刊处寸许遗迹尚存。又闻其读书必具深衣平巾，终日端坐。时人哂其迂曰，岂今之夫子耶？又闻批注经史不泥成说，字如米，画如眉，端方类其为人。而后嗣畏法惮仕，悉毁其遗言，竟不闻所讲究体验者何学！愿发濂洛之蕴，以惠我骏奔而咏歌者。

益也，从事父师之训，老未有得也，其何以为诸君子告？尝升庐阜，谒莲华，惕然梦寐之。感无极之真，谁其辟之？无欲之要，谁其揭之？自秦汉以来，性命橐籥，不涉声臭，圣神彀率，不堕支离，于以绍洙泗而开伊洛，是元公之有大造于斯文也。主一谓敬，无适谓一，直以大公顺应发天地圣人之常。视戒惧中和，命词虽殊，而学脉融契。不睹不闻，恂栗瑟僴；莫见莫显，威仪喧哢。与于穆不已、博厚高明同神而并化。故不从无欲而学，终不足以全归无极之真。迹原鲁公之讲究体验，无从而测也。然检身如彼其肃，读书如彼其勤，探讨如彼其精。流风披拂，矫轻警惰，要非幸致者！益也，愿有请。然左雅横流，儒术湮塞。而海滨遗老，戟然孑立，冷焰坠绪，超然以尚友为度。矧圣代熙洽，正学日宣。俎豆祝嘏，其丽千指。而司谏以言事振其世，常过居庸为迁客。翩翩青衿，金舂玉应。德无常师，善无常主。同心一德，任重道远。于以敦弦歌，崇礼让，以上诉至德，俾濂洛之传，炳炳如庆历元丰间，是所望于诸君子。鉴司之廛，曰“宗嗣衍后”，祝骏奔也；曰“明学开先”，祝咏歌也。凡三顾之世暨三吴之彦，其何以自诿？

石癯张使君量移吾郡，而徐生调元聚讲宣城，咸慕古范后若顾子之请也。敬述所闻，以赞丽牲之石。祠凡为堂若干楹，寝若干楹，两廊各若干楹。

### 金溪龚氏先祠记

浙江同志胥会于冲玄，金溪诸友趋以切磋，遂谒青田，聚望山，陟仙峰，观萃云题壁而别。庠生龚子广与族之彦曰海、曰模、曰庶，状其先祠颠末以征言。曰：龚之先，居闽之邵武砌山，曰薛任提刑；曰诰判婺源；曰汝楫累官太（原

作大)常;曰钧举进士,助教太(原作大)学;曰霁宋绍兴间以孝廉教授抚州,陟国子学正,爱金溪山水之胜,卜居于市北,是为金溪始祖。二世曰仕荣;三世曰承佐、承弼,而佐以明经教宜兴;四世曰景良,析居于黄山。入国朝,曰德以乡荐教松阳;曰宽以贡教溧阳。而闺阃之教,许氏以孝显,徐氏以节显,咸载邑乘,概乎有闻矣。

弘治甲子,曰谅曰镰曰铭始议建祠于永安坊之侧,寢室六楹,中龕立始祖神主,冬至专祀之;侧龕立先祖神主,立春专祀之。岁除元日,则合祀始祖先祖,而群昭群穆亦与焉。中堂六楹,以叙长幼,以申教戒,以行燕饮。前为二门,又前为大门,翼以两廊,缭以周垣。岁以子弟之能者五人敛祭田所入,以供祀事。仪节遵家礼以行,而冠婚丧亦如之。今二十馀世,族指日繁。顾念曰立曰淳曰表曰祀,举有声科贡;曰世清礼于宾饮;曰商有志于学,与名流友善;而广等仅仅步趋,咸未有以显其世也。顾不靳训言,以勒贞石,庶以光先植而寿我来胤。

东廓子曰:古有之,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备其器,陈其数,而弗著弗察,以自附于祝史,善学者弗安也。昧其数,弃其器,而弗行弗习,以自忤于豺獭,善学者弗忍也。列圣熙洽,礼文宣昭。名门右族,翕然以先祠是崇是饰。然四世之祠,断以服制,已逾大夫,亦足以展亲矣。而上及始祖,弗祧弗瘞,视七世九世,乃或倍之,得无近于僭乎?始祖之祠,重于始迁,以统群从,亦足以联族矣。而略于亲庙,弗蒸弗尝,虽荐韭荐稻亦弗及,焉得无近于怠乎?方龚氏之建祠也,正学尚未光也。而皇皇以古礼自检束,规式边豆,登降祝嘏,乡之人视而仿之,其器与数,粲粲然矣。

二三子切磋于学也,其思其义而敬守之乎?爱其所亲,敬其所尊,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先王所以通幽明之蕴,酌古今之宜,而尽隆杀疏数之度。此达孝者第一义也。咨尔金溪,非象山子之乡乎?孩提知爱,及长知敬,哀墟墓而钦宗庙,千古不磨之良,与百圣无异也。自迹自卑,先辨真伪。积涓流以至沧溟,崇拳古以至泰华。合敬同爱,日著日存。以仪闺阃,以达乡国,以保四海,而运于掌上。光前寿后,沛然有馀裕。以无玷尔先哲,且以无负兹良会。

### 婺源县重修儒学记

圣学之要,以复其天为极。由唐虞至于洙泗,脉络可具稽也。典曰天叙,礼曰天秩,服曰天命,刑曰天讨。列圣相传,而由一道。揖让,大政也,而曰历数在躬;征伐,凶器也,而曰畏上帝;迅雷烈风,细故也,而曰必变;畏匡伐木,逆境也,而曰生德,曰与斯文。精神融液,幽明符契。若唯诺陟降,耳提而面稽。故祖述宪章,上律下袭。虽未格文祖,受神宗,告玄牡,锡大賚,而敦化川流,不贰不测。日月与明,四时与序,鬼神与谋,以木铎于万世。万世而

下，尊崇表章，自天子至于庶人，北面而俎豆之。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学，可乎？志学者，志天命而不逾矩之正学也。天叙天秩，蒸民同具也。敦典庸礼，蒸民同能也。斋明盛服，非礼不动。立爱自亲，立敬自长。以加百姓，以刑四海，以通于神明。言乎家曰齐，言乎国曰治，言乎天下曰平，言乎天地万物曰位育。是为下学上达、全生全归授受之绪。谓天而降材殊焉，是曰诬天；谓圣学而加损于帝则焉，是诬圣；谓蒸民而弗能希圣希天焉，是曰诬蒸民。微言日隐，贸贸时好。支离于训诂，妍丽于词章，穿凿于经义。若郁攸震电，交毁递圯而莫或任之。间（原作问）有图葺仅存，亦未能焕然以复其初。谨厚者安于小成。行不能著，习不能察，而诿天道于难闻。颖爽者骛于玄妙，高不自卑，远不自迹，而玩人伦庶物于不屑。兹固紫阳先生所隐忧也。

兹学之新，凡八庚戌矣。学不改辟，民不改聚，以时考之则可矣。咨尔诸师，贞率诸生，乘蒸蒸之机，任重道远，切磋而琢磨之。俾恂栗威仪，发育峻极，焕然发圣蕴以达天德。异时稽古而谈曰，灵山秀水，复有修德凝道者出焉。庶于帝其训，于蒸民其式，于先哲其光。而良师帅之绩，与兹学永永无疆。

#### 复修云津书院记

嘉靖丁未冬，年友晴川刘子焕吾蒙恩归澄江之上，亟葺先世书院，偕从弟龙、弟元率侄师、洋、章，干几年等，藏修其间。澄江之耆旧及俊髦欣然咸从之游。明年春，胥会青原，手状修复颠末以请曰：云津书院在龙洲之浒。宋嘉定间魁十世祖逢原公以聚徒受业，而曾进士历记之。其后毁于兵燹。缙流者据以为庵，额曰“济度”。先考宾州守敌尝登白沙先生门，与叔祖合浦尹节协图兴复而力弗逮也。乃遍求名公硕流赋咏志跋，以存饴羊之义。孝庙时见素林公俊以中丞巡视，尽毁淫祠，复正书院之额，而所司弗虔，像设如故。嘉靖乙未，郡庠之彦萧仕、刘朝佐辈告天宪使崧少张君鲲、督学愚谷李君舜臣、郡守竹墟屠君山，符陈尹魁，撤去幻像，以佛宫为修道堂，以后阁为大观楼，而阁下为正学祠，以祀濂洛朱陆五君子，伟然旧观矣。时魁驱驰宦辙，历钧州、宝庆、潮阳，以入水部，弗获葺以学也。待罪诏狱，恒订子姓洒扫之约。乃今得咏歌太（原作大）平，光我世泽，天列三峰，地涌墨池。云岫无心，卷舒自如；泮流有本，昼夜不息。嘉兴同志公之兹欲奉阳明先师并祀五子，而以先祖云津、先考宾州附享，以无忘开创兴复之功，用垂于无疆。惟惠来学，示以入德之门，则南安授受馀韵可续，鹿洞丽泽流风相247，将邦人实预嘉之。

益方赖晴川子以宣畅师训，整顿世教，图无负晚节，其可外于切偲乎？闻诸晴川子曰，自吾闻良知之旨以“毋自欺”为三字符，始而不敢欺，继而不能欺，终而不忍欺，兹其存诚闲邪之门乎？维帝降衷，物与无妄。性近习远，始漓其真。掩恶著善，乃驱于罟获。不有先觉，沦胥以败。自怨自艾，自成自道

，将谁任其责？凡我同游，来咏来歌。内省不疚，以免愧怍。果能旦昼所行，夜可告天如清猷乎？果能平生所为，举可语人如涑水乎？果能力行七年、表里如一，刀锯临之、鼻息若雷如元城乎？若犹未也，是未得其门，忍自逸豫。如曰能之，则升堂入室，尚有慥慥皓皓在。

维晴川子继志以显亲，敷惠以莅民，秉忠贞以匡主，兢兢焉服膺先师之传而习之。所以辟邪慝、兴耆俊、懋光云津，以与四书院并休，其尚有赖乎？

### 永丰六一书院记

六一桥在永丰县治西百五十步，以文忠公名。文信国过县，书三大字悬诸楣。其所好义者于桥置店一十二间，建石桥庵于侧，以塑公像，而召僧收租宁之。僧徒日繁，改庵为寺。而公之嫡派远居于颖，遂无复奉蒸尝者。

嘉靖初年，双江聂子豹以柱史按颖，求公裔孙欧阳云给文回籍，为之授田置室。督学少湖公助其义，取桥店租给云以供春秋之祀。而寺248属诸僧。僧徒混杂市井，不遵清规，为诸庠生所呈。抚按符县核实，归僧于龙廻寺，而以寺址入官。众牒交佃，当道靡适，从而僧乘隙以复业为讼。龙田张子言，自临桂莅邑，博咨父老，穷稽故实，慨曰，寺之兴也，肇于六一桥，寺之废也，改为六一祠，兹非天造乎？维六一翁泰山北斗，推诸昌黎，垂绅正笏，班诸韩富。而百世之后，岿然以从祀孔孟庙庭。公之恒言曰，死而有祠，四世之间；死而不朽，百世之传。兹非自况耶？请得改寺为书院，奉安欧文忠公牌位，率诸生岁时俎豆之。如中丞净峰张公，檄用以崇先哲，风来学，而一扫争佃谋复之病。柱史白湖胡公韪其策，命佑议修葺，期成壮观。议上，而柱史纪山曹公欣然报可，督以终事。适龙田子以风宪征，乃遴能僦工而亟砻石，以来征言。双江子复以告曰，愿有述以启我邦人。

益也，尝稽诸方策，公生于绵，孤于秦，从叔父于随泷冈，归葬时仅五龄。历四十馀年，始以参大政，祔郑夫人于崇公之墓。未几入朝，以老于颖，竟未及再至。今距熙宁壬子五百有馀年矣，而乡之大夫士眷然若子弟之慕父兄，分符以莅，肃然起敬，若弟子之于师。此非今世之所希，将安能旷百世而相感耶？敷求典刑，明若观火。考祥元吉，悠悠我思。其有能孤童自奋，画荻学字，借韩文败箠中，慨然思并驾乎？其有能力扶正类，排斥儉人，夷陵滁州，屡挫而不挠乎？其有能馆阁春帖，举笔不忘规谏，以称真侍从乎？其有能却柿木太平之文，以抑祥瑞而戒侈心乎？其有能疏拒羨馀，防剖削而杜利门乎？其有能矜恤胁、从活二千馀命于片言间乎？其有能训儿侄以守廉任劳，至临死节亦是荣事乎？其有能未及引年，恳疏求退，以全晚节而耻食其言乎？骏奔咏歌，懿德炳炳，孰无傲规？孰无磨濯？

继自今，通今学古，济时行道，犯颜敢谏，瞿然不肯作嘉祐庆历以下人物。兹

龙田子与双江子所望于邦之耄俊也！凡我成人小子，举敬图之，以无负鼓舞之典。抑六一之义，公所自命也。外不悴于圭组，内不劳于忧虑，而迥然以五物者自老，虽响九奏于洞庭，阅大战于涿鹿，不足以逾其乐。其天世纲俗籟，奚啻枋鸢之视云鹏哉！然而，犹有所待也。试使书籍不展，金石不集，捐琴弃棋，却酒而游于物之初，公亦乐之乎？古之人戒慎恐惧，以建中和之极，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过化存神，与贞观贞明同运而并照，乃为浩浩渊渊，焉有所倚之学。惜也，予生晚，不及就公而质之。敬书以质尚友于公者。

### 正学书院记

南雄府新作书院，崇正学也。正学而祀先师阳明王公，绎教思也。公以节鉞提督南赣，总制广东西，南雄咸在属治。其政教号令，道化勋业，薰濡甚久而深，父老家尸祝之。语及辄感泣，而未有倡义立祠慰永思之诚者。三十年来，世移泽湮矣。

嘉靖癸丑，孝丰高侯以司寇郎来莅郡政，尝受学道爱人之训，思以播诸士民。顾保安始兴，户口虚耗。而梅关凌江供役冲剧，乃躬自樽省，与二县禁束洗宿弊而一新之。招流移，清粮税，严牌甲，明乡约，剿流贼以乡兵，宽民费于桥252，隆社学以端蒙，培学宫以倡化。当道翕然宜之。不期年而奸宄屏，顽梗革。成人小子丕然向化。诸生偕父老以请于郡庭，愿俎豆侯之成绩。侯瞿然让曰：是先师化民成俗旧典也。我乃斟酌缓急，无敢或253，以免于瘵旷，非冕之能，维先师之教。诸生偕父老以请，愿建书院以祠阳明公，使士民世世有所矜式。侯乃卜官地于郡城之南，而监生董昭、吴一贯、尹世嵩咸捐贖董役，以身任其成。经始于甲寅之冬，历乙卯夏释菜而落成之。侯为之题曰“正学”，走书倅千里，曰愿发先师之印，使岭南之士预闻之。

益也，于师门无能为役，然尝绎其绪言矣。先师之训曰，颜子没而圣学正派遂不尽传，学者往往疑之。昔在洙泗之上，断断仁义，从游三千，速肖七十矣。勇可以治赋，艺可以足民，达可以专对，忠可以用矛，而礼可以接宾客，敬简可以南面，亲师取友可以弹琴而治。然而求志达道，慨然以为未见。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独许颜氏之子有之。是圣学脉络之偏正，其有剂量矣。博文约礼，举从游速肖所共闻也，或疑其有隐，或诿于力不足。而请事竭才，师逸功倍，循循善诱，又从而庸之，是善学之蕴具可覆也。天下之言学术多矣，要之不过二病。滞于有者，以功利词章为悦也；沦于无者，以空寂玄虚为悦也。有无之间，见与不见之妙，于高坚前后间卓尔如有所立。谓之有，则非无也。谓之无（原作如），则非有也。非真见圣道之全，其孰能默而成之？

甚矣，中庸之难择，而一善之难得也！知视听言动一于天则，而不可顷刻离也，则知所以欲罢不能矣！知天则之无方无体，而不可以言象求也，则知所以欲

从未（原作末）由矣！先师之咏良知也，曰无声无臭，而乾坤万有基焉。无而未尚无也。又曰不离日用常行，直造先天未画。是有而未尚有也。博约正脉，跃如在前。千载绝学，谁为不负一生者？隐居以求，求此正也；行义以达，达此正也。长民者，将以诱民衷而弗纳于邪也。

高侯之揭正学以鼓舞多士，风于齐民，将非以成己成物，传师训以光之乎？尔诸生其敬绎之。辑柔君子，而屋漏莫覩，是隐显异也，宁能听言如愚，退省而足以发乎？日至月至，频复无咎，是久速异也，宁能三月不违，无祇悔而元吉乎？愚鲁辟疇，而货殖亿中，是气习异也，宁能廓然屡空，浑化滓渣，而与天地同体乎？自易其偏，自至其中，弗能弗措，以光良师帅成绩。先师于昭之灵，其尚克照临之。异时陟五岭，观罗浮，当瓣香抠衣，预于骏奔咏歌，以敷教思于无疆。

### 枝江县文昌精舍记

乐安董子燧切磋于青原复古之间。嘉靖庚戌秋，筮令枝江，以所学迪于士民。顾庠序就圯，科第弗振，乃节缩赎金，躬相风气之宜，于学前筑堤，汇水为湖，中累石为印台，台上建敬一亭。傍旧有文昌祠，改为精舍，堂曰“显道”。外为号房，翼以名宦、乡贤二祠，前会为门。役成而民不知劳。当道嘉其绩，咸器之。时与诸师诸生发明孝弟忠信，以御于家邦。众志翕然，胥奋以兴。越二年壬子春，邑博士蔡子文清、彭子尧轩、得子佐谋于邑尉喻子栋曰：枝江之文运其将昌乎？具状以征言于石。而庠生王弼、邹鲁、董槐、李显等介董君静合词以请。

时方聚讲东山，同志咸造。有言者曰：风俗移人，豪杰且不免。故善教者明好尚以新视听，而洗濯其志。狄梁公之抚吴楚，以俗喜机祥，力扫淫祠千七百所，独存神禹泰伯四祠。夫董侯将不能为梁公乎？有言者曰：君子之导民也，因其势而引诸轨物，故俗易从而化易成。文信国记梓潼祠，以为士以文进，必有执其予夺于形声之表，天爵人爵，内外先后，神游太虚，当无戾圣言，油然仰止，戒惧日倍，他日以仁义居公卿大夫，于世道攸系。董侯其将与信国同乎？东廓子乃言曰：益闻之矣，道无二致，学无二功。盈宇宙一气耳。统体曰天，主宰曰帝，功用曰鬼神，命于人曰性，率性曰道，修道曰教，善养曰浩然之气。故出王游衍，无敢逸豫，所以事天；小心翼翼，陟降左右，所以事上帝；斋明盛服，所以事鬼神。圣学自迩自卑之功，立爱惟亲，立敬惟长，而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古之人受命如舜，无忧如文，继志述事如武王周公。郊焉格，而庙焉飨，其仁孝真纯，长长幼幼，运天下于掌。祖述宪章，上律下袭，敦化川流，渊渊浩浩。虽明王不作，直与千圣同堂，两仪并位。是谓合德、合明、合吉凶之学。董子之学于青原、复古也，其有异闻乎？举斯学以迪斯民也

，其有异矩乎？

枝江在楚为僻邑。然荆江左旋，紫山面峙，若霍梓潼之忠义，中庶子之规谏，董司马之清约，尚书令之纯实，刘隐居之廉惠，而高令汝士以善政为鲜于侁所荐，咸凛凛然与列宿争芒。诸师诸生咏歌于斯，骏奔于斯，升台石，瞰湖光，思齐先哲。典刑未泯，仰瞻敷言，耿光咫尺，相在尔精舍，神而明之，庶无负尔董侯牖民化俗之休。江都度越诸儒，在正谊明道二语。经德不回，禄自至焉；言语必信，行自正焉。是以道义为悦，诚也。邀科名，资声望，是以功利为悦，匪诚矣。故至诚者，尽性以知化育；思诚者，行法以俟命，不诚者，媚奥灶以获罪于天。诸师诸生，尚敬择之，以绎教思，用习于世世无斁。

复古书院记

复古书院，松溪程侯之所作也。初，毅庵孙侯聚讲于学宫，环听者至不能容。顾迫于城隅，无同充拓。乃即四乡为惜阴之会，以间月为期，五日而散。诸大夫诸士谋于诸父老曰：是暴寒无恒也，盍敛义为居肆之规？有先出以为倡矣，时上无主之者。迄十年未克就。

嘉靖丙申，程侯量移而致，以朔望讲于学宫，闻是议而颺之。乃躬相度，得旧学基于东郊，两水三桥，风气完固。前临双峰，背负比华。而浴沂仁风、礼义嘉名固存。曰：兹其文明之祥乎？维昔安福，以忠义文章显于东南，迩来渐闇矣。自今，其将复于古乎？于是，酌仕隐以出贲，议远迩以略址，别繁易以鳩工。蓄木者献其材，藏书者献其籍，积产者献其田。众志成城，罔有差池。其冬，彭山季侯自郡署事，谋于竹墟屠侯曰：刀笔筐篋，古谓之不识大体。兹举也，其移风易俗之兆乎？政暇往督其役，复出版籍器用佐之。三泉俞尹新至，则协赞之，扁额之。明年，少湖徐公视学政，曰：兹吾责也。劳来匡直，以迪于成人小子，庶其使自得乎？檄王少尹鸣凤专董之。工以成告，以币征记于益。中丞浦南胡公闻之，曰：吾志也。章善瘳恶，树之风声，兹非古之协心以底道乎？符郡以敦其请。

益乃扬言于堂曰：诸父老、诸大夫诸士亦知上之人所以期许之厚乎？夫所期于复焉者，将语其弦诵之旧，则系于地矣；将语其科名之盛，则系于天矣。无亦有系于人者乎？史臣之稽古，曰钦明文思，曰浚哲文明，兹尧舜之德也。尧舜之德而以诏我士民，非经望人人之自昭明德，以升于唐虞乎？唐虞之隆，比屋可封。良知良能，非独丰于古也。上有精一之传，有敬敷之教，而又有祇德之刑，是以迁善远罪而莫知为之者。当是时，岂无庶顽谗说哉？侯明挾记，是庸是威，罔不并生于光天之下。及教之湮也，养弗以正，用弗以德，而刑弗以弼教。其所尚训诂诗赋经义，祇足以增明德之封闭。而入孝出弟、谨言慎行、圣门所不可须臾离者，乃至纰缪乖戾而莫或救之。当是时，岂无有猷有为有守哉

？驱于时好，动于浮言，利害丛于中，而欲恶眩于外，其能不见是而无闷者几希矣。

圣天子懋隆敬一，以昭放熏重华之绪，而公卿至于百执事罔不丕应僊志。中丞所以保256，督学所以敷典也，郡邑所以承流而宣化也。协然以崇正学、迪正教为好，非天将兴唐虞之治乎？夫上之所好，下从而趋之，训诂、诗赋、经义若草偃风，使好德行道艺而弗厌弗倦焉，其不可以复唐虞三代已乎？凡我造士，凡我造民，兢兢然以尚友千古，自成自道，为昭明，为时雍；即升于位焉，为惠畴，为寅清，为俊明亮采，为代天工。庶几不负期许之德。若上顾厚之，而躬自薄之，为昏迷，为侮慢；即升于位焉，为象恭，为圯族，为殄行，其何颜以陟降于斯？

复古书院凡八楹，二门凡六楹，文明堂六楹，而广高二丈二尺有奇，深倍之。后堂如复古之楹，视堂高一尺有奇，深三之。两斋各十楹，东西各四号，号各六楹。松溪子自有记。后堂之后，拟为尊经阁。东号之东，拟为射圃观德亭。尚以俟后之君子。

#### 临川县改修儒学记

临川在抚州附郭以县，而学僻在郭外，圯漏不葺，师生日议迁徙（本句原为：而学僻在郭外，师生日议迁徙，圯漏不葺）。适宝应以废寺入官，据城中之胜，籍其材与产，改作有赢。而上桥寺僧凯其利，眩以货贿，潜以请托，而为之力者复煽以浮言。凡三改而三沮。夫辟佛教以崇圣化，于义至顺也。徙敝学以入废址，而财力弗扰于民，于政体至易也。乃至十年弗克就，嘻，其异哉！

督学事少湖徐公奋曰：古之人当世主尊尚异端，犹倡为庐其居之规，矧革寺汰僧，德音屡下，而因循若斯，谁执其咎！中丞浦南胡公燭群奸以决正议，而守巡陈公、林公交程奋之，署郡事通判王侯夙夜综画之，经始于嘉靖丁酉之冬，越明年以告成。维门将将，维堂吟吟，维庙翼翼，维阁崇崇，维斋舍穆穆。缙绅耆耄改观改听，咸以为天厌浮屠氏之污，而将启文明之运也。亦惟休哉，吾友明水陈子致少湖之命，命饶许二生以征言于南都，曰：记有之，凡学官先事，士先志，事之未克成，官之责也。事成矣，而志未辨，是诸士之忧也。愿闻所以诏之。

嗟乎，士之尚志，在孟氏有成训矣。良知良能，上帝所降。恒性必善，犹水之必下，本非逆也。孩提知爱，及长知敬。达之天下，无待外索，本非艰阻也。然而学术日僻，德业日圯，恒贸贸焉而靡所成，将无亦有所阻乎？剽经猎史，琢句组章，邀冒禄位，耀身肥家，其于货贿类也。间有嗤其陋矣，以纂述为勋业，以臆中为实际，假借旧闻，依凭人言，其于请托类也。部有察其方而求

之矣，入誉出毁，党同伐异，瞻前顾后，且进且却，其于浮言类也。二三子其亦思自奋自烛，自程督自综画，以求日跻于休哉？

今浮屠氏之学，固亦不染声利，不萦闻见，不怵利害，翛然自以为明心矣。而外人伦，遗事物，毕竟非天然自有之中，而不免于自私自利。故象山子接孟子之传，直以公私为千古儒释断案，夫非诸生之乡先哲乎？草庐子尝记斯学矣，曰洗濯旧染，以涉圣涯，与学官俱新，俾临川为洙泗，夫非诸生之夙训言乎？陟降于斯，骏奔于斯，藏修咏歌于斯，肃然惕然，须臾勿离。庸德庸言，慥慥相顾，俾仁义之良充诸身，征诸家邦，准诸四海，垂诸百世。庶几无愧尔训言，无玷尔先哲，无负尔良师良牧。否，则浮屠氏且反唇而哂之矣！吁，其蚤辨之哉！

是役也，清戎傅公首发赎罚三百金以相其成，巡按秦公、督学张公协之，郡守陆侯卜期鳩工而沮。嗣是，分巡赵公杖僧而籍其产，分守戴公赞之，郡守项侯撤废象以请，而复沮。嗣是，少湖公躬诣相度，辟永丰仓空地佐之，巡按陈公允之，郡守257侯力承之，为流谤所中而三沮。于法当率联得记，其沮者以隐弗书。

#### 虔州报功祠配享记

报功祠者，报先师阳明王公功也。配享者，举三湖邢侯珣以配公而与享之也。先师之功在宗社，教在士类，泽在黎庶，尝生祠于濂溪祠。后政者谓弗虔也，徙于郡邑学宫之右。益尝偕同门俞尹大本祇谒遗像，议隆报祀。会晴江喻中丞莅虔台，慨然图纘公之绪，修厥废坠，以秩祀典。复念赞襄成功，邢侯预有劳而祀弗及，以询于士民。士民协其议，而林郡守功懋赞其决，方宪副任核其实，遂列祀名宦，而设像以配于公之侧。俾来征言山房，曰：维公之学与邢侯之政，皆司成氏所素濡染也，其昭明贶以信于后。

益也，有慨于中逾三十年矣。往岁受学于虔，时方剿横水，破桶冈，平浏头，郊野乐业，商贾四集，而成人小子横经讲学，歌诗习礼，雍雍文物之盛。暇日以通家谒三湖于郡斋，历询亲冒矢石，规画章程，众誉归重焉。逆濠之变，益复在军门。樟树誓师，西山捣伏，豫章复城，黄石俘馘。公扶疾冒暑，鞠躬尽瘁，以靖巨憝。而邢侯与松月伍侯259然为称首。吉兵将北，侯麾义勇陷阵以往，岁斩贼帅，以260逆魄，其绩尤伟焉。功高谤兴，群憎反构。权奸势阉，朵颐封拜，将陷公于不测。而嗾以掠焚，大多为同事诸君罪。圣明御极，爵赏始及公，而侯竟参藩陟左辖致其事。公辞爵，力争之，至有虚受升职，实畀退闲，阻忠义而快谗嫉。反不若观望引避可以安享富贵，无众口之诽，诚不忍叨天功，掠众美，独受殊赏，以覩颜面听者为之汗背，而竟无所济。未几而公之爵亦弗世及矣。益尝告执政曰，死忠死孝，自是臣子降衷，岂以赏不赏为加

损？而国家砺世磨钝，亦使乘风云，附竹帛，赏延于世，以为鼓舞之具。试评江西功次，何啻安化！而赏罚黯闇，豪杰疑沮。异时南征北伐，奚以为军旅程？此事自关国体，非一家恩泽计。执政善其言而未改，岂待时而发耶？

肆兹中丞，阐幽振郁，顺物情以劝有功。而监司至于郡守县令，敦古举义，应若桴响。充是操也，秉钧轴，斡化机，别淑愚，树风声，罔俾黯闇疑沮以蔽懿德。将式克休前政，钦成烈以闻于无穷，其兆足权舆矣。益不敏，尚执笔以俟。

### 克复堂记

吾友鹿崖胡子之守廉也，慨然自奋曰：廉濒海而郡，逃京师万里，然考三代，准四海，明德无异也。鳌欲洒濯而新之，以扬圣道，翊皇化，其必由教乎！乃稽往牒，询学宫旧址，进玄妙观以构书院，名之曰“崇正”。继复思曰，学之正脉，宜莫若颜子。名其堂曰“克复”。日与四庠之秀竭才勿罢，以风于齐民。会门人赵子可旦陟丞郡治，瞿瞿交赞也。乃执讯以请，俾遐方知圣学授受之蕴。

益与胡子切偲旧矣。往令乐安，命弟翼预于青原。比调吉水，冢子考宁以九龄趋九邑之会。及自柱史谪盐城，亟创书院以迪于邑。兹复勤勤于郡，若训子弟然。甚矣，胡子之学道以爱人也！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故亲无弗亲，民无弗仁，物无弗爱。自腹心手足至于齿发爪甲，无弗在所养者，是之谓仁体。儒先成说，乃以己为私，以归仁为效，于心颇疑之。子所雅言，曰“为己”，曰“正己”，曰“求诸己”，皆对人而称也。问仁一章，凡三言之，而二以为私己，一以为真己，则何居？果以归仁为效，则畏于匡，微服于宋，绝粮于陈蔡，匪直不与，而顾戕之。其果吾道非耶？盖圣门尝发于君子之问矣。克者，修治之义也。礼者，天然自有之敬也。克己复礼，其修己以敬乎？天下归仁，其安仁安百姓乎？故视听言动，己之目也；非礼勿视听言动，修己之目也。除却视听言动，便无身矣。圣人系易以复之，初九归诸颜氏子，而其象曰不远之复。以修身也，则修身之为克己，其较章明己乎？身外无仁，故曰仁者人也；仁外无心，故曰仁人心也。知此者，其知授受之蕴矣。

明命赫然，兢业万机。放勳则天，重华协帝，性之也。盘铭丹书，乃复其初，圣敬日跻，执竞惟烈，反之也。其知之而成功，一也。廉郡虽遐，其视听言动，将异于邹鲁乎？廓然虚中以下仁，是曰休复；挺然中行而弗滑群议，是曰独复；肫然笃恭而不息，是曰敦复；斐然进取而弗能守，是曰频复；224然习俗，甘谓不能以自贼，是曰迷复。诸士子之请事于斯堂也，其为休为独、为敦为频为迷，在敬择之矣。

夫学宫之徙变，为黄冠羽流数百年矣。一旦而焕然章缝，陶然弦歌，以并于上

国，在反掌间耳。学术之湮，变而为训诂词章亦久矣。一旦而崇正教，敦实行，仁其身以仁天下。颜何人也？予何人也？将孰跋之而孰蹇之？幸无忝于堂！堂之后及西东，为尊经阁，为正学祠，为观德亭，为燕居，为号舍。大司马甘泉湛公及柱史瑞泉陈子具有记。

### 积庆堂记

晋江张子来柄教事，与通州阮子、新安鲍子锐然鼓舞诸生为任，尝聚讲文明堂，切磋阳明先生之训，瞿然若有契也。张子语诸生曰：昔我先君教瑞安时，梦阳明公遗以积庆堂三大字，觉而占之曰，公振古豪杰也，无思而感，吾梦吾之后其有绍公而兴者乎？尝卜基于南溪学堂之左，而未克构也。不肖孤天叙举于乡，兄天衢廩于郡，弟天纪肄于大学，始奉母氏黄命，堂而扁之，以成先志而范于后胤。乃今禄仕获与东廓司成交也，若得言以发阳明公之蕴，俾梦时幻语为觉时实事，其先君实宠嘉之。

诸生请曰：夫张氏之庆，其积也奚若？曰：吾张由唐季光州固始入闽，居仙游县。至宋侍讲公读以文学显，既裔孙赘于265水之林衍，为东西中三派，历十七世，宗人数千指矣。而男力穡事，女不休蚕织。家虽裕，罔有服美于人，瞿瞿以忠厚勤俭袭家声，系先世积累之庆使然也。我大父坦斋翁始徙龙津，居登瀛里，知书乐客，以居积为业。尝岁大侵，为税长货贫者输，乡归仁惠焉，客潮以没。先君南溪甫七龄，家日落。大母某矢志教之，即嶄然思自立。学成，从游至数百人，跻仕者相踪也。及魁麟经，署瑞安，仿湖学为之规，恩若家人。诸生刻石以志思。比令乐平，当姚源兵燹，抚以勤劳。预平宁藩之变，投牒终养，民泣留，为立遗爱碑。至今乐平祠于名宦，而泉郡祠于乡贤。顾不肖孤兄弟无能光显其庆也。虽然，犹思与吾子孙嗣绥之。

诸生奉以告邹子。邹子曰：或者者预闻善庆之训矣。维皇降衷，蒸民受之。良知良能，炯然天机。以亲父子，以和兄弟，以肃君臣。即善即庆，更无等待。若嗜欲弗节，而障壅其秉彝，即恶即殃，更无躲闪。其在圣谟，惠迪从逆，吉凶影响。而日休日拙，决于作德作伪之机，非待于外以为庆也。学之不讲，而以富贵与寿当之，故千驷为肥，首阳为瘠，陋巷为促，东陵为永，乌在其影响也？即如张氏之积也，力穡事，则厘有困矣；勤蚕织，则桁有服矣。仁厚则乡归评矣，恩义则士归教矣，抚字则民归政矣。若弗穡而望困，弗织而望服，刻薄而望感，秕政267羸教而望思，皆梦中景也。迹南溪之志，其欲破幻梦而觉以实际乎？咨尔张子，268兄268弟，从以孙子，务深造于良知之蕴，扫荡嗜欲，昭融天机，是人人可以进阳明公也。先师之学，世或媚之，而张氏孳孳奕叶弗替，其以合于天而罔顾畸于人乎？畸于天为殃，合于天为庆。凡张之世其尚敬积之。

堂在城南通济门外，环瀛溪之流，北枕紫降，左耸泉山，右抱罗裳，而法石、云麓、宝林诸山如屏如架，以揖于前。崇二十有二尺，广如崇三之一，深与广等。高明巩固，与地交胜云。

### 武夷第一曲精舍记

武夷山在崇安县南一舍许，峰岩峭锐，溪流廻折。仙真隐逸之流，恒据以自胜。至宋文定胡公、西山蔡公父倡子和，以经术行谊有闻，而考亭朱先生卜精舍于五曲大隐屏下，有仁智堂、观善斋，及铁笛、钓矶杂咏。当道者表扬日虔，将没官田一百石入精舍，供祠祭，而五十石均拨文定、九峰二书院。于是仙窟隐庐焕然名教地矣。

肆我列圣熙洽，人文丕兴。甘泉先生、阳明先生宣圣学以醒群听，识者翕然宗之。嘉靖戊午，郡丞董子燧谋于郡守刘子佃，以兹山为二翁过化，议立精舍于第一曲幔亭峰之胜。刘子欣然力主之。遂偕僚友吴子文俊、徐子栻共成之。邑令崇安戴子瑞、建安俞子意、瓯宁黎子复性、政和祝子舜龄、松溪杨子诚、浦城王子大中、建阳顾子名儒协赞之。请于提督269峰阮公、方湖王公、代巡斗山樊公、古原钟公、督学相江胡公、公守龙岩顾公、分巡健庵舒公咸报允。而遴睦主簿祉督工焉。时龙溪王子畿、少龙贺子泾适至闽，颺其议，相与乐成之。遂以二月之望送主入祠，题曰阳明甘泉二先生祠。中为正学堂，左右为号房各六间，前会为门，曰武夷精舍。门前为坊，曰大明道德之宗坊。前为屏，曰一曲奇观。右为观澜亭，左为乐山亭。其后，右为甘泉行窝，左为阳明行窝，各三层三间，皆可藏修息游，与文公书院并显矣。

刘子遣佖谒记于山房。维圣学之正脉，自唐虞至洙泗可稽也。克明俊德，始于尧典；若有恒性，发于商书。而曾子子思演之以范来学。性善之旨，至荀杨而淆。为训诂，为词章，为功利，为老佛，贸贸焉莫或正之。天启濂洛，克续其绪论。圣之可学，则以一者无欲为要；辨性之常定，则以大公顺应学天地圣人之常。宛然洙泗家法也。迹二先生之学，曰致良知，曰体认天理，超然独接濂洛，一洗夹杂支离，而归之明物察伦之实。故好德所同，揭虔昭范，若有驱之而欣其成者，是诚何心哉？道南之派，衍于洛水，数传而考亭勃然以显。今之咏歌骏奔，其亦慨然思以道南自任乎？瞻彼仙逸，茹芝饮瀑，轻轩冕，除尘秽，至于凌三光而超泰清。吾侪自视且辟之，而真志未融，实行未严，童习白纷望洋靡所届顾，不貽若辈哂乎？

孰为乐山？吾志吾仁。孰为乐水？吾志吾知。隐居以求，相观以善，不藉外铄，而深造自得之。是维无负诸君子风厉之休。益也寤寐九曲，恒思寄足焉。兹幸而依归有所，且托名前楹，不为山中生客。尚图脂车策270，与同志磋磨之。

世美堂记

茹之先自河南徙常川，始祖曰惇，祖曰元。惇善而好仁，以三仁名其子。甫五六世而孙支蕃衍，以诗书文物晔然显于南北。其号南宗者宗循仁，曰洪，以善书被征修大典，授寿光县丞，其配陆与从子惟贤之配关，先后以守节旌。曰玉，以贡至新宁县令。曰奎，以进士历官福建参议，世居无锡。其号北宗者宗居仁，曰文中，扈从供太医院事。英身复辟，以寿百有四岁召见文华殿，赐冠带袍靴，宴于顺天府。仍命诸家。曰海，直内庭御药房，以三子贵累赠奉直大夫。曰鸣玉，以乡荐守均州；曰鸣凤，以进士历赵府左长史；曰鸣金，以进士历知承天府，世居京师。邵文庄公锡产也。考其世德，爱其子弟，群彦庄诵其制敕为题其堂曰“世美”。其太学生曰鏊，自临川簿改安福丞，来问记。

东廓子曰：富哉，世美之义乎？俗之美非其美也，久矣！而谁与正之？且而以寿考为美乎？则修短有定数矣；以丰贵高位为美乎？则得不得有命矣。虽欲世诸，乌得而世诸？矧就其纷纷，又焉知美之所定，巢由以为高，而宰世者隘焉；羿奡以为权，而尚德者鄙焉；箴铿以为永，而齐物者夭焉。故士或射时以治生，或行歌而拾穗，或扣关以求售，或逾垣以避使，或能经以延年，或弃蔬而立枯。嗟乎，是贸贸者而奚以辩之？故曰，富不在财，贵不在位，寿不在年。知世者，其知天下之至美乎？天下之至美根于吾心，萌而为善，干而为信，华实畅达而为美。故父得以慈，子得以孝，兄得以友，弟得以恭，臣得以忠，而妇得以贞。上以立天经，下以张地维，而中以成庶类万化。若然者，将约而不滥，乐而不淫，高而不骄，卑而不惧，耄耋而不衰，短折而不殇，焉往而不获其美？若然者，弱而稚子，幽而闺阃，微而仆妾，将自美自信，自成自道，焉往而不获其世？君子若欲褪身而范家也，其必由是乎？以予观于世美之集，见重熙之泽焉，见养老之礼焉，见刑于之化焉，见继述之隆焉，见艺文之富焉。然圣门之美，或未之祝也。故窃推是义以记诸前楹。夫在天为元，在人为仁。茹之先君子则既诏之矣。凡茹之世，不显亦临，庶以无替世德，无忘文庄公之教。

### 聚秀楼记

初，江文忠公万里守吉，创书院于白鹭洲，置田租，收濠利，以膳诸生，恒数百人。宋理宗嘉之，赐额，置山长。嗣后，洪水淮寇相仍为害，莅政者有哲有怠，递为污隆。

皇上嗣统，锐志唐虞之学。而致斋黄公宗明祇若德意，兴复文庙讲堂，寻以擢去，而水害亦未息。郡之诸荐绅暨诸文学议徙慈恩寺，负隍瞰江，与洲相望。右峙神冈，左挹螺山，后环天华、瑞华，而前列青原诸峰。赣江合泸河二水以汇于洲，悠悠欲留江山为胜。白塘何侯其高至，黻其议，慨然任其成。请于当

道，报允。考图拓基，度材庀役。堂曰崇正，阁曰云章，东西斋曰尊德，曰集义。而前构俯江之楼，因为出入关焉。选师儒，征九邑髦俊，以追先哲，于人文为胜。

守益以荒政入府，侯集群僚醴宾，登兹楼而乐之，请名之曰聚秀。侯欣然曰：江山无古今，人文有显晦。洙泗泰山卓矣！濂溪以周，伊洛以程，横渠以张，紫阳以朱，象山以陆，赫然日月贞明。而吉郡之显，若泷冈以欧，文山以文，梅砦以李，一峰以罗，馀韵犹存焉！愿闻秀之义与聚之方，庶章往而范来。益乃遂言曰：秀之义，其取诸禾乎？松柏以操，桃杏以华，兰桂以馨，而非木则无以饫生民。管商以权谋，申韩以刑名，仪秦以纵横，老佛以清净寂灭，而非圣学则无以立民彝。士也者，万世之稻粱黍稷也。唐虞曰敷典，夏殷周曰明伦，而孔门曰庸德庸言。相顾而慙慙，其后稷氏授受之政脉乎！肆庠序者，咸出百家。宗孔氏而顾以浮文猎时资，是谈农谱而望饱。人谓斯何？经世悯俗，创书院以新耳目，袂心志，将期上农以彳有秋也。昧昧我思之。聚之方有三焉，袂褊弗服，钱镈弗序，荼蓼弗薶，螟螣弗畀，火旱弗溉而潦弗泄，将率耄倪而馁弗振，是其责在诸生。某281稗，某橡粟，甚者曰某野葛鸟喙，其鹵莽而耕，灭裂而芸，且无几耳，则后之于耜，举趾何则仿焉？是其倡在乡大夫。曰肃曰义，曰哲曰谋曰圣，则雨暘寒燠以时；曰狂曰僭，曰豫曰急曰蒙，则反时以恒。而百穀之成弗成，俊民之章弗章，捷若影响，是其机在良师帅。隆古盛时，天子公卿躬建中和之极，而塾师至于州长，戒其奇衺，书其孝友，任恤其归老于乡者，坐于圣门，以察劝之。是以恂恂而孺，庄庄而士，由由而君子，肥于家，以肥于天下。是谓聚秀之极。侯举醴酌宾，遂酌群僚曰：予与诸君子282任其成，以率二三子，庶由泷冈文山以泝濂洛，寻洙泗，以宣昭代人文之化，其无负兹江山。

楼崇三寻有奇，广倍之。其前绰楔白鹭洲书院，仍旧额云。

### 忠哲祠堂记

由唐以庙食显于潮者，曰昌黎伯韩子，赐额曰忠佑。我明嘉靖戊戌，潮之士民祠改斋王子，以配昌黎，额之曰忠哲。潮士沈升之等曰：我改斋先生笃志好古，矜然负大节，在史局时，视时政阙失，在位莫敢言，独上封事，以为孝宗敬皇帝之子惟陛下一人，宜亲享太庙，孝养两宫，总揽乾纲，缉熙圣学，为天下万世自重，岂可嗜酒以荒志，好勇以轻身，惟是纵喜怒，移威柄，弛纪纲，摧士气，召天变？言甚剴切，与韩子谏迎佛骨表异事同忠。比谪三河驿，当道重其义，遣署攸司，而谈守伦辟仰韩书院，俾诸生师之。先生秩然严肃，以身为法程。阐明道奥，敦尚行谊。浮词诡俗，奋然辟之。一时士习丕变，被于闾226，有宁为刑罚所加之风。视韩子之延师，异功而同哲。

哲人云亡，遗泽尚留，而杂列名宦，未获专祠。庶士庶民，怆然以为阙典。时晴川刘君魁以同志署郡事，谏俗稽典，复修改斋子之教，亟请于宪伯叶公照。公慨然感曰，兹非法施于于民乎？气节足以激懦，文章足以起衰，学术足以端范。予兹弗允，将阙于郡望。遂檄郡以词金。创祠于南隅社学之右，岁以官山租米，于七月之中师生致忌祭焉。会长溪郑君宗古述职归郡，锐意作兴之，俾国子黄生懋学征记，以范来者。

益也，与改斋子尝切磋于斯学矣。能爱其亲者为能爱其君，能保赤子者为能保其民。夫饴醢以养，饴蜜以甘，董萱以滑，凡以尽爱也。及于疾疢而药饵之，癰俞而针砭之，岂弗念其亲将有大爱而不能解尔？故将顺其美，人臣之饴醢董萱也；匡救其恶，人臣之药饵针砭也。针砭弗用而屏其躬，将惻然永怀，罔不在君父，而奚忍悻悻以自标其保赤子也？均是爱也，纳诸轨则，蘄成立以寿也；禁其奇衰，惧覆坠而夭札也。故古之课功，曰安富尊荣，曰孝弟忠信，是之谓天下一家之学。佛骨一表，辟异端以闲圣道，其为药石也大矣。苏长公庙碑，号为笔杆千钧，而其诗曰“作书诋佛讥君王”，讥之为言，非以药石为弗爱乎？曰“要观南海窥衡湘”，是幸药石之弗用，而悻悻以干誉也。善乎改斋子韩祠之序，惓惓发明君臣之际。而曰志于忠烈者，于正学或未能信能明，夫正学则忠烈固由此出。呜呼，后之欲尚友改斋子者，即此可以论其世矣。

是举也，彰善以树风，顺众以训俗，庶几士坚其习，民敦其风，官慕其烈。诸君之范于潮也，博矣！判郡胡君裕彭君某、推郡张君某协力赞襄，若或启之。海阳陈尹、本府庠杨教授万程洁牲致祝，俨若临之。懿德同好，盖验之犹信云。

### 永丰县重修儒学记

初，成化癸卯，永丰县新孔子庙，一峰罗文毅公伦谒之，以为尊孔子以文，莫若尊以道。而世之学孔子者，无异于优孟之学孙叔敖，举失其真。其词侃侃然至今读之毛发尚竦也。嘉靖癸卯冬，益适至永丰，双江聂子豹与乡大夫士出贲议新学宫。时，中丞净峰张公岳主其议，柱史槐川魏公谦吉核其成，县尹魏君梦贤及梅丞继儒经营缔构，以臻其绩。首文庙，次明伦堂、尊经阁，次棂星门，次号舍，次名宦乡贤祠。逾年秋八月告成。林掌教应芳执讯诸生曰：愿以继文毅之声。益不敏，请绎圣学之真，与二三子商之。

夫忠信与人同，而好学与人异，非圣之异于人也。学失其真，往往出于忠信之外。故以训释为专门，词华为名家，著述为功勋，精神愈竭，岁月愈迈，而进德修业茫无与几存义之实，遂蹴然以圣为绝德而弗可学。二三子其亦考于孔门功课乎？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其天机惻怛，非以正行也。庸德有未信，庸言有未谨，终于龙德刚健中正有未纯粹。故有馀不敢尽，不足

不敢不勉。兢兢业业不自满假。至于相顾慙慙而后快，慙慙者非于忠信有加也，不失其本体而已矣。二三子反身而验之，庸德果信弗信乎？庸言果谨弗谨乎？不足果勉弗勉乎？有馀果尽弗尽乎？自欺自谦，学术诚伪之关也。尝窃怪洙泗之上，从游三千矣，速肖七十矣，其于好仁恶不仁，胥许可底绩也，而孔子喟然有未见之叹！则诸君子向道宿方，竟何功课，其圣门闲伪存诚一大炉锤乎？嗜欲者，伪之蠹也。仁也者，诚之精也。由是而约，由是而乐，由是而颠沛。故富贵不处，贫贱不去，而杀身且不避。彼可以尚、可以使加者，皆不得谓之皓皓。皓皓之真，与尧舜一，故曰祖述；与文武一，故曰宪章；与天地一，故曰上律下袭；与天下万世一，故曰删述以垂宪。是果何修而得之？诚者天之道，圣人事也。思诚者人之道，学者事也。建学立教，非进学者于圣乎？曰孔子吾师也，自颜孟迄诸儒先，曰吾师门彬彬也。骏奔于斯，陟降于斯，咏歌于斯，吾独可以自弃自小己乎？

学之失真，旧习蒙之，犹可诿也，发其蒙而一新之。当道之鼓舞，邑令丞之劝劳，乡大夫士之规画，宁独文具而已？忘食忘忧，不怨不尤，竭吾才以尊孔子之道，宁为真叔敖，无为伪孟优。泷冈金牛，山川具在。豪杰林立，弦歌洋洋。益不敏，固宗国也，愿与二三子敬图维新之真。

#### 宣城县昌黎别业记

昌黎韩公家邓之南阳，幼孤，随兄会谪岭表。会卒，从嫂郑归河阳。建中贞无间，避地江南。韩氏有别业，在宣城，因就食焉。

正德戊寅，督学石崖林子慕公之风，而旧址莫稽。乃择敬亭之胜，毁佛氏像而祠公焉。后政者虑无以守，仍置僧以司洒扫。僧徒私崇其教，殿像辉煌而徙公于傍停。荆蓁四侵，风雨摇摇。嘉靖己亥，白坡何侯以量移至，慨然叹曰：公力排释氏，而顾寄释氏以居神，其飨之乎？遂捐捧鸠工，相地甃基。而南冈曹侯适来协图厥成。为堂为门为垣，扁曰唐昌黎伯韩先生祠。祠左一径，夹竹而行。窅然出祠后，构亭其上，曰敬亭。仰止门右循山麓而上，松泉迂曲。甫半里许，设楔绰于桥，大书曰昌黎别业。郡之人士来游来歌，恍然若韩子之复见也。戚生袞、戚生慎、贡生安国请纪成绩，以训来祀。

东廓邹子曰：嗟乎，是可以训矣！当唐之世，广厦名苑、飞庑复壁、列鼎重茵、眩视而骇听者何限？如桧之偃月，载之芸晖，呼吸风霆，291弄日月。曾几何时，而枯槁栖鹤，冻雨浮埃，徒为嗤唾之资。若公以孤子羁客，迫寒饥水火，一时蓬茨草门，谁与比数？而七百馀载，诸君子剪芜辟颓，揭虔妥灵而俎豆之，使桧与载而有知也，偃伏窥窬，曾不得一染指焉。天下万世之真得真失，即是可定矣。方公之论佛骨而谪潮也，皇甫湜沮其复进。及定镇州而向用也，李逢吉忌而欲出之。其雷蚊市虎。捷捷幡幡，内结群璫，外连八关，好莠

自口矣。然直笔所评，以逢吉之流为蝮蛇野葛，而公巍然泰山北斗之望。南阳祠之，山阳祠之，袁祠之，潮祠之，孔庙祠之，虽另墅荒基，犹闵闵恐其弗传焉。天下万世之真是真非，即是可以定矣。正学弗彰，往往弃真而趋妄，以禄位升沉为得失，以毁誉同异为是非，如喙呿中恍芒无所适。诸君子之是举也，其醒喙呿而卑自得师乎？师善而齐，师恶而省。弘奖仁义，兴起名教。是人人为昌黎子也。故师其忠，可以报主矣；师其惠，可以拊民矣；师其信，可以交友矣；师其文，可以翼典诰矣；师其学术，可以辟异端而闲圣道矣。而欲为傅与逢吉者，亦可以惛然愧，勃然立矣。是绩也，岂独以训宣城？诗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其碑诸祠下，以波观者同求天下万世之真。

### 衢州府孔氏家塾记

宣圣正宗，南渡居衢，自四十八代孙端友始。其请建庙赐祭田，自孙宪使子秀始。请置博士，世袭奉祀，自沈郡守杰始。立孔氏家塾，自刘节推起宗始。文中子曰：通于夫子，受罔极之恩。是情也，万世共之。故崇庙貌，妥神明也。专官而祀，肃对越也。育群蒙以正，昭继述也。其于崇德报功，钧也。

刘子以家学望于蜀中，而事贤友仁，瞿瞿然以圣人为的也。其言曰：圣人之仁，视天下若一家，而况于子孙！忍使其蹈非？几几之弗慎，舜蹠悬焉。故及其蒙而养以正，兹圣功之要矣乎？乃即城城南东岳废址，改建孔氏家塾，敦请有行谊者以司教诲，而躬临考阅，时给笔札以示劝。凡为门者三，为正堂者三，为东序者三，以迪成材。西序者三，以训幼稚。东西为号者十，为照厅者六，外为店者六，以备修葺。复议置田以膳其终。

益归自南雍，刘子偕郡守王子聚诸师诸生切磋于衢麓讲舍，携孔氏童子四十余人，歌鹿鸣伐木之章，恍然若游洙泗，聆丝竹也。孔族之彦，曰说曰彦总曰彦才曰彦统曰承智曰弘毅，俨然征言，以纪其成。益惕然避席而对曰：二三子，圣人之正宗也。四方于是乎观训。圣门之训子弟，具有成法矣。曰入孝出弟，谨行信言，爱众亲仁，而余力以学文。学文也者，将以博古今，广闻见也，而以余力从事，其诸良知之宗旨乎？孩提知爱，及长知敬，众所同好也。弗孝弗弟焉，斯恶之矣。言而忠信，行而笃敬，众所同好也。弗谨弗信，斯恶之矣。嘉善尊贤，容众而矜不能，众所同好也。弗爱弗亲，斯恶之矣。故即良知之同也而允之，善其有不积乎？即良知之同恶而去之，恶其有不化乎？若知善而著，知不恶而掩，而徒博古今，广闻见，偃然自附于孔氏之徒，其为侮圣言也滋甚！昔在复圣公立大中以诏常道，援天而授诸人，曰天命谓性；推人以还诸天，曰上天之载。而其审几之功，自戒惧以至育万物，自无恶于志以至刑百辟，首末无二途辙焉。兹避狂以趋圣之彀也。学射者弗志于彀，众必哂之。羿之后而弗至于彀，人其将谓何？二三子其乘良师帅鼓舞之机，夙兴夜寐，以自

尽其天聪天明，以自树于正宗。相在尔室，尚不愧于家塾。

## 卷之五 简类

### 简张东沙督学

教铎责临敝郡，以病体未得趋奉，绪论言念夙爱，恒用瞻跂。士习之漓久矣，贪爵禄而忽道义，竞文艺而怠行检，相沿成习，猝未易变。得大君子风以动之，使洗濯旧习，以渐积大猷，知己之至望也。

丈田事极荷主张，学道爱人之训，诸生诵之无不感激。冲风雨，冒炎蒸，以求无负至教。赖天之福，渐已就绪矣。特类册将完，校对方殷，若不及时早集，以便编审，则旷日持久，不免以旧册征粮。每图之虚302将及百两，积二百馀图，不啻万金。而奸民猾吏仍食万金之利矣。欲望台下俯矜民隐，将督丈诸生考毕先令各执其事，曲加奖掖，以坚其初心。其超然嘉遁者，以礼礼之，使相与砥砺，以济大艰。合邑万姓之感也！中间疑沮毁谤，势所不免。有不便其私者，有媚其成而忌之者，有轻信而吠声者。然秉彝在人，久当自定。天有显道，鉴戒不爽。是缉缉者徒取不韪耳。夫甘苦之味，亘古今一也。当其恶寒发热，则甘苦易味。然自无疾者观之，正可悯怜。今郡侯、别驾、节推诸君，皆洞烛时弊，察见底蕴。幸博询而审断之。

病体尚未愈。近以长儿受室，宾朋应酬，复尔大作。力疾布此申侯，便间幸有以药之。

### 复王纯卿侍郎

承示及诸乡衮多以丈量为不便，约赴诉所司，以沮其成，而欲生博采众论以处之，使众愿不作而人心一是，岂独休戚相关之念？合邑困穷，其皆拜大赐矣。虚粮之害，吾邑甚于焚溺。当户役者，破家亡身，不可名状。故衰诉于朝，求丈量以拯之。

生归至螺川，适闻其说，过不自量，赞助未议，亦少尽被发纓冠之情。以为邑之君子当必同此心，而不虞其若是异也。今既曰督丈，诸友通贿曲法，任意增减，则请诸公备闻其详。某户富民，减粮若干；某户巨贾，减粮若干；某户士夫，虚增步数若干，虚增粮数若干。或查诸册，或踏诸田，当减则减，当增则增。天理王法，凜不可紊。又何必含糊支离，肆行萋菲，尽举丈量而坏之，使困穷之水火益深益热，不亦大忍乎？

苏山范大参谓，七八千虚粮，非丈量何以寻究？若士大夫果以为田少粮多，则差官覆丈，虚实自辨。应占年兄谓，请将生与彼贰家之田，及诸公称枉之田，及督丈诸生，及富民巨贾，有弊者逐一差官覆丈计止，及概县五分之一，亦不久劳而可辨矣。不识高明之见以为如何？所论编审之宜，须丁粮相应，而良善士夫稍加优异。虽俟斋公未相见，然料必有同然者。事之成败，自有定数

，在生辈初何加损？特为困穷勉强耳。若得惠言，以解群公方炽之锋，以救困穷垂绝之命，阴德莫大焉！对客草草奉复，幸终教之。

上黄石龙宗伯

秦郡守至，获拜教言，随力疾寄谢，未审登彻否？帝心简在，入赞礼乐之柄。为夷为夔，致圣主于唐虞，此明公所素蕴也。三重之教，曰德曰位曰时，斟酌时宜，不大声色，以协百辟，靖兆民，使中和位育之效，于吾身亲见之。师门未尽之业，善类实胥望焉！不肖之躯，未敢自弃，时与同志交砥互砺，以求无负至教。然稍涉劳顿，则病势复作，薄命所限，其亦有定乎？勤保荷维，久已具覆，而题允尚未见。此或铨司有所迟疑。渴望明公一终之。

自谪宦以来，不敢作政府书入京城。虽元老，皆旧僚。桂州公有世讲之契，亦未尝一达，恐涉干进，以玷师友。念明公以道义相许，而今之所请，在退不在进，是以冒陈其衷。倘沐仁言，得以静养元气，消融苛毒，异时精力稍充，堪任驱驰。敢忘斯世，以孤国恩？临楮无任，恳切伏冀。德炤汝中诸同志皆法器也，愿垂倡率，以幸来学。

简张石磐汝立

西归未获执别，恒用驰跂。岁聿云暮，倍深居诸之感。柴桑老公所谓“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每一诵之，毛发悚然。愿与高明图之。此翁优游邱壑，无用世之地。其汲汲欲骋而自励者，只在匪道曷依，匪善奚敦，以求不坠先师之训。不必建功立业，乃为有述。执事以为然否？忆昔侍改斋兄陟降龟岩，慷慨相许，正欲脂车策骥，共追千里。故鄙诗曰“珍重离居思自励，山灵解勘岁寒盟”。今改斋已全归，英气耿耿，与日星相上下，未知后死者毕竟何如！山灵岿然，独对朝霞，得不为所椰榆，以无愧改斋，实所至愿。愿执事时箴规之，无我遐弃，使获洗刷旧愆，如岁必道；培养新得，如春方至。庆幸孰大焉！

答王子成

中秋与汝光及儿辈待月池滨，虽间有云开月出时，终是旋开旋闭，无由洞见冰壶宝鉴之体。因叹吾辈用工亦多是此等症候。针云之蔽月，非月之罪也。私欲之蔽其良知，乃是吾辈自相招引，自相停留，其罪将孰委乎？来札自昏自污之旨，此吾辈之药石也。愿推与同志共服食之。前有简达玄妙，约与起元同来书屋，使儿辈得终教。而文旌已归，旦夕能如所望否？

简君亮伯光诸友

病体未得愈，坐阙驰候。辱诲爱恳恳，若恫瘝在身而望基其瘳，敢不佩服以报！近汝止、尚谦、德洪、汝中诸兄枉教，扶疾而卧听之，乃知向来起灭之意，尚是就事上体认，非本体流行。吾心本体，精明灵觉。浩浩乎日月之常照

，而渊渊乎江河之常流。其有所障蔽，有所滞碍，扫而决之，复见本体。古人所以造次于是，颠沛于是，正欲完此常照常明之体耳。夙夜点检，益觉警惕。无由面订，有怀耿耿。惜阴嘉会，正恐以久而玩。故欲协建书舍，以宏居肆成艺之规。幸加意作兴，以底于成绩。不胜至望！

力疾口占，命儿代启。时因便风，无惜瑶音。

复夏太仆敦夫

秋间辱惠浴沂亭记，及示滁学诸生，训语殊感诱引之勤。顾按诸鄙心，若有不安者。以迎医治疾，未能以请，使至复屣軫晖，不以疏简为谴。是以辄呈固陋，以求指点诲。

夫今良知之教，乃从天命之性指其精明灵觉而言。《书》之明命，《易》之明德，而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无往而非良知之运用。故戒慎恐惧，以致中和，则可以位天地，育万物。而扩充四端，则可以保四海如运诸掌。今乃疑吾心之良知为未足，则多学而识，其将愈于一以贯之乎？良知之明也，譬诸镜然。廓然精明，万象毕照，初无不足之患，所患者，未能明耳。好问好察以用中也，诵诗读书以尚友也，前言往行以畜德也，皆磨镜以求明之功也。及其明也，只是原初明也，非合天下古今之明而增益之也。世之没溺于闻见，勤苦于记诵，正坐以良知为不足，而求诸外以增益之。故比拟愈密，揣摩愈巧，而本体障蔽愈甚，终亦不能照而已矣。博文格物，即戒惧磨充一个工夫，非有二也。果以为有二者，则子思子开卷之首，得无舍其门而骤语其堂乎？曾氏之乐，与孔颜之乐无以异者，特有生熟之别耳。故常为之说曰：童冠泳归之乐，日至月至者也；箪瓢陋巷之乐，三月不违者也；曲肱饮水之乐，纯亦不已者也，其功一也。由日至月至而守之，则可以三月不违矣。由三月不违而化之，则可以纯亦不已矣。若以放浪形骸、留连山水为曾氏之乐，则夫子喟然之与，不亦轻乎？

凡此皆鄙心之所疑，而不敢以隐者也。无由面订，有怀耿耿。伫望德音，慰其饥渴。

复聂双江

宗兄宁至，辱惠教言，以病冗未及复也。敝邑之害，渐次平宁。核田以明虚粮，捕寇以安流离，皆当道诸君子之赐。久安长治，正在今日。若得均里甲以平苦乐，惩窝党绝芽蘖，则数十年之利，尚克赖之。

越中之论，诚有过高者。忘言绝意之辨，向亦骇之。及卧病江干，获从龙溪绪山切磋，渐以平实。其明透警发处，受教甚多。夫乾乾不息于诚，所以致良知也。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皆致良知之条目也。若以惩窒之功为第二义，则所谓如好好色，如恶恶臭，人一己百，人十己千者，皆为剩语矣。源泉混混，不

舍昼夜，以放乎四海，性之本体也。有所壅蔽，则决而排之，禹之所以治水也。决排之功，夫岂不劳？然惟因其壅而导之，未尝以人力加损。故曰行其所无事。若忿欲之壅不加惩治，而曰本体原自流行，是不决不排而望放于海也。苟认定惩窒为治性之功，而不察流行之体原不可以人力加损，则亦非行所无事之旨矣。高明静得，其何以批教之。

### 简鲍复之

于淑归，承手教恳恳，具感故旧之情。扶疾南归，杜门谢事，时与原理子东交砥互砺。每当得意处，未尝不念整形复之学也。学之不讲，圣门所忧。所谓讲者，非以资口耳，所以讲修德之方法也。下文所指，闻义而徙，不善而改，便是讲学以修德之实下手处。明德之明，人人完足。遇亲而孝，遇长而弟，遇君而忠，遇妻而别，遇朋友而信，无往非明德之流行。流行之合宜处谓之义，其障蔽而壅塞处谓之不善。学问之道无他也，去其不善以归于善而已矣。若舍人伦日用而别有所谓讲学，则将得罪于圣门，宜吾复之之所诋矣。

病体未得愈。虽疮口稍合，然遇劳则复发。南都勘保已久，而题覆之本尚未见报，幸于当路一赞之，使得静养元气，以除苛毒。则赐退之惠，胜于引进矣。临楮不尽善瞻跂，惟力善自爱，以慰远望。

### 复黄致斋使君

君侯莅吉，未及期年，而庶士庶民眷然怀思，至今不能忘。南归目击时事，遇盗贼猖獗，权豪横肆，士习浇漓，必相与慨慕曰：使致斋公在，当不至此。因叹儒者之效，章明显著如此！旬宣之政，不得之吾邦，而得之闽，何吾邦之不遇也！崇卑者，爵内外者地（疑为也），而素位以行之功，无往非学。愿君侯日广素学，以尊主庇民，使闽人之思，犹吾吉人，非吾道之大快乎？

王生师观归306，赐教谆切，振其怠弛而鼓舞之。虽在疾疾，敢不惕然以奋！所示已发未发之旨，及主静寡欲之说，足见日用切实工夫，直写胸中所得。然鄙人所闻，亦不敢不竭尽其愚。夫良知一也，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指其寂然处，谓之未发之中，谓之所存者神，谓之廓然而大公；指其感而遂通处，谓之已发之和，谓之所过者化，谓之物来顺应。体用非二物也。学者果能戒慎恐惧，实用其力，不使处私用智之障得以害之，则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大公顺应，若明镜莹然，万象毕照，未应不是先，已应不是后矣。主静寡欲，皆致良知之别名也。说致良知，即不消言主静。言主静，即不消说寡欲。说寡欲，即不消言戒慎恐惧。盖其名言虽异，血脉则同。不相假借，不相衬贴，而工夫具足。此先师所谓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也。

高明深造，其何以嗣教之？武夷佳什，未得奉和。近稿寓上求正。

## 复戚司谏秀夫

扶疾南归，杜门谢事，是以海内知己坐阙驰讯，而左右乃軫存之，钦服高义！窃闻圣门事业在止至善。至善者，良知之真纯而无杂也。是真纯无杂之体，常寂常感，常大公，常顺应，故无众寡，无大小，无逆顺，随所遇而安之。是之谓大行不加、穷居不损之学。山中静养，与惜阴同志时相切磋，亦颇悟得此味。古人所以箪瓢陋巷不改其乐，正为实见得是耳。吾兄以奥学劲节，当明天子四目四聪之任，所以为德为民，自有定筹。向题卷阿分咏卷以赠伯载兄，谨录一通求教。不激不随，大公而顺应之，乃是凤鸣朝阳之德。若从俗以靡，与急于一逞，皆杂以自私用智，非真纯之本体矣。汝中兄同志之隽，所得最深。若时相砥砺，同升中行，吾道之大庆也。合并未期，临风瞻跂。小诗并录清览，风便不靳鞭策之！

## 复王东石时祯

明水使者致教言，殊感诱引之勤。以多病所困，遂稽于奉复。吾兄静养日深，注述日富，多士日归，斯文之望也。敢不罄竭所闻，以求是正。先师格致诚正之说，初闻于虔州。以旧习缠绕，未敢遂信。及质诸孔孟，渐觉有合处，然后敢信而绎之。盖圣门之论学，未有不行而可以为学者。故学之弗能，弗措其功。事父而未能也，则学之为父子焉；从兄而未能也，则学之为兄弟焉；先施而未能也，则学之为朋友焉。故曰，我学不厌而教不倦，又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为也者，为仁圣之道也；诲也者，诲以仁圣之道而欲其为之也。由此观之，则学之为知行合一也可知矣。圣门之论智，未有不行而可以为智者。故知斯二者而弗去，乃为知之实。而择乎中庸不能期月守者，则比于自投罟擗，不得为智。由此观之，则智之为知行合一也可知矣。忠信修辞一章，万为明尽。自其忠信之存于中谓之德，自其忠信之见于威仪言辞之谓业。德业犹形影，初未可岐而二之。知至至之，进德居业之始；知终终之，进德居业之成。以其始条理而言，故曰可与几，所谓智之事也；以其终条理而言，故曰可以存义，所谓圣之事也。知至知终者，知也。至之终之者，行也。始终条理，知行未尝离也。由此观之，则智之不可专以知言，圣之不可专以行言，其亦可知矣。孟子大成之譬，天以比三子之为小成也。小成之乐，亦必金以始之，玉以终之。若谓三子饶于对而略于智，则将谓乐之小成饶于玉而略于金。世宁有此节奏乎？乐之一字，必兼金玉；射之一矢，必兼巧力。有三子之玉，必有三子之金。有三子之力，必有三子之巧。特比诸孔子，有大小偏正之殊耳。以意逆志，是谓得之。此孟子读书之方也。《大学》古本，固未可必其为孔门之旧。然孔门他章例之，如克己复礼、修己以敬、出门使民、忠信笃敬，皆未尝先知后行也。曾子之自言，如仁以为己任、临深履薄、远暴慢鄙倍，则皆合

知行而言之。由此观之，则《大学》之为完本而无阙传，其亦可知矣。

大抵先师之教与诸儒不同者，以求理于心现时彼求理于物也。求理于物，则以吾心之良知为未足，而必求诸外以增益之，故不免以探讨讲究为学，以测度想像为智。若求理于心，则良知之明，万物皆备。知善而充之，不善而遏之，如权之于轻重，度之于长短，无俟于揣摩而自得之矣。来教乃疑舍知而务行，不免毫厘千里之缪。此传之者未审也。其谓格致是明此心之天理，诚正修是体此心之天理，则已知天理之不在物矣。然格致诚正修，皆明德之功。明德如明镜，非用工摩擦，则自私用智之障，未必能去，而大公顺应之体未必能复。故明道先生曰，天理二字是自家体认出来。若未体而先明，是先求磨镜之方，未尝实用其功而悬料其明，明其可得乎？

病体尚未愈，不得扼趋请教，庐陵诸友约以七月既望会于青原，拟力疾买舟赴之。若得子敬同令侄本仁乘兴一来，相与切磋所得，以质诸高明，亦离索之大快也。近作数篇录上求教，伫望德音，慰其饥渴。

简湛甘泉先生

硕德重望，正宜启沃明主以柄国是，而复置诸南畿，岂天有意于南畿，使成人小子获终所依归乎？古人课君子之功，以安富尊荣与孝弟忠信同科，是或一道也。愿明公无秘华扁，以药来学，虽在疲癯，必俾全其天年，使万物一体之实学融液贯彻而无壅滞，此公之所祇承天休者也。

不肖之身分宜屏斥，乃至累堂尊僚友为之悚仄不宁。然赖师友平日之训，于行法俟命颇有依据，幸不至于手忙脚乱耳。近有友人劝令缄默以藏者，益答之曰：古人理会利害便是义理，今人理会义理犹是利害。须是吾辈自考自证，无一毫夹杂始得。故言足以兴非以干禄也，默足以容非以避祸也，此皆明哲之流行。时而措之，不可以人力加损。公素爱我者，其何以印证之？朱侍御质直而有志，幸加切磋，以光斯文。馀惟为宗社加爱！

答周顺之

孙友使归久，乃得来札。所论离索既久，困挫既甚，良知亦不能作主张，此诚吾辈通患。然既知得病痛，就可于此针砭，众议朋兴，此志自定，便是致良知手段。其间时事之难遂，仪文之难效，颓俗之难从，就良知精明处自有天然一定之则。可遂则遂，不可遂则止；可效则效，不可效则止；可从则从，不可从则止。真是鸢飞鱼跃，天机活泼，初无妨碍，初无拣择。所患者好名好利之私，一障其精明，则播糠眯目，天地为之易位矣。愿顺之更精察之。从亲于昏、处贫无怨二说皆得之，但须从良知本体上体认，庶免毫厘千里之差耳。

汝光敏而笃实，宜之文艺甚爽快，正好相与切磋，同升光大。时义数篇，觉得牵缠处多，且时与格式不合。此必顺之以为细故而略之。古人写字作文，皆是

调习此心，故无大小，无敢慢。若以细故略之，亦涉于不敬矣。先师谓，狮子捉兔捉象比用全力。顺之留意焉。

### 简方时勉

就医钱塘，甚劳远来。多病所困，殊无相长之助。潘司教处复收轸问，感服感服。

敝邑惜阴之会举于各乡，而春秋胜日复合九邑及赣抚之士，会于青原，交砥互砺，甚有警发。乃知吾辈工夫，须有必为圣人之志，则精神命脉真纯不杂。而穿衣吃饭，步步皆实学。若比拟文艺，依凭言语，以博闻强记测度景象，终不免落入虚见矣。虚见者若门外而谈堂，堂下而谈室，虽百猜百中，终非真实。实见者，在门谈门，在堂谈堂，在室谈室。横说直说，皆是真实不诳语矣。时勉来札，语意犹有出入，犹是以闻见测度，非自得之功。其末谓昏弱之甚，习蔽日深，故摆脱不开，扩充不去。此却正好商量。以时勉之质，岂是昏弱？特以平日就文义言语上测度，故不免障蔽。须是从摆脱不开处著实摆脱，从扩充不去处著实扩充，务求自快于良知，而不肯因循以自诳，则动静自合机，内外自合原，人我自合体，有不待比拟想像而得之矣。圣门修己以安百姓之功，只是一敬字。果能实见敬字面目，即是性分，即是礼文，又何偏内偏外之患？若岐性分礼文而二之，则已不识敬，何以语圣学之中正乎？

甘泉南野诸公讲学南都，及时精进，以求实得，良机不可缓也。海内知己合并甚难，而书问往复动经岁月。是以直述所闻，以效切偲。有所未安，不靳详示。

。

### 复李谷平宪长

青原再会，同志四集。渴望长者一临，以匡翼之，而贵恙所阻。甚矣，嘉会之难也。令郎惠来，获奉至教。所以磨偏去蔽，宛然如面谈。感服感服！所谕知至至之、知终终之，孔门之学也。今日学术必无以异于此，此正平日所服膺，以为圣门开示要切之诀。一知行，贯德业，备始终，尽在此章。敢述所闻，以求正是。

夫德业非二物也。自忠信之存主谓之德，自忠信之运用言语威仪谓之业。知行非二功也。自主忠信之精明谓之知，自主忠信之真纯谓之行。始终非二截也。自忠信之入门谓之始，自忠信之成就谓之终。故笃恭之功，即其内省不疚之不息者也。笃行之功，即其学问思辨之不息者也。后儒乃以知至至之为致知，为进德，以知终终之为力行，为修业，将无失之支乎？知至知终者，知也。至之终之者，行也。始终条理，知行未尝离也。故知事亲从兄而弗去，乃为智之实。而择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则比于自投罟擗，不知为智。此孔孟之学术也。学术异同，只是学者所行有偏正，故所见有偏正。道若大路然，非有二也，行

路者自二之耳。慢骂毁斥之戒，在后生轻俊者亦诚有之。似此习气，只是好名求胜，非有真切为己之志，便不可以入忠信之道矣。然异同之间，亦当慎察。同于孔孟者不可以苟訾，异于孔孟者亦不可以苟徇。晦庵先生平日所尊信者二程也。洒扫应对本末之辨、穷理尽性至命之旨，毕竟未合于一，则将谓之毁斥二程，可乎？大学中庸或问，历取诸家异同而指摘正求不遗余力，何也？道也者，天下之公道也，公言之而已。非以党同伐异，为一家之私言也。近跋大学古本，颇述此意。谨寓上求教，伫望药石，以起夙痼。

#### 答林掌教朝相

彭显甫归，备道执事正身以率士，御盗以靖民。儒者作用，自与俗态不同。钦服钦服！所集大儒道统书，以表率诸士，务期变易士习，消除客气，各以圣贤自期待。且丁宁以自是自足、自暴自弃为戒。此非成己成物、自强不息之功何以及是？亟与崇福洞渊诸生传诵，以广嘉惠。第中间数处尚于鄙心未安，不敢不竭其愚以求正。

夫濂洛明道二先生，真得邹鲁不传之绪。来教以定性之篇为内外合一、动静两忘之学，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而主静之说乃曰：“学者须先杜绝人事，闭门静坐，收敛身心，习静之后，随事精察，至于动静两忘，圣学其几乎？”则似以明道为成德者言，而濂溪乃为始学立法。是不察始学成德之无二项工夫矣。定之以仁义中正而主静，圣人之所以立人极也。君子修之，修此者也。小人悖之，悖此者也。其非先习静以至于动静两忘也，明矣。视听言动分为四箴，则虽欲其简要，亦自不可得。而来教又谓，“心有主宰，遇非礼则勿视勿听”，将无以非礼为在事事物物上求之乎？心有主宰便是敬，便是礼。心无主宰便是不敬，便是非礼。而又曰“主敬则能克己，克己则有主宰”，是何其兼搭而互和也。自其心有主宰，廓然大公而不杂于人，谓之天德；自其主宰之流行，物来顺应而不杂以霸，谓之王道。所谓大本达道、存神过化，皆是物也。而乃以定性一书为天德备，周礼一书为王道备，得无岐而二之乎？高明自远见示，而拳拳有枉顾之命，此其中或有不自安者。幸反覆切磋，以各申其情。古人云，不有益于彼，必有益于我，其正在今日乎？

五山潜斋，皆同道之望。而伯寅良采，邑之彦也。相与虚心求之，时以见教，至望至望。美中行挥汗奉启，暑雨不节，惟为道加爱。

#### 简明鹿崖巨卿

专使惠问，备感高义。承示自检之功，以随起随失为恻，而惧尘俗之堕。充此一念，沛然莫之能御矣。

近力疾永新赴莲坪诸君之约，因获与半溪徐侯切磋数日，以为圣门要旨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尘俗也。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则出门

如宾，承事如祭，视民之有财若吾家之蓄积也，乌得而不节？视民之有技若吾家之秀也，乌得而不爱？礼民之有力如吾家之蚤作而暮息也，乌得而不时？故道千乘之国，直以敬事为纲领。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敬之外复有信也。节用爱人，使民以时，即敬之流行于政者也。而先儒谓，未及为政，得无以修己安百姓为二乎？半溪不鄙而首肯焉，敢为使君诵之。

敝邑同志欲屈莲坪、念庵诸公为崇福之会。若龙华寻盟，遂尔戒行尤佳。小诗数章，奉上求教。

答黄逊斋时熙

武夷胜游，远劳枉临，得以奉新得而雅眷兼之，感悚交集。昨寄吾南郡侯以谢计彻览矣。

所论格物之旨，是圣门相传脉络，正先师苦心处。万物皆备于我，乃蒸民秉彝，更无加损。所身而诚，则父止慈，子止孝，耳止聪，目止明，皆至善流贯，是谓不逾矩。其次致曲以求诚，则困心衡虑，己百己千，去其不诚，以务慈孝聪明，不肯一毫假借支撑，是谓学不逾矩。吾侪自省，于慈孝聪明句句步步皆对越上帝，不愧屋漏，合德合明否？稍有间隔，便落不诚。不诚便是不正。不正便非上帝降衷之则。此何等紧要，何等切实！愿于人伦庶物、三千三百处一一尽强恕而行功课，则此等疑虑，会的冰释时。

适宿车盘，灯下布复。如有未安，更祈详示。

答徐子弼

仲言会于青原，亟称仲弼向道之志。子敬来，辱惠手教。读之明爽切实，殊为斯道庆幸。

迁善改过，即致良知之条目也。果能戒慎恐惧，常精常明，不为物欲所障蔽，则即此是善，更何所迁？即此非过，更何所改？一有障蔽，便与扫除，如雷厉风飞，复见本体。所谓闻义而徙，不善而改，即是讲学以修德之实。其谓落在下乘者，只是就事上点检，则有起有灭，非本体之流行耳。先师之教幸未废堕者，正赖此心此理之同然。须不牵文义，不堕支节，不骛高远，平平荡荡，就人伦日用间实用其力，庶几有光明时。若扶东而倒西，亦凛乎其可惧也。来书“种种色色，随其自来，听其自去”之语，亦是物来顺应之旨。然尚觉生涩有语病。俟工夫熟后，自将融化矣。合并未期，愿言加爱。风便不靳时振策之。

再上黄宗伯致斋

益不类，尝受教于君子矣。故自谪广德，不敢以书通政府。虽元老旧僚，或有世讲之谊，亦未尝以尺牒相及，恐涉干进，以玷师友。独执事略势乐善，眷眷诏爱诱之，以为可语。益也其可拘拘而不思以道义相报乎？

年来静居草莽，时与同志近里切磋，见得吾党工夫各就其质之近，或以谨厚，或以通敏，或以简默，或以刚介。其得力处在此，其受病处亦在此。须是自易其恶，自至其中，方是文之以礼乐之学。礼乐也者非他也，中和而已矣。学不期至于中，则好仁好信皆不免于蔽，而智与不欲，终未得为成人。明公慨然以斯道为任，翕受敷施，其亦尝察于此乎？今天下之士扼腕言礼乐矣，其亦易恶至中，以端其本乎？其亦比拟钻研，以铺张于枝叶乎？圣明在上，寤寐尧舜，而中和位育瞠乎唐虞，何也？三复来教，发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之功，而曰“经文其命脉，三礼其皮肤；经文其准绳，三礼其平直”，则缓急先后，可谓善握其机矣。更望洗心积诚，为主上精白言之。夫心体之不中者，非以忿懣好乐有而不化乎？其发而不和者，非以亲爱贱恶辟而不节乎？果能慎于独知，不使自私用智杂之，则大公顺应，以天下为好恶，虽甲兵钱谷，无往非礼乐之四达。不然，则以一己这好恶，虽玉帛钟鼓，亦为虚器弥文焉耳。故曰：忠信以得之，慎独者也；骄泰以失之，不慎独者也。嘻，其机微矣！先师平日精神备在《大学》，而未尽展布，天其有意于今日之夷夔乎？若夫国本之当预，人材之当收，民生之当爱，武备之当戒，此皆好恶中之先务，惟公相时而亟图之。旧所作文十篇，录上求正。伫望药石以洗夙痼。

再简聂双江

数年趋弔之情始力疾一遂，而周旋旬日，辱饮食而教诲之。群俊毕集，精气自翕。振其怠弛，以奋迅于红炉之焰，不敢以冰雪淬吾本体。益也拜大矣！亟欲具谢，而往来不易。复劳墨教先之，感悚感悚！

所云“言语感人为浅，而无行不与，方是成己成物之学”，“知不足以通昼夜，则于良知本体尚隔几重公案”，此濂洛以后，无此箴规，敢不自责自勉，以求无忤于厚望乎！其以频复之学与义袭同科，此却尚有商量。夫谓之复者，以不失其本体言也。集义所生，则本体流行矣。以集义为事而或忘之，则犹不免于有失也。此正圣门日至月至、知及之之学。若服膺而勿失，便是颜氏矣。失在于频，不在于复，故得为无咎。若义袭而取，则非徒无益，而又害之，恐不得与无咎例论矣。切磋之余，更望终教之。

明春假馆崇福，以自收敛，以求助于同志，庶其有济。吾兄亦宜取友自辅，必待事毕而后入山，岂有毕时邪？大事之襄，虽疾当勉。其余种种，尽可废阁。养德养身，只是一事。无时而无意，无时而无知，无时而无物，无行不与，通乎昼夜，方是致知格物之学。时因便风，惠以新得。

复毛古庵式之

年来僻处，与同志切磋旧学，于世味颇觉超然。独念海内名流，无从一商至当之归耳。辱教言远贻，且示与希古平嵩诸君子。往复佳制，宛然如面，感服感

服！大兄脚踏实地，以不欺为主，积久纯熟，自然光辉。然尚觉文义所牵缠，于鄙心有未安者。

夫谓“君子之学，以检束身心为先务。而持敬涵养，最是着实工夫，其要自不欺始”，不知检束、涵养与不欺为三乎？抑为一乎？又曰“苟能由此实用其力，自动静语默、应对进退之间，敬义夹持”，不知不欺之功即敬即义乎？抑敬义在不欺之外乎？其谓“道有本而学有要，犹曰树有本而种树有要也”，若怠忽其要，而谓之知求本，不可乎？夫教以不欺，即是慎独，即是思诚，其与立志向上同乎？异乎？鱼鸿有便，更望详批教之。

向之所论圣门高第，亦各有病痛，非敢妄议先哲也。康斋所谓“见明道之有猎心，而知圣人之可学也”。以三子之日用亲炙，宜得其门矣。非圣人之点化，则克伐不行，终非复礼；必信必果，终非比义；亿则屡中，终非一以贯之。其所以成章进德，正自圣人针砭中来。今欲求圣门医案，须从此处体验。各察其症，各服其方，庶几有受用处。不审高明以为何如？

静庵后事极荷扶恤，仲通亦劳爨之。预感预感！杭锡贤、薛图南诸同志更祝汲引。友人近刻古本《大学或问》，附以鄙见，谨寄上求教。

复陈明水惟浚

孟夏拜所寄双江书，拳拳示以处患难工夫，非以能恬然安受为难，须加反躬省过，方始有进步。此是吾明水经验得效方，敢不祇奉周旋！古人所谓“困心衡虑而后作”，作者言良知之奋发不可屈挠也；“征色发声而后喻”，喻者言良知之明觉不可障蔽也。若弗作弗喻，乌在其为增益不能乎？

岷台再会，同志感兴，而吾兄所得亦复不浅。其谓“决去壅遏，则本体原自流行。至其精明广大处，又见日有不同。向看他人沉溺，若不相关，今却有不容己”，谨贺明水之日新日富矣！以往来乏便，未即具复，平崖使至乃喻。为疮疾所困，而养火山间。友朋离索，殊无日新之益。此却正也商量古人，自成自道，本体常自流行。若以友朋为盈涸，则所指奋起精明，或是意气景象，而非本体矣。如何如何？讲学之风大患在空言，象山对症之剂，愿与同志大家服食之。

归自青原，杜门静养，日见得从前测度想像自以为功，而不知反增一层障蔽。今之空言而无实行者，正坐测度误之也。子弼、仲言、大任皆同志可畏。平崖复有脚跟，须尽心协其成。若稍涉因循，则痛痒便不切矣。力疾挥汗，不尽瞻跂。贵体幸加爱。

简夏中洲于中

金陵抱病，几至危殆。寻医问药，五载尚愈。而吾兄患苦，又复过之。岂肮脏者之数奇乃适相偶邪？万里谪戍，犹在玉门关内。非圣恩优念狂直，未易得此

。臣之事君，犹子之事父。东西南北，将惟命是听。惟负罪隐慝，正己而无怨尤，乃是今日实际学问。愿日新令德，以滋天休。圣门之教，只在情性上做工夫。故开卷之首，曰说曰乐，曰不愠，使学者自证自验。愠则戚戚，说与乐则荡荡。毫厘千里，决诸吾心而已矣。远地亦有相过从者否？子弟从之，孝弟忠信，成己成物，自是一项事。勿云闭门注方而已。何以发药，起其夙痼？

复石廉伯郡守

青原之会，先师尝命之。乃今十有四年，始克一集。交砥互砺，同志甚觉奋发。不意仙舟咫尺，竟尔相违。信嘉会之难也。

所示拣择害道，皆有我为之根，足见新功切实处。良知之本体，本自廓然大公，本自物来顺应，本自无我，本自无欲，本自无拣择，本自无昏昧放逸。若戒慎恐惧不懈其功，则常精常明，无许多病痛。特恐工夫少懈，则我为欲，为昏为放，虽欲不拣择，有不可得尔。高州虽远，其为天地万物一也。持慎独之教以往，勿怠勿息，以收中和位育之效。譬诸舟坚舵固，又何巨浪飓风之患？此吾兄今日之素位实学也。索居之虑，正是吾辈通患。然独知之明，即是严师。为其所为，欲其所欲。无为其所不为，无欲其所不欲，便是终日在阳明洞中矣！

舜敷兄不知何时履任？此天之所以相高州也！幸同心协力，以敬承天休。

简欧南野崇一

朱道长行，寓简奉启，嗣获教言。即遣小僮听命，而延久未归，何也？聂双江会讲永丰，罗念庵会讲吉水，陈明水会讲临川，皆追悔从前浅狭，有人我见。天不废斯道，其有济乎！太（原作大）学豪杰之萃也，吾兄宜曲加汲引，不可放过。往岁侍先师于虔，王巴山自广归见，忍咳与谈，谈剧复咳，咳止复谈。客退，请其故，曰“是定山婿，有文学，后辈所归，若转得巴山，六合之士皆可转矣”，乃知仁人以万物为一体，惟恐一人不获尽其性，便是自家尽性工夫。若稍涉因循，则痛痒便不切矣。何如何如？

近来见得圣门高弟亦各有病症，故随症而药之，使归于中。节介自检，不肯于事上放过，此原氏之学也，故不许其仁。笃信谨守，独立规模，矜矜然而不可回，此卜氏之学也，故以小人儒戒之。颖睿多闻，以意见测度想像，亦时复得之，此端木氏之学也，故斥其亿则屡中，与辟彗同科。今日吾辈之功，除虚内事外、锐进速退者不论，其着实用力，犹不免落入前数种症。须痛扫此症，始可语屡空之学矣。

力疾奉启，风便不靳详教之。

答薛中离尚谦

九月五日，收彭山兄处所惠教言及研几录，知日新之功，鼓舞来学，在于师门

，可谓克家矣。多病所困，正尔因循。得此一鞭，敢不警惕以图前进！  
所示开拳见子，个数自明，不劳猜量。此真中测度之病。又云是非逆顺境界，犹时有碍。乃知声臭未泯，还是形而下学问，非有志于戒慎不睹、恐惧不闻。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者，何以及此？今同志凋零，存者复散慢。先师未了公案，尚及时完之。绪山龙溪已返越中。弟以来春为幼儿毕婚，过此可入名山矣。伫望大兄棹舟东下，遂侍以行。先期幸一示之研几所录，多发扬宗旨。然间有不紧要处，亦有鄙意未安处。夫谓君子荡然皆春，生此仁体也。阳舒阴惨，何者非春？天命天讨，何者非仁？岂以当任与不当任而异乎？望更一研之，再以见教。

#### 简欧汝重

宝城之会，过辱教诲。登丘临流，陶然自适。脱去世味，直求天真。古人所以乐朋聚而患索居者，其先得所同然乎？归家以忧虞惚冗，便觉不同。虽强自提撕，终无凝聚浑成之趣。乃知吾辈不及古人，只是不能恒其功耳。圣门之教，正是恒久其功，故本体流行，更无壅障。见大宾，承大祭，吾良知也。曰如见如承，只是时时如此而已。己所不欲，吾良知也。曰勿施于人，只是时时勿违此而已。此何等简易，何等切实，何等兢业，何等恒久！愿与吾兄协力图之。仲瞻诸友约会书冈，以望日为期，能乘兴约同志一临之尤佳。

#### 答徐波石子重

汝愚道高志恒切瞻跂。杜门养疴，未克请教，而左右先施之，感服感服！闻诸师友，圣门之教以致良知为要，只毋自欺一句，便是诚意正心格物之诀窍处。果无自，便是自谦（原作谦）。故自其精明之无障，谓之智及；自其精明之无间断，谓之仁守。今既说良知，而又求所谓智及，将无骑驴觅驴已乎？吾辈今日自检之功，果知善而著之乎？抑如好好色而无以尚之乎？果知恶而掩之乎？抑如恶恶臭而不使加诸身乎？稍有自欺，便非自谦。能与不能，只从此分，更无别玄关可入也。如何如何？

圣明在上，寤寐三代。致斋诸公复以斯文为己任。此正诸同志行义达道之良缘也。然仕途风波泥淖，易于震撼汨没，须操船执辔，常精常明。使修之于家而行之于天子之庭。草莽虽病，敢为万里祝之。未（原作末）由合并，临风耿耿。时惠新得，一振怠弛。

#### 再上甘泉先生

廖曰进归，辱教言之贻。刘汝继复致轸念，即已转报。九邑同志洒扫青原，以共沐陶镛之化。而延望未至，将圣眷优渥，有赖启沃之引翼乎？古之君子，其去也以义，其留也以礼。故志未得行，不苟于淹；志苟得行，不亟于去。此皆明哲之运用。时而措之，不可以人力加损。以公之久于斯道，其处之审矣！

多病之躯，视旧稍健。时与文尉达夫诸同志切磋，于大行穷居，不加不损处，颇窥见意味。夫弁冕翦笠弛于首，则异矣，而首之本体未尝加损也。赤寫敝屣施于足，则异矣，而足之本体未尝加损也。世之殉于权势，惟恐失之，与一遭摈斥，若不能终日者，正坐加损累之耳。何时面命，少沃离索？冬气渐寒，惟若时加爱，以迓天休！

简吕泾野宗伯

侧闻考绩西归，遂阙驰候。及收教札，知复至南都，慨然有念于雝讲之好，感悚感悚！病体视旧稍健。今春出馆崇福寺中，与门生儿子缉理旧学，而郡之耆艾与四方之彦时造焉，乃知平日病痛，尚是比拟文义、想像光景，自以为为学工夫，而不知于良知本体反增一层蔽障。欲持是以抗群论，宜长者之不许也。圣门之教，只在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私欲也。故出门使民，造次颠沛，参前倚衡，无往非戒惧之流行，方是须臾不离。圣学之篇，以一者无欲为要。而定性之教，直以大公顺应学圣人之常。濂洛所以上接311312，一洗支离之习，正在于此。未审高明深造以为渐可与语否？麦使君行，布此求教。何以发药，药其不逮？

答洪子明

收季夏六日书，谓“无动无静，皆我致良知之地，永不愿退落丰蔀中”，为之跃然。及如之来，读仲秋十一日书，乃犹有疾于贫，动于名，私意客气不胜其沓灭之病，则又愀然以惧。不识子明将何以对治之也。

春来与同志聚处崇福寺中，见得吾辈之病亦有二种。有自志来者，有自工夫来者。致良知之志，直下洁净，不容一毫染著，此工夫之病，非志之罪。欲致良知而沾带一二分世味，不肯洁净，则其不洁净得乃志之病，非工夫之罪。病在工夫，则一加警惕，便可融化。病自志来，则不免容隐，须洗心改图，方可以入尧舜之道。所望同志诸君，各察其病，各用其方，大家神辉皓皓，无失本体，则千里之至祝也。世间美质亦自不少，然不文之以礼乐，则好直好刚，皆不免于蔽，而知与不欲，终不得为成人。文之以礼乐者，中和而已矣。周子所谓易恶至中，即圣门之好学也。由嘑师辟，终是未融化，与屡空之回毕竟殊科。已与如之三友反复切磋，愿与吾子明同勉之。菊坡遗稿，尚未得暇。方构书舍，灯下布复。时因便风惠示新功。

答余汝定

同志聚处，方以为乐。岁晏别去，未尝不怀念也。远厪惠问，具见雅志。圣学不明，被举业埋没多少毫俊，将六经明训以发策决科，荣身肥家，恬然相安之，非吾汝定之爱其身也，焉能幡然改图乎？然幡然改图，亦不外于举业而得之。何者？举业之所习，皆六经明训，同是尧舜，同非桀纣。果能行其所是，去

其所非，则言行相顾，可以入于慥慥君子矣。知是知非便是良知，行是去非便是致良知。良知之不致，正以出入于公私、纷扰于利欲也。故向所讲论，皆提出修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而不杂以私欲也。戒慎恐惧，常精常明，则廓然大公良知之体，物来顺应良知之用；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始乎致曲，终乎能化；始乎尚絅，终乎笃恭，更无二工夫、二效验也。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此正毫厘千里之几。从良知精明流行，则文武之好勇、公刘大王之好货色，皆是天理。若杂以私欲，则桓文之救鲁、卫攘夷安夏，皆是人欲。先师所谓“须从根本求生死，莫向支离论浊清”，吃紧为人，正在于此。如举业一事，言行相顾，便是天理；行不顾言，便是人欲。若谓因人欲以引入天理，则尚未稳也。循天理，则便为福；徇人欲，则便为祸。于此果实见得，则其求福当如饥食渴饮，眷然不能舍；其避祸如畏蛇蝎，如逃鸠毒，凜然不能安。若终日悠悠，则尚出入于公私、纷扰于利欲之病也。纷扰利欲之人，巡危利灾不可告语。使其可告语，则幡然改图又孰御之？

使者告归，急以小构书屋草草具复。愿言精进，以慰远望！

答余相之

盛暑劳惠问，且质所313314315316317318功不苟离索，为之跃然。所答戒惧销磨之说，亦已得之。其问难等语，则尚有出入。

程门所谓“非明睿所照而强索至此”，此吾辈之通病也。今欲在强索上求通，不免测度比拟，终是云雾中观物。须是在明睿上求通，则常精常明，不容障翳，如秋阳当空，容光毕照，更何疑何惑乎？始学工夫与圣人原无二项，然亦自有生熟难易。向在南都，有疑圣人之功异于始学者，仆答之曰：王逸少所写上大人，与初填珠模者，一点一直不能一毫加损。问者为之大笑。然遂谓填珠者与逸少便是一律，亦似未莹。安仁利仁，只是一仁。诚与思诚，只是一诚。何独至率性修道而疑之？果知性道之非二物，则自知率与修之非二功矣。如何如何？

复彭季山使君

天假德星，以照吾吉，吉从之所胥庆也，而临江乃得专之。中离兄订约而至，亦不获参互切磋，以究至当之归。耿耿可念！

执事忧近时学者失自然宗旨，流于物欲，特揭龙德之警惕变化以箴砭之，可谓良工苦心矣。特刚柔善恶之分，于鄙情尚未释然，以是迟迟未敢复也。夫三才之道，曰阴阳，曰刚柔，曰仁义。仁义刚柔阴阳之流行中节处，则为道为善；其偏重不中节处，则为过，为不及，为恶。故乾之上九，刚也，以过而曰有悔；坤之六五非柔乎？以中而曰元吉。君子之乾乾不息，正以能晦能显、能屈能伸，若四时错行代明。故果行育德，非以奋发也；向晦宴息，非以因循也

；容民畜众，非以兼爱也；俭德辟难，非以为我也；明法敕法，非以立威也；议狱缓死，非以售恩也。此皆乾德之变化而时出之，不可以纤毫人力增损。若以刚柔蔽善恶，得无尚未莹乎？

已专二友迎中离入复古书院，俟少湖公案考，约莲坪、双江诸兄至青原。公能乘公务一临之，庆幸何如！

再简彭季山

夏末临江使者归，寓简驰复矣。承谕误认自然之说，具见新功。古之君子虚己取善，浩浩若沧海之纳百川。百川日夜宗之而不能外，由此其选也。警惕变化、自然变化，其旨初无不同者。不警惕不足以言自然；不自然不足以言警惕。警惕而不自然，其失也滞；自然而不警惕，其失也荡。荡与滞皆有适有莫，不可与语比义之变化矣。向所陈乾之上九，以刚而曰有悔；坤之六五，以柔而曰元吉，似不可以刚柔分善恶。而来教若有未允。当即各爻而考之，则需之九三，不如上六之终吉；蛊之九二，不如六五之用誉；噬319之上九，不如六五之黄金；颐之初九，不如六四之虎视；大过之九三，不如初六之白茅；离之九四，不如六二之黄离；并之九二，不如上六之有孚；旅之上九，不如六五之誉命。高明试思之，再以见教。夫阴阳刚柔仁义，本一道也。因三才而六其名耳。故自其流行中节处，便是善；其偏重处，便是过与不及，便是恶。若必以阴阳刚柔分善恶，不知仁义又将安属之乎？

萧滩嘉会，未（原作末）由请正。书问往返，终不详尽。安得天假良缘，再侍泮宫之切磋乎？小儿赴试，谨命趋教。不靳牖迪，预感陶模。

简洪峻之道长

郑景明过山房，知宪节莅杨，即具柬以候。而教言遄至，申之以佳章，将之以厚仪，感服何可忘！令先君状实，真笃行长者，善庆之报，显道不爽。顾空疏不足以阐之。所望日懋战兢，以施有政。事君交友，以丕显继述。则鄙言且赖以永矣。

承谕居常体察究竟，此身尚赖执持。其于无声无臭、性与天道之妙，未尽豁然。此正好商量处。高明之所谓执持，其果戒慎恐惧乎？抑涉于安排而臆料也？戒慎不离，常精常明，去自欺以求自谦（原作谦），此文王亦临亦保、亦式亦人之学。故其诗曰“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言文王之纯，即天命之于穆不已也。一涉于安排，则便是大声以色，长夏以革，非性道之本体矣。本体流行，原无间断。如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稍有壅塞，即与疏濬，不远复者也。几微之间，理欲通障，旋濬旋壅，旋壅旋濬，频复者也。频复之厉，亦只是欠却亦临亦保工夫耳。新刻书二本寄上求教。因时风便，无靳箴砭。

## 答曾弘之

二友来，承商確戒惧之旨，甚快离索！不睹不闻，是指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所以致良知也。良知一也，自其无昏昧，谓之觉；自其无放逸，谓之戒惧；自其无加损，谓之平等。其名言虽异，其工夫则一。今若以觉与平等为简易，而以戒惧为涉于起意，非特误认戒惧，亦误认觉与平等矣。今且试察戒慎恐惧时，此心放逸乎？不放逸乎？昏昧乎？不昏昧乎？有加损乎？无加损乎？得则俱得，失则俱失，未有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自尧舜以来，曰兢兢，曰业业，曰克勤克俭，曰不迩不殖，曰亦临亦保，曰忘食忘忧，曰不迁不贰，皆是学也。使有简易直截如或者之说，圣人何靳以示后学，而谆谆以第二义为训乎？慈湖所谓不起意者，不起私意也。故其纪先训曰“人关防人心，贤者关防自心”，天下之心一也，戒谨则善，放则恶。其送子之官曰“兢兢不兢兢，即祸福荣辱之枢机”。今厌末学之玄妙而并罪慈湖。慈湖有所不受矣。小人之起私意，昏昧放逸，作好作恶，至于穿窬剽劫，何往非心？特非心之本体耳。水之过额在山，至于滔天襄陵，何往非水？320非水之本体矣。戒惧以不失其本体，禹之所以行水也。堤而遏之，与听其壅横而不决不排，是二者胥失之矣。何时一来？更商新得。

## 再简洪峻之

姻友赵别驾致教言，申以名纸佳笔之惠，祇服高谊，宛然如面。所论“吾人所患，只惧此志未乾乾耳，此志不息，则性道原自具足，又安有所间隔”。诚然诚然。程门释乾乾，最为简易。曰，乾天也，乾其乾者，言君子当终日对越在天也。故如好好色而无以尚，如恶恶臭而不加乎身，便是动以天，为无妄。若知善而著，知不善而掩，便是多少人伪，迷谬其天则矣。寿岩讲章所谓“诚意一章，乃圣门一大紧关头脑。知得此头脑，则工夫始有着落。若徒务外近名，窃取口耳闻见之似以夸诸人。至于知有身心之学而又模拟想像，以为终身践履之地者，则亦不免于行不著，习不察。自欺之罪，恐终不免”。即以传示同志，无不惕然增慕也。《大学》《中庸》皆提出慎独之功。此是孔门相传正脉，是中隐微。十目所不能睹，十手所不能指，惟良知独觉，莫见莫显。于此洁净，无往非洁净；于此夹杂，无往非夹杂。夹杂便是自欺，洁净便是自谦（原作谦）。慎独也者，去其夹杂以复其洁净之本体而已矣。来教乃曰“慎独是自谦之功存主处”，又曰“慎独之功又只是个诚敬意思”。虽欲混合，而语句不免开析。此莫是尚为文义缠绕否？风便更批示之。用舍无恒，行义有定。粹然一出于正，而无一毫系累。孔颜自许，正是本体洁净，非群弟子所及。世俗通病，只认得个有才有能、有勋业、有著述的圣人，不认得个无技能、无勋业、无著述的圣人。江门之诗曰“却怜夜半留双睫，早为人间了六经”。六经之了

，继往开来，而反怜之，何也？程门谓唐虞事业，自尧舜视之，不过一点浮云过太虚。假使舜不遇四岳之荐，终于耕稼陶渔以老焉，其将不得为天地万物一体乎？大宰以多能为圣，而子贡言又兼之。夫子犹恐其起学者之病：既学做圣人，又须学做多能。故吃紧以疗之曰“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今之学士大夫，果能信其不多而无疑乎？果能视唐虞事业如浮云乎？果能以夜半了六经为怜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所意必，有所系累，不论忿懣好乐，皆非天德；不论畏敬贱恶，皆非王道。故曰天德王道，其要只在慎独。是义也，岂独秦汉不识？自程门大公顺应而下，识此义者鲜矣。

无由合并，临风怀跂。伫俟新得，一振离索。

复宗兄本固

去偏就中，自是圣门成法。然中极难，诚非立志专而用功熟者，往往以质之所近，潜制默夺而未之知也。无后之忧，虽情性之正，然亦自有中处。就如父母之丧，深忧钜痛，然先王之戒，犹曰“毁不灭性”。所谓性者，动亦定，静亦定，虽忧苦拂郁中，而精明本体未尝动摇。如明目然，虽涕泣纵横，而光明固自若也。知此则知未发之中矣。积德寡欲二味，便是种子仙方。其成不成，命也。若如命何？疆为善而已矣。

诗稿中间尽有得意者，亦有错杂意思不相浹洽者。大抵情景相感，盎然而发，则喜愉非苦，皆得其实。若无所感触，而强作语言经摸写之，正恐无病而呻吟耳。

复高中丞

宪节按敝郡，以多病所困，未得趋候。辱颁郇翰，重以宠贶。揣分省躬，何修而可以承此？往时虚粮之害，害及困穷，而富者坐享其利。今核田寻粮，专为困穷解脱，而富者虽巧，无以自遁。然富者狃于旧习，遂以为厉己，缉缉翩翩，阳挤而阴321之。得大君子洞烛民隐，毅然不摇，以溥更生之福。方思与山童野叟歌咏盛德，以昭垂无疆，而谦光下逮，更以谢为词，曷胜愧悚！若台下欲昭激励之典，则杨郡守、危节推经营匡翼于上，诸友奔走勤瘁于下，皆可录也。多病之躯，仰赞未议，犹有所不逮，而何功之敢居？然尊者之赐，未可以却。谨对方司322频首以谢。若夫编审之公，所以善丈量之成也。往时粮至二三十石者，止充甲首，而二三石者，乃充里长。以输纳则不完，以勾摄则不伏。殿转负累，百孔千疮。强者迫为盗贼，弱者驱而流亡，甚可怜悯！更望名公画为程章，以均苦乐。万民饥渴之愿也。方谢而复以请，自知得陇望蜀之哂。然良师帅之于子弟，拯其水火而奠诸衽席，亦当无所不用其情矣！

复魏庄渠

黄正之归自越，转致教言，凛凛然敏事讷言之规，敢不祇服以无负厚爱！今伯

载居处里閤，洪甫复来柄郡教，斯文之兴，其几先兆矣。愿时加汲引，交砥互砺，以为来学标的。道，天下之达道也。古今人共由之，有所错误，有所偏陂，则相与指示，期趋于中行。古之人舍己从人，乐取诸人以为善，意正如此。无由趋侍杖几，曷胜驰慕！风便幸时有以振策之。敝邑虚粮之害甚于焚溺，赖当道以丈量拯之，庶曰更生之机。而富且贵者恶其害己，鹜然欲去其籍。然欲去其籍，万民皇皇无所措手足。天矜于民，未知何以终之。明公万物一体之志，并以附启。

答龙云东

使至，辱存问，殊感故人之情。政行遐荒，上获而民治，进修之功足可征矣。特云羈思郁郁，则似尚有拣择在。须消此查滓，无使为出治之梗乃佳。《积篲录》所得，日以高远，三复披读，甚有警发。至《与龙湖论学书》，有曰“今之论治道者，责难于君，必曰天德王道。及退而反观，未知克尽与否？是何责君父厚而自责薄也”，壮哉言乎！夷吾偃衰，是岂知此味者！更望戒慎恐惧，无使造次颠沛而违，使中和位育之效身亲见之，斯文之大幸也！存养省察，尚似作两头用工。向所谓不睹不闻即是独，戒慎恐惧即是慎，谓由中以应外则可，谓制外以养中则不可，未知尚能记忆否耶？

简洪觉山

高邮邂逅，殊未尽承新得。入京以多务驱驰，非病体所耐，因缺于奉候。龙溪寄所往复简，乃知高明于良知有先天后天之疑。此于意见将无有所倚否？微有所倚，便非肫肫皓皓之本体，故有许多枝节出来。此未可以为语病而忽之也。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大公者，良知之体；顺应者，良知之用。原无许多包藏粘带、窒塞偏枯不停当处。譬诸水之过额在山，而以为水之咎，水其受之乎？

长安之别十有六年，事体礼数日与昔异。所赖同志四集，时相儆惕，磨偏去蔽，勃勃向切实平易处，庶不负师训友箴耳。

简唐荆川

戒惧中和，中和位育，此是圣门相传彀率，若律吕历数，所谓有司存者。曾氏既得其宗，岂以道器为二观？依仁游艺，绥急自别。何如何如？

近会舜渠司成，互言所病。仆谓初入朝市，恒惧纷华挠素志。而渠谓久住山林，无良友生意不免萧索。因相顾以叹，古今两项症候，耽阁了多少豪俊！安得出门如宾，使民如祭，繁剧而常定，岑寂而常充乎！

复林子仁

良晤未遂，怅然兴思。教割之贻，示以新功，虽未倾倒，差慰离索矣。良知本体，天运川流，无昼无夜，无古无今。谓之有所见，则不睹不闻；谓之无所见

，则莫见莫显。故《中庸》一书，三言微显，正欲学者真见真得，不离顺臾。今曰“日来工夫深愧未能平等，不免时亦有见”，则似专以有见为病。果若而言，则参前倚衡又须下转语矣。程子之言曰“必有事焉，却是行其所无事”，诚然诚然。以为点化学者有事之偏则可，若孟氏宗旨，原不用添注脚也。高明之言，得无点化有见之偏乎？便中更详示之。

简霍渭厓宗伯

向所示任肩宇宙，立世极矩，非公之力量气魄其谁当之？所望日懋，戒惧以致中和。古之人亦临亦保，亦式亦入，故不大声色而万邦作孚，真与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同神而并化。以公之好古而笃学，其亦有异闻乎？

简傅仲言

拟峴之别，桃华又两度矣。教言远贻，悔悟恳惻具见新功。其曰“空谈本体，未尝实凑工夫”，此吾侪通病，然良剂不外是矣。拜赐拜赐！良知本体自舜与蹠、自回与赐、自孔与夷惠，一也。而一以为善，一以为利，则知之致未致耳；一以为屡空，一以为亿中，则致之至未至耳；一以为清，一以为和，一以为时中，则至之中未中耳。来札谓“俛有地325326327持循”，其咀嚼真味，而欲人人服食之乎？圣门自叙课程，只在庸德庸言兢兢翼翼不敢放过，何尝有玄妙捷径？即此便是本体。何如何如？青田小陂流风未泯，净扫层云，杲日当空，后来者之责也。愿言珍爱，以快远望。时因便羽，无靳新得。

简上许松皋年伯

益废处丘壑，自分栖迟。优恩下及，俾守吏事。方夙夜战兢，无以报称，而宫僚妙选，复溢列名流之末。此在明公整顿人才、斡旋化机。顾不肖非其类也，将何以仰酬国宠，而求无负衡鉴知人之明乎？病体不耐劳，未便于此询诸耆旧。谊须北上，俟秋凉戒行，尚图面请也。天下人才，在公掌握。潜移默化，惟视所以风之。故上好正直，则正直进矣；上好廉洁，则廉洁进矣；上好恬退，则恬退进矣。公世臣矣，体国承家，万代瞻仰。所愿永肩斯道，以滋天休。

简复胡双洲

西园聚讲，得奉切磋，甚服高志。以发舟有期，未克与诸友从容究之。次日渴拟话别，以竟所怀，竟成虚望，耿耿可念。戒惧中和，中和位育，此是圣门相传正脉。吾辈只是欠却亦临亦保工夫，故尚有系累，尚有断续。不论忿懣好乐，终非天德；不论畏敬哀矜，终非王道。今只相与勉于乾乾惕若，须臾勿离，则裁成辅相，便在目前。孔子所谓修己以安百姓，更无二途辙矣。若止以比较于同异，推测于文义，则去戒惧实学尚隔几层。谈食说饮，其有饥渴乎？诸同志皆勃然。汝臣及祁沾、祁庸咸有向上志。吾兄以身倡之，毅然为吾道赤帜

。千里之至祝也。

简复马问庵督学

黄楼之宴，得奉清教。以方畏暑，欲速发舟。不意舟夫稽缓，及遇盗警。甚悔嘉会之不洽也。屯命所遭，荆室遂至于大变，而病体亦几危始安。坐是阙于候谢，重劳慰问，殊感雅谊！

所示复礼之训，卷然诱之使言，谨述所习，以求商榷。常考圣门所说己字，未有以为私者。曰君子求诸己，曰古之学者为己，曰正己而不求于人，皆指此身而言。此章凡三言己字，而训诂不同，似亦未安。故常谓克己复礼，即是修己以敬工夫。敬也者，此心之纯乎天理而不杂以人欲也。杂之以欲，便为非礼。非礼勿视听言动，便是修己以敬之目。除却视听言动，便无身矣。不杂于欲而视听言动焉，则目善万物之色，耳善万物之声，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即是修己以安百姓。故曰天下归仁，与笃恭而天下平无二途辙。高明以为何如？有所未安，无靳详示。

简东塘司马

宋之务边，初无关隘。然而讲水利，开地网，树林木，犹能以限胡骑。今边关如故，而岁纵骄虏大斩吾赤子，若探囊取物，厌足而自返。仁者所痛而义士所愤。天佑宗社，改弦而新之。所望大展素抱以主之，以对群望，以一洗死者之冤，而再振生者之气。贿赂不通，则贪夫自革，请托不行，则谄夫自敛。贪者革则廉正奋矣；谄者敛则朴实生矣。于以变剥削为温饱，变因循为振作，变奔溃为固御，变死伤为凯旋，事半古人而功倍之矣。

丁卯鹿鸣，豪杰森立。虽在草莽，未敢自弃。明公诸君子日承天休，以光于史册，俾空疏有所藉手，幸熟大焉！长儿义得举，幸托令孙世讲之末。凡百幸垂教之。

与讷庵董翁

华盖出游，过劳款爱。久稽驰谢，殊用怀跂。令子佳孙，日侍寿祺。天报谨厚，即此其验。惟懋隆晚节，以光前休。师保魁元，其权在天。忠信孝弟，其权在我。行法俟命，圣门之律令也。

与董生兆时六章

青原再会，渴望一来，以商新得，而竟以事夺，信嘉会之难也！手札所示，具见真切作圣之志。然未知日用工夫果能到此地位否？良知之精明，人人具足。然而或精明，或障蔽，则存乎其人。学者果能戒慎恐惧，常精常明，而纵横酬酢无一毫间断，则即此是善，更何所迁？即此非恶，更何所去？一有自私用智之障得以间隔之，则须雷厉风飞，迁而改之如去目中之尘，而复其本体之明，顷刻不能以安，便是实致良知手段。故尝谓，乾乾不息于诚，所以致良知也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皆致良知之条目也。不知兆时以为何如？有所未安，不惜详示。《大学》古本或问奉览。

枉顾山房，甚见新功。以文字所累，尚未尽切磋之怀。安得龙溪诸君骈然萃止，以共了此事乎？别后钦之兄继至，相处旬日，皆以悬料为障，以实际为功，甚幸吾道之不孤也！君家琳琅，触目可爱。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使恂栗日密而威仪日著，则猗猗之盛，将不在淇澳而在流坑矣。勉之勉之。

奉教札，良快悬跂。忧患艰危，正动心忍性、增益不能境界。就此砥砺，方是对景实学，不是浮泛口说。近来同志觉得浮泛处多，故辩博虽精，而对景终不得力。须是掀翻窠臼，洗刷隐微，实寻肫肫皓皓面目，始有进步。若以有欲心体，承担无欲学术，毕竟自误误人。何如何如？春分祠毕，即入青原。师泉兄已先往矣。得约明水兄及同志一临，共究归宿。至望至望！

令郎定甫至，得切磋一月，良快！渠甚颖爽，得专志不分，可期有成也。吾辈讲学日多，而成德日寡。只缘起脚一步志向不曾洁净，犹有包谩。故种种世情，触著便发。纵强加点检，终是下岸补漏。近方猛自怨艾，从人伦庶物不敢放过，日渐有进步处。高明日施有政，谅自有精炼工课。风便更详示之。文稿328勉奉酬诸师诸友之望，能相与服行之，俾不为空言。至祝至祝！

客岁访流坑，获闻令政日宣，为上下所信，甚庆斯道之可行也。乐邑丈量，贫民更生之机。得文旌荣擢一归以赞之，庶早济乎？同志诸君聚青原，切实鞭辟，不落虚谈兴趣窠臼，将有得力处。未知文昌诸友亦肯时时下学，时时上达，时时不逾矩否？鄙言录上求正。令郎定甫告归，草草布启。日慎一日，虽休勿休，古人工课，原无厌倦。愿言珍爱，以滋天休。

令弟兆明至，获枝江手翰，具征不忘之念。士君子以身许国，竟竟然思尽其职，不可以崇卑繁简乃贰尔心。古人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正是馭朽陨渊一派脉络。世之因循鹮突，至于秦越惘然，正坐忽于戒慎不离之学耳。鄙言一幅，奉座右切偲之助。《冬游记》一本备清览。

与董生兆明

文山祠下，拟一商新得。而咫尺文江，竟以疾阻，令人殊耿耿！春和日鬯，百昌咸遂。远惟家庭师友，与时偕新。近小构书舍，与同志切磋其间，乃知吾侪不进，尚是牵引未断。白沙先生诗曰“岩前老树藤缠杀，路上横枝竹扫低”。浩然之气，本自刚大。一为物挠，将潜夺而不自觉。不缠不扫，以超于万物，非大丈夫其谁任之？洛村约以孟夏五月会于青原，已转告山中双江诸君赴之。得乘兴约贵邑同志以温旧学，亦大快也！《大学》古本或问，友人近刻之，附以鄙见，寄上求正。

勉董明建兆明诸友丈量

荒年可闵，方修乡约，以为弥盗救殍之策。同室一体，真有不忍己者。若自处饱暖而不恤人之饥寒，自图安逸（原作佚）而坐视人之颠危，此惟无恻隐之心者能之。故不仁则以邻为壑，仁则以推沟为己任。乐安之焚溺极矣。极则变，变则通。其不能通者，只是未能绝去不仁之念，而侥幸目前利耳。仁者乐天，知者畏天。不仁不知，以天道为茫昧，孰知上帝临汝，神明洋洋在上在左右耶？二十后复古大会已毕，即聚青原。能偕永丰诸同志一切磋之尤望。

答明建司元司宪兆明书

兆时自诸公处归，相处旬日，觉得切实平正，甚为吾道幸。诸君来札，亦皆恳切悔悟。甚矣，董氏之多才也！所云“因庄敬持养之难，遂生厌心，闻本体流行，不用工夫之说，便自以为悟到”，所云“只从等待中虚掷岁月，只管人面上粉饰，只管从动后记过”，所云“沾带夹带未得干净，以故没起头，没下梢，无受用处”。诸君自知之明，真是分晓矣。先师遗训，即病即药，何待他求？曰“庄敬持养是本体流行”，则亦庄敬持养之而已矣；曰“此学少不老实下工，止将横抹说过，亦与时文伎俩无异”，则亦老实下工而已矣；曰“作辍之病俱不能免，总缘志欠真切”，则亦真切之而已矣。果能求快其自知之明，而不忍于欺之，则时有离合，心无离合，终日如师保之临。古之人不显亦临，无斲亦保，由此其纯也。宾朋酬应繁冗，灯下布此奉答，不及专达统330德炤。

简介溪相国

南壅驰候，以来吏不谨，为水所伤，坐增罪戾。明公正位台鼎，而益屏伏草莽，未敢通政府。兹长儿义得举北上，谊当趋见长者，谨布贺以谢。

圣眷方渥，任遇日隆。所望以开诚布公，集众思，广忠益，举万世长策以致明主于三代者，天下来世举集于公。公之訏谟远猷，具筹之熟矣。圣门论休休大臣无他技能，在联属天下，以成一身，故以天下思虑为思虑，以天下聪明为聪明，以天下动作为动作。故宗社奠而生灵康。顷者聂子平阳之功，明公表荐之，豪杰欣然有展布四体之愿，而当事者例谪之。闻者愕悚。引伸触类，则相国所以旁求而翕受，宜不可后。尝读汉武之纪，好儒术则有伏董，好文词则有枚马，好武功则有卫霍，好刑名则有张赵，好农则有赵过，好朴直则有霍博陆。四海大矣，惟上所以风之耳。

益弛担以来，结行窝于石屋，以缉旧学。入春获偿衡岳之游，将以次历名山，了夙缘，咏歌皇极，敢忘大造。

简熊北原元宰

金陵辱诲爱，别来三载，怀仰如一。朝夕登庸，自比昼锦荣归，后时始闻未获驰贺。政府书札，本不敢通，恐涉干进，以玷师友。而小儿得举北上，谊当趋见长者。谨再拜布贺以谢。

圣眷方渥，宠遇日隆。天下公评所以赖，来世史笔所责望，举集于明公。明公展布素蕴，匡弼皇极，当犁然大慰天下来世之情矣。尔来受知鱼水，骤登寅亮，往往不理于众口。下之则招权总货，市恩而报怨；次之则因循岁华，有将顺而无匡救。所望以开诚布公，集众思，广忠益，慨然建万世长策，以致明主于三代，非大兄诸君子，其谁身任之？

丁卯鹿鸣，豪杰森立。惟懋承天意，以光汗青。

## 卷之六 简类

### 复濮工部致昭

过去未来之思，皆是失却见在功夫，不免借此以系此心，缘平日戒惧功疏，此心无安顿处。佛家谓之胡孙失树，更无伎俩。若是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洞洞属属，执玉捧盈，精神见在，兢业不暇，哪有闲功夫思量过去，理会未来？故憧憧往来，朋从尔思，此是将迎病症。思曰睿，睿作圣，此是见在本体工程。毫厘千里，更祝精察。

### 简陶镜峰道长

令弟克一枉顾，获读翰教慨然于存心养性之功，而以出入存亡为非学，钦服高义。三复不能释，即以传示同志，惕然有感也。饥食渴饮，自有不容己。身之生死，虽愚夫妇汲汲然能求之。至于心之生死，圣门以为甚于水火者，则缙绅士夫或恬然而不知求。清夜以思，惻然欲与同志从事焉，而力未之逮也。得贲育一鼓之勇，气自倍矣。圣门相传，具有毅然。亦临亦保，忘食忘忧。见宾承祭，履冰临渊。何尝容得出入存亡？愿与高明共勉之。

### 简南野欧阳宗伯

所谕尽忠竭志，不私有己，若留侯之定汉鼎，梁公之取唐日，始不与此种种萧艾，徒供口实耳。少湖位台鼎，双江握兵符。军弱民贫，干旋经纶，及时为之，若同舟而风，同室而焚，庶有可济。若倏于天命，非君相民良代天工责任也。何如何如？

龙溪自水西而返，已约狮泉山峰订避暑之策，期以对越明命，归一正学，不为浮谈虚见负师门而疑来学。嗣当有以请正。

### 简两城靳郡侯

所示静存动察二言，求之心未合。而慎独一节申前节无疑，作如此看，方有下手，庶免捕风捉影。至以山下出泉发明蒙养之功，非留意正学，何以及此！无极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形生智发，正是山下出泉，不舍昼夜。故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无须臾之离。端本澄源，便是圣功。所谓天德王道，只从此慎独一脉。若人生而静以上，正是水在地中，更无施力处。钦服钦服！其曰

“以意对出言处事看，则意似静，以意对寂然不动看，则意似动。动静相感而

名义攸立”，似犹以未发已发分动分静，于所谓戒慎恐惧便是已发者异矣。其曰“收视敛听，不撓一尘，不兴一波”，观此不撓不兴，意尚未动，在吾儒谓之存存。存存则意发即诚。似诚意之前有入微一段工夫，于所谓诚意是尽头者又异矣。未发之中不宜与夜气例看。不远之复不可与闲居为不善论分量。惜不得促席一尽之也！往时与诸生商量，亦有与尊见相发明者，录上求正。

#### 答石屋年兄

承分贶仙品，即餐以拜赐矣。世界安能磨人？人自磨世界耳。薰风吹林，苍蔚不能障；杲日当空，江湖不能浸。矧灵于万物者，乃被荣华拂郁磨杀耶？故善学者以拂郁为玉成，不善学者以荣华为桎梏。知无入不自得者，可以语须臾不离学术矣。甘心轮回地狱，绝意超升天堂。眼前种种，安知不为二氏笑呵呵耶？向语同游：志向须洁净，工夫须紧切；二者不相副，病喝空谈蜜？又云：工夫能紧切，志向未洁净；纵然勤药饵，元精终带病。又云：志向能洁净，工夫乃疏散；寄语归家客，投早莫投晚。奉上家会中一剂惜阴说录求正，以扇书之，欲公卷舒常在手也。

#### 简晴川诸君定粮额增减事

客岁聚云津，曾面议赋役总册所刻粮额于旧额有增减。南新二县独受其利，而各郡县分受其害。即与双江念庵舟中联名达于默泉中丞。比游九华，过省城，备告纪山东石诸当道。会委闇斋别驾清查。今清查已明，已造册以呈，皆刘友寅甫之劳。特恐南新财力两便，未易改正。谨托刘友以册奉览，而议颠末，洞然增减利病之源。诸君子一体休戚，必协谋有以援之矣。国朝田额俱有旧章。一百七八十年，名公钜卿宦于江右者何限？南新二县高位丰贄者何限？咸未有轻改也。三五年来，递减递加。奏请未闻，已可骇叹。矧明刻五钱八分之内，不行实纳，暗加一万馀两以派各县。而吏胥因缘为奸，又侵渔一万馀两，何以堪之！得达群公，洞然颠末，当必有慨然任其责者。而南新虽有财力，繇然内疚，亦无所逞其辨矣。若终于不明，则明刻诸梓，上诉诸朝，厘巨蠹以甦群困，亦义之所不容默也。惟诸公秉义裁之。

#### 简吴学愚

崇文执别，相顾依依。潞河寓吏李用以谢计登彻矣。沿途久旱，水甚340，大风复时震撼薄头景德之间。盗乘机纠蟠，吏噤不问，甚者或利之。早夜傲惕，幸抵临清矣。昨会舜渠司成，互言所病。仆谓：初入朝市，恒惧纷华挠素志。而渠谓：久住山林，无良友生意不免萧索。因相顾而叹，今古两种症侯，耽阁了多少豪俊！安得出门如宾，使民如祭，繁剧而常定，岑寂而常充乎？执事抗志希古，虚心取善，此在海内交游正自罕得。更祝亦临亦保，以永肩大业。相国老先生未能具启，然兢业万机，弼直四邻，唐虞明良喜起，正是天德常健常明

，亦别无巧法也。待间先致候谢，馀俟续启。

### 简复聂双江

怀德之约，正欲倾竭请教。而应酬所苦，彼此未能尽。吾兄悯学者格物之误，陷于义袭，却提出良知头脑，使就集义上用功，可谓良工苦心矣。而遂谓格物无所用其功，则矫枉过直，其于致知在格物五字终有未莹。先师之旨亦曰“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之间”“寂感内外，通一无二”，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谨，便是圣门致知格物样子。即此是集义，即此是致中和。寂然不动者未发之中，感而遂通者发而中节之和。今曰“感而遂通者神也，未之或知也”，则寂然者独非神乎？独可用其知乎？又曰“发而后充，离道远矣”，则感通者又乌可以为神乎？凡此皆鄙心之所未安者，不敢不竭其愚以求正。

近作《心龙说》赠彭山公，大意谓渠精思妙契，直追横渠，然强探力索，终与圣门明睿所照不同。谨录以呈览，幸虚心反复，详以见示。圣恩宽大，旁招遗逸，而不佞姓名亦滥列甄录。夙夜兢兢，无以报称。文江之会，伫望药石之。

### 简李六峰

事上使下，从前先后，发于良知之精明，而不以作好作恶间之。古之人所以事上也恭，使下也仁，交僚友也信，由此道焉耳。学术弗端，上日骄而下日谄，至于以顺逆为憎爱，以憎爱为毁誉，故俊民日弗章，而蒸民日弗康。经世者方慨之而无以拯也。然吾辈隐微处亦须精察。昔岁待罪广德，常请教先师。先师称古圣之德曰“允恭克让，恭而弗允，让而弗克，虽外面矫揉安排，终非本体流行，毕竟有渗漏出来”。以使君道义之夙也，敬诵以求正。麋鹿之质，自分山林。而优恩收录，乃进之凤仪兽舞之末。夙夜兢兢，无以报称知己者。其何以振策之！

### 复吴麟峰

老年光景，正好为学。世故已勘破矣，嗜欲已减省矣，闻见思索已不与后生等争胜负、较多寡矣。鸡鸣而起，从精神命脉处自省自证。有疾无疾，一点灵光瞠昧不得。自消自化，自成自道。保守这些，乘化归尽，所谓优哉游哉，聊以卒岁。虽耳塞目暗，外症不免，而天聪天明，光复旧物。

### 再简双江

炎威方炽，宾座未散，不审抱寂守静能翛然与造物者游否？江门谓百岁蔗倒餐者，非论世界气象，只论吾辈处世界法。日入道腴，亲切有味。虽遇拂逆，能化而齐，方是得手。不然，悬解妙诣，终不得享用耳。两城公相晤论学，别后有数条相问。大意主于收视敛听、一尘不撓、一波不兴为未发之时。当此不撓不波、意尚未动，吾儒谓之存存。存存则意发即诚。弟答之曰：收视是谁收？敛听是谁敛？只是戒惧工夫。天德王道，只是此一脉。所谓去耳目支离之用

，全圆融不测之神，神果何在？不睹不闻，无形与声，而昭昭灵灵，体物不遗，寂感无时，体用无界，第从四时常行、百物常生处体当天心，自得无极之真。谨录上求正，暇时幸批教之。

老年光景，更须爱惜。及时切砥，共图归宿。旦夕至愿，日与师泉图之。冲玄若未能行，须聚首玄潭，无久离索乃佳。

简郭平川

云津梅陂，久沐箴砭，直欲脱屣尘寰，登海岸之舟，至示洗心，伍神明圣学。见子渊佳句，尤深叹服。象山先生曰，天下若无着实师友，不是恣情纵欲，便是各执己见。旨哉，其言之也！师友箴砭，不肯着实，则劝善而未纯，规过而未净。故卑者滞情欲，高者倚意见。虽清浊有差，而障道则均。以执事之历试深造，其察之精矣。天命之性，纯粹至善，昭昭灵灵，瞶昧不得，而无形与声，不可睹闻。学者于此无从体认，往往以强索悬悟自增障蔽。此学不受世态点污，不赖博文充拓，不须忆中测度，不可意气承担，不在枝节点检，亦不藉著述继往开来。凡有倚着，便涉声臭，于洗心与神明伍处尚隔几层。愿详考而备诲之。

简刘两江

吾兄资禀朴茂，世味亦浅，故日用应酬，自觉无碍手处。纵有抵碍，亦挨傍资习发落得去。此于显然悔尤，举可以免，于圣门肫肫皓皓门户，恐尚殊科。世之论者谓，曾子得之以鲁，子贡失之以敏。果若而言，则敏劣于鲁矣。古人学术，须到气质脱化处，方是归根复命。亿则屡中，是不免挨傍气习，犹有倚着。而战战兢兢，任重道远，岂鲁者所能了？故尝谓，曾子能脱化得鲁，故卒传其宗；子贡不能脱化得敏，故终止于器。每用自怨自艾，与同志共之。冲玄大会，得联舟以往，细商归宿是望。

简张净峰中丞

夏月郭宪伯春震行，曾托以禹益徂征之典，仰助运筹。伏听山中，声问沓沓。昨归自象山，询诸同游，咸以为帝王之度，万物一体，虽鸟兽鱼鳖，举俾在并生化育中，岂忍与匹夫为仇？忿疾于顽？而吾黎庶军旅，輓粟负戈，劳顿疾疫，忽然不相融贯，纵使得其地，役其人，亦将奚裨？昔充国平羌，不欲以一战取捷，虽拂群议，终定伟绩。以明公之历试博观，其筹之必精矣。颁历使至，具感軫存。详询军政，罢兵积谷，民亦劳止，迄可小康。仰冀为宗社生灵长顾却虑，以幸斯文。

端阳候双江兄归，登临虚之阁。重阳前出游冲玄，偕念庵诸君聚于玄潭。切己箴砭，日就笃实。于圣门庸德庸言、慥慥皓皓窥见脉络。若以天之灵，击壤清平，坐观虞廷干羽之化，受赐溥矣！

## 复龙起文

古人有言，凡人未见意趣，必不乐学。俗之乍起乍仆，悠悠而从事，只缘未有真志。故仁义纷华，不免交悦。虽欲强之不惰，又安得耶？今须不惮远道，不避盛暑，不牵俗习，如六七月中应科举一番，必出榜而后归，则庶有得隽而还者矣。《春台会序》不可轻易议昌黎公。此公力量气魄，真是起八代之衰。试评文中子外，能以周孔承担，追寻尧舜一脉相传之真，毕竟有几人！故能排斥佛老，羽翼圣贤。中间论性原道及上宰相书处，亦未能尽得其蕴。向日欲一究其旨，以为昌黎公解嘲，因循未就。幸与万溪熟筹之。

## 简陈春元崇吉

望仙聚讲，翠云出游，备征君子缙衣之爱。而登床剖露，邮亭缱绻，此情不能忘。别来以冬至，倏尔逾夏至矣。妙契无言，日新不已。非贲育自任，其可以让师友耶？文章可闻，天道未悟，是求之以迹也。无所不说，退省足发，是契之以神也。故曰语之而不隋。不惰者，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卓尔，欲从未（原作末）由。夫子以神言，而子渊以神会。惜也，群弟子以迹求而遗其神也！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子思子阐圣学一脉之神，而谁其会之？莫见莫显，无物而遗；不睹不闻，声臭俱泯。离屡无所用其明，师旷无所用其聪，惠施无所用其辩（原作辨）。肫肫皓皓，浩浩渊渊，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斯？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相在尔室，不愧屋漏。请以为存神助。世之纵肆者，悍然不可与议。而有志于学者，亦复以声臭杂之，宜知几者难得也！何时合并，细究归宿？秋尽，约升九华以入宁徽，能命驾一至尤望！

## 复余子庄诸友

婴儿之学行也，扳门扶壁，方跌方起，未尝惮其阻逆而遂止。只缘真阳日长，天机不能遏。故始于庭除，以方行四国。若使二三年间，依旧扳门扶壁，不能独步，则必有痿厥内伤之疾，非华扁洗髓伐骨，终莫能成。

天性犹元气也。孩提知爱，用长知敬。不靠师友，不藉经书，正是真阳明苗，神机不息。比亲师取友，诵诗读书，乃不能爱能敬，得非风邪痿之伤之耶？立爱自亲，立敬自长。始于家邦，终于四海，皆吾性真体。三千三百，流行充塞，岂可诱曰难见耶？圣门教人，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正是点出就元气上保养。今不能从此抖擞真志，步趋实行，就日用阻逆困顿处日炼日磨，而悬望此性之透彻流行，是不凝神定精、收视敛听，而妄意元气充固，以超凡成仙。仙其可得乎？诸君子及时勉之。予日望之。

## 复高仰之诸友

本工夫原非二事。《大学》之教在明明德。下明字是本体，上明字是工夫，非有所添也。做不得工夫，不合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不观诸目乎

，目之本明不可添也，养其本明，而风障火翳举无以病之，是性焉者也。消风散火，至于剖决障翳，以全其本明，是复焉者也。若持障翳病症，不服药剂以消之散之，剖决之，而冒认曰吾目原与离娄同体，不容添一物，将终归于盲，而奚以望其瘳耶？故戒惧于未病谓之性，戒惧于已病谓之复。复也者，复其天性之本明，非有添于性也。先言戒惧，后言中和。中和自功用中复得来，非指见成的。若论见成本体，则良知良能桀纣非畜，尧舜非丰，何以肫肫浩浩渊渊独归诸至圣至诚乎？指其明体之大公而无偏也，命之曰中；指其明体之顺应而无乖也，命之曰和。一物而二称，犹称子之名曰山，称子之字曰仰之。称名以召，则字在其中；称字以召，则名在其中矣。世之以中和二致者，是静存动省之说误之也；以性上不可添戒惧者，是猖狂而蹈大方之说误之也。诸君屏去见闻，洗涮气习，朴朴实实，从真性上自成自道，视于无形，听于无声，日用人伦庶物，三千三百，无往非兢业一脉。敦化而川流，则夙昔风障火翳，自当涣然无碍矣。有所未安，不惜详示新功。

#### 简陈大蒙

教音远及山中，即寓简以谢。无由合并，倾倒归宿，恒切怀跂。少岩子报入对大廷，慨然有乐正为政之喜。端人在位，好是懿德。不以其所能病人，故容众而矜不能；不以其所不能忌人，故嘉善而尊贤。执此以往，运天下于掌矣。圣明在上，群英汇进，而修家坏廷亦或有之。习熟耳目，潜移默化，非大丈夫以天下万世为任，仰惭两仪，俯忤百圣，安能视岩廊如畎亩，视暗室如清庙耶？仲春诞日，诸友作仁寿之会于复古，四方同志亦辱临之。会毕，即游春台，探洪阳石乳二洞，宿原道阁，遂入青原。泛玄潭以入石屋，交砥互砭，直觉纤毫查滓无容脚处。方夙夜从事而未能也。高明新功，其何以鞭策之？

#### 简徐郢南大尹

古人为政，具在方策。居敬行简，乃是第一义。果能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则精神凝定，志气清明，必不至于妄挞一人，必不至于轻决一事，必不至于偏听一言，必不至于重压一票，必不至于久淹一囚。事上使下，从前先后，交左交右，若衣裳之有舵，里外应手；若马之有御，缓急从心。中间种种病症，皆以轻忽之心乘之耳。高科英资，慨然以晴川公为标准，何远不可至！更视日懋戒慎，以致中和。裁成辅相，皆是修己以敬作用，非由外铄也！

#### 简徐柳溪

古之达人，犹能外形体，轻毁誉，齐得丧，如鹏鸟扶摇九万之上，不恤见笑于鸢。斯况吾圣门正脉，以戒慎恐惧、求致中和为准则的，裁成天地，发育万物，无往非中和运用，若执规矩于手，千方万圆，尽从此出，虽夷狄患难，荡荡自得。今一被谕劾，乃遂挫拂若是，其于中和脉络天渊悬隔。不知吾友数十年

讲学，将以何为耶？近来讲学，多是意兴，于戒惧实功全不着力，便以为妨碍自然本体。故精神浮泛，全无归根立命处。间有肯用戒惧之功者，止是点检于事为，照管于念虑，不曾从不睹不闻上入微。不睹不闻，无形与声，而乾坤万有，莫见莫显。千圣顾諟明命，昭事上帝，正是知微知显。故内省不疚，无恶于志，直是了得天地万物，更何愧怍？更祝吾友敬修之。

简庐陵宋尹登

往岁谪判广德，请教于先师。先师诲之曰：如何赤子，心诚求之。404而思曰：赤子之无知，至难养也。而女子之不学犹能之。民之能言其情，视赤子易矣。而士大夫之学或不能焉。诚不诚之殊耳。故夙夜405406，兢兢不敢放过。酌民同好同恶而施之，择其俊髦从事于正学。三载陟主客，庶士庶民眷然不能释。乃信三代直道，真无古今。彼秦汉之少恩，五伯之假名，宜其治之不逮古也。英姿宏才，自上国而来。扩其素蕴，游刃有余地。以通家之谊，敬诵所习师门者，致切磋之助。

简翠厓黄柱史

屏伏邱壑，日与世疏逃，独与海内豪杰时神交梦寐之间。尝览双江子勘事参语，语意精到，以为忠诚惻怛当于古人中求之。比入新安，历水西，升九华，谒先师祠于化城之上，诸生四集，备闻风教。正欲驰书布候，而岁暮所迫，遂泛大江以归。仰止一念，恒切耿耿。诸生来，乃辱先施之，礼意兼渥，其奚以堪！

益从事此学三十三年矣。中间探讨服行，立朝居乡，未尝敢废背。然向里洗涮，不免包谩于世情，摹拟于见闻，倚靠于思索，于慥慥皓皓真体，判然未之能凝也。方夙夜怨艾，取善四方，以图不虚此生。无由合并，一商新功。怀如之何？宇宙人品，代不乏材。文章行检，政事节义，表表可称述。至天命之性，灵明至善，戒惧不离，全生全归，似往往退缩。千古担子，非贲育其谁任之！

再答双江

枉顾文明，具感眷爱。约聚玄潭，倍沐切砥。别后善山、明水历石峰，入复古，以游二洞。而石屋、师泉、月川、三峰诸君冒暑咸集，反覆此义，以为寂感无贰时，体用无二界，如称名与字然。称名则字在其中，称字则名在其中。故中和有二称，而慎独无二功。今执事乃毅然自信，从寂处、体处用工夫，而以感应、运用处为效验，无所用其力。虽素所知爱，环起而议之，若无一言当意者。窃恐有隐然意见默制其中而不自觉，此于未发之中，得无已有倚乎？良知二字，精明真纯，一毫世情点污不得，一毫气习夹杂不得，一毫闻见推测、穿凿附会不得，真是与天地同运，与日月同明。故致良知工夫须合得本体，做不

得工夫，不合本体；合不得本体，不是工夫。吾侪自鸡鸣而起，至于日昃，自日昃而息，至于鸡鸣，果能戒慎恐惧，保此本体，不以世情一毫自污，不以气习一毫自杂，不以闻见推测一毫自凿，方是合德合明、皓皓肫肫宗旨。若倚于感，则为逐外；倚于寂，则为专内。虽高下殊科，其病于本性均也。何如何如？

南野子之简详尽而周密，其曰“致知之功，致其常寂之感，非离感以求寂也；致其大公之应，非无所应以为廓然也。时时见在，刻刻完满，非有未发以前未临事一段境界、一种工夫，免得临事揣摩，入于义袭者也”，而兄犹若有未合者407之。人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其虚心取善，不肯以自足，盖如此。执事姑无厌其逆也，而求之则环视同志，宁无一言之几于道者耶？来教谓“孩提之爱敬、平旦之好恶，却只是一条路向往，更无有是非可否可决择也”，诚然诚然。果能从此一条路向往，则立爱自亲，立敬自长，好以天下，恶以天下，虽尧舜更无别路，又安有不可了之疑？且既曰爱曰敬，曰好曰恶矣，不知尚是未发否？亦须以为发而中节否？来教谓“良知是人生一个真种子，本无是非可否相对。而言是非可否相对，不但毫厘之差”，诚然诚然。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言吉不言凶，正是见此天机。而又曰“是非可否相对此知之属气者”，不知精明真纯、无非无否处，将不属气否？亦是气之中正否？

兄拳拳牖诲，不以众人见待，弟敢忘国士之报？挥汗布启，不觉狂直。有所未安，无靳批示。

答周潭程兖州

宋簿相遇钜野，寓简以候陈冯二生至济上，厖诲爱之及，具见雅眷。地疲政繁，自是症候。而心粗气浮，乃是病源。明德之本体，原自刚大，原自精莹，原自密察，原自凝定。只缘戒惧功疏，习蔽欲夺，故有所忿懣好乐，终非大公；亲爱贱恶而辟，终非顺应。古之人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煌煌然明明德于天下，亦别无考法。故修己以安百姓，致中和以位育，便是相传一派医案。方今圣明在上，黜百家以宗孔孟，斯道宜若大明矣。而支离于辞章，缠缚于文义，驰骛于权利，虽邹鲁之邦，亦犹眩焉。清夜以思，怅然无以援疗也。得良师帅揭正学以瘳颓俗，吾道其有赖乎！所望亦临亦保，无使须臾之离。富有日新，无庸异求矣。二生自中离陶冶来，自觉可爱，更希策砺之。

简巡抚汪东峰年兄

向劳轸问，即寄简布谢矣。山林屏伏，不欲以尺牋通政府，故坐积疏废。兹以一邑利病之公，众情喁喁，未可愬然以默，惟明公垂仁察之。

往岁敝邑之凋瘵极矣，幸而丈量告成，民无虚赔，粮长输充，吏无侵渔。迩者推收查对，升合不遗。编审匀图，贫富咸宜。皆邑令洁己勤民，布兹休泽。而

明公约束于上，山镇海涵，俾群黎沐浴皇极之化而不自知。谨东向为邑之父老子弟再拜称谢。维是水推沙塞之米，国初以来，岁额一千余石，每石止纳银贰钱五分，与官米同解。自嘉靖十七年偶尔除之，与重粮均派，每年多征银伍百余两。积四年，则多征贰千余两矣。父老不知其由，咸归怨于丈量。丈量所以求核虚赋，非以加赋于民也。及考季同知申文，亦言通融均派，正欲使一县均派沙米轻粮之惠。而奉行不明，反均派一县远运重粮之苦。覆盆之冤，将何以自白？如蒙睿照，断令每粮一石均派沙米三升有奇，不许那移名目，以溥实惠而杜后患，其一应允准南京等项科，则悉查粮储道旧刊督赋条规，无致改轻换重，而禄米有加，亦止在存留内均派，则民困日苏，吏蠹日清，而不肖亦得免于丈量加赋之怨。明公阴德之仁，在敝邑永永无疆矣。不胜悚息俟命。

#### 简易栗夫

朱南屏归，承切磋异同之论，故谊宛然。惜不获促席究之也！良知本体，原自大公顺应，何有玄远？何有浅近？自仁智之见，犹不免二之，矧未至仁智者乎？新春得与宜充、惟常、汝重、一舒诸同志聚首精舍中，甚悔往时测度比拟自以为功，而反增一层障翳。故忆中之颖，毕竟与屡空殊科。未知栗夫于此果辨得及否？光阴迅速，不肯待人。追念秋江话别，又九越岁矣！人谓老冉冉其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修名之立，从何下手？只在自家本体实际。实际用力，亦临亦保，则陋巷不异玄圭，风咏便是都俞矣。

#### 简王中斋

古圣相传，只在自家性情上理会。博闻忆中，犹是支离影响。矧求之于外乎？天命谓性，则性即命。率性谓道，则道即性。修道谓教，则教即道。中即性之体，和即性之用。其名目虽五，而血脉则一。果能戒慎不睹，恐惧不闻，帝规帝矩，常虚常灵，则冲膜无朕，未应非先；万象森然，已应非后。礼仪威仪，无一而非仁；发育峻极，无一而非天。方信得中和不在戒惧外，位育不在中和外。即学即政，安可岐而二之？

#### 简林丹崖

吾侪学不得力，只坐无尊德性、畏天命贞志。故徙义而未纯，改过而未净，半上落下，毕竟以五十步笑百步，直是耽阁光阴。果能昭事上帝，执玉捧盈，敬胜怠，则为惠迪。怠胜敬，则为从逆。吉凶影响，更无须臾躲闪，自有测然而不忍者，方是识得痛痒，始说得仁体。今持可以尚、可以加之态，而冒认曰求仁，宜圣门慨然以为未见也。

#### 简蔡白石

义利之辨，圣门舜蹠关头。出门跬步，便是千里途程。今称以为舜，则蹠然不敢当；目以为蹠，又艴然不肯当。志向鹮突，故工夫无所归宿耳。果能戒慎恐

惧，须臾勿离，求全天命之性，日月人伦庶物毅然以舜为师，而不忍失身于蹠，则参前倚衡，无往非上帝之临，方是自昭明德功课，始可谓之深晓。今不从戒惧勿离处用力，而讨论辨析，想像意度，以求深晓。故方其闲居，炯然不昧，及于对景，懵然莫择。其炯然者，秉彝之良；其懵然者，世习之锢。故曰知德者鲜。知事亲从兄而弗去，始为智之实。择中庸而不能期月守，则比于罟擷莫避，不得为知。故古之深晓者，以知行为一，乃为实学。后之深晓者，以知行为二，只为虚见。今欲求深晓之妙，审虚实而已矣。实见得是，实见得非，捐躯取义亦自常事，又安有临事而迷之患乎？讨论想像，原是虚套，如镜中观花，虽极分明，毕竟不到手。

简张士仪

虚谈虚见，不足以知德。凡夫举知之，至于有闻必行，告过而喜，此于徙义改不善何等著实！而圣门独呼而告之，以为知德者鲜。不著不察，未可以闻道。号为士者，知之至于博学，而识亿则屡中。其在当时，且以远过其师，而圣门独矜之，以为不幸。是中精蕴，要须自证自考。故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灵明纯粹，全生全归。以昭事上帝曰仁，以无忝所生曰孝。努力自重，为吾道贲育。

。

简肖约林郡侯

学之不讲，往往视为长物。其能以词艺自雄、勋业自树，已足耸郡听矣。安望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毅然全归、以中和位育自任乎？良知良能，孩提具足。心本不粗，气本不浮，。只缘不从慎独处安身立命，故忿懣好乐窒我大公，亲爱贱恶辟我顺应。纵强加支撑，终不足以立天德而达王道。每仰首四方，思得古之豪杰洗刷世网，共探圣蕴，而真志实行不退转者寡矣！充高明之操，一日千里。其进于道也，孰能御之！

答马生逵世瞻

先师一生精力提出“致良知”三字，本体工夫一时俱到，而学者往往分门立户，寻技落节，遂日远于宗旨而不自觉，良可慨叹！本体而谓之良，则至明至健，无一毫障壅。工夫而谓之致，则复其至明至健，一毫因循不得。故精察者，不容有蔽也；磨洗者，不容有污也。圣学仙学，虽作用不同，同然本体工夫之无欲则一而已矣。今曰昧处姑置，则不知而作，圣门断断以为无是，何也？又曰知处每每悠悠自弃，则圣门所称，未常复行，彼独四目二口乎？即此学术，茫无入路，不及时怨艾，求以无孤此生，无负师友，虽欲不虚度岁月，其可得乎？

简永丰孙两川

古人之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真诚恻怛，无须臾之离，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

，无往非盎然仁体。大公为中，顺应为和，裁成为位，辅相为育，直是朴朴实实日用学问，不是虚谈。愿力任斯道，以升光大。其所谓照管不及，却要查究。若志向精专，更无夹带包谩，则照管不及止是新功未熟，一提起戒惧，自是严密。若尚有夹带包谩，未能刷洗，则欠照管之时，乃是旧习为崇，纵强加点检，终不成片段。吾辈质本不劣，才本不疏，只患志小器隘，不肯直下担当任重道远耳。

#### 简刘中山

教言自邱生至，知道履康和，甚快驰企。洛村议论平实，足为凌高厉空者箴砭矣。近见得吾辈用功，尚各就其质之近，故或以谨厚，或以通敏，或以简靖，或以刚柔。其得力处在此，其受病处亦在此。须是自易其恶，自至其中，方是文之以礼乐之学。礼乐也者，非他也，中和而已矣。学不蘄至于中，则好仁好信皆不免于蔽，而知与不欲终未得为成人。执事以造就人才为任，愿加之意焉。

#### 再简中山

青原未会，遂阙于奉教。五月，力疾永新莲坪诸公切磋一番，又觉警醒。古人以离索为过，信不诬也。东楼归，寄简以候，谅登彻矣。敝邑同志拟以九月举九邑之会，念庵诸公皆许临之。敢屈先生为之主盟，使成人小子咸有所赖。秋气日清，正东游西泛时也。幸不靳命驾，以对群望。

#### 又简中山

权东楼来询，动定亨健，良快瞻跂。《诗》云“乐只君子，福履将之”。执事老而好学，贞教子姓，以孚于乡闾，屹然为吾道赤帜，神其劳之矣。古之老而好学者，莫若卫武公。故其自儆以“相在尔室，不愧屋漏，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谢思”为训。玩味此等气象，真是无大小，无众寡，无繁简，敬而无失。古之称兢兢业业、不迩不殖、亦临亦保，皆此道也。所望日弘訏谟，以仪来学。

永新之会，莲坪诸乡先生主之，而半溪徐侯鼓舞之。故得于观感，亦勃然思奋。八九月之交，敝邑图举大会，莲坪、南屏、念庵诸公皆许临之，执事幸倡贵邑有力者一枉教焉。至期更专以请。

#### 与钟阳马公书

郇翰颁自螺川，即寓养斋四府布谢矣。江右之民瘼，莫苦于虚粮。词讼日每繁，追征日逼，逃亡日滋，皆虚粮之枝蔓流毒也。欲疗虚粮之痼，莫要于丈量。夫田在天之下、地之上，引之不可长，缩之不可短。若得人而任之，集众而丈之，虽神奸鬼秘，无所容其术。敝邑与永丰永新二十年来，得以官无讐敛、民无逋负，而流徙渐归者，皆丈量之遗惠也。安乐虚粮比永丰犹甚，尚义者具奏

，以求丈田。而有司因循，莫任其劳。上官文移往返，动经数载。至始事者卖产鬻媳，事竟未举。为义者惧矣。双江明水诸君每谈而悲之。今幸司徒氏颂允丈量，天假良机。明公以一体一家之学，适司其柄。梦山公同道主张之。此乐安更生之缘也。向所谓大端大要切于民瘼，此正案牍上现在症候。愿留神图之。董生焕、陈生廷谏趋见，以达群情，谨为先容。风便更惠瑶音，临楮驰訢。

#### 与梦山公书

顷获奉德教，良快离索。复古诸生未得瞻至论以自淑，至今尚切耿耿。敝邑小日中火之弊，蒙既许拯恤，引领以俟。下流毫倪共之。双江明水往岁同游大华，闻乐安以苦于虚粮，408求丈量，以救逃亡。今又逾数载，逃亡甚矣。秋间，为达下情于分守马钟阳公，亦欲查行。董生燧、陈生廷谏等翕诉台下，求更生之路，专委能409及时举丈，不过数月，可惠百年。明公开诚布公，集众广忠，翼有以对群望。晦翁有言：凡民有冤抑势可言于官者，则为言之。矧一邑万民之冤抑，积数载而无任之者。非公一体之学，将畴告之！

#### 与五山陈公书

出游西山，获沐诲爱。以避暑茫湖，未及归侍。干旌之临，殊深瞻跂。简命留都，扳留无缘。愿扩遗爱，以对群望。

乐安虚粮，久陷焚溺。诸君子拯以丈量，始有更生之机。向睹明公批语，征粮编差，其称有弊都分止，许指实覆丈。惇独之逃亡者相告复业，而奸宄之犯科者，亦禁不得肆。古者神明之政也。近闻奸民仍告旧册征粮编差，则数载垂成之绩一旦破坏。是取既解之悬而复倒之，仁人所不忍也。敢望电照斧断，责之县官，悉照新册弓步定编粮，不得迟延，以起奸谋。其指实有弊之都，择才能挨覆弓步，均于一邑，不许滥及无弊之都。则公之阴德，被于百万惇独，且弗援矣。

#### 简黄逊斋二章

别久殊怀跂。昨见巾石公所作文集序，知劳公赞其成，悚感悚感！书刻二事，寄上请教。素位而学，不援不陵，宜于上下，用介景福，高明之素蕴，亦同志之交祝也。何以发药，振其不逮？武夷胜游，过劳诲爱。濒行未及拜送，耿耿可念！吾南郡侯使旋布此谢候。靖共正直，神明听之。愿言为斯文加爱。

#### 简吕布石司成

正人在国学，世道之庆，松溪同兄同德比，协恭而布之，天意其有在乎？年来胄子之教废而弗讲，故曰直曰宽、曰刚曰简，美质非不多，卒未有跻于中和者。古称师道立，则善人多，岂系刚善柔善？虽刚恶柔恶，举自易以至于中。良机相值，亦自不偶。更祝留神，以光汗简。生自驰担山中，旧游时集。缉理石屋，登降祝融，觉得戒惧中和真是位育根本。近取诸饮食，过则厌，不及则馁

，得中焉则和；远取诸风雨，过则潦，不及则旱，得中焉则和。故不能戒惧以学，则不能大公以中；不能大公以中，则不能顺应以和。其于范围天地，曲成万物，将可同年语乎？大兄深造，其何以终教之？赵三尹督赋南畿，谨布候以贺。时因便习，惠示新功。乙巳十一月望日，守益再拜。欧子瑜、刘子贤皆同志，可奖掖，俾有成。善类望也。

简林子仁

善山北上，寓布候贺矣。闻晋陟铨司，握天下人才而举错之。平日所学，尽在此时展布。若视时前却，便了自生障碍。只一点障碍，不免许多眩惑。只如在山中时，视他人握铨衡快意不快意，何等伶俐直截。缘是中精明，着纤毫不得。故毛犹有伦，终与无声无臭殊科。何如何如？

数载邱壑，日与诸同志切磋斯学，以大公顺应为宗旨。一旦冒膺重任，渴欲与成人小子共图之。故聚讲观光，金立号朋友，期于规过观善，无忘素志。至于利钝毁誉，非所敢预料也。病体不耐劳，痔疾复发，而归葬之怀不能自遏。拟专僮以病求归，以襄丧事，以养残齿。三十年世味已备尝之矣。栗夫价便，先布此心腹，风便幸裁示之。

简王遵岩

龙溪兄观射礼，获闻文旌驻京口。无由扈侍，耿耿可念。不识可命驾一临，以商新功否？鱼网鸿罹，自是公议之慨。然君子所性，弗加弗损。若桓圭钱镈，赤舄屣履，交移于手足，而手足固自一也。抑三仕三已，色无喜愠，犹未许其仁。是中隐微，着一毫意见才力不得，更望与念庵、荆川二兄磋磨之。弱体不耐剧任，而归葬未遂，倍郁哀惊。所赖师友之训，素位以学。方倡率诸生规过劝善，以期无负高皇丰芑之泽，而力未逮也。高明何详教之？

简周顺之

弛担山中，与世日逖隔，故故人音问无由以通。闻与浮峰诸公同升，甚为朝家得人贺。士习日变，以异同为爱憎，以爱憎为升沉。故趋时好者愈巧，而拔流俗者或沮。非正人端夫出力以挽之，将载胥及溺矣。

归家与旧游再聚于复古，暮春九邑聚于青原，而莲坪、洛村、南野、念庵、镇山咸集。历石屋，徘徊行窝，将升武功，遇雨始散去，期以清秋偿之，遂了祝融之约。乃信天壤之间无往非学，无往非乐。古人以禹颜同道，其知之矣。吾辈病痛，尚是对景时放过。故辩究精博，终受用不得。须如象山公所云“关津路口，一人不许放过”，方是须臾不离、致知格物之学。会同志诸君子幸交傲之。

先室宅兆已卜于敝都中，葬期在冬月。三儿在丧，次小孙四人皆无恙，想所欲闻。附报。风便不靳详示新得。

### 简闻石塘司寇

金陵辱海爱，别来三载，怀仰如一朝夕。圣眷方隆，宠遇荐渥，天下瞻望，正人倚为重轻，惟明公善自爱。人生完名，正在晚节。年来豪俊取便目前，举平生辛勤尽弃之。古云惠迪从逆，捷于影响。故鸡鸣舜蹠，决诸善利之间。吉凶殃庆，非在外物。念非公莫能为砥柱者。谨为诵之。

### 简张浮峰掌科

向闻与顺之同升，甚喜朝家得人。具简以贺，未知登览否？顺之母老子幼，遽遇此惨，善类所共悼。然死于其职，亦自其心之所安。议者乃以圣门中道，未免过之。然在今日，士风日靡，正当扶植此辈，以为宗社元气。若藉口中行而俯诮狂狷，将恐流于胡广之中庸矣。何如何如？

人告嘉猷，必有定筹。草莽屏伏，未（原作末）由预闻。譬诸医焉，察脉理者，在主德；察神采者，在士气；察肥瘠者，在民生；察病症者，在水火、夷狄、盗贼。台谏药石之司也。诸君子读书万卷，其将何以康之？

### 简魏槐川侍郎

驱驰宦辙，仰高谊久矣。弛担山中，与世相违。故宪节按止，未尝以竿牍尘政府。兹以一邑利病之公，为万姓请命。惟明公垂仁察之。

安福水马夫役，自国初自嘉靖三年，旧额共一百五十八名。上下相安，莫或纷更。嘉靖十三年，偶加三十三名，民已不堪命矣。兹遇僉替之期，父老僉呈，求复旧额。而本府帖文，坐派本县各项水马夫共二百九十三名，比嘉靖三年加派一百三十五名。询求其故，则以谕粮均差为词。夫谕粮均差，则当求粮之根源。若粮科有轻重，则差役有多寡。如庐陵一县，每亩不过五升，轻者乃四升、三升耳。而安福每亩乃至九升六合三勺。则论田科粮，几于倍之。国初百余年来，名公硕辅斟酌编差，岂独偏厚于安福耶？今一旦无故尽取而纷更之，每名之费动逾百金，百名则费逾万金矣。敝邑受万金之害，则他邑受万金之利。明公可以洞烛其由矣。仰赖台下电照斧断，与净峰公督令驿传道力赐处豁，是敝邑剥肤余喘，何幸而获帖席更生也！旱势日炽，民生日窘。将来枵腹待毙，盗贼必起。惟君子早图救之！事出专启，悚息俟命。

又

顷以水夫重役，僭达邑人倒悬之情，明公优礼而矜允之。急归走报，传语万姓，津津然咸有更生望之矣。使者过辱轸惠，礼意郑重，若诱之使言者。古之君子开诚心，布公道，集众思，广忠益，赏罚信必，吏民畏怀，由此其选也。夏旱不支，秋旱乃复。及以生之家观之，乞米买谷，皇皇不给。则小民枵腹待哺，饥寒迫身，盗贼必起。惟公与净峰公及早图之，于以救垂绝之生，而靖未萌之变，善类所胥祝焉！保甲之法，阳明公常颁行之。程松溪作县，于乡约中举

焉。互相检察，互相应援。行之半载，牛无一被盗者。近净峰公已举之矣，得从台下严督郡县，无为虚文，而申屠牛之禁，则官吏振奋，权豪敛避。此救荒备盗之要策。幸秉义裁之。末由躬谢，伏楮驰跂。苦旱小诗录上求教。

#### 简任竹坡宪副

潘尹莅任，备道明公轸念敝邑水夫之苦，而欲救恤之，万民欣欣相告，咸有更生之庆矣。槐川公回简，许复旧额。而布政司嘉靖三年夫额具存，共壹百五十三名，成案可覆。以使君之至明至断，智刃一决，群纠立判矣。

安福九升重粮，旧额原少。一旦而增之，则士夫之言非私也，一邑之公害也。庐陵五升轻粮，旧额原多，一旦而减之，则士夫之言非公也，一邑之私利也。利归庐陵而害归安福，安福虽敝，将以死争之，安能俯首代庐陵役，无后言乎？明镜在上，妍媸莫遁。若欲为调停之说，是为妍媸调停，妍媸两失其真矣。白坡郡侯匀粮之说，初本公心，特未察粮则之重轻、旧额之多寡，故利害相悬，遂至此极。敝邑之奏，吏胥吴庚辈非以求胜也。譬诸市有推人落井，人因扯其裙而不释，自是畏死求生迫切之情，得人之一引手焉，免其落井之厄，将拜赐以归，而奚暇顾推医治者罪之轻重也？郡侯方怒其路马之齿，岂可激以取戾？惟大君子俯察之。苦旱小诗寄上求教。

#### 简张净峰中丞

吾邦之敝久矣。天假德星，展素蕴而整顿之。山林耄旧，眷然有愿见德比之志。凡民隐吏蠹、士习土宜，咸思敷露，以次第罢行。重以旱魃方殷，赈恤未举。盗贼纷起，保御未周。日夕引领，庶曰其有瘳乎。乃闻两广阙阍，移公以往。在朝廷视之，甘雨和风，煦被卉木；迅雷震电，警伏魑魅。两文之锡福，犹江右也。其如江右之缺望何？以敝邑观之，丈量幸成矣，而沙米未复，犹孤国初宽恤之典；夫役渐平矣，而413征未行，终滋后来负踏之苦。不及明公一言之嗟，其何及矣？夫以夫役413粮征收，万姓之庆、百年之利也，而藩省吏胥至于郡县一旦尽失其渔猎之局。故凡言夫役413征不便者，皆为吏胥游说耳。敝邑自丈田以来，钱粮无分毫不完者。纵不能行于一省，犹得试于一邑。以永新413征七年为比，其可乎？沙米之说，向具三说以请，而词未达意，不足以动大人君子之听。谨以古井兄归所示来教，逐一对答。极知僭逾，犹尔冒渎，恃大君子之能受尽言也。

#### 简槐川柱史论旱灾

屏伏草莽，不得预闻时事。以邑人加役之苦弗获已，仰达明公。明公查复旧额，出一邑于焚溺，毅然而无难色，知生之不为私请也。生与邑人拜赐城隍祠下，未敢以谢，知公之不以为私赐也。侧闻诸道路，宪旌所至，布德申威，奸蠹敛迹，权豪屏气，而恻恻旱荒，若恫瘝在躬。父老传颂，有来苏之望。而省符

摧征，兑淮无蠲。且督本色一样米颗，万口嗷嗷，必就死亡。推之各县，惨切所同。是以敢僭白之。今岁旱魃为虐，比旧酷甚。自夏徂秋，豆粟皆空。疫病乘之，十室而七畏避传染。医药不逮，至有阖室皆死者。且方数千里四顾彷徨，无所仰瞻。小民日夜枵腹，睨得赈恤。忽闻催征，心胆俱丧。然使鬻卖秤贷，银犹可输。若逼以纳米，计无从出。弱者必填沟壑，强者且取货于415416。其为隐忧，真可流涕！方今北方米价甚贱，若得折兑折淮，为利甚切。倘以奏报不及，则姑截嘉靖癸卯南京仓米，通留省下。令各县完粮里长，各行对运。兑淮之数不足者，令各县以预备仓谷补完。止令每石征银伍钱，转补南京。南京积米甚多，限亦可宽。又不获已，则如湖广事例，令灾重府县纳银，而官买于灾轻之地。惟明公留神裁之。至于安福过湖过江之银，常年一千二百余两。支用之余，例作本县存留。近年布政司请于龙洲公解，作南昌府师生军卫计，吉安一府已万两矣。夫各府皆有师生，皆有军卫，瘠此肥彼，情理岂宜？如蒙镜台查勘，断令今年旱灾，准留吉安及本县赈济，再不转解使司，亦敝府救荒之一助。417418419专启，不觉直率。悚仄悚仄！

简周白川都宪

公议日邕，圣眷日隆，贞宪百辟，以定国是。宗社生灵长久治安，善类实交祝之。近读明公沟洫奏章，真千古治水要诀。水有所归，乃不为害，而可以备旱涝，可以限盗贼，可以御夷虏，大害销而众利兴矣。向与渭厓议，于《圣功图》中亦尝言之，特未及详耳。若得详示作用，区画条款，使与有志者熟思精筹之，嗣当奉报请正也。天若福我中原，得忧国爱民十数公参错中外，协力行之，北方可尽为沃壤，而南土可渐纾重赋，其万世允赖。纵未能亲见之，亦以俟取法者。何如何如？

简王同野少参

赵三尹告行，具简驰候。贵体闻已勿药靖共正直神介景福天机圣谟洋洋。犹信沙米之事，以使轺北上，遂迩动摇。非净峰公能受尽言，将复为猾胥骗局矣。今科派在途，愿留神共惠。所论督赋条规，抑斋左辖亦许查议。特恐大拜在即，又成画饼。不若查复旧刻，可以旦夕充饥肠也。何如何如？

水夫413征，一洗昔日种种病窠。除士夫至生员照例优免，每民粮壹石不过出银三分五六厘。永新行之，其利粲然。净峰、槐川、竹坡诸公皆洞烛矜允，行府核查如果。安福钱粮并无拖欠，准与413征。今查自丈量十余年以来，无升合不完，具勘申请矣。原野公处烦仁言之，利比照永新，论量413征，如柴薪皂隶事例，不立首名，募人雇役。雇役者造册在官，无得贻累万姓。百世之感也！永新、安福在山中，利于雇役，庐陵、吉水、万安、泰和在水次，利于差役。惟垂仁裁之。旱疫，余黎饥莩日甚。荒期尚远，为忧未已。古所谓肥肉在庖，饿

莘在野。阶前万里，其何由尽闻之？

简复久庵黄宗伯

所示乡里衣冠经营谗构，而圣明询问，忌妒不答，反覆慨叹于世道之变，终以三自反而无怨尤，钦服钦服！谗说震惊，唐虞已有之，以明良相遇，出纳惟允，黜陟咸熙。故四他诛而十六相举。诗人所刺贝锦鬼蜮，皆国是靡定，举错颠倒，至于戎成饥成，憺憺日瘁。故无所归咎，欲投之豺虎，有比愤而恨之也。君子之自处，则戒慎恐惧，须臾勿离，大行不加，穷居不损，视琐琐谗谤如晓蚋夜蛙，乘时横肆，太（原作大）阳一升，敛迹吞声，正尔可悲悯耳。益自弛担山中，卜行窝于东阳石屋之胜。春暖秋清，时携童冠升衡山，寻石鼓、岳麓遗芳，间与双江、明水、南野、念庵聚讲华盖，入梅坡，徘徊武功，尽濯吝鄙，幽玩神明，乃知天壤之间无往非学，无往非乐。古人以禹颜同道，其验之矣。象山先生曰，“天下若无着实师友，不是恣情纵欲，便是各执己见”，意见之与情欲，清浊悬矣，而累于本体均也。良知之本体，譬诸目然，一尘入之，精明自眩。若以金属玉屑入之，病与尘等。故情欲者尘之累也；意见者金属玉屑之累也。非夫戒惧勿离、廓然大公顺应，则裁成辅相尚有所倚，于渊渊浩浩尚隔几层。何时杖履天台，奉领新得，以究归宿之所？真切真切。

简程松溪司成

长儿义北上，寄书仪令求教，竟不获遂。日溪421舟入广，可寻文明之约。春间闻已命驾，亟遣诸生祇迎于省城，得国学之命乃返。昔人以良会为难，验之犹信。令郎夭化，善类共悼！矧在世讲，倍百恒品。然顺受其正，便是行法俟命功课。广人望教，真如饥渴。然不得于广而得于太（原作大）学，是斯道之将溥也。古今人品初不相悬，善教者约其偏而融化之，则曰智曰艺，咸可以成人。不善教者就其偏而充拓之，则好仁好信犹不免于有蔽。濂溪易恶至中之旨，正是传得圣门文以礼乐一派丹诀。惟大兄自信自爱！弟往承乏时，有劝以讲学不便者，弟笑曰，平生所学，将以何为？若使舍所学以从人言，则吾党之士，尚可归而图之。明公作用，自有响应。然仕之孔殆，以得罪天子与怨及朋友并称。何以见教，快此瞻跂？

弟近年升衡山，聚华盖，徘徊武功，入梅坡，以历古城，良朋四集，天机相触，亦不让观光境界也。

简复王龙溪

数时不获请教，恒切瞻跂。去秋厘武夷之命，束装以侔，竟未得遂。兹者匡庐之约，得无亦复似武夷乎？若果践之，更望确示。流光易迈，精义无穷。自分此生惟此一事，窃愿共图之。先师422423424案，须同集下手，庶几可成。不然终成画饼耳。如何如何？三月赴梅坡之期遂历古城寺以归。南野、前川诸同志

大家砥砺，交有傲发。已订各邑递举一会。若得高明枉临之，尤望尤望！

#### 简复董生平甫

惜阴之会，春秋举于复古。而四乡各间月举之。近复避暑于武功连山之间，而同志者又延于西山永和，盖一岁之中，家居者鲜。是以三收来札，竟未及答，宜吾子之督过之。若云有所择，则不谅素怀矣。良知真体，本自通乎昼夜。天行之健，川流之不舍，正是真指脉络。吾侪不能继续流贯，只是戒惧工课有窒有断。果能慎于独知，视无形而听无声，日用、人伦、庶物，三千三百，不敢以纵驰离之，即此便是自得，即此便是悟，别无一种机窍也。义方闲暇更嘱细研之。圣门之学，自迩自卑，只从爱亲敬兄通于神明，抽出齐明盛服，正是恂栗威仪之实际。古之人如舜、如文、如武王周公，便是孝弟通神明格式。若不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而另求微茫消息，是终望相轮而谈之，空负一生矣。有所未安，不靳详示。

#### 简复梅养粹

所论吏事纷冗，人情爱憎一切应酬，种种皆足为累，粗疏夹杂，病痛多端。及至有觉，只是一番安排。非吾纯甫点检之切，安能如此！然于良知本体，尚未实体认出来。明德之良，原无粗疏，原无夹杂，原无安排，原自廓然大公，原自物来顺应。种种为累，皆是自私用智病症。知得病症，便是良知。医得病症，便是致良知。若知病症而不能服瞑眩以复本体，是自忌目之昏而不求复其明，岂有了手期耶？

弛担山中，卜行窝于石屋之胜。春暖秋清，幽寻名山，升祝融，历石鼓、岳麓，徘徊武功，聚华盖、梅坡，良朋四集，天机相触，无往非学，无往非乐。古人以禹颜同道，其知之矣。

#### 简叶旗峰秋卿

所示独坐小楼，终夜以思，具见新功。特以致良知为大上不朽之极功，而欲以治气为先，则于先师之训尚在所疑。夫横逆之忿隐忍而未能惩，货利声色之欲摇动而未能窒，皆习气之蔽也。然知忿知欲，便是良知；去忿与欲，便是致良知。今既曰治气，谁治之？既曰节性，谁其节之？能治能节，良知运行其中，故自始学至成德，更无先后，只有生熟耳。所谓坚壁清野，与敌对垒，亦未可谓已得。所止若广居正位，端拱清穆，果熟为敌，而果将熟胜？方是商室翼翼，四方之极。古之人裁成天地，辅相万物，皆自戒惧中和出来。中也者大公之体，也者顺应之用，皆良知之别名。非于天下事物上求所当止也。何时杖履天台，一商归宿？真切真切！

#### 简聪弟道契

益受先师罔极之恩，得以不汨流俗，力追千古，虽升沉毁誉，殊形异状，而吾

昭明真纯，有以自定。年来卜行窝于石屋之胜，春暖秋晴，升祝融，历石鼓、岳麓，徘徊武功，聚华盖，入梅坡，良朋四集，天机相触，无往非学，无往非乐，皆先师陶冶力也。芹曝之诚，愿弟日脱凡近，以跻高明，以流俗为必不可入，以圣哲为必可师，戒慎恐惧，须臾勿离，中和位育在于掌握，其先公于昭之灵实宠嘉之。凡在同门，欣欣有庆矣！

简徐少湖少宰

使君入司冰衡，而松溪教南雍，一时登擢，天下想望风采，敬为朝家得人贺。直举而枉错，则特立者吐气，而中材洗虑以向道，是驱天下而之善也。昔之评奕者谓，奕子皆在秤中，得力者当路则胜，不得力者只以塞路则败。故曰不借才异代，其知之矣。常观汉武之纪，好尚日异，而种种无不如意。儒术则有伏董，文高速则有枚马，武功则有卫霍，刑名则有张赵，筭算、通远则有博望，治农则有都尉，托孤则有大将军。天下广矣，惟上所以风之耳。故上好正直，则正直进；好廉洁，则廉洁进；好恬退，则恬退进矣。愿扩素学以赞国是。北原公方厉精以对圣主之知，能受善言，其良机已乎？敝地去岁大旱，民不勘命。赖群公协力赈救之，幸有更生之望。而今秋又荒，若不沐优恩，如旧岁折兑之例，则沟壑萑苻，有不胜隐忧者！谨为先忧告之。

简冬卿尹湖山任之

鸣鹤之和，以縻好爵，此天机自应，非可以人力增损。子细点检，只在庸言庸德上著脚。吾辈病症，岂是脱却言行？尚是有众寡，有小大，毕竟于慥慥处隔了几层。故入悦仁义，出悦纷华，虽与慥慥有间，然一毫未净，终是障碍。古之人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权度轻重，斩钉截铁，方是真縻好爵手段。

答夏卿谢高泉名东山

仆尝为友人书慎独二字，投笔而叹曰：从心从真便是慎矣，即此是本体，即此是工夫。故除却自欺更无病，除却慎独更无学。高明所谓“慎之为义，从心从真，君子慎独，顺其真心，不戕其本体而已”，旨哉，其言之也！其曰慎思慎言慎行，敬慎威仪，已涉分析，而又及于九经三重，则是尚有周罗意思在。何如何如？弛担山中，得与诸同志缉理旧学，于升沉毁誉，若春卉夏禽，过耳目而不留也。独于海内豪杰，思欲共进此道，直究归宿，殊切怀跂！

简程松溪司成

寅甫归，备承教音。赞扬公道，公道不坠地矣。清田编审，自是婴冠之救。劬劳宣骄，古之时则然。故弟于群谤积毁，直若弗闻也者，而待之亦默合尊训。若贻害于友，以泄众忿，则似未可安枕而谈之者。大兄视弟往来简札，曾有一言之及于毁谤者乎？吾辈学问，如穿衣吃饭，自求温饱。当时初见先师答友人

诗，“俛把毁誉供一笑，由来饥饱更谁知”之句，于今岂可忘之？近同志聚讲，谓吾辈行事当论是非，不当论利害。弟答之曰：天下真是非，便是天下真利害。即如郑丙陈贾，终为狐427。伊川晦庵，何损麟凤？善利舜蹠，决于一念。安可岐而二之？故不怨不尤，下学上达，圣人与天地合德。过化存神，更无两个途辙。何如何如？

巾石协恭，多士风动。虽桑间奏清庙，为俚耳所哂，然舍是更无敲金击石处。天祚斯文，会有昌大。纵不能为夷夔于虞廷，犹可以俟诸百世。若以毁誉为前却，是吾腹饥饱系诸多口，将何以谐之乎！

简詹427峰中丞

渭厓公上《圣功图》，言及沟洫之利可以备旱，可以蓄潦，可以限猾寇，可以遏骄虏。昨白川公上疏，以沟洫为神禹治水之本，而曰无不治之水，无不治之田，尤为精确。今庙堂重其议，未易举行。愚意先择十余人任十邑，广谋尤断，付以沟洫之责，令民出力而官给工食，期以三年，课其殿最。若果有成，推而广之。人见其利，相率从之矣。春秋战国，独齐鲁宋卫各以富强争雄长，计其财力十倍，山东河南咸足以自办，何啻江南斗粟？其盛衰之迹，昭然可覆。

简费钟石宗伯

圣眷日隆，群望咸协，天下相望风采，以弼国是，以光家范。古之大臣初无他技，只是休休有容，举彦圣有技，翕受而敷施之。若耳目手足，咸以济一体之用。其在唐宋，则王魏谏诤、英卫武功，皆房杜相业。而永叔四厅，便是魏公文章。以明公荐扬善类，廓无城府，直行素志，不眩浮言，往在泾野，至以身下之，而石江身后尤劳表暴，昭昭古大臣之风！

顾愧迂戆，罔谐428429。至尘汲引，有累鉴衡。然愿公不以益一人之愆，而以万方黎献未达为虑，吐哺握发，日砺初志，建宗社生灵长久之策，以永昭汗简。草茅遗才，岂能尽用？特时拔一二。以鼓舞风声，使中才犹有所向，不至自坏晚节，亦君相砺钝也。若独行其道，与民由之。贫贱威武，举以自得，又安以用舍为加损？

复张西磐太宰

白鹭乘便驰候，少展怀德之诚。春首会寿双江兄，备览翰札，聆乡行倍切，钦服！天留灵光，奠我宗社。430懦熟思立，娟忌思容。不大声色于士气如长城愿言431掇，以对天下之祝。教言下颁，眷然以汗简期许。同志传观，罔不振迅。近出游匡庐，凝神元公及考亭象山之绪，思与二三子服膺弗失，以无负此生。

简王石冈司马

屏伏邱壑，久稽驰候。近上虔州寻阳明先师旧游，温郁孤、通天之盟，于秋崖中丞席上得睹邸报。风波汹涌，群公星散。而帝心简咨，荐柄国枢。众望胥归

，屹然任天下之重。昔人以文正、莱公、乖厓二三公自称，榜中得人。草莽虽病，敢自外于为盛之庆乎？今边鄙稍靖，戎虏未惩。议论若详，宫府未协。臧否日核，债师犹存。非明公秉血诚、协群策，洗濯宿蠹，以求未乱未危之规画，则焦头论功，毕竟出曲突上矣。以某之戆，举其所知，则显绩如阳明公，夺爵削袭，举祭葬而靳之；历试如双江子，弃其功而深求其罪，使忠义夺气，媚妒充塞，于国体士风关系不细。举而反之，风采自新。公其得无意乎？某怀此久矣，莫可告语。以大兄忠义素定，尚友千古，是以僭布腹心，惟秉义裁之！

简刘狮泉君亮

匡庐往返，寝食共之，受教凡两越月，感服感服！归来暑与旱并，疾疢日作，迄今犹未愈，遂稽驰谢。所示在家非不学，回头不似在山时，诚然诚然。至云“商量家事，矛盾则有我，合同则留情，自是对景增减，又安能与千圣同堂、天地并位！即此鞭车，便是警牛”，拜赐多矣！若以货色名利比诸雾霭魑魅，则有所未稳。形色天性，初非嗜欲。惟圣践形，只是大公顺应之，无往非日月，无往非郊野鸾凤。若一有增减，则妻子家事犹为雾霭魑魅。心体之损益，其能免乎？凡人与圣人，对景一也。无增减是本体，有增减是病症。今日亦无别法去病症以复本体而已矣。昨语莲坪子此行如熔金，熔一番又精一番。古人所以望道未见、欲从未（原作未）由，正为实见得，与博闻亿中袭取殊科。世人眼浅，欲速见小，烧茅作低银，取快一时。运用于九畴，七返火候，缩手不敢承当，正为少千载志，不肯买纯阳真丹耳。吾兄立千载志决，往敢不策杖以从！

复濮致昭冬卿

所示诸作，具见留意于学。中间尽有精当处，但间有出入，不免自思索中来。须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直从天命之性，精明真纯，自本自根，无须臾怍惕，则人伦以察，庶物以明，凡千圣六经之蕴，粲然如指诸掌。由是写出胸中所蕴，不费推测，不藉穷索，方是修辞立诚之学。近来深信瑟僖之学，真是武公接续圣门正脉工夫。即此是主宰，即此是照管，即此是流行，即此是片段。须臾有息，便非良知本体。更祝勉之！

简双江聂司马

九华出游，以岁尽始归。归而领教札下及，备见整暇之风，于谋王断国、折冲御虏，绰绰有余裕矣。草茅病夫，得以登陟岩壑，咏歌渔樵，作太（原作大）平麋鹿，秋毫皆明良赐也！不知宵旰图治，如虏在目前否？大小臣工，洗心一德，以雪多垒之耻否？宫中府中，血脉相贯彻否？主戎授阃，以匈奴未灭无以家为否？士卒畏威怀德，可与同水火否？忠信长策，可以采纳无疑沮否？拊循疮痍，温如挟纩否？愿与少湖、松溪诸君子积诚图之。

### 简日门胡翰林

长儿义北归，获读教音，兼贻寿图，具感不忘久要之谊！老景侵寻，齿发日疏，方图寡遽氏之过、求武公之抑而未之逮也。冲玄大会，砭箴日切。武功避暑，尘盆日消。今夏讷溪司谏久聚复古，洗旧习以探天机，真觉执玉捧盈、有不敢放过脉络。庸德庸言，自迩自卑，真无容歇脚处。故富贵贫贱、夷狄患难，境界虽异，自得则一。无由缩地面谈，有怀耿耿。京师豪杰之聚，翰苑储养之豫，及时精进，以升光大，赞皇猷，匡国是，培士气，以翼宗社生灵长久之计，无为流俗所溷，此诸君子素蕴，亦知己芹曝432也。

### 简梦坡敖翰学

良知一脉，自先师发之，明德明命，远有端绪。古之人昧爽丕显，顾諟明命，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正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源流。故不迩不殖，亦临亦保，三千三百，裁成辅相，举天地万物尽在吾发育峻极中。所谓“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又曰“不离日月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真是下学上达宗旨。谨厚者安小成，行不能著，习不能察，而委天道于难闻；颖爽者骛虚远，高不自卑，远不自迩，而玩人伦庶物于不屑。虽清浊参差，其为道术裂，均也。年来踏雪九华，避暑武功，与诸同志切身洗涮，觉得从前浮泛，尚在世情上支撑，终于学脉不相凝。方夙夜怨艾而未之逮也。高明日懋进修，以倡善类，俾皇极日建，士气日昌，以收中和位育之实效。斯文其预赖之。

### 简峻谷赵总戎

侧闻简咨将略，授以分阃，展布素蕴，为圣主干城腹心，于以鼓振忠义，镇聋横骄，俾文事武备不空言。私与念庵诸同志庆之。薄伐獯豸，万邦为宪。濯征徐国，王猷允塞。隆古中兴事业，具在方策。唐宋以来，往往以气质掩学术。惟汾阳老子德器弘深，默与道合。摧抑不憚，谤讪不眩，纳怀恩、朝恩辈于长空大海中。故功高不疑，位极不嫉。其余临淮武穆，圭角客气，犹有余憾。大兄读书万卷，尚友千古，历试达观。珍重珍重！

年来聚冲玄，升九华，避暑武功，赖同志砭箴，日就平实缜密，觉得从前浮泛，尚在世情上支撑。纵勤点检，不免下崖补漏。须是顾諟明命，洗涮洁净，庸德庸言，兢兢不敢放过，始得修德凝道脉络。何如何如？

### 简屠竹墟中丞

侧闻简咨徂征，奠我南土，江汉常武，式颂中兴。善类实胥祝之。益向告净峰公，以负固之苗，虞廷已然得其地不可居，得其人不可使，将焉用之？迩者有司不戢其下，轻起衅端，劳师费财，数省骚然。圣天子为天地神人之主，固将俾草木鱼鳖咸若允殖，岂宜与匹夫为仇，逞一朝之忿，不能释耶？伯益班师既已，后时充国屯田，可以改图，俾民奠其生，苗安其所。净峰公以事已大举

，未能中变也。明公方膺初命，正咸与维新之机，谨以芹曝为献。吾友曾宪伯才汉、王州守宗尹，皆同志可与共事者。开诚布公，集众广忠，非公其谁任之？

## 卷之七 答问

### 贡院聚讲语

少湖使君集诸同志率诸生聚贡院，以讲希圣之功。东廓子曰：兹会也，其吾邦风草之机乎？学之不讲，久矣。后世讲来讲去，往往自习染之后言之。环视病症，与正学许多妨碍。故退然以圣人为不可学，而不察良知本体原与尧舜无异。迩来习闻良知之说矣，复以意见测度自谓与圣人同体，故遂以任意为率性，而不察许多病症见与尧舜不同。斯二者其害道均也。孟子千辛万苦争个性善，正是直指本体，使学者安身立命，自成自道，更无宽解躲避之处。中间种种过恶，皆是自欺自画，原不是性中带来。其在医家，真所谓顶门一针矣！

夫目之分皂白，心之别是非，其精明一也。离娄之明，非有加于目也，能不失其本明而已矣。尧舜者，性中之离娄也。万古此天地，则万古此目。万古此目，则万古此明。故尧舜皆可为，文王皆可师，真是无可疑者。然人人不能皆尧舜与文，何也？病障之也。目之明也，或为风邪，或为炎火，而障翳乘之，非勇加医治，则无以拨蒙而复明。故曰“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指实证也。苟当障翳之目病苦侵寻，而遂以离娄为不可希，不几于诬本体者乎？不察目之有障，而辄谓与离娄同体，恐亦非实际学力。善学者须反观内照，直求本体。果无所障，则亦临亦保，亦式亦入，方是兢兢业业、纯亦不已一派源流。况于有障，而忍于自欺自画乎哉？

或曰，性固善也，恶亦不可不谓之性。信斯言也，则天命之性不亦污浊乎？曰，以目言之，明固目也，昏亦不可不谓之目。当其昏也，非目之本体矣。或曰，若是，则有性善，有性不善，又何别焉？曰：若是则谓有目明，有目不明，岂知本体者乎？或曰，目之病少，心之病多，何也？曰：目之病者，则愚者、不肖者、髦者、悼者无不竭力求以医之；心之病也，虽贤知者或忽焉，又奚怪其多乎？

少湖使君振木铎于吾邦，正望人人之为离娄也。凡预斯会者，无祝为泛，无轻为迂，人人自医其障，自复其明，则风行草偃，吾邦其有赖乎！

### 复初书院讲章（学而时习之一章）

这是《论语》第一章，圣人论学大纲领处。圣人之时，道学著明，只说一个学字，便知是学以致其道。故他章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漆雕开曰“吾斯之未能信”，曰之曰：斯人自分明晓得，非后世以记诵辞章为学，令人无寻头脑处。圣人之学何学也？朱子所谓人性皆善，效先觉之为

，以明善而复其初是己。元亨利贞，天道之常；仁义礼智，人性之纲。凡此，厥初曷尝有不善哉？众人501501，物欲交蔽，自暴自弃，始流于恶矣。先觉者，能明善以复初者也。效先觉之为，亦以明善而复其初耳。

何谓明善而复其初？曰：当其恻隐之发，而不使残忍蔽之，则明仁之善而复元之初矣；当其羞恶之发，而不使贪冒蔽之，则明义之善，而复利之初矣；当其辞让是非之发，而不使无耻昏昧蔽之，则明礼智之善，而复亨贞之初矣。此所谓克己复礼，所谓明明德，所谓致曲，所谓扩充四端，推而至于尧舜之精一、汤之执中、文之敬止。先圣后圣，其源流一也。学而曰时习，非学之外别有一件习的，学之不己处便是。时之义大矣，以一日言，自子至于亥；以一月言，自朔至于晦；以一年言，自春至于冬；以一生言，自少至于老，皆时也。明善以复初之功，不是一日便了，须接续习去，无时间断。在昔先民，所以兢兢业业、亦临亦保者，率是道也。所谓“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所谓“立则见其参于前，在舆则见其倚于衡”，所谓“不可须臾离”，是已明善以复其初，而无须臾之离，则天命之性全。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内省不疚，心广体胖，其何说如之！闻诸父师曰，人之目无不说色，有不说者，盲病之也；人之耳无不说声，有不说者，聋病之也；人之鼻无不说臭，有不说者，塞病之也；人之口无不说味，有不说者，恶寒发热病之也；人之心无不说理，有不说者，私欲病之也。故目去其盲，则无不说色矣；耳去其聋，则无不说声矣；鼻去其塞，则无不说臭矣；口去其恶寒发热，则无不说味矣；心去其私欲，则无不说理义矣。故曰“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此欲罢不能、乐以忘忧之旨也。孔之希天，颜之希圣，岂更有一途辙乎？所谓“有朋自远方来”者，以处顺言之也。我能明善以复其初，则我为先觉矣，后觉者又从而效法焉。人人充其恻隐而无弗仁，充其羞恶而无弗义，充其辞让是非而无弗礼弗智者，是天下同归于善也。仁者以天下为一家，一家之子弟有悖德不才者，必惻然思有以教之。教之而同归于善，乐孰大焉！程子所谓“以善及人而信从者众，故可乐”。此善字，正从人性皆善而明善以复其初相接来。所谓“人不知而不愠”，以处逆言之也，不见是而无闷是也。不见是则非之也，非之则訾笑生焉，谤毁兴焉，戮辱加焉，皆生于不知也。不愠者，非独不征于色，不发于声而已，念虑之微稍有含怒，便是心已动了。我之明善，以复其初，本以尽我之性，初何预于人也？以人之不知而动其中，是为人而学矣。君子学以为己，执德弘而信道笃，虽訾笑谤毁，戮辱交集，而泰然不以动其中。此夷狄患难无入而不自得之地，文之所以囚羑里而演易，孔之所以困匡而弦歌，周公所以四国流言而赤寫几几也。朱子曰“譬如吃饭，乃果自家饱。既饱，何必问外人知不知”，可谓善喻矣。我饱而人以为饥，何损于饱？我饥而人

以为饱，何益于饥？故毁誉之来，审其饥饱而已。大抵君子之学，只在自家性情上做工夫。故明善之功无时而息，求全吾心，说理义之正而已矣。处顺而有朋远来，善足及人矣，吾之说发而为乐；处逆而人不知，善固在我也，吾之说不改而为愠。此不怨天、不尤人、圣人之所以独知于天而不迁怒、不贰过，颜子之所以独为好学也。后世之学，其诸异乎是矣。

书院告成，以复初为第一义。故于鼓篋之始，特举作圣之蕴以为二三子告。二三子其反诸身而实行之，务以去外诱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勿为旧习所拘，勿为浮议所惑，日积月累，会有得力处，庶几真才辈出，淳风复兴，使书院不为虚器，则吾夙夜之望也。世俗说一学字，未有徒腾口说而不措诸行者。如学诗则必哦句咏字；学文则必操觚染翰，至于曲艺；学木工则必操斧持矩；学缝匠则必执剪裁衣。至于学圣人之道，乃坐谈口耳，以孝弟忠信敷为辞说，以饵科第，而事父从兄判若不相关，可为善学乎？

呜呼，均是人也，学诗不过为诗人，学文不过为文人，学曲艺不过为工人，学道则为贤人、为圣人。人之欲爱其身者，可不慎所择乎？程子曰“莫说道将第一等让与别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果此说，便是自弃，虽与不能居仁由义者等差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学便以道为志，言人便以圣为志”。每一读之，毛发凛然。愿与二三子朝夕勉之。

九邑讲语（居天下之广居一条）

这是孟子教人做大丈夫的方法。以人视禽兽，则人为贵；以丈夫视妇女，则丈夫为贵。丈夫而曰大，则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人孰不愿之？然欲做大丈夫，不在势位，只在德性良知。良知能不假外求。这德性慈爱恻怛，浑然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便是仁，命曰广居；这恻怛中粲然条理，便是礼，命曰正位；这恻怛中毅然裁制便是义，命曰大道。这广居、正位、大道，圣人与凡人共之，只在居与弗居、立与弗立、行与弗行耳。善学者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视八荒为庭闕，视万古为朝夕，恻怛慈爱贯通融液，始于亲长，达于州闾族党，以施于四海九州，举天下皆在覆帔持载中，更无隔碍，更无堵当，方是居天下之广居。正位是广居中正位，大道是广居中大道。能居广居，则能由是路出入是门，非有二项途辙。其在唐虞，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平章百姓，协和万邦。其在洙泗，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老老长长恤孤，以絜上下前后左右之矩。这方是明明德于天下学术正脉。得志者乐则行之也。与民由之，是教人人居广居、行大道、立正位。不得者忧则违之也。独行其道，依旧是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富贵不能淫，淫是淫个甚？贫贱不能移，移是移个甚？威武不能屈，屈是屈个甚？所谓素富贵，学行乎富贵；素贫贱，学行乎贫贱；素夷狄患难，学行科夷狄患难。学术至此，方是顶天立地、不愧不怍的大丈夫。战

国之时，圣学不讲，方骛于权谋术数、禄位声势，而以义为迂远，不合时宜。彼见公孙衍、张仪欺弄列国，张皇福威，慨然羡慕，遂有诚大丈夫之叹。不知奸术巧虑、谀辞佞容在圣门直比诸妾妇。居广居数语若挈日月以照迷途。其息邪距谀当与辟杨墨同功。今去孟子几三千年，其间弃仁蔑义，以沦禽兽、变妾妇，曾何足算？而人事于丈夫之业者，复不知尊德性而道问学。训诂者尚其专，辞章者尚其华，著述者尚其博，其于广居、正位、大道得其门而入者，屈指亦寡矣。

某受学于先师，先师大书此章，揭之座右。书院鼎建，嘉与诸师诸士共切磋之。青原白鹭，山川炳炳。良师帅振颓萃涣而一新之。聚秀有楼，崇正有堂，云章有阁，尊德集义有斋，有号舍。居云广矣，位云正矣，道云大矣。诸师诸士，其亦思自居其广居，自立其正位，自行其大道，以无忘其德性之学乎？其亦思兼善而泽加于民，独善而修身见于世，可富可贵，可贫可贱，可生可杀，而此学不可离乎？陟降咏歌，勿忘勿助，慨然以大丈夫自期许，而不忍失足于妾妇，于以宣圣代化成之文，对越当道鼓舞之泽，缵前哲忠义之绪，自成自道，幸毋以第一等人让人。世俗相诟詈，目以妾妇则艷然怒矣。然禽荒兴戒，不御肉食。好德献规，宁辞同辇。待姆而蹈烈火，守符而赴洪渊。英标峻概，凛凛有烈丈夫之风。而丈夫须眉，乃至封闭如蜗，贪婪如蝇，谗谮如鬼蜮，酷烈如封豕长蛇，虽欲比妾妇而不可得。均是人也，胡善利之相悬也。教化有明弗明，学术有端弗端耳。兹欲救士习，敦民风，非敷教典学，别无下手处。嗣是而教学者盍相与敬择之。

广信讲语（鸡鸣而起一章）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蹠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善与利之间也。”这是孟子教学者第一关。降衷灵明，孰不思奋于善？而流俗所驱，载胥及溺。故先觉分别趋避关头，使举足发轫，若指南车然，冒风雨，历原湿，重九译而弗迷。志乎善，则庄敬日强，志乎不善，则安肆日偷。圣门传授上达下达之几，正决于此。鸡鸣而起不是平旦之气，是专指人初醒眼时。孳孳是专一不分的意思。吉人凶人，其为善为恶精神命脉，皆惟日不足。善字是性善之善，即所谓明命，所谓明德，所谓良知。为善是顾諟明命，明明德致良知工夫。才出于善，便入于利。利者不专指财利而言，只过不及处要讨些便宜就是利。舜是个大圣人，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蹠是个大盗贼，貽臭万年，子孙羞以为祖。其臧否荣辱，天壤悬隔，而界限分明。无他，只在善利之间。此正学脉研几处。间字要体认亲切，莫作寻常看过。一视之间，以礼而视是舜，非礼而视便是蹠；一言之间，以礼而言是舜，非礼而言便是蹠。事亲从兄，从前先后，辞受仕止，只是一念操舍之微，中

间更无驻足处。譬诸居庸关头，进此则为中华，悖此则为夷貉。古云差之毫厘，言其微也；缪以千里，言其远也。若论一念操舍，间不容发，而舜蹠相悬，奚啻千里。悲夫，世之惮于希舜而忍于趋蹠也！知贤不与立为窃，不逊弟、无述而老为贼，非其有而取之为盗。曰盗曰贼曰窃，皆蹠之徒也。如使盗蹠而富贵寿考，三尺童子且羞之，而缙绅庠序顾贸贸焉，岂其灵明不若童子哉？正坐界限不明耳！孟子哀之，大呼以醒群梦。良工苦心，谁为瞑眩而瘳者？

先师云亡，浙江为大会以振微言。己酉会于冲玄，庚申复会于怀玉。怀玉高邃无力者不能往，乃会徽宁、苏湖、广德，同志以聚于广信。学愚吴子请发明鸡鸣而起一章，以续喻义喻利之遗韵。因以师友所传习相与砥砺之。凡我同游，自戒自惧，孳孳无须臾离，以无愧于帝衷。师友以辅仁，诗书以会友，即此是善。若慕其华而弗嚅其实，不免纳交要誉，即此是利。其为舜为蹠，皆于我自取之。诸君亦知欲知之知字未可轻看乎？知至至之始可与几，知终终之始可与存义。知而不至，至而不终，是几失而义不集也，与不知者等。故知事亲从兄而弗去，乃为知之实。而择乎中庸不能期月守，则与纳罟攫陷井均为不知。是圣门论知之绳墨彀率，而先师致良知脉络也。诸君其孳孳念之，抑更有请焉？

易之训曰“利者义之和”，利自义生者也。乾德之行健，则以美利利天下，坤德之直方大，则不习无不利。故为子而孝，则得乎亲；为臣而忠，则得乎君。是以义为利也。遗亲后君，不夺不厌，是以利为利也。善乎，董子正义明道二语，犹得传圣门学脉！正其义必有利也，特不谋耳；明其道必有功也，特不计耳。张敬夫以无所为而为之为义，正合不谋不计宗派。而世之议者以道义属王道，功利属伯术，是谓道义无功利也，故每嗤儒为迂，而以机械变诈为通变宜民之术。异哉，汉家之论制度，直以霸王道杂之！呜呼，霸王可以杂用，则舜蹠可以并行矣！万世而下，欲阐大道之要、扩至治之泽，请以鸡鸣而起一章列诸座偶，以当盘盂。

白鹿洞聚讲四条上蒙泉姜公

古人从气质偏处变化，今人从气质偏处充拓。温以疗直，栗以疗宽，无虐以疗刚，而无傲以疗简，具见唐虞医案。否则好仁好信渣滓未融，终不免有蔽。故自易其恶，自至其中。不论病症浅深，举归大和，乃是濂溪传千圣教学正脉。古人以心体得失为吉凶，今人以外物得失为吉凶。作德日休，作伪日拙，方见影响不爽。奉身之物，事事整饬，而自家身心先就破荡，不祥莫大焉！故脱去凡近，以游高明，不求人知，不求同俗，乃是考亭唤醒来学趋避关头。

为善而舜，为利而蹠。出门跬步，便是万里途程。今指舜为师，则蹠然不敢当；以蹠为归，又艷然不肯当。不舜不蹠，中间岂有驻足处？故喻义喻利，剖剥

深痼，听者耸然，至于垂泣。乃是象山指出本心，斩截支离葛藤。

多闻择善而从，多见而识，犹在支派上点检。须是戒慎不睹，恐惧不闻，端本澄源，自闻自见。故裁成天地，辅相万物，千枝百派，皆从中和流出，乃是学术王霸诀窍。予与二三子登陟名山，景仰先哲，尚夙夜顾諟明命，无负此生。

示诸生九条

商可学乎？曰：自公卿至于农工商贾，异业而同学。闻义而徙，不善而改，孳孳讲学以修德，何尝有界限？古之人版筑渔盐与耕莘齿胄，皆作圣境界。世恒訾商为利，将公卿尽义耶？苟志于义，何往而非舜？如以利也，何往而非蹠？故善学者易志不易业。作论学。

商可孝乎？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异位而同孝。身体发肤不敢毁伤，行道显亲，扬名后世，何尝有等级？古之人捉襟见肘，纳履踵决，与被袵鼓琴并为世典刑。俗恒羨势位为显，将窶困为玷耶？苟尽其道，则陋巷一瓢，游学七年，奚害于爱敬？如其悖也，则一岁至相，万金积坞，奚免于唾訾？故善孝者在道不在物。作谕孝。

东廓子语诸生曰：死生之故微矣。生之言醒也，不闻道术而冥于得失，眊眊乎若醉且梦也。盖世之宅其生有四，而视人之生亦有三。峻德克明，被四表而格上下，命曰长生；临渊履冰，以愍天真，命曰葆生；仁义纷华，随波以靡，命曰浮生；败礼败度，若持斧伐枯树，命曰戕生；蒙休被泽，图以身赎而弗得也，命曰荣生；毒痛腥闻，蹙然曷丧偕亡也，命曰辱生；闻而悲之曰，是可以为善也，惜其未济也，命曰悼生。二三子其敬择之。

圣学之篇，以一者无欲为要，是希圣希天、彻上彻下语。罔游于逸，罔淫于乐，不迓声色，不殖货利，古圣精一克一工课犹惻惻劝规如是，吾侪自省何似？而依违逸乐货色中，不猛洗刷，将无以拔于凡民，安望与千圣同堂、两仪并位乎？故不从无欲而学，终不足以全归无极之贞。近谒莲华墓，宿郁孤祠，汗背竦发，思与同志服膺之。

因构居室，于此学有微省。一瓦阙则为雨穴，一苇阙则为风窠，一砖阙则为鼠雀窟。吾辈欲致广大，却忽精微，庸德庸言敢于多少放过，甚惧风雨鼠雀之坏广居也。书以自箴，遂贻同志。

柴桑老仙，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而日月掷人，终晓不静。此其志将以何骋？必有惻然而不容己者。吾侪安安而居，于于而来，与此老毕竟殊科，况于发愤如孔，孳孳如孟，又安可同日语乎？岁晏春初，两会文明，共订除旧布新之策，幸无虚此佳境。

志于富贵，则败度败礼，不足以语功名；志于功名，则求可求成，不足以语道德；志于道德，则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达则为伊周，穷则为颜闵，何尝

无功名？何尝不富贵？富贵不由于道德，则播间醉饱，只为妻妾之泣；功名不出于道德，虽一匡功烈，童子且耻称之。故学者莫先于辨志。

学者果有真切求仁之志，则知善必迁，知过必改，虽点检未及，犹可以无恶。若立志不真，则多少因循，多少容隐，纵强加修饬，终未得为寡过。故圣学以慎独为馥率。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虽贫且贱，福也！弗慈弗孝，弗友弗恭，虽富且贵，祸也！故让国而逃，夷齐之福；争国而得，卫辄之祸。是以求福有道，勇于为善；禳祸有术，勇于去慝。

### 龙华会语

圣门讲学，以修德为命脉，以徙义改不善为下手实功。吾侪从事于学久矣，若论闻义不徙，不善不改，茫茫荡荡，诸君必不肯当。若论徙义改不善，干干净净，诸君亦不敢当。然则，今日之病症，其在徙不徙、改不改之间乎？

学者不识自家德性，故痛痒漠然。曰忧曰乐，向外驰逐，举不得其正。义是德性本来安宅，必须搬居，故曰徙；不善是德性错走路头，必须走转，故曰改。若人抛家捐产，辗转流离，安得不忧？

德性是天命之性。性字从心从生。这心之生理精明真纯，是发育万物、峻极于天的根本。戒慎恐惧，养此生理，从君臣父子交接处周贯充出，无须臾亏损，便是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学圣学者须从此命脉上学。顶天立地，全生全归。贫贱患难，何往而不自得！

古人发育峻极，只从三千三百充拓，不是悬空担当。三千三百，只从戒惧真体流出，不是枝节检点。

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有中和，壹是皆有位育。中和不在戒惧外，只是喜怒哀乐大公顺应处；位育不在中和外，只是大公顺应与君臣父子交接处。

人伦庶物日与吾相接，无一刻离得。故庸德之信，庸言之谨，兢业不肯放过，如织丝者丝丝入箝，无一丝可断，乃是经纶大经。

庸德庸言之学，愚夫愚妇可以谨，可以信，而在圣人尚以为未尽，连说两个不敢字。世之颖爽者开口说谨信为已能，则诬圣人；其愿朴者缩手以谨信为不可能，则诬愚夫愚妇。

后世通病，在于局量狭而学力粗。粗则不精，狭则不弘。故官职一货贿便能眩夺得，一技艺、一事功便能满溢得。古之学明明德于天下，吾侪自省有此愿欲否？发育万物，与天地参，吾侪自省以为性分内事否？

明明德于天下，是良知愿欲与日月体段同明。致知在格物，是从扶桑历中天，入于虞渊，无物不照，无照不真，乃是填实这个体段。

孳孳为善，是从天命之性不睹不闻真体戒惧，故造次颠沛无须臾离，不缘闻见

起灭。择善而从，此善是闻见中得来，于真体尚隔一层。学者以良知为主，则闻见皆良知运用；以闻见为主，则良知随闻见转移，分动分静，不是圣门脉络。仰观于天，确然常运矣；俯察于地，508然常流矣；内省于良知，昭然常虚常灵矣。日入虞渊，未尝不照。不滞澄潭，未尝不流；心遇闲静，未尝不知。故慎独之学通昼夜。日有不照，云雾翳之；水有不流，沙石壅之；吾心有不知，其诸云雾沙石乎？颜氏之子，语之不惰，退省足以发，不肯须臾自翳自壅，故有不善未尝不知。吾侪不及颜子，果天乎？人乎？圣门博约之学。群弟子共闻之，而颜子独叹其循循善诱。精神命脉，欲罢不能。真阳一脉，迸破群阴，方是徙义改过、涑涑净净手段。故曰“复见其天地之心”。天地之心，岂容一毫阴慝夹杂得？其曰休曰独，曰敦曰频曰迷，非天之降才殊也，能竭不能竭，便是自进自止之机。

良师帅讲学于龙华，正欲脱俗习而复帝衷，与人人共之。诸缙绅协于斯，诸英俊聚于斯，诸耆旧童子听于斯，而适遇长至之庆。是天与人交相也。凡我同游，自求多福，相规相劝，无忘兹良会。

文江罢会登舟矣，西石王使君连榻舟中，持卷告诸君子共录切磋之。语曰，将月为会，以缉熙于光明。谨僭书为乘苇先。

录诸友聚讲语答两城郡公问学

诸生连榻，晨兴叩之曰：平旦之气奚若？曰：觉得清明。曰：好恶相近奚若？曰：觉得无好恶。曰：清明者心也，而无好恶则有心而无意；清明者知也，而无好恶则有知而无物。二三子试思之，果有无意之心、无物之知乎？且有心而无意，则意无所用其诚；有知而无物，则物无所用其格，是四者工夫常相离也。时，一老友在座，而决之曰：平旦之气，湛然虚明。杲日当空，一物不留。曰一物不留，却是万物毕照。一物不留是常寂之体，万物毕照是常感之用。

濂溪主静之静，不对动而言，恐人误认，故自注云无欲。此静字是指人生而静，真体常主宰，纲维万化者。在天机，名之曰无声无臭，故揭无极二字；在圣学，名之曰不睹不闻，故揭无欲二字。天心无言，而元亨利贞无停机，故百物生；圣心无欲，而仁义中正无停机，故万物成。知太极本无极，则识天道之妙。知仁义中正而主静，则识圣学之全。

四时常行，百物常生，而天心无言，万古寂然。故未发是发的主宰，寂感无时，体用无界。

有心则有天意，祝善祸淫是己。有圣心则有圣意，大（原作太）公顺应是己。有凡心则有凡意，著善掩不善是己。主宰是心流行是己。主宰之精明是知，流行之所在是物。天人本一道，只有欲便不能与天一；圣凡本一性，只有欲

便不能与圣一。收视敛听，果谁收之？果谁敛之？此正是戒惧工夫。白沙先生所谓“去耳目支离之用，全圆融活泼之神”。戒惧便是已发。不睹不闻，真体常中。莫见莫显，妙用常和。未中未和，安得谓之神？戒慎恐惧之功命名虽同，而血脉各异。戒惧于事，识事而不识念；戒惧于念，识念而不识本体。本体戒惧，不睹不闻，帝规帝矩，常虚常灵。则冲漠无朕，未应非先；万象森然，已应非后。念虑事为，一以贯之。是谓全生全归，仁孝之极。

#### 惜阴申约

吾邑惜阴之会，始于丙戌。复古之创，始于丙申。凡我同会，或五六年，或七八年，或逾十年，或逾二十年，甚者三十年矣。三十年则为一世矣。十年则天道一变矣。迩者绪山、龙溪二兄自浙中临复古，大聚于青原。考德问业，将稽先师传习之绪，而精进者寡，因循者众。是忽实修而崇虚谈也。意者相规相劝之方未至与？喜怒屡迁，而自以为任真；言动多苟，而自以为无伤。子臣弟友、宗族乡党多少不尽分处，而自以为无败亏。知者不肯言，言者不肯尽，而闻者不肯受，不几于相率而为善柔乎？循是以往，坐枉此生。上以贻玷师门，而下以疑误后学。试观预会之友，日亡月逝，虽欲改过自新，悔何所及？中夜思之，猛自怨艾。图与同志保此岁寒。

自今以往，共订除旧布新之策。人立一簿，用以自考。家立一会，与家考之。乡立一会，与乡考之。凡乡会之日，设先师像于中庭，焚香而拜，以次列坐，相与虚心稽切。居处果能恭否？执事果能敬否？与人果能忠否？尽此者为德业，悖此者为过失。德业则直书于册，庆以酒；过失则婉书于册，罚以酒；显过则罚以财，大过则倍罚，以为会费。凡与会诸友，各亲书姓名及字及生辰，下注“愿如约”三字，其不愿者勿强其续，愿入者勿限。

#### 惜阴说

天道无停机，故元亨利贞以时行，而万物生。良知无停机，故仁义中正以时出，而万化成。知天人之无停机，可与语惜阴矣。戒慎不睹，恐惧不闻，通乎昼夜，灵光莹彻，虽造次颠沛，不可离，乃能无恶于志而合德于天。若须臾玩愒，生机便遏塞。不论忿懣好乐，举非天德；不论亲爱贱恶，举非王道。于以发育万物，峻极于天，是驾燕趾越也。行者赴家，不计燕越，餐风沐雨，继日待旦。谁肯停车担半途寄食，逆旅而511然自以为活计者？静言思之，怒如饥渴。方共申先师惜阴之约，以图不虚此生。书以为同游勛。

#### 书祁门同志会约

祁门汪子希文、谢子惟仁会冲玄而归，率郡中同志会于常清宫，复定邑中之会，春秋在范山书屋，夏冬在全交馆，相与拜圣像，宣圣谕，劝善规过，期以笃实辉光共明斯学。予游齐云，以谒紫阳。诸友翕然咸集，而王子大中、方子汝

修请予升东山讲座，相与剖富贵利达之关。齐景千驷，不及饿夫；管仲一匡，取羞童子。诸友欣然若有契也。将别，斗山出会约以征言。

东廓子曰：善而二三子之志也。夫徽国文公非子之乡先哲乎？脱凡近，游高明，勿为婴儿，而为大人，非公之启迪来学乎？婴儿之态也，饱则嬉，饿则啼；与则喜，夺则悲；称其善则扬扬，斥其过则郁郁。其亦有不迷于饥饱，不怵于宠辱，不摇于毁誉，毅然以大丈夫自期者乎？孟氏之论丈夫，则有三品矣。居广居，立正位，行大道，噤噤然一穷达而齐得丧，命之曰大。入能谏于君，出能轻于爵禄，而必信必果，不免于悻悻，命之曰小。营营垄断，左右罔利，以为子孙计，而不恤其躬，命之曰贱。二三子之切磋于斯也，其为大为小为贱，必居一于此矣。果能同理而不甘于同俗否？果能求天知而不急于人知否？果能以千万世为度，而不谋一时否？若其未能，则自怨自艾，以拔于凡民。如曰能之，则自成自道，以全归于天地。予虽别，尚日望之，无为景公仲父所笑，以续尔乡先哲之休。

#### 斗山书院题六邑会簿

新安形胜，为冈阜者凡七，青鸟家以为北斗兆文明之祥。诸同志择其最胜构书院，为藏修所。紫阳挺秀，五溪汇清。左邑右郡，粲然指顾间。甘泉司马尝有训言。绪山钱子、龙溪王子相继有切磋焉。予携王甥一峰、朱甥震及二儿美、善与师泉刘子游齐云，谒紫阳祠，以宿书院。六邑同志咸集，依依不能别。至度翠岭，冒雪冲泥，聚水西之崇庆，出六邑大会簿，订轮年之约以征言。首祁门，次歙、次婺源、次休宁，周而复始，期以共明斯学，毋愧于先哲。

东廓子颺于众曰：诸君子亦知斗柄之神乎？柄指震而万物生，指离而万物长，指兑而万物收，指坎而万藏。玄机默化，无声无臭，而蠕动芽甲无不从以斡旋。吾心之神化，何以异于是？耳顺从心，始于志学。而美大圣神，基于可欲之善。孔孟所以斡乾转坤，为天下万世法程，执此柄也。志学者，志不逾矩之学也。矩者，天然自有之善也。可欲惟善，而举天下之物无以尚之。此尚志说也。由是而立，由是而不惑，至于从心所欲不逾矩，则大而化，圣而不可知，亦曰欲仁而志之熟而已矣。故不善而可以得富，则有箪食而乐矣；不善而可以得贵，则有汶上而辞矣；不善而可以得生，则有杀身舍生以全仁义矣。彼其视不义之富贵寿考，若恶臭加乎身，而不能以须臾安。是摄提真于讷訾，而冻解蛰振之候也。诸君子之藏修于是也，其果志于不逾矩之学乎？其果可欲在善而无以尚之乎？其果精神命脉融结凝聚而不复知其他乎？良师胜友，俨然一堂。法语巽言，可悦可从。而退省其私，不免牵缠于世情，支离于闻见，摹拟于功利。则彗孛揜抢，为灾为妖而扰天纪矣。诸君子其敬念之哉。

新安之先哲曰徽国文公，继往开来之绪，学者仰之为泰山北斗，非擅文明之祥

乎？由徽国以逆周程，以达于孔孟，择最胜而居之，毋溷于善，毋夺于志，力揽是柄，以斡旋斯文之机，使山斗之仰，于身亲见之，尚以为兹会光。

#### 书水西同志聚讲会约

水西丛林，在泾水之西。上寺曰宝胜，中寺曰崇庆，下院曰西方。宣州诸同志订以为六邑聚讲之所。绪山钱子、龙溪王子皆迎以主会。周子顺之遣其弟戒之，贻予寿言，且订会期。予许以雪舟之约。及期，泛番湖，入新安。贡子玄略、王子惟一及谭子见之候于斗山，乃逾翠岭以入崇庆，则积雪载途矣。诸友不期而至者，几二百人。而戚子补之、张子士隆、王子惟贞咸以次切磋焉。七日而别。董子叔鼎、文启惟学、吴子从木、张子士仪、王子济甫偕同游以请会约之言。

东廓子曰：嗟乎泾之山川，自开辟始矣；寺之建水西，自隋唐始矣。以言乎崇高，则有风光之轩焉；以言乎词藻，则有谪仙之句焉；以言乎仙术，则有葛井之迹焉。寥寥宇宙，而其显者何寡也！其亦有希圣希天、全生而全归之不待崇高而尊、不赖词藻而传、不恃长生而寿者乎？天命之性，纯粹至善。凡厥蒸民，降才匪殊。为善而舜，为利而蹠。差毫厘以谬千里，将谁执其咎？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其亦有思颜子而有为者乎？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犹未免为乡人也。其亦有思孟子而忧者乎？出乎舜，则入乎蹠矣。舜之圣，诚未易为也。舍舜而自蹈于蹠，是获罪于天而忝所生。其可以因循怠弛、安而为之乎？古之君子，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执玉捧盈，临深履薄，不忍以一刻自陷于蹠。故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往非纯粹至善之流行。富贵必于是，是曰不淫；贫贱必于是，是曰不移；夷狄患难必于是，是曰不屈。将贞观贞明与天地日月同神而并化，是谓希圣希天、全生全归之学。凡我同游，胥训戒，胥劝勉，日就月将，以无负斯会。

#### 书广德复初诸友会约

东廓子曰：广德，予谪宦试政地也。复初，予缔构造士所也。予能忘广德乎哉？尔多士能忘复初乎哉？予别复初二十有四年矣，午山冯子檄鲤湖王子清查之，可泉蔡子增学田振作之，翠崖黄子选于诸生遣张士仪督新进训之，士仪及予旧游施正夫、方德升、潘公甫订聚涣振颓之约。予自紫阳历水西，广德张生槐与会者十人持会约以征训言，期以守于永久。予其能忘复初乎哉？

良知良能，蒸民所同。爱亲敬长，始于孩提。不待简册，不由师资，而天机所茁，盎然充满。迨于师资既博，简册既富，闻见既繁，思索既精，文辞既丽，弗爱弗敬，相夷相尤，至为虎狼鸿雁所哂。是天因厚之而人自薄之，其能无获罪于天乎？古之人戒慎恐惧，须臾不离。正目而视，倾耳而听，惟恐一毫亏其帝降之初。以亲父子，以肃君臣，以别夫妇，以序少长，以达于邦国天下。

三千三百，无往非盎然仁体。是谓中和位育之矩。尔多士其肯请事于斯，以对于师友乎？

客岁遇濮子致昭于上清，举瑟僴二字，以为千圣正脉。尔多士自省自悟、切磋琢磨之功果严密乎？粗疏乎？武毅乎？怠缓乎？夙兴夜寐，畏天之威，会友辅仁，胥劝胥戒，庶以全生全归，无愧尔复初！

### 论克己复礼章

天命之性，纯粹至善，蒸民所同也。圣人率性而行，无非天514自515之中。其次则感物而动，有过有不及，故曰修道，曰修516，曰修己，其功一也。克己复礼，即修己以敬。礼者，天然自有之中也。非礼者，其过不及也。克己复礼，则天下归仁。修己以敬，则安人安百姓。戒慎恐惧，则位天地，育万物。无二致也。颜子请问其目，故夫子以非礼勿视听言动告之。视听言动，己之目也；非礼勿视听言动，修己之目也。除却视听言动更无己矣。礼也者，己之所本有也，故曰复。非礼者，己之所本无也，故曰勿。今以非礼为己之私则可，以己为私欲则不可。若曰己便是箕踞，礼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倚礼便是立如斋，则如尸如斋非己谁为之乎？先师之言曰：“心之本体，原只是天理，原无非礼。戒慎不睹，恐惧不闻，惟恐一毫亏损了他一些。才有非礼萌动，便好刀割，如针刺。忍耐不过，必须去了刀，拔了针，这才有为己之志，方能克己。正与修道修己一个途辙。故身外无道，己外无礼。”历稽古训，曰为己，曰正己，曰求诸己，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未有以己为私欲者。问仁本章三言己字，曰为仁由己，正指己为用力处。在易复卦，以不远复归颜氏子，而象之辞曰以修身，则修身之为克己自是明证。

### 冲玄录

双江聂子偕诸友聚玄潭，论寂感异同。曰：于穆不已，天道无停机；戒惧不离，圣学无停机。故四时常行，百物常生，无往非太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无往非真性。

存所范子偕诸友升曲江亭，谈九日故宾。曰：古人崇阳德，故阳月阳日必以立佳节。从善如登日，升于阳明，故人从山为仙。从恶如崩，日流于阴浊，故人从谷为俗。因命诸生歌伐木，曰：“出幽迁乔，圣门取友，损益之机。”

鲁江裘子、瑶湖王子偕诸君聚清真，论心体自然。曰：天行常健而不已，圣学常强而不息。健是太极之自然，强是真性之自然。迩来学者以因循为平等，以严密为过当，于古人戒惧瑟僴几若长物，恐非自然宗旨。

南昌同游自天宁升龙沙，立高阜上，叹沙聚甚奇。曰：此是造化无中生有处。天地万物自无而有，自有而无，皆是气机聚散，屈伸原不可致诘。吾侪只是斋明盛服，非礼不动，以立其诚，则神明在我，裁成辅相，尽从此运用，自能了

得天地万物。刘让甫问《大学》条目当融会为一。曰：天下国家之本在身，身而能修，便是好恶中节而不辟。在家为齐，在国为治，在天下为平。有远迩而无二功。天下国家之实际曰物，物而能格，便是好恶中节。曰：可见之行处在知为致，在意为诚，在心为正，有隐显而无二时。故修己以安百姓。在上为事，在下为使，在前为从，在后为先，在左右为交，自天子至于庶人，在贵贱而无二学。

谢惟仁同汪希文诸友至自徽，论为学先须辨志。曰：志亦未易辨。昔岁见先师时，便知从良知上致，只是认得良知粗了，故包漫世情，倚靠闻见，悬想精蕴，终于洁洁净净处未肯著实洗涮，遂蹉跎暮齿，真可愧悔。此学容一毫包漫、一毫倚靠、一毫悬想不得，须是自濯自暴，方入得精一一脉。

濮致昭问克去己私如何以授颜子。曰：颜子深潜纯粹，比粗鄙近利者殊科。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犹直指本体，不曾从去私上著脚。观出门使民、参前倚衡，可验圣学脉络。某常看克己复礼便是修己以敬，天下归仁便是安人安百姓，盎然一团仁体，故曰“为仁由己”。认得由己，容一毫安肆因循不得，自然非礼勿履。曰如何虽非礼？曰：敬则复礼，不敬则非礼。少湖子常问，非礼勿视听言动，此非礼属物不属物？某亦问少湖子，曰克己复礼，此礼字属物不属物？徐子笑曰：礼不在物。某亦笑曰：非礼不在物。

江懋桓问天下事变必须讲求。曰：圣门讲求，只在此规矩。规矩诚立，千方万圆（原作员）自运用无穷。平天下之要不外絜矩。直至琼台，方补出许多节目。岂是曾子比邱氏疏略欠阙？曰：规矩如何讲求？曰：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兢兢业业，求尽帝则之真纯，以察人伦，以明庶物，而不使作好作恶加损其间，是之谓不逾矩之学。故忿懣好乐，廓然大（原作太）公；亲爱贱恶，随物顺应。以接家庭曰齐，以接邦国曰治，以接四海九洲曰平。《大学》推絜矩之目，只是上下前后左右，好恶不辟，种种方圆（原作员），千变万化，何尝有定局？

周有之问格致。曰：心不离意，知不离物。而今却分知为内，物为外，知为寂，物为感，故动静有二时，体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体，是以有事为点检，而良知却藏伏病痛，有（疑为“与”字）超脱事为而自谓良知莹彻，均之为害道。

觉山洪子至自徽，风雨甚劳，访于精思楼上。问别来新功，曰：点检得来，犹不能脱一懒字。曰：此一字是千罪万过之根。吾辈从学数十年，尽是此病根耽阁了。若不孟自斩截，终被他碍却生机。武王太公克殷而归，年皆逾耄矣，君臣斋戒，以启丹书，凜凜以敬怠分吉凶从灭之关，方是仁为己任样格。

少初徐子至处东乡，慨然切砥真性超脱之几，须从无极太极悟入。曰：某近始

悟得此意，然只在二气五行流运中。故从四时常行、百物常生处见太极，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处见真性，方是一滚出来。若隐隐见得真性本体，而日用应酬凑泊不得，犹是有缝隙在。先师有云“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了此，便是下学上达之旨。

陈崇吉问博约。曰：圣门之学，只从日用人伦庶物兢兢理会自家真性，常令精明流行。从精明识得流行实际，三千三百，弥满六合，便是博文；从流行识得精明主宰，无形无声，退藏于密，便是约礼。故亦临亦保，昭事上帝，不怨不尤，知我其天，初无二途辙。颜子欲罢不能，欲从末由，正是竭才卓尔，真见本性。

张景仁问不睹不闻。曰：汝信得良知否？曰：良知精明，真是瞞昧不得。曰：精明的形乎？曰：无形。曰：有声乎？曰：无声。曰：无形与无声，便是不睹不闻；瞞昧不得，便是莫见莫显。余子庄问戒惧。曰：诸君试验心体是放纵的是不放纵的？若是放纵的，添个戒惧，却是加了一物；若是不放纵的，则戒惧是复还本体。年来一种高妙，开口谈不思不勉，从容中道精蕴，却怕戒惧拘束，如流落三家村里，争描画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于自家受用无丝毫干涉。黄惟德问著善掩恶。曰：著善掩恶，与徙义改过同行而异情。师友一堂，法言巽语，良知所触，咸有感发。平日放纵者易以收敛，平日骄侈者易以朴素，平日急躁者易以宽和，平日忌者易以慈惠，平日愿谨者易以迅励，其格式无以异也。察心术之微，则判若天渊矣。由恻隐羞恶发端，是自家性命上用功，则能绎能改，可久可大，方为作德日休。由要誉恶声发端，是他人视听上用功，则徒悦徒从，乍起乍仆，不免作伪日拙。王仲大常学仙学佛，复相从问圣学。曰：二氏之学，皆从心性上用功，然立在玄妙中，不似圣学平平坦坦，在人伦庶物内精练。故佛自是佛作用，仙自是仙作用。汝只一双脚，如何踏得三条路？须收摄精神归一始得。

王汝敬问浮思不静。曰：玄潭曾有苦闲思杂念者，因诘之曰，汝自思闲却恶闲思，汝自念杂却却恶杂念，譬诸汝自醉酒，却恶酒醉。果能戒惧一念，须臾不离，如何有工夫去浮思？

卓峰黄子曰：162亩不忘君，何如？曰：君，犹天也。天其可忘乎？曰：子何以报君？曰：子将何以报天？黄子问报天之义。曰：天生之，亲育之，君食之，师教之，分异而恩同。畏天之威，于晨保之。出王游衍，参前倚衡。守先王之道，以淑善类，无敢为宇宙间侥幸之民。是所以报天，即以报君，即以报亲，即以报师友。

张子汝愚至自万年，齿尚壮而容甚羸，愕然询其故。曰：为忧患所累。曰：子亦记无去无来与裘子仕濂之辩乎？既无去来，何累于忧患？曰：当时亦是悬见

虚谈。虚谈安能脱实病？曰：无去无来，大公顺应，忧患安能累？若憧憧往来，朋从尔思，病症终无了期。故养德养身，原非二事。绪山钱子先别而归，拳拳论有意见之弊。其言曰：良知本体著以意见，犹规矩上著以方圆，方圆不可得而规矩先裂矣。因语同游曰：此病犹是认得良知粗了。良知精明，肫肫皓皓，不粘带一物。意即良知之运行，见即良知之发越。若倚于意，便为意障；倚于见，便为见障。如秤天平者，手势稍重，便是弊端。

金溪诸友游紫玄洞天，入翠云寺，观象山先生题壁，发明只今真伪真伪之旨。曰：吾辈论学，开口说要真，却安顿著不存；开口说辟伪，却安顿著不去。似此等待坐废光阴，如何得结果？须从只今辟伪存真，句句步步不肯自欺，方不愧先哲。淳熙己酉迨于今，己酉相符也。跃马鸣玉，地相迹也。二三子其请事斯义，如川方增。

疏山吴子会于望仙，述年来以悔自检。曰：悔者进道之机。悔于见在，便是素位以学。若悔于既往，犹恐是将迎心。既别，与诸生登舟，论牛山之木，谁为斧斤，谁为牛羊。诸生辨诘纷然。徐答之曰：只是自家。吴子曰：识得自家，始好著工夫。

介庵章子问静中体认，觉得无喜无怒，无哀无乐，此莫是未发时？曰：公看得喜怒哀乐粗了。既云体认，既云觉，是有情无情？曰：谓之无情则不可，谓之有情则未形，吾更思之。曰：昔人论体用一源，或譬诸钟，曰未扣而声在，及扣而声出。或譬诸镜，曰无时而不光，无时而不照。公所言，钟说也。某所言，镜说也。近见东石子录晦庵公一段甚精确，曰有天地后此气常运；有此身后此心常发。惟当于常运处见太极，于常发处见本性。若离常运而求太极，离常发而求本性，恐不免佛老之荒唐也。公请从心体体认，莫从书册校堪。明日，聚讲拟岘台，曰：吾得之矣，情是常发，性是常未发。戒慎恐惧即是情，故程门慎独不分昼夜，破我数十年之疑。

东石王子论近来讲学多论本体，于开物成务似少实用。曰：体用只一原。权能知轻重，度能知长短。吾侪只怕权度不精，何患轻重长短不能审别？只今事亲从兄、和族睦乡、亲师取友一一皆实用。古人以事上使下、从前先后、交左交右便是絜矩之实。东石子曰：古人论开物成务实用，须讲求得定，庶当局时不失著。曰：某常看谱，局局皆奇，只是印我心体之变动不居。若执定成局，亦受用不得。缘下了二十三年棋，不曾遇得一局棋谱。后此二三十年，亦当如是。空记棋谱何补？不如专心致志，勿思鸿鹄，勿援弓矢，尽自家精神随机应变。这方是权度在我，运用不穷。

瑶湖子后至上清，相与历望仙，宿疏山，入祥符，乃泛泗水以别。因叹师友疏阔，精神不免浮泛。只今砥砺刮磨，自是歇手不得。相订岁一为会，于诸郡中

往来，咸以舟为便。因寄声会城同志。曰：为人由己，靠不得师友。然孔门诸豪杰畏于匡，伐木于宋，问津于楚，绝粮于陈蔡，依依离师友不得。吾侪自许从事孔颜，却比对孔颜心体不合。发愤果忘食否？乐果忘忧否？欲罢果不能否？欲从果末由否？须是比对得合始得。

王时茂问：居常用工只是私欲间断，常以质少初徐子，徐子语以真性未超脱之病。至今未得入路。曰：仙家教人，直从先天一气上理会。不在病症疗治。疗治病症，只是修炼粗迹，安能入微？圣门正脉，直从天命之性刚健中正、纯粹精（似少一字，明）上理会，方达天德。孩提知爱，及长知敬，便是天机萌茁。但勿慕少艾，勿慕妻子，勿慕君热，中培养得灵根，自然鬯茂条达。礼仪威仪，无往非仁。今却粘带俗情，凝冰焦火，自伐自牧，更埋冤著谗。龙溪王子曰：不落意见，不涉言诠，如何？曰：何谓意见？曰：隐隐见得自家本体，而日用凑泊不得，是本体与我终是二物。曰：何谓言诠？曰：凡答问时言语起头处，末稍有结束处，中间有说不了处，皆是言诠所缚。曰：融此二证何如？曰：只方是肫肫皓皓实际。

明水陈子至冲玄，复聚拟岘，逾樟源岭，别于文殊寺，拥衾箴砭。曰：予近得龙溪子意见言诠一针，更觉傲惕，只是时时洗刷，时时洁净，方是实学。实学相证，何须陈言。陈子曰：某亦近有觉悟，直从本体精明时时傲惕，一有滞碍，不容放过，视向者补过救阙、支撑悔尤更透一格。曰：勉之矣，我日斯迈而月斯征，保德保身，无负白首黄绮之期！

杨一宁问戒惧与慎独分动静。曰：戒慎恐惧非动而何？曰：不睹不闻是耳无闻，目无见时否？曰：既云戒惧，如何得耳无闻、目无见？戒慎恐惧便是慎，不睹不闻便是独。慎独之功不舍昼夜，故曰不可须臾离。

甘澹之问处富贵。曰：富者能以财济人于乏，贵者能以势力拯人于厄。如有目者能指盲以路，有手者能掖跛于沟壑，方是自尽仁体。若倚富削贫，挟势凌贱，是诬盲而欺跛，神必殛之！故富贵而积德者易以昌，富贵而悖德者易以亡。

杨淑文问趋向难定。曰：争名夺利，疲精瘁神，以鹜朝市，如蜗牛升壁，涎枯而不知止。志道据德，敛聪收明，以慎屋漏，如虬龙藏渊，方饵不能动。故善学者爱其身，以为万物之主；不善学者轻其身，以为万物之役。

勉同志示龙川熊子

问邑之贵，则数高位以对；问邑之富，则数积财以对；问邑之人物，则数修德砺行、范世泽俗以对，而富贵弗齿，或以病焉。故肆志一时者，为牢豕，为轩鹤；尚友千古者，为景星，为乔岳。

寄示伍思行

责难于君为恭，谓君不能为贼，万世事君之律令。责难于友为恭，谓友不能为

贼，万世交友之律令。古者君臣朋友之乐章，以示周行为好我，而以鹿鸣起兴。鹿得美草，必呦呦呼同类共食之。人得周行而弗公于同类，将为鹿所哂矣。各陈其善，各闲其邪，君臣朋友之间油然勛于相敬，而惕然作于相贼，于三代何有！

#### 寄示善儿

丹书之戒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圣非无怠也，庄敬日强，则集义以复天明；狂非无敬也，安肆日偷，则徇欲以陷鬼域。故福自我求，孽自我作。罔念克念，只在敬怠胜负之微。请择于二者。善儿入服官政，录以勛之，尚夙夜无忘！

#### 蔡周戚三生请书

蔡生绩、周生易、戚生范学于南都，岁云除矣，而未欲归。东廓山人曰：子之学于斯也，其思及时以除其旧乎？世之除旧而迎春也，冠带之垢也，则思浣之；衣裳之敝也，则思改之，居室之秽也，则思洒扫之；神荼郁垒之520閻也，则思易之。孳孳焉恐其弗新也。其亦有思除其旧染以新其德者乎？子程子之训曰“人于奉身之物，事事要好。只有身家个身心，却不要好”。夫身心之于外物，轻重较然矣！新于彼而弗求新于此也，将不为迷其方乎？吾与子幸知其方矣，力除旧染以复仁义之良，事上使下，从前先后，交左交右，无往非洗濯实地。将生意鬯达，化机昭融，直与天地万物盎然春和。夫是之谓日新之学。

#### 詹复卿请书

学者所患，在志向弗专，尖才力弗足。目不两视而明，耳不两听而聪。耳目非无聪明也，二用之，则其才必眩。入悦仁义，出而有纷华之诱焉，是两听两视之类也。夫圣人之于道也，将非秋之于奕乎？聚敛而附益之，将非冉求之鸿鹄乎？求不罪于志，而顾罪于力之弗足，故卒无以入礼乐中和之教，而画于艺。独如愚之颜请事斯语，欲罢不能。故其才之竭也，卓尔如有所立而几于化。吾辈学颜则颜，学冉则冉。终身521522之的，其可以不蚤业乎？

乐安詹氏二生曰达、曰道、曰迥，以年家之谊，咸从学于予，因书是俾归而察之。语曰：“贲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贲育之视童子悬矣，而狐疑反不逮焉。其果由志耶？由才耶？生之同邑董氏、曾氏，及吾宗邹氏，咸有志于学者，其为我咸语之。

#### 戚补之请书

气质用事，虽美必有偏，得力处与受病处便不相离。故谨朴者多不振拔，而爽敏者多不镇定。须是自易其偏，自至其中，方是礼乐成人之学。宣城戚生补之与贡生玄略别广德十余载，而毅然日砺于斯道，戒惧勿离，尚永言懋之。

#### 路子循王德彰高同仁王东之请书

用兵如治病，除去苛邪，主于调护元气，虽割疽溃癰，所以保全躯命，方是一体之爱。故曰以逸道使民，以生道杀民，虽劳且死而弗怨。养气如练兵，日操月习，则弓马便利，技艺精熟，虽遇变故，素定而无惧，不是侥幸一旦，以取声名。故曰是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

坐营王子道刘静之王长卿姚希召请书

宝身如玉者，可与事亲；忧国如家者，可与报主；爱士卒如赤子者，可与用三军。故纘先世遗泽，则思无忝矣；沐圣代世禄，则思匪懈矣；统士卒而操纵之，则思同甘共苦矣。古之道安不忘危，克诘戎兵，猝有变故，应之裕如，然后可以立忠孝之节。

黄生坤正请书

君子之爱身也以德，故其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身也以姑息，故其爱人也以姑息。鸡鸣而起，天命自度。耳目鼻口，罔敢即于悖淫。非以好劳恶逸，诚不忍轻用其身也。若然者，以子事父则孝，臣以事君则忠。苟纵耳目之欲，取快一时，以小善为无益，以小恶为无伤，亦自以为适其身矣，而败度纵礼，自绝于天。若然者，子必至于陷父，而臣必至于误君。呜呼，发轫跬步，末路燕越！学者之审于自爱也，果将安从乎？

汉阳黄生应清业南雍，数过予论学，将归，请曰：坤正归侍吾亲，不得朝夕继见，愿闻所以终身者。因推曾氏之规以励之。

陈梓吾请书

闻诸父师曰：出门如宾，使民如祭，则真纯而无杂，精明而无翳。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亲爱贱恶，自犁然而中节。是之谓居敬行简，以临其民。子试察于躁暴之发，果见宾时乎？果承祭时乎？果出门使民时乎？是可以观敬玩之别矣。故有众寡，有小大，则其居也屡迁，而其行也自烦扰而弗靖。若毁谤之来，则亦可以自省矣。吾果真纯而无杂，精明而无翳，则人虽我非，固可以自快。若其杂而翳也，则人虽不我非，终不免于自疚。譬诸饥饱，审吾腹而已矣，而奚为戚戚于人之言？陈子欣然属其友刘生燧曰：必为我请其说，以为座右之傲。乃追书于钱塘舟中。